

菩提劫（下）

康安的人个个知道民儿所学，要真有那么个人，他绝不敢单独贪功的，必然是飞报福康安纠众而来，那么……”

“民儿！”聂小倩截口说道：“娘也知道那绝不单纯，可是咱们一方面要往好处想，另一方面还自然也要提高警惕，以防万一，娘并不是要你马上跟他们合作，懂么……”

朱汉民点头说道：“娘，民儿省得，娘以为那刘天和……”

聂小倩道：“他有可能并不知情，灭清教想打入他身边潜伏，利用他、谋算他，更从他那儿获得机密，这是可信的，你想想看，他是满清朝廷的命官，官也不小，他为了他的前程、身家、性命，他绝不敢知情不报，甚至于窝藏叛逆的！”

朱汉民道：“可是娘要知道，刘天和是个汉人。”

聂小倩道：“是的，他是个汉人，假如他真是知情不报，窝藏所谓叛逆，那是他还有一点血性，还有一点良知，咱们只能认为这是个好现象，也该认为这是灭清教的神通广大，而不该有别的想法。”

朱汉民道：“这个民儿知道，可是，娘，倘若灭清教果然有意出卖民儿，危藏祸心，暗藏阴谋，挂羊头卖狗肉，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聂小倩脸色变了一变，点头说道：“这是当然，不过，民儿，娘以为那似乎不可能，倘若灭清教挂的是羊头，卖的是狗肉，它必然是处心积虑，想尽办法地要一网打尽所有先朝忠义遗民，既如此，它大可以温和的方式，假意争取有热血，知大义的武林豪雄，然后再逐个擒杀之，岂会用那强横霸道的手法激起各门派的反感与仇恨？”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也许他们真的志在反清复明，只是那动机不够纯正，与邬飞燕那班人一般地别具用心，不许再有第二个反清复明的组织存在！”

聂小倩道：“这个也待进一步查证，不过，那刘天和是不是知情不报，包庇灭清教的人，并不难知道！”

朱汉民愕然说道：“怎么，娘？”

聂小倩笑了笑，道：“你不是已经告诉了刘天和，他那位大舅子是叛逆了么！那只需看看他以后对申一笑态度如何，便不难知道了。”

朱汉民摇头笑道：“娘，申一笑自不会承认，而那刘天和又不敢惹他的小老婆！”

聂小倩道：“有些事死不承认是不行的，刘天和固然不敢招惹他那小老婆，但那是他不知道，一旦知道了这一件事之后，我不信他会把他的小老婆看得比他的前程、身家性命还重要！”

朱汉民沉吟着点了点头，没说话。

适时，一阵砰砰然敲门声起自中州客栈前院的大门。

朱汉民皱眉说道：“这是谁？这么晚了，这么个敲门法……”

只听前院中有人不耐烦地问道：“谁呀？”

“我！”大门外有人应道：“找人的，你们这儿不是住着位朱相公么？”

朱汉民为之一怔，飞快地与聂小倩交换一瞥，站了起来。

随听一阵开门声后，步履响动，直趋后院。

“喂，喂，这位爷，你慢点儿，让我先看看朱相公睡了没有？”

是店伙的话声。

只听另一个话声说道：“还没睡，房里还亮着灯呢！”

说话间，步履声更近了。

聂小倩向朱汉民点了点头，朱汉民伸手拉开房门，走了出来，只见一个黑衣汉子手里捧着一个黑漆木盒到了房门口。

这黑衣汉子身后，紧跟着步履匆忙的店伙。

黑衣汉子一见朱汉民走了出来，一怔驻步。

店伙趁势三步并为两步地赶上前去，道：“相公爷，这位爷要找你……”

朱汉民点了点头，含笑说道：“我听见了，谢谢你！”

随即转向那黑衣汉子，目光凝注，问道：“阁下是……”

那黑衣汉子恭谨施了一礼，道：“朱爷，我跟申一笑是一路的弟兄，见过朱爷！”

自然，在这客栈中他不能说“灭清教弟子见过总盟主”。

朱汉民心头一震，“哦”地一声，扬眉笑道：“原来阁下跟申朋友是一路的弟兄，朱汉民失敬了，阁下夤夜驾临，找我朱汉民，有什么见教？”

“不敢！”那黑衣汉子忙道：“敝上命我带来薄礼一盒，嘱我面呈朱爷，请朱爷笑纳。”

说着，伸出双手把那只黑漆木盒恭恭敬敬地递了过去。

朱汉民暗暗一怔，笑道：“贵上太客气了，我母子自离京至今，一路之上虽然碰见过几位阁下一路的弟兄，可是一直无缘拜会贵上，不想贵上竟又命阁下带来厚礼相赠，我怎敢轻易收受！”

口中虽这么说，他到底还是伸手接了过去。

那黑衣汉子收回手，赔笑说道：“敝上说，彼此都是一家人，请朱爷不要客气，朱爷您请回房吧，我要告辞了。”

说着，躬下了身。

朱汉民道：“恕我不远送，请归告贵上，就说我由衷地感激，他日相见，必有回报，请慢走！”

那黑衣汉子谦逊了一句转身退出。

店伙一脸不高兴神色地跟着行了出去。

望着那黑衣汉子行向前院的背影，朱汉民突然皱起眉头，转身回了房，随手带上了门。

聂小倩脸上的神色很平静，坐在桌前没动。

朱汉民叫道：“娘……”

聂小倩截口说道：“我都听见了，民儿，把那木盒放在地上！”

朱汉民猛然省悟，弯腰放下那黑漆木盒，退向一旁。

等到朱汉民退了开去，聂小倩始抬手屈指遥弹，一缕轻柔而很有分寸的指风袭向木盒。

“叭”地一声，木盒盖碎了，自然，那木盒及木盒内所放着的東西，是丝毫没有损伤。

盒盖既碎，木盒内所放的东西，当然立时呈现眼前。

未如聂小倩所料，木盒内没有任何危险物品。

但木盒内放着的東西，却使她娘儿俩神情猛震，霍然色变，呆愕好半天而作声不得。

木盒内，是一颗很干净而毫无一丝血渍的人头，那人头，赫然是那位巡

抚府新任的总管申一笑的项上物！

朱汉民陡挑双眉，冷哼一声，一探掌，木盒倒飞入手，不假，是颗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人头。

人头下面，还压着一张洁白的纸条。

朱汉民伸两指抽出了那张纸条，只一眼，脸色又复一变。

纸条上，写着几行铁画银钩，龙飞凤舞的字迹：

“朱总盟主阁下：

敝教开封分支弟兄申一笑，大胆妄为，意图出卖总盟主于满清朝廷，触犯敝教教规，为敝教所难容，故杀之以谢总盟主，以正教规尊严，为示贵我无隙，特命送验，祈请鉴察。

再：申一笑的职务，已派他人递补，光复大业不易，敝教工作唯艰，尚望总盟主阁下幸勿再往侦探是荷！

灭清教教主·仇·”

朱汉民默然不语，随手把纸条递给了聂小倩。

聂小倩看过了之后，深皱眉锋，也没有说话。

半晌，朱汉民一声苦笑，打破了那沉重而窘迫的静默：“娘，看来咱们栽了，灭清教中另有高明人物，竟能看出了是我，领教了，委实称得上厉害……”

聂小倩截口说道：“民儿，如娘料得不错，这仅仅是一个开端，更厉害，更神秘诡谲的还在后面，别经不起这点小挫折。”

朱汉民苦笑说道：“娘，您说如今该怎么办？”

聂小倩道：“人家既然已经点明了咱们，咱们怎好再去窥探人家的秘密？咱们住过今宵，明天就走了！”

“走？”朱汉民道：“娘，由这封信，足证那灭清教教主如今正在开封，即使不在开封也该在开封左近，民儿想趁此机会跟他谈谈！”

聂小倩摇头说道：“不妥，民儿，你该先会过诸大门派掌教及各帮各会的领袖人物，然后再跟他见面商谈！”

朱汉民沉吟了一下，道：“那么，娘，咱们第一步先到哪儿去？”

聂小倩道：“自然是该先从近处开始，第一步咱们先上少林，就便也可以跟丐帮五位长老谈谈！”

朱汉民一指手中木盒，道：“这个怎么办？”

聂小倩想了想，道：“带着它，说不定以后能派上大用！”

朱汉民点了点头，未再开口。

一宵无话，第二天一早，客栈里来了个瘦瘦高高，白面无须的中年汉子，他身穿一件青缎长袍，满脸堆着虚伪假笑，一见面便自我介绍：

“总盟主，我是巡抚府新任总管修林，奉敝教教主之命，一来给总盟主及老夫人请安，二来给总盟主及老夫人送行！”

朱汉民母子俩是梳洗刚罢，一见此人行进后院，直奔这两间上房而来，心中早已明白了八分。

如今再听他这么一说，朱汉民心中不由一震，道：“不敢当，原来是修总管，怎么，贵上知道我母子今天要走？”

修林嘿嘿笑道：“敝上以为总盟主及老夫人要事在身，必不会在开封停留太久，再说，开封也已没有值得停留的地方，所以，所以……”

聂小倩淡笑说道：“贵上料事如神，很令我母子佩服，修总管刚上任？”

修林忙道：“回老夫人的话，我昨天晚上就到巡抚府报了到！”

聂小倩道：“巡抚府非寻常地，总管更是要职，难道刘天和就任人这么你来他去，走马换将而丝毫不起疑窦么？”

修林笑得有点得意，道：“那并不难，我是刘天和二夫人的表亲，申一笑回乡做买卖去了，只要二夫人说句话，刘天和是不敢多说的。”

聂小倩笑道：“贵教行事高明至极，今日月盟自叹不如，修总管，我母子确是今天就要离开开封，启程他往，贵教这一番招待，请修总管在贵教主面前代我母子致个谢……”

修林赔笑说道：“都是一家人，老夫人何必客气。”

聂小倩道：“便是一家人，小节固可不拘，大处却不能失礼！”

修林欠身说道：“那么，修林遵命就是。”

聂小倩含笑说道：“有劳修总管了。”

“不敢当！”修林谦逊了一句，然后笑道：“老夫人及总盟主是否稍时便要启驾？”

聂小倩点头说道：“是的，我母子稍时便要动身，修总管有什么事么？”

修林摇头说道：“不，不，修林没有事，只是要禀知老夫人及总盟主一声，马车已预备好了，现在门外恭候……”

聂小倩眉头微皱，道：“不敢再打扰偏劳贵教，我母子自会购骑代步。”

修林嘿嘿笑道：“禀老夫人，这是敝教雇的马车，并不是敝教的，敝教本打算奉赠老夫人及总盟主代步健骑的，可是少林山路难行，马匹不容易上山，所以临时……”

朱汉民突然插口说道：“贵教知道我母子要上少林？”

修林笑道：“回总盟主的话，少林执武林牛耳，领袖各大门派，倘能说服少林，各大门派自不会再有异议，再说，丐帮五位长老不日也要来到登封……”

朱汉民心神震动，摆手笑道：“修总管，够了，我母子不但一举一动悉落贵教耳目之中，便是这心中所想也全被贵教料中了，我没有别的话说，只有佩服二字，能有贵教主这等奇才英杰出而领导光复大业，也是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之福，生民幸甚，天下幸甚，我母子就此告辞了，修总管你也请回吧。”

话落，不等修林再有任何表示，立即转向聂小倩含笑恭请：“娘，走吧！”

聂小倩神色平静地含笑站起，袅袅走出房外。

朱汉民提着那只黑漆木盒跟着走出。

修林走在最后，嘴角上却浮现着一丝令人难懂的神秘笑意。

中州客栈的大门外，果如修林之言停放着一辆双套马车，赶车的，是个一身粗布衣裤的瘦小老头儿。

那赶车的老头儿闲着没事儿，正在一旁跟个卖烧饼的搭讪着，还是修林招呼了他，上前拍了拍他：“喂，赶车的，客人出来了，上车吧！”

那老头儿这才惊觉地转过了身，连忙上了车辕。

朱汉民先把聂小倩扶上了车，又向修林道了谢，这才跟着登上车，进入车篷，只听车外修林叫道：“喂，赶车的，一路小心侍候朱爷跟夫人，回来后，巡抚府找我去，另有赏赐！”

那赶车的老头儿应了一声，挥鞭抖缰，顿时蹄声得得，车声辘辘，马车带起了一阵尘土，直往前驰去。

修林站在客栈门口，一直望着马车远去，然后又转身进入栈内。

他刚进入栈内，对街一处屋檐下，站起了个要饭化子……

车拐了弯，朱汉民扬了扬眉，刚要开口，聂小倩轻轻地扯了他一下，望了望车帘。

朱汉民会意，立改传音说道：“娘，这灭清教教主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物，竟能对咱们的行止料得这么准？而且还……”

聂小倩也以传音说道：“说穿了该不值一文，他知道咱们不愿在自己人之间引起干戈，于是料定咱们必会想办法说服各大门派，少林为各大门派之首，又近在咫尺，咱们不先上少林，难不成会先上武当或峨嵋？故猜出这个并不算稀奇，至于他是怎么样的人物，娘也跟你一样，只能由那封信上知道他姓仇，别的一无所知。”

朱汉民皱眉说道：“娘，有道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灭清教对咱们了若指掌，咱们却对灭清教一无所知，假如这么下去……”

聂小倩笑道：“民儿，目前并未言战，何须知彼？咱们也未防他们耳目，等到以后万一不免敌对之时，咱们再掩蔽自己，方求知彼不迟！”

朱汉民没再说话。

马车，穿中牟，越郑县，过营阳，直抵嵩山。

一路之上，住了两夜，便是这两夜，也是灭清教预先安排好的招待，令得朱汉民的心中好不自在。

车抵嵩山脚下，朱汉民母子俩下了车，朱汉民翻腕自袖底取出一颗明珠，振腕微抛，明珠飞投赶车的老头儿怀中。

他笑道：“老人家，请归告修总管，或请老人家直接转告贵上，就说朱汉民母子一路之上承蒙招待，再谢过了！”

赶车的老头儿怔住了，尚未及做何表示，朱汉民与聂小倩母子俩已然双双飘然上了登山道。

好半天，那赶车的老头儿才定过神来，而此刻朱汉民母子俩的身影，已被山边林木挡住了。

他望了望那空荡荡的登山道，突然阴阴一笑，掉转马车，向着来路飞驰而去，转眼间便成了一个小黑点。

朱汉民与聂小倩母子俩飘然直上，距山门尚有十多丈远近，蓦地里一声铿锵佛号划空响起。

“阿弥陀佛，少林已封山，二位施主请留步！”

随着话声，山门后转出两名中年僧人，并肩合十，卓立山门当中，拦住了登山去路。

聂小倩侧顾朱汉民笑道：“民儿，事隔多年，和尚们已不认得我了……”

朱汉民皱眉说道：“娘，少林已封山，难道就是为了灭清教……”

聂小倩点头说道：“多半是，待会儿见着大悲掌教，问问就知道了……”

说话间，已抵山门前，只见左近边那人微躬身形：“二位施主，少林已然封山……”

“大和尚！”聂小倩含笑截口说道：“我听见了，二位上下怎么称呼？”

那居左中年僧人说道：“有劳女施主动问，贫僧二人智圆、智广，职司山门守护！”

聂小倩“哦”地一声，笑道：“原来是守护山门二尊者，大空禅师的两位高足……”

两位中年僧人一怔，居左智圆和尚讶然说道：“女施主认得家师？”

聂小倩淡淡笑道：“岂止认得，很久以前就认得了……”

智圆和尚截口说道：“女施主原谅，敝派在封山期间，任何人不见外客……”

聂小倩道：“大和尚误会了，我母子不是来找令师的，是来拜望贵掌教的！”

智圆和尚道：“再请女施主原谅，敝掌教亲下手谕封山，便是他老人家……”

聂小倩道：“大和尚，那不一定，麻烦代为通报一声，就说聂小倩率同朱汉民特来造访，看看贵掌教见不见？”

有道是：“人名树影”，智圆、智广神情一震，脸色齐变，肃然合十，恭谨躬下身形：“原来是武林第一的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朱大侠驾莅，贫僧等二人有眼无珠，多有失礼……”

显然，这两个和尚是不知聂小倩为何许人也，而对朱汉民他两个也仅知道这么多。

聂小倩含笑说道：“我再补充一句，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夏大侠，我是他的妻子，他是我的儿子可否代为通报？”

智圆、智广脱口一声惊呼：“原来二位是夏大侠的……”

忙又合十，深深躬下身形，比适才更为恭谨。

聂小倩含笑还礼，道：“我母子不敢当，请代为通报！”

智圆和尚忙道：“夫人及少侠稍候，贫僧这就通报掌教恭迎二位入山！”

聂小倩道：“恭迎二字不敢当，偏劳之处我母子谢了！”

智圆和尚来不及再谦逊，转身往山上便跑。

刚进山门，猛听一声苍劲沉喝划空传至：“站住，守护山门，擅离职守，智圆你好大的胆子！”

智圆一震驻步。

适时，由山道拐角处转出一名六十上下，白眉银髯的清癯老僧，灰衣飘飘，大步行了下来。

智圆和尚未说话，聂小倩已然含笑招呼道：“大和尚，还记得当年故人聂小倩否？”

那清癯老僧一怔停身，老眼望处，突然身形飞闪，疾掠过来，神情激动地恭谨躬下身形：“大空不知是夫人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聂小倩还礼说道：“岂敢，是我母子来得鲁莽，尚望大和尚海涵！”

大空禅师站直身形，正色说道：“夫人说这话就见外了，若非夏大侠，少林哪有今日？早毁在当年那罗刹教主公孙忌手下了，夏大侠对少林恩同再造，这少林还不等于是夫人的。”

说罢，目注朱汉民，道：“夫人，这位少施主是……”

聂小倩截口笑道：“他是当年跟着傅夫人，在傅侯府中长大的夏大侠亲骨肉忆卿，也就是如今的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朱汉民，民儿，见过禅师。”

朱汉民应声越前，施礼说道：“晚辈见过禅师。”

大空老和尚怔住了，忘记了答礼，好半天才惊呼出声：“原来是武林第一的朱少侠，朱少侠便是……少林久仰朱少侠侠名，怎想到朱少侠便是……”

霍地转注聂小倩，瞪目说道：“夫人，夏大侠的那位公子，当年不是……”

聂小倩截口说道：“大和尚，此事说来话长，一言难尽，可否容我上山

后再慢慢详告！”

大空禅师这才警觉聂小倩母子犹置身在山门之外，忙道：“是，是，是，大空这就命智圆去通报掌教……”

转向智圆，喝道：“还不快上去通报！”

智圆应了一声，飞步奔了上去。

大空禅师转身合十，躬了下去，道：“不敢让夫人及少侠久等，大空这就带路，恭请二位入山！”

语毕侧身让路，恭谨肃容。

聂小倩一声：“有僭！”带着朱汉民径自行进山门。

大空禅师紧跟一步，随在身旁，道：“多年不见夫人，夫人风范如昔，神采依旧，可喜可贺！”

聂小倩笑道：“岁月不饶人，聂小倩老了，倒是大和尚宝相不改，益增健旺，足见修为超人，佛法精进，令得故人心喜之余深感佩服！”

大空禅师谦逊了一句道：“大空素闻夫人已随夏大侠归隐，少侠也一直行道江南武林，今日突然双双莅临，不知是为了……”

显然地，这位老和尚并不知道她母子是由北京来，也只知道朱汉民一直行道江南，而不知道他就是日月盟的总盟主。

聂小倩闻言，心中立即了然，截口说道：“我是静极思动，出来走走，在江南碰上了汉民，又听说最近出了个什么灭清教到处骚扰，所以来看看！”

敢情，她也暂时隐瞒了。

一提起灭清教，老和尚脸上立即变了色，满面怒容悲愤色地把灭清教以残酷毒辣手段迫害各门派事说了一遍。

最后说道：“如今少林及各门派只等着总盟主到来，看看总盟主的意思怎么样，然后再决定对策。”

聂小倩心中一动，道：“大和尚，那灭清教也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自己人之间最好不要引动干戈，免得让满虏坐收渔人之利。我认为那位日月盟总盟主该是位明智高人，假如他预备暂时撇开这些私仇私怨，而以公仇大业为先，对灭清教晓以大义，谋求携手尽力，精诚合作呢？”大空禅师既郑重而又坚决地摇头说道：“夫人，那绝不可能，灭清教倘若可能有意合作，能顾念同为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他们便不会以那种手法……”

聂小倩截口说道：“大和尚，假如他们肯改变做法呢？”大空禅师迟疑了一下，道：“夫人，事关重大，大空不敢轻率置言！”

聂小倩道：“我问的是大和尚自己的意思？”

大空禅师答得好：“大空身在少林，一切遵从掌教，哪有个人的意思？”看样子，他自己是不愿意。

聂小倩哪有听不出的道理，飞快地与朱汉民交换了一瞥，然后笑道：“大和尚好会说话。”

大空禅师老脸一红，道：“夫人明鉴，大空说的是实在话！”

聂小倩笑了笑，方待再说。

蓦地里一阵嘹亮钟声起自少室北麓，袅袅直上高空，震得群山皆应，历久不绝。

聂小倩眉头一皱，道：“贵掌教这是叫我母子不安！”

大空禅师道：“夫人，这是少林应该的……”

突然一阵急促蹄声来到山下。

聂小倩与朱汉民微微一怔，不由自主地回身投注。

就在这转眼间，来骑已如飞而至，那是一匹毛色雪白的高头健马，鞍旁，斜挂着一柄长剑。

鞍上的人儿，是位身披风氅，但难掩那无限美好身形的妙龄少女，她擦着三人身旁飞驰而过，直上半山。

人马出去了几丈，才送回一个恍若银铃般悦耳甜美的话声：“四师叔，你别生气，我有事，不得不先走一步……”

好清脆的一口京片子。

惊鸿一瞥，朱汉民突然一呆，他没有十分看清那红衣少女的面貌，但就那么隐隐约约地惊鸿一瞥，他直觉地感到这位红衣人儿似曾相识，所以，他忘记了举步，而且直发愣。

眼见朱汉民这种神态，那根本没看见红衣少女面貌的聂小倩也暗感诧异，但因有外人在侧，她不便启口相问。

那大空禅师却会错了意，只道是那红衣少女的失礼，引起了朱汉民母子的不快，忙赔笑解说道：“这丫头是大空俗家师兄，登封铁掌金刀霍天民的宝贝女儿，大空这位俗家师兄膝下仅此一女，不免疼爱过甚，太以娇宠纵惯，因此终日疯疯癫癫，跟个男孩子一样，失礼之处，务请夫人及少侠谅解，并请莫要见笑！”

聂小倩因不知道朱汉民为什么这般失态，遂托辞笑道：“大和尚误会了，我只是惊奇谁家姑娘长得这般标致，能有这么俊的骑术，原来是少林高弟铁掌金刀的令媛，那就难怪了！”

大空禅师谦逊笑道：“那是夫人夸奖，只要夫人与少侠不见怪，大空就安心了，以后还望夫人与少侠能不吝指教！”

说话间，那坐落在少室北麓的少林古刹已然在望，大空告罪一声，越前带路行了上去。

聂小倩乘机向朱汉民投过探询一瞥。

朱汉民当即传音说道：“娘，这位霍姑娘长得好像兰珠，简直跟兰珠一模一样……”

原来如此，聂小倩不禁失笑，也传音说道：“真的么，娘没有看见她生作什么模样！”

朱汉民点头传音道：“先前民儿还以为是兰珠也到了少林，原来却是……怪了，天下哪有长得这么相像的人，简直令人难以分辨！”

聂小倩“哦”地一声，传音笑道：“那娘待会儿倒要仔细瞧瞧了！”

登上百级石阶，在那少林古刹前的柏树长林前，是一片广场，广场上，如今黑压压地站着近百少林僧侣，虽然黑压压的一片，人数近百，但却鸦雀无声，宁静异常。

站在广场中央最前面的，是位身披大红袈裟白眉银髯的清癯老僧，双眉入鬓，宝像庄严，不怒而威。

那该是少林当今的掌教至尊了。

他身后两旁，对立着八名手捧掌教信物绿玉杖，及各项法器的沙弥，中间，则是少林掌教的四大护法。

再后面，是少林诸堂的首座主持及威震遐迩的少林“十八罗汉”，最后，才是少林本代以及二代弟子。

这是少林的迎宾大典。

聂小倩与朱汉民自然懂，丝毫不敢怠慢，当下略整衣衫，双双急步行前，聂小倩肃然说道：“掌教，你这岂不是要折煞我……”

“母子”二字尚未说出口，她看清了这位少林当今掌教的宝像，一怔住口，满面讶然地忘了说话了。

“阿弥陀佛！”少林掌教含笑合十微躬身形，道：“一别不过十余寒暑，夫人奈何忘记了当年大漠故人。”

聂小倩“哦”地一声，诧异欲绝地脱口说道：“你，你，你是独孤大侠……”

那位少林掌教含笑说道：“夫人还记得当年大漠故人，贫衲私心欣甚，只是，夫人，当年那大漠驼叟无影神鞭独孤奇已人名俱去，贫衲如今法号大悟，大悟率少林弟子，恭迎夫人及少侠！”

聂小倩心神略定，道：“聂小倩只听说独孤大侠已皈依佛祖，身归少林，却没有想到独孤大侠已接掌少林门户，聂小倩敢不为独孤大侠贺！”

大悟掌教含笑说道：“贫衲何敢当夫人一个‘贺’字，自贫衲蒙大悲师兄恩典，托以少林门户以来，魔劫突兴，少林受辱，足见贫衲德能不够，难获佛心，若谈一个‘贺’字，实令贫衲羞煞愧煞！”

看来，这位少林掌教已尽改那当年游戏风尘，玩世不恭的作风了。

聂小倩正色说道：“聂小倩不敢做如是想，有道是：‘魔劫之兴，乃是天降大任于斯人’，掌教神威盖世，那是佛祖有知，要掌教领导天下武林，力挽狂澜，永靖武林！”

大悟掌教淡笑说道：“那是夫人夸奖，当着少侠的面，贫衲焉敢僭越？只有惶恐汗颜！”

聂小倩道：“掌教不必过谦，请问掌教，大悲禅师如今……”

“阿弥陀佛！”大悟掌教佛号低诵，截口说道：“大悲师兄已于三年前圆寂坐化，现在西天伴佛祖了。”

聂小倩肃然说道：“聂小倩为大悲禅师贺……”

话锋微顿，目注大悟掌教背后，道：“恕我唐突，掌教那背上驼峰，如今……”

大悟掌教含笑说道：“夫人说话，何来唐突二字？贫衲蒙我佛慈悲，得习达摩祖师易筋、洗髓二经后，已移去了背上驼峰。”

聂小倩动容说道：“掌教佛法精进，修为更深，聂小倩敢再为掌教贺……”

大悟掌教笑道：“彼此不外，贫衲当年跟随夏大侠份属仆从，夫人这一个‘贺’字何其之多？实令贫衲担当不起，此处非谈话之所，贫衲不敢让夫人及少侠久站，请入寺内奉茶，容贫衲以上宾之礼来款待！”

说罢，侧身肃客。

“且慢！”聂小倩及时道：“掌教，大礼不可失，民儿，见过掌教。”

朱汉民应了一声，踏步越前，便待施礼。

大悟掌教忙道：“夫人该知道，这万万使不得，贫衲本拟迎少侠入寺后再行晋见之礼，倘夫人一定要在此行之，请以平礼相见。”

聂小倩皱眉说道：“掌教……”

大悟掌教截口说道：“夫人，贫衲的话，别人不懂，夫人该明白！”

聂小倩自然明白他何指，只得说道：“恭敬不如从命，民儿你就跟掌教以平礼相见吧！”

朱汉民应了一声，如命照做。

见礼毕，大悟掌教肃客入寺，前往待客禅堂。

行经诸堂主持及十八罗汉等少林弟子面前时，一众少林弟子纷纷合十躬身，恭谨施礼。

聂小倩与朱汉民母子俩也连连答礼不迭。

大悟掌教陪着这两位来自远方的贵宾，越前殿，过大雄殿，直入后院，后院西侧，是一排建造讲究的待客禅堂，禅堂中坐定，自有小沙弥献上香茗。

刚坐定，大悟掌教便即侧顾门外喝道：“传监院！”

只听门外有人应了一声是，步履声飞快远去。

转瞬间又一阵步履声由远而近，及门而止，只听门外有人恭谨报道：“禀掌教，监院师兄已到！”

大悟掌教道：“大慧师弟请进！”

门外一个苍劲话声应了一声，一位身材高大，浓眉大眼的老僧合十走进门来，近前施礼，恭谨动问道：“掌教师兄召唤，不知有何吩咐？”

大悟掌教道：“请师弟传谕下去，封山之令解除，少林即时开山！”

监院主持大慧上人呆了一呆，道：“大慧斗胆，曾记得掌教师兄有谕，非候得日月盟总盟主驾到不开山，如今总盟主尚未到来……”

大悟掌教摆手说道：“师弟只管传谕下去，我自有主张！”

大慧上人不敢再说，应了一声：“大慧遵谕！”躬身退去。

闻得大慧上人步履声远去，大悟掌教立刻站了起来，宝像庄严，向朱汉民恭谨说道：“总盟主请上坐，贫衲要行那晋见之礼了。”

朱汉民忙避席说道：“掌教，朱汉民一介未学后进，该执晚辈之礼，这晋见二字万万不敢当，掌教莫要折煞……”

大悟掌教截口说道：“总盟主勿谦，这晋见之礼，贫衲是非行不可！”

朱汉民道：“掌教为一派掌教至尊……”

大悟掌教道：“可是总盟主莫忘了，总盟主是先朝宗室，承受了夏大侠衣钵，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及天下武林的当然领袖！”

聂小倩一旁口齿启动，有心插嘴。

大悟掌教侧顾聂小倩，正色说道：“夫人适才教我礼不可失！”

聂小倩一怔住口，旋即摇头苦笑，道：“我不敢多嘴了，民儿，坐下吧！”

朱汉民闻言，不得不硬着头皮坐了下去。

他刚坐定，大悟掌教已正声说道：“少林大悟，谨代少林寺的各代弟子见过总盟主！”

说着，整衣大礼拜下。

朱汉民坐不住，连忙起身答了个平礼。

见礼毕，大悟掌教站起身形，未容聂小倩与朱汉民母子任何一人开口，再度侧顾门外，轻喝说道：“传玉兰来此见我！”

门外立即有人应声而去。

大悟掌教收回目光，含笑说道：“夫人及总盟主适才登山之际，可曾见到一个红衣女子纵马到来？”

朱汉民未答话，聂小倩含笑点头：“见着了，听大空禅师说，那是少林俗家高弟，登封铁掌金刀霍大侠的令媛！”

大悟掌教点头说道：“正是，贫衲想叫她来见见夫人及总盟主，日后也好向夫人及总盟主多领教益，尚望夫人及总盟主不吝才好！”

聂小倩笑道：“甫别不过十余寒暑，掌教如何说起话来显得生分了，姑不论少林武技冠天下，在寺弟子个个修为高深，万人难敌，便是那在家的霍

大侠一身所学世……”

大悟掌教淡笑截口说道：“看来夫人说话，要较贫衲生分得多了！”

聂小倩失笑说道：“掌教的词锋不减当年，其实……”

话锋微顿，接道：“便是掌教不召霍姑娘来，我也要请求掌教准我见她一面！”

大悟掌教呆了一呆，喜道：“怎么，莫非她那一身尚称不俗的禀赋，已蒙夫人垂青？”

聂小倩笑道：“掌教，别拿话扣我，掌教这么一说倒叫得我难以作答了，适才我没有看清楚，是汉民说，霍姑娘的面貌长得跟德贝勒那位掌上明珠德兰珠小郡主一般无二，令人难以分辨；我好奇之下，想看看她两位长得到底是如何个像法！”

大悟掌教“哦”地一声，诧声说道：“竟有这等事，那倒巧，待会儿她来了之后，夫人不妨多看看吧，只是这丫头被贫衲那位霍师弟娇宠纵惯过甚，有些刁蛮任性，倘有失礼之处，还望夫人及总盟主看贫衲薄面……”

聂小倩笑道：“掌教这话比我适才所说，更显得生分了。”

大悟掌教赧然笑道：“夫人那犀利词锋，也更甚于当年，夫人，德贝勒及德郡主二位近来可好，唉！自当年一别，不要说难有机会见面，便是连个信息也难通，他两位，宦海奇英，至为难得，委实令人思念得很！”

聂小倩也有点黯然意味地轩了轩眉，道：“岁月不饶人，世间事变化太大了，德贝勒现有一子和一女，子名玉珠，封贝子，女名兰珠，袭郡主，均已长大成人，且均极有乃父乃姑之风，德贝勒仍住在内城贝勒府，德郡主却自当年傅侯归天之后，便在城外白云观出家了！”

大悟掌教静听之余，本在连连点头，状颇安慰，入耳那最后一句，不由大吃一惊，急问道：“怎么，夫人，郡主她，她竟看破红尘出家了”

聂小倩有点黯然地道：“不如意事常千万，当年几件事也确实给她刺激太深，打击太大，所以她在心灰意冷之余，毅然抛弃了皇族的尊荣富贵，皈依了三清，白云观中静度余年！”

“阿弥陀佛。”大悟掌教动容说道：“难得，难得，郡主本是人间奇女子，贫衲当时也早料到有这么一天，如今看来……贫衲该为郡主贺！”

聂小倩叹道：“说来说去，都是造物捉弄人，偏把一对有情的儿女，分别生长在汉满两族之中，倘若是……”

大悟掌教忍不住截口说道：“夫人说得是，这该是古往今来的一大悲剧，国族的仇恨，不知隔断了多少有情儿女……”

朱汉民听得心头一震，微感不安。

“其实！”大悟掌教接着说道：“说句良心话，咱们并没有把他几位视为异族之人！”

聂小倩点头叹道：“可是，事实上他们几位都是满人，介于满汉两族间的这道鸿沟是永难……”

大悟掌教截口说道：“夫人，彼此的私交，在某些方面该能打破这道鸿沟！”

聂小倩强笑说道：“也不错，其实，郡主当年未尝不能放弃自己的立场，只是，却正因为这不平凡的私交，夏大侠不肯委曲了她！”

大悟掌教黯然不语，半晌说道：“往者已矣不能昧于公仇，但却不希望两族的子子孙孙，有情儿女，再有这种悲剧发生。”

这话，听得敏感的朱汉民心头又复一震。

聂小倩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夫人！”大悟掌教又道：“贫衲那位故交，郝狮子近来如何？”

由这一问，聂小倩遂把在北京的一切经过情形，丝毫未加隐瞒地说了一遍，一直说到了她母子登上嵩山。

听毕，大悟掌教老脸抽搐地点头叹道：“故人均康健如昔，贫衲私心甚慰，德贝勒兄妹及纪大人的义行，令人敬佩，只是傅侯及夫人……”

倏地住口不言，一笑又转注朱汉民，道：“总盟主，贫衲斗胆，敢问对兰珠小郡主，总盟主打算怎么办？”

朱汉民心中一震红了脸，犹豫再三，毅然挑眉：“掌教，朱汉民也不敢委曲于人。”

大悟掌教脸色微变，笑容微敛，道：“贫衲不敢相劝，只是，以贫衲一个佛门弟子出家人看来……”

蓦地里，一阵轻捷步履声由远而近……

步履声及门而止，只听门外有人说道：“禀掌教，玉兰师妹已经下山去了。”

大悟掌教神色微怔，“哦”地一声说道：“她上山来是来干什么的，怎么这么快就下山去了？”

门外那人说道：“禀掌教，弟子不知道，只道小师妹在山上转了一圈之后就下山了，在寺中没有停留多久！”

大悟掌教沉吟了一下，转注聂小倩，道：“夫人，要不是贫衲派人到登封……”

聂小倩含笑道：“不必了，不急于一时，好在我母子在此间有几天停留，说不定还要往登封走一趟呢，不愁没有见面的机会！”

大悟掌教点了点头，向门外喝道：“没事了，你去吧！”

门外应了一声，步履声随之远去。

大悟掌教收回目光，移向朱汉民，刚一句：“总盟主……”

朱汉民已然急忙说道：“掌教，这次灭清教胁迫诸门派，贵派有没有受到什么损害？”

大悟掌教微微地笑了笑，道：“总盟主好像不大愿意提小郡主的事？”

朱汉民脸一红，窘迫地道：“彼此宿交，朱汉民跟珠贝子情如手足兄弟，他妹便是我妹，晚辈怎会不愿意提小郡主的事？”

大悟掌教捋须而笑，道：“只怕那小郡主并不甘心做总盟主的妹妹！”

朱汉民的脸更红，方待发话。

大悟掌教竟不肯放松丝毫地又道：“贫衲适才说过，站在佛门弟子出家人立场，是虔诚地希望天下有情人成眷属，都有美满的结局。”

朱汉民没有说话，他知道这时候沉默是最好的办法。

无奈，大悟掌教又紧逼了一步，笑问：“总盟主以为贫衲的想法如何？”

朱汉民不得不答了，迟疑了一下，强笑说道：“掌教佛门得道高僧，胸怀慈悲，抱着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宏愿，这是当然的道理！”

大悟掌教笑了笑，道：“非佛门出家人亦应如此，只要不是铁石心肠无情人，皆应如此，难道总盟主没有这种愿望？”

朱汉民勉强点头说道：“晚辈不愿落个铁石心肠无情人之名，不敢说没有，不过掌教该知道，有些男女是注定不能结合而悲惨一生的。”

大悟掌教笑道：“这么说来，总盟主也承认是个有情男儿了？”

朱汉民道：“既非铁石心肠无情人，自属有情，有道是：‘非上上人，无了了心’，又道是：‘人非太上，岂能忘情’？”

大悟掌教笑道：“总盟主言词颇见机智，答话也异常之巧妙，不过，无论如何，有总盟主这句话，事情便有转机余地！”

朱汉民淡淡笑道：“晚辈适才说过，有些人是注定不能结合的，既属天意注定，又岂是人力所能改易的，掌教佛门高僧……”

大悟掌教截口说道：“佛门高僧心肠尤其慈悲，贫衲愿凭一片虔诚，一点婆心，上感我佛，施展无边佛法回天！”

朱汉民强笑说道：“掌教太热心了！”

大悟掌教毫不在意地笑道：“贫衲说过，身为佛门弟子出家人，本的是一片慈悲心肠，不愿见那恨海情天悲惨事，加以两代的交情，贫衲身受夏大侠良多，眼见总盟主受此困扰，不敢坐视，总盟主幸勿以过于热心见责！”

朱汉民忙道：“晚辈不敢，且至为感激，只是掌教要知道，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掌教又何必枉费心机？”

“阿弥陀佛！”大悟掌教道：“在出家人的眼中，没有一个难字，也不该有一个难字，出家人不怕艰难困苦，佛法所至，顽石点头，何况区区三字不可能，贫衲定要化不可能为可能！”

朱汉民不便多说，淡淡一笑道：“晚辈只怕掌教要徒劳枉费了！”

大悟掌教白眉微轩，道：“那除非总盟主另有存见，有意要上一代之悲剧重演于这一代？”

朱汉民心头一震，低下头，道：“晚辈不敢！”

大悟掌教道：“那么何言贫衲会徒劳枉费？”

朱汉民猛然抬头，道：“试问掌教，那无边佛法能不能填平两族间的鸿沟？”

大悟掌教一怔，须眉微动，道：“阿弥陀佛，出家人虽本我佛慈悲，事事求其化暴戾为祥和，但对此公仇大恨却不敢有片刻或忘！”

朱汉民淡笑说道：“掌教既不敢片刻或忘，怎好劝晚辈置诸脑后！”

大悟掌教又复一怔，旋即说道：“总盟主词锋好犀利，贫衲不敢，但德贝勒一家或有所不同！”

朱汉民道：“可是他们毕竟是在旗满人！”

大悟掌教道：“那么总盟主为什么面允德贝勒，一旦大业得成，神州匡复，保他世代为王？”

朱汉民一怔，顿时哑口无词以对，半晌始道：“那是缘于上一代的不凡交情。”

大悟掌教道：“贫衲斗胆，总盟主这理由牵强，此处既可看在交情份上，彼处又何独不能？”

朱汉民再度哑然，但旋即他挑眉说道：“掌教词锋更健，好意可感，但晚辈只有一句话，此生休论了，除非来世同为汉家儿女。”

“阿弥陀佛！”大悟掌教须眉皆动，道：“看来总盟主是非要娶个汉家女儿做夫人不可了，贫衲不再多言，但为小郡主悲，为小郡主叹！”

朱汉民身形倏起轻颤，垂下头去，没有说话。

聂小倩静坐一旁，听听这个，听听那个，也觉得这位昔年故人，如今的少林掌教过于热心，热心的出奇。

但转面一想，或许这位少林掌教是本佛门弟子一片慈悲，不愿世间多生悲惨事，再加上他跟夏大侠当年的交情，眼见朱汉民为情困扰，不能坐视，所以才这么热心。

一念及此，心中也就释然了，这时忽地插口笑道：“掌教，万事先公后私，暂且撇开这件事不谈，咱们可以先谈谈公事了，尚不知贵教有否受到损害？”

大悟掌教忙欠身说道：“贫衲遵命，少林三代弟子被杀害了三名。”

聂小倩轩眉，道：“可有其他损失？”

大悟掌教道：“少林遭逢变故之后，贫衲便立即下令封山，或许由于处置及时，至今尚无任何其他损失。”

聂小倩沉吟说道：“那么，对方以何方式邀少林加盟的？”

大悟掌教道：“变起之夜，有一灭清教徒持灭清教教主亲笔函闯上了少林，那邀少林加盟之事，写在信函之上。”

聂小倩扬眉说道：“好大的胆子，难道说掌教就任他来去么？”

大悟掌教道：“有道是：‘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贫衲不便留难于他！”

聂小倩想了想，道：“请问掌教，那灭清教主的亲笔函件如今还在？”

大悟掌教点头说道：“还在。”

说着，转身自书桌抽屉内取出一封信递给聂小倩。

聂小倩接过展示之下，摇头说道：“好狂妄的口气，民儿，你对对看！”随手把那封信交给了朱汉民。

朱汉民接过一看，挑了眉，当即由怀中取出那封跟人头一起送来的信，两下一对照，他点头说道：“娘，不错，是出自一人手笔。”

聂小倩点了点头，沉吟了一下，转注大悟道：“掌教打算如何？”

大悟掌教道：“武林中各门各派，凡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莫不以总盟主马首是瞻，少林自不例外！”

聂小倩笑了笑，道：“掌教如今说这种话，稍时只怕会为难！”

大悟掌教呆了一呆，道：“贫衲愚昧，夫人明教！”

聂小倩微微一笑，道：“好说，掌教恐怕还不知道我母子准备怎么办！”

大悟掌教道：“贫衲不知道，不过可想而知，夫人与总盟主定然是立即领导武林各门派，同起征伐讨灭灭清教。”

聂小倩摇头说道：“果不幸而言中，掌教是要为难了！”

大悟掌教又呆了一呆，道：“夫人，这话怎么说，难道……”

聂小倩截口说道：“我母子暂时不准备与灭清教之间启动干戈，而准备跟那灭清教主做一会谈，晓以大义与利害，劝他竭诚合作！”

大悟掌教轩了轩眉，道：“这倒很出贫衲意料之外……”

聂小倩道：“掌教明智高人，这本该在掌教意料之中，怎么说，灭清教是个反清复明的组织，怎么说，他们也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我们不能同室操戈，自相残杀，让满虏坐收渔人之利。”

大悟掌教道：“夫人，他们若是志在反清复明，以汉族世胄，先朝遗民自视，就不该以那种阴毒手法对付各门派！”

聂小倩道：“掌教，那只是它的手法不对，不能因此否定一切！”

大悟掌教道：“以夫人看，这可能么？”

聂小倩道：“掌教，事在人为，彼此既属同路，我不以为没有可能。”

大悟掌教道：“那么，灭清教为什么不联络各门派共襄盛举，反要各门

派，甚至于连日月盟在内，都加盟于它。”

聂小倩道：“掌教，那也是做法不当的问题，掌教，成功不必在我，凡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只要谁能领导群伦驱逐满虏，我母子都可以拱手相让，听命于他。”

大悟掌教摇头说道：“夫人与总盟主坦荡胸怀令人敬佩，不过，以贫衲看，这灭清教之所作所为，不似能领袖群伦成大事者！”

聂小倩道：“何以见得？”

大悟掌教道：“有道是：‘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服人须以德威，如今灭清教之所做所为，充分显示出阴狠毒辣，欲以杀服人，以霸道迫人，倒有八分像个邪魔勾当，哪里是什么灭清组织？”

聂小倩点头说道：“掌教的话固然不无道理，但为大局着想，我们仍应设法晓以大义，使之幡然悔悟，革除前非，以利义举之进行！”

大悟掌教微微摇头道：“贫衲以为那难比登天，纵有希望使之点头，也无丝毫保障可言，灭清教行事阴险奸诈，倘若他们来个虚情假意，明里共事，暗里异谋，岂非防不胜防！”

聂小倩欠身说道：“多谢掌教提醒，并关重大，我母子自知小心从事！”

大悟掌教道：“贫衲愿举个夫人所熟知的例子，当年雷惊龙如何？论智他够，论力他也够，可是他为人阴险奸诈，不走正道，有威而无德，夏大侠亦不能容他。”

聂小倩笑了笑，道：“再谢掌教明教，不过，掌教，晓灭清教主以大义，劝他合作，那是我母子的主张，但我母子不敢专擅。仍要得到各门派的同意，如今我只问掌教是否同意一试？”

大悟掌教略一迟疑，毅然说道：“夫人，倘若贫衲以大漠驼叟无影神鞭独孤奇的身份，那自是俯首听命毫无异言，无奈如今贫衲忝掌少林门户，对近千佛门弟子之安危负责，却不敢不稍做考虑，请夫人容贫衲今夜与各堂主持商议后再做答覆如何？”

聂小倩含笑点头，道：“掌教有这话，我母子敢不从命，不过，少林执武林牛耳近百年，各门派也一向以少林马首是瞻，尚请掌教以大局为重，莫让我母子过于为难才好。”

这话，大悟掌教自然懂，当即欠身说道：“夫人但请放心，贫衲岂敢不以大局为重？自当尽心尽力了，只是，贫衲要把话说在前头，倘各方主持一力反对，坚不答应，贫衲不便以掌教权威压人！”

聂小倩笑道：“理应如此，聂小倩母子也不敢强人所难！”

大悟掌教合十欠身，道：“多谢夫人体念成全。”

聂小倩笑了笑，道：“好说，彼此不外，掌教何须客气……”

顿了顿，接道：“听说和珅那位如夫人曾到过少林随喜参禅？”

大悟掌教点头说道：“不错，数日前她由登封路过，曾来过少林。”

聂小倩问道：“但不知她带了多少随从？”

大悟掌教道：“没有多少人，只不过几名侍婢与几名护卫！”

聂小倩道：“她在少林停留了多久？”

大悟掌教道：“没有多久，半日不到工夫就下山去了。”

聂小倩沉默了一下抬眼说道：“掌教可曾问过她，她出京是干什么的？”

大悟掌教道：“这个贫衲曾问起过，据她说是静极思动，想到天下各处名山大泽或名胜古迹之地走走！”

聂小倩点头沉吟未语。

大悟掌教却忍不住注目问道：“夫人突然问起和珅这位如夫人，是……”

聂小倩截口说道：“掌教恐怕还不知道，她所到之处俨然钦差大臣，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而且残害忠良……”

大悟掌教诧声说道：“竟有这等事，不过，夫人，以和珅在朝的权势，他的如夫人杀几个地方官，那该不算什么！”

聂小倩点头说道：“话虽这么说，我总觉得她这趟出京，不太平常！”

大悟掌教道：“夫人，像她这么一个人，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有道是：‘侯门一如深似海’。她在那相府中待久了，想出来走走，这也是自然的事。”

聂小倩道：“固然不错，可是她残害忠良，纵容奸佞，却不像个到处游山玩水，遍朝名山的人，倒像个奉命巡视各处的密使！”

大悟掌教笑道：“夫人，和珅是个怎么样的官？残害忠良，纵容奸佞，那是当然之事，也许暗中授受他这位如夫人，在遍朝名山之余，清除异己，培植他的私党也未可知！”

聂小倩点头说道：“对，不是可能，而是必然如此！”

大悟掌教笑道：“满清朝廷中有和珅这么一个人当权，这正是咱们求之不得的事，夫人何妨任她怎么做去？”

聂小倩笑了笑，道：“我正是这个意思，要不然第一个那和珅我就容不了他！”

大悟掌教道：“有道是：‘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和珅就是妖孽，如今他这位如夫人又在外兴风作浪，推波助澜，以贫衲看，满虏朝廷的气数，是差不多了。”

聂小倩含笑点头说道：“但愿如此！”

交谈至此，门外少林弟子来报，斋饭已经预备好了，恭请夏夫人及朱少侠膳堂用餐。

大悟掌教闻报离座让客。

聂小倩与朱汉民也未客气，相率起身出了禅房，由大悟掌教陪着往膳堂行去，走了几步，大悟掌教突然笑道：“有件事贫衲尚未告诉夫人，和珅的这位如夫人颇为好佛，也慷慨大方得很，临走还捐赠少林近千两香火钱。”

聂小倩“哦”地一声说道：“近千两香火钱，足可再建一座少林寺了。”

大悟掌教笑道：“可不是么？所以贫衲说她颇为好佛，也慷慨大方得很！”

朱汉民突然插口说道：“恐怕那不是真的好佛，而是有意地摆摆阔气，也称不得慷慨大方，千两银子在和珅来说，那该是九牛之一毛，民脂民膏捐为香火，那也无非是想藉此赎点罪罢了。”

大悟掌教哈哈笑道：“对，对，对，少侠简直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进了膳堂，用过斋饭，大悟掌教又陪同聂小倩与朱汉民母子在少林古刹各处走走。

第二十一章 对谈菩提经

嵩山为五岳中之中岳，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大山，诗经载：“嵩高维岳，峻极于天。”白虎通载：“中岳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周围约百余里。

嵩山之侧为太室少室二山，太室有三十四峰，明博梅作“太室十二峰赋”，合为三十六峰，少室也三十峰，高皆略相伯仲，亦文人的讴歌之辞。

其实，嵩山颓而不奇，其风景形势远逊于泰山、华山，不过因为古代洛阳为政治中心，中嵩三阙，年代幽远堪称古中之古，唐王维有归嵩山诗云：

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

流水如有意，暮会相与远。

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

迢迢嵩山下，归来且闭关。

足见当时学人以归嵩山为乐事。

嵩山并不峻拔雄奇，但名迹之古，则无出其右者。

像中岳庙创建于汉安帝五年，唐武则天登嵩山，住锡于此，后历代重修，今额“峻极于天”，即乾隆御书。

庙前石阙为中岳三阙之一，志称：“中岳太室神道阙”，额题篆书：“中岳太室阳城”，传为元初五年阳城吕常所建。

嵩山的宝藏，主为石阙（形似今日之石碑坊），门额及门柱均刻以花边文字，其功用犹今日之石碑碣。

当然，这都是少林寺外的古迹，少林寺内的古迹也不少。

大悟掌教陪聂小倩与朱汉民母子俩游览了各处之后，最后来到了那庄严肃穆的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内香烟缭绕，梵唱断续，一进去便能令人俗念全消，肃然生敬，而不敢有丝毫嬉笑。

仰首间，朱汉民入目尊尊神像，不由心中一动，侧顾大悟掌教含笑说道：“掌教佛门得道高僧，晚辈有一二疑问，尚请掌教不吝指教。”

大悟掌教忙道：“好说，少侠只管问，贫衲知无不言！”

朱汉民笑了笑，道：“请问掌教，世上果真有神么？”

大悟掌教肃然点头，道：“有，佛即是神，佛在西天极乐而不在尘世。”

朱汉民道：“谢谢掌教，世间果真有鬼么？”

大悟掌教又点了头，道：“也有，人死为鬼，乃魂魄之所聚，不然僧道何事设坛设醮，超渡亡魂，那就是鬼。”

朱汉民听得脸色一变，皱眉不语。

大悟掌教呆了一呆，讶然说道：“少侠因何做此问？莫非……”

聂小倩一旁接口说道：“掌教难道忘了适才我所说的小霞！”

大悟掌教恍然大悟，沉吟说道：“假如少侠是问霞姑娘，贫衲则未敢断言！”

朱汉民猛然抬头，道：“掌教，这话怎么说？”

大悟掌教道：“照夫人所说，贫衲不敢认为霞姑娘已死！”

朱汉民道：“那么她时隐时现如何解释？”

大悟掌教一怔，道：“这……世上尚无此神化武学，所以贫衲未敢断言。”

朱汉民脸上倏地掠过一片失望神色，没有说话。

大悟掌教迟疑了一下，道：“少侠，有句话贫衲不知当说不当说？”

朱汉民强笑说道：“彼此不外，论起来掌教是我的前辈，有什么不当说的？”

大悟掌教点了点头，道：“那么恕贫衲直言了，霞姑娘为傅侯与傅夫人之骨血，承受了他二位之所有，其禀赋及智慧当非常人所能企及万一，称得上这尘世中的奇女子，然而不幸的是她兼具汉人血统与满人血统，天生薄命，这世俗人间容不了她，实在说来，她死了倒比活着好……”

朱汉民脸色一变，但倏又恢复正常，淡淡说道：“多谢掌教指点，晚辈明白了！”

大悟掌教何等老经验？只一眼便看出朱汉民已心生不快，不过是碍于父执，未便顶撞罢了，当下笑了笑，道：“不敢当，只要少侠不见怪直言，贫衲已感幸甚！”

朱汉民脸上一红，赧笑说道：“是晚辈一时冲动，如今想想，掌教的话委实不错，不过兄妹至亲，人之常情，掌教当能谅解！”

大悟掌教哈哈笑道：“贫衲悔不该多说一句，如今倒显得我这老和尚小气了！”

这么一说，一笑，朱汉民本有的一丝不快立即云消雾散，又自在大雄宝殿各地瞻仰起来。

看过了大雄宝殿，天色已是不早，大悟掌教特意命人收拾了两间净室供朱汉民母子歇息。

安置好了朱汉民母子之后，大悟掌教辞出净室，但他辞出净室之后，未回禅房，却又向聂小倩歇息那间净室行去。

到了那间净室门前，他举手轻轻地拍了两下门。

剥啄之声方起，便听室内聂小倩问道：“是哪一位？”

大悟掌教忙应道：“夫人，是贫衲！”

室门豁然开，聂小倩当门而立，讶然投注。

大悟掌教含笑说道：“打扰夫人歇息，贫衲有要事奉告！”

聂小倩一边请大悟掌教入室，一边含笑问道：“是关于小霞生死之谜？”

大悟掌教一怔，瞪目愕然说道：“夫人怎么知道？”

聂小倩笑道：“不然何以独瞒汉民？”

大悟掌教摇头叹道：“夫人诚然智慧高深，人所难及……”

说着，二人分别落座，坐定，聂小倩含笑问道：“掌教谅必有所知？”

大悟掌教摇头说道：“夫人错了，贫衲无所知！”

聂小倩道：“那么，掌教该有什么高见？”

大悟掌教笑道：“夫人这回说对了，不过只能说是浅见，中不中不敢说。”

聂小倩道：“掌教请说，聂小倩洗耳恭听。”

大悟掌教道：“好说，夫人可知少林百年前失落的那件宝物？”

聂小倩一怔说道：“掌教莫非指那犹高于钗佛二宝的菩提经？”

大悟掌教点头说道：“正是此经，少林失落此经已近百年，历代掌教先后穷毕生之力骥索，均未获得一点蛛丝马迹，上代掌教求助于宇内三圣，亦未能寻得下落！”

聂小倩点头说道：“这我也略有所闻，不过，这菩提经跟小霞的生死之谜有什么关系？”

大悟掌教道：“如果贫衲所料不差，霞姑娘的生死之谜，跟这本少林失

物菩提经，关系是至为密切的。”

聂小倩讶然说道：“掌教，这话怎么说？”

大悟掌教道：“夫人可知菩提经究竟何物？”

聂小倩摇头说道：“聂小倩见识浅薄，胸蕴有限，尚请掌教指教！”

大悟掌教道：“好说，那是夫人过谦，夫人既知它高于钗佛二宝，怎会不知它是一本旷古绝今的武学秘笈？”

聂小倩道：“掌教误会了，聂小倩只知菩提经比钗佛二宝更贵重，而不知它是一本旷古绝今的武学秘笈！”

大悟掌教道：“世上知道菩提经为武学秘笈的人委实不多，贫衲若非得上代掌门遗嘱，也不知它是本武学秘笈。”

聂小倩含笑说道：“武学秘笈与小霞的生死之谜又有什么关系呢？”

大悟掌教道：“上代掌教遗嘱中说，菩提经为天竺异学，乃当年达摩祖师与易筋、洗髓二经同时携来中土之三大武学经典之一，此经所载虽旷古迄今，犹高于易筋、洗髓二经，但却有一项缺点，非人人可以研习……”

聂小倩道：“原来如此，请问掌教，那么它适于哪一种人研习？”

大悟掌教道：“女子，处子之身，且终生不得破身，否则所习成空，此外还须禀赋特异，智慧特高者。”

聂小倩脸色微变，点头说道：“我明白了，掌教请说下去！”

“贫衲遵命！”大悟掌教接着说道：“菩提经中有一种武学，能使人隐现于无形，修为高深时，白日也能不为人见，有若鬼魅……”

聂小倩点头说道：“掌教，我完全明白了，只是，何以见得？”

大悟掌教道：“夫人请想，霞姑娘该是研习此经之最适当人选，她自己也明白天生薄命，这尘世容不了她，所以她打算终生不嫁，而且她禀赋特异，智慧特高，再者，照夫人所说，霞姑娘的隐现情形像极了菩提经中所载……”

聂小倩点头叹道：“诚如掌教所说，小霞虽禀赋特异，智慧特高，但天生薄命，既没有人配得上她，她也难于嫁任何一人，只有一个人孤独一生，确是研习菩提经的最佳人选，只是，掌教因而便肯定她修习了菩提经中武学，未免流于武断！”

大悟掌教道：“除了菩提经之外，贫衲尚不知世上有第二种武学能使人隐现自如，来去无形，有如鬼魅！”

聂小倩道：“又怎见得小霞是习了菩提经，而不是真已为鬼！”

大悟掌教道：“夫人自己说过，德郡主断无不救霞姑娘之理，以霞姑娘这么一位禀赋特异，智慧高绝的女子，也不应……”

倏地住口不言。

聂小倩沉吟说道：“但愿掌教言中，只是德郡主跟小霞自己为什么不肯说呢？”

大悟掌教道：“想必她二位有不得已的苦衷，事先说好了！”

聂小倩道：“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非瞒人不可呢？”

大悟掌教道：“那就非局外人所能知了。”

聂小倩道：“掌教为什么不当着汉民说出此事？”

大悟掌教道：“德郡主与霞姑娘真正瞒的乃是总盟主，而夫人始终不以为霞姑娘已死，所以贫衲只有背着总盟主跟夫人说了。”

聂小倩点头说道：“德郡主与小霞这么做该有她们的道理，那么，掌教今夜之言，暂时也不能让他知道才对！”

大悟掌教道：“夫人说得是……”

话锋微顿，接道：“不过，夫人，假如贫衲果然言中，那么贫衲以为霞姑娘到头来应是佛门中人。”

聂小倩抬眼说道：“掌教，这又何以见得？”

大悟掌教道：“夫人该知道，凡习菩提经之女子，不得破身，霞姑娘本身也难以婚配，她习的是佛门绝学，到头来自然只有这条路可走！”

聂小倩点头说道：“那要比孤独一生好得多，青灯红鱼，日对古佛，时翻贝叶，不知尘世一切烦愁，果真如此，我该为她喜为她贺！”

大悟掌教道：“夫人，霞姑娘本不是尘世中人，将来光大佛门，发扬我佛宏旨，只怕要应在霞姑娘身上！”

聂小倩默然未语，半晌说道：“只是，掌教，少林菩提经，又怎会落在和亲王府中？”

大悟掌教摇头说道：“那就非贫衲所能知了，不过，据贫衲所知，这本佛门至宝，是在当年闯贼作乱，祸延少林时失落的！”

聂小倩沉吟说道：“难不成是当年吴三桂借清兵入关，破了闯贼之后，这菩提经落入清军之手，辗转又落在和亲王府中？”

大悟掌教道：“假如这本佛门至宝，当年确是被闯贼的兵马所劫，那么夫人的这种推测，就有八分可能了。”

聂小倩道：“倘若菩提经真的落在和亲王府，和亲王府那些格格们，焉有不研习之理？可是我并没有听说亲贵之中有人……”

大悟掌教截口笑道：“夫人，万事皆须缘，何况这等旷世异宝？那更是非缘份特厚，冥冥早定而不可得，菩提经并非人人都能参透，再说，贪恋富贵之人，也不会去习它，更可能连和亲王自己都不知道菩提经的价值如何？”

聂小倩道：“不错，所以在和亲王死后，便把菩提经随同衣物一起陪了葬，正好被小霞发现……”

大悟掌教点头说道：“该如此，唯有如此，诸事才能合理地连贯起来！”

聂小倩点头未语。

大悟掌教却又问道：“夫人，霞姑娘曾答应总盟主时刻跟随左右？”

聂小倩摇头说道：“她不是这么说的，她只是说，当汉民最需要她的时候，她会不用呼唤地便出现在汉民身边。”

大悟掌教道：“那么霞姑娘已跟在二位之后出京了。”

聂小倩道：“如果她不是鬼，那只有跟在我母子身后，才能随时出现在汉民身边，要不然北京至此地，便是神仙也难在一瞬间赶到！”

大悟掌教点头说道：“夫人说得不错，贫衲很想见见霞姑娘。”

聂小倩道：“只怕不容易，因为她不愿跟外人见面。”

大悟掌教道：“贫衲算不得外人，霞姑娘既跟佛门有缘，贫衲便算自己人，而且贫衲相信，她不久会来找贫衲的。”

聂小倩道：“她来找掌教干什么？”

大悟掌教道：“她要贫衲拯她于苦海！”

聂小倩道：“掌教能么？”

“能！”大悟掌教郑重点头说道：“只要有皈依我佛之心，便能解脱一切愁苦！”

聂小倩点了点头，默然未语。

适时，一阵清越嘹亮的钟鼓之声划破空山寂静，响自大雄宝殿内——

大悟掌教站了起来，道：“全神贯注谈话里，顿刻不知日影斜，夫人请安歇吧，贫衲要去主持晚课了；对夫人所嘱今夜当有所答复。”

聂小倩道：“谢谢掌教放在心上，还请掌教大力帮忙！”

大悟掌教道：“夫人何出是语？这是贫衲应该的。”

说罢，合十躬身，退出净室。

入夜，少林寺中灯火零落，宁静异常，只见那大雄宝殿上坐着十几个年迈老僧。

那是大悟掌教，及少林各堂主持。

大悟掌教一面扫目环视，一面侃侃而言，而那各堂主持，则有的摇头表示反对，有的闷坐一旁不说话。

二更甫届，大雄宝殿里的会议散了，大悟掌教走出大雄宝殿，走向了聂小倩所居那间净室。

到了净室门口，他尚未举手拍门，门内已响起聂小倩话声：“是掌教么，我母子已候驾多时了。”

大悟掌教推门而入，聂小倩与朱汉民双双站起相迎。

大悟掌教说道：“有劳二位久等，夫人与总盟主请坐。”

说着，他自己搬过一张椅子，坐在对面。

坐定，大悟掌教道：“贫衲特来告诉夫人及总盟主，无论夫人与总盟主的意向如何，少林均唯夫人与总盟主马首是瞻。”

聂小倩喜道：“怎么，诸堂主持答应了？”

大悟掌教道：“答应是答应了……”

聂小倩接口笑道：“只要答应就行了，我母子多谢掌教了！”

大悟掌教含笑说道：“不敢当，贫衲为的是大局，夫人何须客气。”

聂小倩道：“好说，诸堂主持可是还有什么意见？”

大悟掌教道：“诸堂主持一致表示，倘若灭清教毫无诚意，只是阴谋，还请总盟主立即领导各门派将之铲除。”

聂小倩笑道：“这是自然，到那时我母子自也容不了它。”

大悟掌教欠身谢过。

聂小倩与朱汉民又双双站了起来，聂小倩含笑说道：“那么，掌教，我母子告辞了。”

大悟掌教连忙跟着站起，讶然说道：“夫人与总盟主此刻要哪里去？”

聂小倩道：“我母子准备到登封去一趟！”

大悟掌教道：“夫人与总盟主重任在身，贫衲不敢挽留，不过，好歹也该在寺中歇宿一宵，明天一早起程不迟！”

聂小倩道：“掌教莫要忘了，少林派规不许有女客在寺中过夜！”

大悟掌教道：“夫人身份特殊，该属例外！”

聂小倩含笑摇头，道：“多谢掌教好意，聂小倩不敢认为自己身份特殊，也不愿在少林派规下异于常人，更不愿掌教因聂小倩一人破例！”

大悟掌教还想再说。

聂小倩已然含笑又道：“掌教好意心领，我母子在登封还有些事情要办！”

大悟掌教迟疑了一下，道：“既如此，贫衲不敢再强留，容贫衲率众弟子恭送。”

聂小倩道：“自己人何须客气，掌教不可惊动他人，再说我母子此后必然常来走动，难道说来去一次就非迎送一次不可么？真要那样，我母子下次

就不敢来了。”

大悟掌教只好作罢，说道：“恭敬不如从命，那么容贫衲送二位出寺！”

聂小倩笑道：“掌教当年最不喜欢这一套，奈何如今处处拘谨？”

大悟掌教笑道：“当年是游戏风尘，玩世不恭的老疯子，如今皈依我佛，身在佛门，已蒙我佛渡化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说笑着，大悟掌教陪着聂小倩与朱汉民出了净室，直往东侧门行去，果然未曾惊动一人。

出了东侧门，聂小倩与朱汉民随即告辞而去，临行并请大悟掌教代为向各堂主持致意一二。

送走了聂小倩与朱汉民，大悟掌教一个人怀着一种有点怅然的心情，转身返回寺内。

当他越过偏院，来到了那空无一人的大雄宝殿之前之际，他神情一震，脸色倏变，脚下不由的顿了一顿。

只因为他看见那空无一人的大雄宝殿之中，三枝线香在空中飘浮移动着，最后插在了神案上的香炉里。

大雄宝殿中没有人，他也未看见人，那三枝线香却像有人牵引一般在空中飘移，然后插入香炉，莫非闹鬼？

少林古刹中闹鬼，面对诸神，这鬼未免太大胆了。

大悟掌教脑中灵光一闪，神情立趋平静，收回了踏出的右脚，转过身，绕道往后面禅房行去。

回到了禅房，他点上了灯，登上云床，面外盘坐，闭目合十，一动不动，恍若入了定。

这禅房中好静，静得几乎能听到大悟掌教的心跳声。

半晌，案上灯花“剥”一声，灯焰微微一长。

大悟掌教眼未睁，却突然开口说道：“姑娘，请随手带上门！”

他不睁眼睛，自说自话，禅房中哪里有人？

但，他话落，灯焰倏又一缩，大悟掌教及时又道：“姑娘夜入少林，不是为了拜佛找贫衲么？那么何来而复去？姑娘，既来之则安之，贫衲等候多时了！”

只听一个无限甜美的话声起自禅房门边：“人言佛门弟子眼清，尤其得道高僧独具慧眼，鬼怪难逃，如今观之，果然不错，小女子只有遵大师法谕了！”

随着这无限甜美的话声，本来半开着的两扇禅房门，倏然关上，大悟掌教微微一笑，睁开双目，目中神光湛湛，直逼床前五尺处，道：“姑娘，那边有椅子，请自坐！”

只听那甜美话声说道：“小女子再遵大师法谕！”

大悟掌教目中神光敛去，随即转身正对那张椅子，道：“姑娘何来？”

那甜美话声说道：“小女子来自远方！”

大悟掌教道：“天下远近，莫不有个地名！”

那甜美话声道：“小女子来自北京。”

大悟掌教道：“北京距此实在不近，贫衲昔年也去过几趟，那地方也有贫衲当年几位故人，敢问姑娘，不远千里，前来少林，真是为了拜佛参禅么？”

那甜美话声道：“小女子屈死，闻得少林有佛，故不远千里赶来朝拜，点上一炷香，佛前许愿，顺便窃听大乘佛经，以求早历轮回！”

大悟掌教笑了笑，道：“这么说来，姑娘是鬼而非人？”

那甜美话声道：“正是，没想到未能逃过大师法眼！”

大悟掌教道：“适才贫衲在大雄宝殿外窥见姑娘虔诚拜佛，然则，贫衲不明白姑娘何事又入贫衲禅房？”

那甜美话声道：“小女子在日，常闻佛门弟子入寝之前必诵经百遍，故而潜来窃听，尚祈大师怜悯屈死冤魂，勿要降罪！”

大悟掌教道：“贫衲岂敢，不过，姑娘，少林弟子非贫衲一人。”

那甜美话声道：“众位大师皆已就寝，且小女子听说，听经必须听得道高僧，所以小女子特意潜入了大师禅房！”

大悟掌教道：“姑娘真欲早历轮回？”

那甜美话声道：“阴间苦，苦不堪言，小女子因为屈死，冥府无名，长年飘泊郊野，孤苦无依，故只求早历轮回。”

大悟掌教点了点头，道：“那么，请姑娘答贫衲几个问题，然后贫衲本我佛慈悲之旨，诵经斋祭，超渡姑娘亡魂，让姑娘早历轮回就是！”

那甜美话声道：“小女子谨此谢过大师再造之恩。”

大悟掌教摇了摇手，道：“姑娘不必多礼，贫衲不敢当，请坐，听贫衲问话……”

话锋微顿，接道：“贫衲先该问，姑娘是在什么时候去世的？”

那甜美话声道：“大师，那距今日有七八年了！”

大悟掌教道：“姑娘是怎么死的？”

那甜美话声带点悲凄，道：“小女子是一亲贵府中奴婢，是被殉葬的。”

大悟掌教点了点头，道：“果然是屈死，姑娘在阳世没有亲人么？”

那甜美话声道：“仅有一胞兄！”

大悟掌教道：“姑娘那位胞兄当时没法营救姑娘么？”

那甜美话声道：“家兄事先并不知道。”

大悟掌教点了点头，道：“姑娘贵姓？”

那甜美话声道：“小女子姓傅。”

大悟掌教道：“姑娘的芳名是……”

那甜美话声道：“小字夕红。”

大悟掌教道：“姑娘姓傅，贫衲当年在京中有一位故人也姓傅，此人也是当朝亲贵，官爵神力威侯，不知跟姑娘有没有渊源？”

他要看这位傅夕红姑娘怎么回答。

那位傅夕红姑娘似乎迟疑了一下，这才说道：“想小女子乃一民间女子，怎会……”

大悟掌教截口说道：“姑娘，便是鬼也不可抹杀人伦。”

那位看不见的傅夕红姑娘，似乎又一惊，半晌始道：“看来，小女子难逃大师法眼的地方很多……”

大悟掌教紧逼说道：“姑娘，贫衲再请问，姑娘跟傅侯有无渊源？”

傅夕红似乎是不得不承认了，道：“大师，那是先父……”

大悟掌教道：“那么姑娘对贫衲该改改称呼了，论起来，姑娘对贫衲自称一声晚辈并不为过，姑娘以为对么？”

傅夕红话声说道：“是的，大师，晚辈遵命！”

大悟掌教笑了笑，道：“还有，姑娘，姑娘的芳名该为小霞，所谓夕红是影射霞字么？”

傅夕红话声说道：“大师既知其一，余者晚辈不敢否认！”大悟掌教道：“霞姑娘可知，令兄及夏夫人刚离少林？”那看不见的傅小霞说道：“晚辈知道，晚辈在寺外徘徊了大半夜，直到眼见家兄及夏伯母离去才敢进入寺内！”

大悟掌教道：“为什么不谋一面？”

傅小霞道：“阴阳相隔，人鬼有别，不敢谋面！”

大悟掌教道：“那么姑娘暗中跟随令兄出京又为什么？”傅小霞道：“晚辈跟随家兄出京，只为暗中护卫家兄安全。”大悟掌教笑了笑，道：“姑娘当知道，令兄及夏夫人已将姑娘的一切告诉了贫衲。”

傅小霞道：“这个晚辈想象得到！”

大悟掌教道：“那么姑娘也该知道，令兄及夏夫人均不信姑娘已死！”

傅小霞道：“事实上晚辈现为冤鬼，他们不信是出于人之常情！”大悟掌教道：“姑娘，便是贫衲也不信！”

傅小霞道：“那也是因为大师跟先父当年有段交情使然。”大悟掌教摇头说道：“不，姑娘，这跟贫衲与傅侯的交情无关。”傅小霞道：“难道说，大师这佛门中人不信神鬼之说？！”大悟掌教道：“贫衲深信，贫衲深信西天有佛，阴间有鬼。”傅小霞道：“那么大师这不信之语……”

大悟掌教截口说道：“贫衲跟令兄及夏夫人一样地不信姑娘已死，贫衲并非空口白话，乃是有几点根据的。”

傅小霞“哦”地一声说道：“晚辈愿闻其详。”

大悟掌教道：“第一、德郡主绝不会坐视不救，任凭姑娘殉葬。”傅小霞道：“而事实上晚辈那位阿姨有心无力……”

大悟掌教截口说道：“姑娘无须辩解，再听贫衲另几点根据。”傅小霞道：“晚辈遵命，大师请说下去。”

大悟掌教道：“第二、贫衲是出家人，出家人深信天数，无论从哪方面推算，姑娘均无夭亡的道理的，更不会落得惨死……”

傅小霞插口说道：“晚辈险些忍不住又做辩解，大师，还有呢？”

大悟掌教道：“姑娘无须辩，就算贫衲这以上两点根据已为姑娘驳倒，也无关紧要，姑娘且请再听听贫衲这最后一点无可辩驳的根据……”

话锋微顿，接道：“姑娘，此处是什么所在？”

傅小霞讶然说道：“大师何做此问？”

大悟掌教含笑说道：“姑娘，如今是贫衲问姑娘。”

傅小霞道：“是，晚辈遵命，此处是少林古刹。”

大悟掌教道：“少林古刹又是什么所在？”

傅小霞道：“少林之根本地，佛门清净土！”

大悟掌教道：“姑娘可曾看见大雄宝殿中供的是什么神？”

傅小霞道：“晚辈适才焚香礼拜，看得清楚，那是西天诸佛。”

大悟掌教笑了笑，道：“姑娘可曾看见，那屹立寺门内两旁的又是什么神？”

傅小霞道：“晚辈也看见了，那是四大金刚神！”

大悟掌教道：“还有前殿呢？”

傅小霞道：“那位手捧降魔杵的护法韦陀。”

大悟掌教道：“够了，姑娘信神鬼之说么？”

傅小霞道：“晚辈自身为鬼，焉有不信神鬼之说之理？”

大悟掌教笑道：“那么，姑娘，寺门有四大金刚把守，前殿有护法韦陀阻驾，大雄宝殿内更有西天诸佛在，贫衲不知姑娘持有何种牒文，具有何种的法力，得能通行无阻的进入少林寺，且直上大雄宝殿来？”

这……似乎确有问题！

看不见傅小霞的人，不知她闻言有没有惊怔，不过她迟疑了片刻才答话，而且话声已显得不安：“大师，晚辈也有几种凭靠。”

大悟掌教道：“贫衲愿闻姑娘何凭何靠。”

傅小霞道：“晚辈持有冥府牒文……”

大悟掌教截口笑道：“贫衲记得姑娘适才曾有冥府无名之语。”

好厉害的老和尚，记性不差！

傅小霞道：“此种牒文无关鬼籍，野鬼游魂亦属必备。”

大悟掌教笑道：“姑娘深具辩才，贫衲佩服……”

傅小霞道：“大师，事实如铁，这无关辩才。”

大悟掌教道：“那么，贫衲这么大年纪，尚未见过冥府牒文是何等模样，可否拿出来让贫衲开开眼界？”

傅小霞道：“冥府中物，人是看不见的。”

大悟掌教道：“贫衲能看得见姑娘这冥府中鬼，怎会看不见冥府中物。”

傅小霞道：“大师原谅，护身牒文，晚辈不敢轻易示人。”

大悟掌教道：“霞姑娘，你怎么不说适才进门时已交与了四大金刚，让贫衲去向四大金刚取阅？姑娘，请说那第二点凭靠吧。”

以玩笑的口吻放过一马，不知傅小霞感受如何！

只听傅小霞道：“晚辈遵命，晚辈在进寺之前，曾谒本山土地……”

大悟掌教截口说道：“霞姑娘，本山土地庙坐落何处？”

傅小霞道：“晚辈并未到土地庙，一入山土地公便来阻拦。”

大悟掌教笑道：“这么说霞姑娘是向本山土地公报过备了，还有么？”

“有。”傅小霞道：“家父死得忠烈，晚辈死得冤屈，天条不外人情，守护诸神有念于此，故对晚辈特别通融。”

她说来一本正经，居然也天衣无缝，令人难以反驳！

大悟掌教哈哈笑道：“如此说来，明日早课时贫衲该在玉皇大帝驾前告上守护诸神一状，他们几位未尽职守，擅自……”

傅小霞忙道：“晚辈恳请，大师千万不可如此，是晚辈连累……”

她仍然一本正经，煞有介事！

大悟掌教笑道：“霞姑娘，你可以瞒过任何人，独瞒不过贫衲，无论霞姑娘怎么说，贫衲都认为你犹活未死，是人非鬼！”

傅小霞平静地道：“可是，大师，除了得道高僧，慧眼独具之外，别人看不到我，少林高手近千，晚辈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直入大雄宝殿，这岂是人所能为？”

大悟掌教道：“这别人不知，也唯贫衲独晓，世上有人能够隐现由心，来去无形，那是因为他修习了菩提经上武学！”

傅小霞讶然说道：“菩提经？何谓菩提经？”

大悟掌教淡淡一笑道：“霞姑娘所习那本武学秘笈，便是菩提经。”

傅小霞道：“晚辈明白了，原来大师以为晚辈修习了菩提经？”

大悟掌教点头说道：“不错，恐怕姑娘还不知道，菩提经原为少林镇山经典，然自闯贼作乱，祸延少林，失落已近百年了，所以贫衲一听到令兄及

夏夫人言及姑娘隐现身形，便立刻知道姑娘得习了菩提经。”

傅小霞道：“可是，大师，晚辈并未见过什么菩提经？”

大悟掌教叹道：“姑娘，你与德郡主有理由瞞令兄，却没有理由瞞贫衲，而当世之中，你也独瞞贫衲不过，只因为贫衲蒙我佛慈悲，已尽习易筋、洗髓二经所载，如今已脱胎换骨，不类凡人，贫衲这双眼睛可以清晰地看到姑娘举动，不信姑娘尽可试试看。”

傅小霞没说话，大悟掌教却突然说道：“姑娘莫笑，只管试试。”

傅小霞惊声说道：“大师当真能看见晚辈？”

大悟掌教道：“不然适才姑娘初入禅房之际，贫衲怎么立即得知，又怎知姑娘来而复去？还有，姑娘当知贫衲当年是谁？”

傅小霞道：“晚辈知道，大师即当年大漠驼叟无影神鞭独孤前辈！”

大悟掌教抬手往身后一指，道：“姑娘再看看贫衲背上如今可还有驼峰？”

只听傅小霞惊叹说道：“那是大师精通佛法，回天有术，但这跟……”

大悟掌教笑道：“姑娘错了，这是功力修为，唯有易筋、洗髓二经所载，能相克菩提经中武学！”

傅小霞道：“可是晚辈并未研习什么菩提经。”

大悟掌教道：“可是贫衲能看得见姑娘！”

傅小霞道：“那是大师得道功深，慧眼独具，能见神鬼。”

大悟掌教笑道：“神未现金身贫衲看不见神，鬼未现形贫衲又怎看得见鬼？”

傅小霞没说话，大悟掌教却突然问道：“姑娘，贫衲不解，姑娘何以独瞞令兄？”

傅小霞话声一转悲凄，道：“大师该知道，那不是瞞，晚辈生来薄命，注定一生孤苦，活在世间会让家兄万般为难，倒不如死了免得连累家兄！”

大悟掌教暗暗一叹，道：“原来如此，不过姑娘，人生际遇不同，命运各异，姑娘虽然生来命苦，可是舍姑娘无人能替佛门大放异彩，这也是别人难及姑娘万一之处，贫衲奉劝姑娘，万莫自暴自弃……”

傅小霞道：“多谢大师棒喝，只是晚辈如今已为鬼，这归宿……”

大悟掌教截口说道：“天下至大，灵山胜地到处，未尝没有个存身之地，姑娘该不是贪恋这尘世之人！”

傅小霞道：“再谢大师指点，只是，大师，那清净处所肯要我么？”

大悟掌教道：“姑娘，佛门广大，纳进十方，但不渡无缘之人，贫衲深以为，姑娘跟佛门有着夙缘！”

傅小霞话声忽起颤抖，道：“晚辈从此不愁飘零了，那么敢请大师……”

大悟掌教截口说道：“姑娘，如今时辰未至，言之过早！”

傅小霞话声愕然地道：“那么，请问大师，什么时候时机才至？”

大悟掌教笑道：“姑娘且莫问，到时自知！”

傅小霞道：“难道说晚辈如今不能……”

大悟掌教道：“姑娘尘缘未了，如今不能！”

傅小霞道：“请问大师，晚辈还要等多久？”

大悟掌教道：“必须等到尘缘尽了之后。”

大悟掌教有意闪躲，傅小霞却追问不舍：“请问大师，晚辈何时尘缘尽了？”

大悟掌教忽宣佛号，道：“阿弥陀佛，尘缘了时尘缘了，此乃天机，贫衲不敢轻泄，不过姑娘，百年犹一瞬，但得清净地，纵然等上百年又何妨？”

傅小霞肃然说道：“多谢大师点化，晚辈不敢再问！”

大悟掌教笑了笑，改了话题，道：“贫衲请教一事，请姑娘据实答复，姑娘自何处得到菩提经？”

傅小霞道：“面对大师，晚辈不敢不据实相告，晚辈是得到了菩提经，可是身死为鬼也是实。”

大悟掌教未理后者，针对前者道：“那菩提经可是原在和亲王府中？”

傅小霞道：“这个晚辈就不知道了，不过晚辈是在一堆陪葬物中发现这本菩提经的，和亲王晚年好佛，那陪葬物中经典甚多，晚辈独对此酷爱，孤魂在那清冷陵寝之中寂寞无聊，每日但以此经为伴，如今晚辈对此经已是滚瓜烂熟了。”

大悟掌教点头说道：“这么说来，那菩提经原在和亲王府中是没有错了，这等奇珍异宝在王府中不为人重视，陪葬之后反为姑娘所得，且酷爱之，可见物各有主，姑娘福缘之深厚也，非常人可及，也足证姑娘与佛门有缘……”

顿了顿，接道：“只不知姑娘何时才发觉菩提经是一部武学秘笈的？”

傅小霞道：“晚辈在熟读此经后，混沌魂灵渐醒，始悟此经为一武学秘笈！”

大悟掌教不理她所提鬼魂事，道：“姑娘如今可能尽解经中奥妙？”

傅小霞道：“晚辈如今虽已滚瓜烂熟，几能倒诵，然此经太以深奥，有些地方晚辈仍未能全部体悟，仅是似懂非懂！”

大悟掌教叹道：“那就难怪姑娘之修为仅为六七成了……”

目中忽闪异采，改口说道：“德郡主是怎么营救姑娘的？”

傅小霞道：“怡姨对我爱深恩重，她倾贝勒府所有，买通了营墓工人，在营墓时预留了一处秘密出路，却仍嫌晚了一步！”

大悟掌教点头说道：“果然被夏夫人料中了，那么，姑娘又为何托人带信，邀令兄赴京一会，难道说真为要令兄救援姑娘？”

傅小霞道：“大师不知道，那封信并不是晚辈在亲王府中时写的，也不是为了要家兄去教授晚辈，倘若为营救晚辈，容叔与怡姨近在咫尺，何须再让家兄千里迢迢跑这一趟？那封信是晚辈被殉葬后，在和亲王陵寝中写的，暗交怡姨托人带往江南，当时晚辈自忖为鬼，习武无用，遂想把菩提经交家兄研习的，及至晚辈发现菩提经不宜为男人研习时，家兄已到了北京……”

大悟掌教仍不理那个“鬼”字，道：“原来如此，姑娘，贫衲再请问，夏大侠当年归隐之际，曾将钗佛二宝命丐帮北京分舵郝舵主送还傅侯及夫人，傅侯及夫人遇难归天之后，又不知落在何人手中？”

傅小霞道：“这个晚辈知道，二位老人家当年将进天牢之际，便将钗佛二宝交给了怡姨，后来怡姨又带着家兄一起给了夏叔叔！”

大悟掌教道：“钗佛二宝既在夏大侠手中，那贫衲就放心了，姑娘如今是否可以告诉贫衲，姑娘夜访贫衲所为何事？”

傅小霞道：“晚辈自当奉告，是怡姨知道晚辈鬼魂将来此地，故命晚辈带了一封信面呈大师！”

话刚落，那空空的座椅上空，突然出现了一封信，冉冉向大悟掌教飘来，大悟掌教伸手接了过来，拆开略一展开，立即叹道：“所幸贫衲习了易筋、洗髓二经，能看见姑娘，也幸好德郡主在信中有所说明，不然岂不误了大

事……”

抬眼凝注，接道：“姑娘可知道德郡主信里写了些什么？”

傅小霞道：“怡姨未说，晚辈不知道。”

大悟掌教道：“那么姑娘请拿去看看。”

说着，又把信递了回去。

那封信，停在了座椅上空，只听傅小霞颤声说道：“我没想到怡姨竟会……怡姨对我实在太好了，处处为我设想得周到，大师，造就之恩，晚辈不敢轻言一个谢字……”

大悟掌教笑了笑，道：“彼此不外，说起来都是多年的交情，姑娘何言一个恩字，贫衲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

顿了顿，接道：“原来还有这种内情，不过，姑娘，贫衲要声明在先，武学，因为姑娘体质特异，贫衲却难为姑娘达于大成，然菩提经上那旷古绝今的神术，贫衲方自信能为姑娘补上几分。”

傅小霞道：“大师无须预做声明，晚辈今生与世无争，不求力抵千百人，但能使此防身神术得以臻至巅峰，晚辈也就满足了。”

大悟掌教点头说道：“那么贫衲就安心了，姑娘，且等三更时分，如今距三更尚有片刻工夫，你我边谈边等吧！”

傅小霞道：“多谢大师，晚辈遵命。”

大悟掌教沉吟了一下，道：“有些事，不知德郡主有没有告诉姑娘？”

傅小霞道：“不知大师指的是什么事？”

大悟掌教道：“德郡主有位侄女儿兰珠小郡主……”

傅小霞“哦”地一声说道：“大师，晚辈明白了，晚辈白天还看见了她！”

大悟掌教道：“她可曾看见姑娘？”

傅小霞道：“少林高手近千，晚辈既能平安登上少室，足见未为人发觉，所以晚辈看见了她，她没有看见晚辈。”

大悟掌教笑了笑，道：“去旗服，着汉装，姑娘看她像个汉家女儿么？”

傅小霞道：“像，真是像极了，完全像一个驰骋江湖的巾帼英豪，若非晚辈事先知道，晚辈也不敢贸认！”

大悟掌教笑道：“只要让人看不出就行，其实，错非是小郡主生长在德贝勒兄妹这宦海中的侠义人家，也错非是小郡主，换个别的娇惯郡主格格还扮不像呢。”

傅小霞道：“大师说得是，晚辈自小跟兰珠一起长大，对她可说是知之甚深，她个性刚强坚毅，非一般亲贵女儿可比，就是她哥哥玉珠有些地方也不及她。”

大悟掌教道：“姑娘的确是知之甚深，小郡主极肖乃姑德郡主，德郡主有些地方又是德贝勒所难及的，这么看来，德家的女儿要比男儿为强，称得上愧煞须眉了！”

傅小霞道：“兰珠跟怡姨当年一样，只为一个情字，以一个娇贵的女儿躯远下江南，不辞劳苦，不避艰险，的确令人敬佩！”

大悟掌教道：“贫衲以为，姑娘对小郡主除了敬佩之外，还应该多此什么？”

傅小霞道：“是的，大师，我很喜欢她，当年那些内城中的亲贵女儿，我就跟她一人谈得来，能玩在一处。”

大悟掌教笑道：“那么姑娘就应该在暗中帮帮她的忙。”

傅小霞道：“那自然，这是晚辈乐意的，也是义不容辞的，晚辈因为己身之天生薄命，所以极愿帮助别人！”

大悟掌教道：“能有姑娘暗中帮忙，那强过贫衲等数十倍，只是，姑娘，有些事欲速则不达，不能操之过急！”

傅小霞道：“是的，大师，晚辈省得，大师的意思是莫让儿女的私情影响了家兄所肩负的复兴重任！”

大悟掌教心中一动，点头说道：“姑娘，贫衲的意思正是如此，姑娘该知道，令兄一身系大汉世胄的命运，万万懈怠不得！”

傅小霞道：“这个晚辈知道……”

大悟掌教抬眼凝注，道：“处于汉满之间，姑娘是否觉得很为难？”

傅小霞道：“晚辈不愿欺瞒大师，有些时候有些事，晚辈的确很感为难，大师该知道，晚辈虽然兼具汉满两族血统，但实际说起来，该从父而不该从母！”

大悟掌教点头说道：“这个贫衲知道，这是人伦，也是至理，但……”

傅小霞截口说道：“大师尽可放心，一旦汉满冲突到了最后关头，晚辈会只知是家兄的妹妹，而不知其他！”

大悟掌教一阵激动，肃然起敬，说道：“姑娘令贫衲起敬，贫衲谨代汉族世胄，先朝遗民谢过姑娘！”

傅小霞道：“晚辈愧不敢当，正如大师所说，这是人伦，未嫁从父，晚辈终生难嫁，父死只有从兄，家兄与晚辈虽非同父，但怎么说也是一母同胞，晚辈的唯一亲人！”

大悟掌教点头说道：“难得姑娘深明大义，贫衲庆幸……”

抬起老眼，接道：“扼死那些大内侍卫的可是姑娘？”

傅小霞道：“正是晚辈，晚辈不容任何人危害家兄！”

大悟掌教说道：“如果贫衲所料的不错，正月十五元宵夜，阻拦令兄杀弘历及福康安的，该也是姑娘！”

傅小霞道：“大师没有料错，那也是晚辈。”

大悟掌教道：“令兄如一旦得手，河山可立刻尽复，贫衲不明白，姑娘既有从兄之语，又为何阻拦令兄杀弘历？”

傅小霞道：“怨晚辈斗胆，大师与家兄都错了，驱逐异族，尽复河山，不在杀皇上一人，而在于收复失土，尽占城池，群策群力，揭竿而起，朝廷继起有人，杀一皇上何益？晚辈愿为大师举一例，吕四娘深入宫闱，取先皇首级于剑锋之下，满旗可曾出关一步？河山可曾收回方寸？而揭竿起义，群策群力，不杀皇上也能亡秦，再说，无论如何，晚辈既有满人血统，承先父遗教，嘱忠君爱国，晚辈不敢不遵，是故，晚辈可暗助家兄杀尽朝中大臣，却不能不阻止家兄杀皇上，而且，大师只知晚辈阻拦家兄杀皇上，恐怕还不知道晚辈另一方面也阻拦了数十名携有火器的大内侍卫雍和宫喇嘛密宗高手的围捕家兄！”

“阿弥陀佛！”大悟掌教肃然合十，道：“姑娘睿智，人所不如，贫衲受教了……”

顿了顿，接道：“姑娘阻拦喇嘛事，贫衲并未听令兄及夏夫人提起……”

傅小霞道：“便是连家兄也不知道，甚至于喇嘛们亦都茫无所知！”

大悟掌教默然不语，半晌始道：“贫衲还听说，姑娘帮令兄对付过修罗一后！”

傅小霞道：“是的，但因那修罗一后功力奇高，她虽然看不见晚辈，但一靠近她便立即被她发觉，是以未能得手！”

大悟掌教点了点头，沉吟说道：“听姑娘说，那修罗一后来自内城？”

傅小霞道：“是的，大师，但晚辈却由于怕她发觉，坏了大事，所以未敢贸然跟踪她进入内城看个究竟！”

大悟掌教皱眉道：“姑娘武学受特异体质所限，难有大成，这确是件很麻烦的事，要不然既有姑娘暗中相助，令兄何疑不可解，何敌不可破？这也许是天意……”

傅小霞尚未接话，蓦地里钟鼓声传，敲出三更，大悟掌教忙道：“姑娘，请坐好，贫衲要熄灯了。”

话落抬手，桌上灯火倏然而灭，刹时禅房内一片黝黑……

第二十二章 月夜箫声

就在这高居少室之麓的少林古刹禅房中熄灯之际。

登封城那高高的城墙之上，掠进了两条人影。

这两条人影刚掠过城墙，那十余丈一处城垛暗隅中，如飞闪出另一条人影，扬声笑道：“老夫人及总盟主为何如今才到？害得在下在此高高的城墙上喝了大半天的寒风，冻死了！”

那两条人影硬生生地刹住身形，倏然落在城墙上，适时，那自城垛后闪出的人影，也掠至近前，站立在丈外。

蒙蒙月光下看去，只见那掠进城的两条人影是朱汉民与聂小倩，那自城垛后闪出的人影，则是个白面无须的中年汉子。

站稳了身形，朱汉民立即扬眉笑道：“阁下莫非灭清教中健儿？”

那白面无须的中年汉子遥遥施了一礼，笑道：“难逃总盟主的法眼，在下正是隶属于灭清教！”

朱汉民道：“那么，累阁下久等，我这里谨致歉意，阁下怎么称呼？”

那白面无须的中年汉子道：“有劳总盟主下问，在下区如风忝为灭清教登封分支负责人！”

朱汉民道：“原来是区老哥，失敬了，区老哥怎知我母子必走此门？”

区如风笑道：“不敢欺瞒总盟主，说穿了也不值一文钱，在这城墙上四处均有区如风派的人，总盟主由何进城都一样！”

朱汉民运目望去，果见那四周城墙上各处站着憧憧黑影，这些黑影少说也在十人以上，当即笑道：“我忘了灭清教行事由来高明……”

区如风笑道：“总盟主这是骂人，其实这是笨办法！”

朱汉民笑了笑，道：“不敢，请问，区老哥候我何事？”

区如风道：“没什么事，只是怕总盟主临时找不到歇息之处！”

朱汉民道：“怎么，贵教又为我母子准备好了宿处？”

区如风笑道：“敝教在此处既设有分支，焉能不略尽地主之谊，总盟主与老夫人虽然去了少林，但少林不留女客过夜，所以敝上料定二位必来登封投宿，乃传令区如风准备好了宿处！”

朱汉民淡淡笑道：“贵教教主不愧料事如神，我母子之一举一动也全部在贵教耳目之中，看来这次只好再叨扰了！”

区如风笑道：“那是什么话，彼此都是一家人，总盟主何须客气，容区如风为总盟主及老夫人带路吧，二位请跟我来！”

说着，他纵身掠下城墙，往城内驰去。

朱汉民与聂小倩互觑一眼，聂小倩传音说道：“民儿，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咱们乐得住现成的，走！”

一声“走”字，母子俩跟着闪身掠下，跟了过去。

区如风带着朱汉民与聂小倩，在登封城中东弯西拐，没一会儿，停在一家招商客栈之前。

这家客栈看上去不小，也很气派，想必是登封城中最好的。

此际夜已深，家家户户早已关了门熄了灯，便是招商客栈也把两扇门关得紧紧的，只有那只灯悬在门口，在寒风中不住明灭摇晃。

区如风停了步，回身赔笑说道：“二位请稍候，容我叫门！”

话落，举手拍了门，“砰！”“砰！”拍了片刻，方听门内响起一阵步

履声，由远而近，紧接着有人问道：“是哪一位，这么晚了……”

区如风应道：“我，少废话，快开门，客人到了！”

只听门内那人“哦”地一声说道：“是区爷，请等等，小的这就开门！”

门栓响动，两扇门豁然而开，一名店伙打扮的年轻汉子探出了头，他一见区如风，连忙躬身哈腰，赔上笑脸：“区爷怎么这么晚……”

区如风向他一摆手，立即回身笑道：“总盟主，老夫人，二位请！”

朱汉民与聂小倩也不客气，含笑点头示意，当先走了进去，在店伙的前导下，直进后院。

后院中，朱汉民与聂小倩所住的两间雅房，早已收拾好了，那摆设布置，自然异于其他客房，虽比不上那中州客栈之气派华贵，在这登封城中能有这等摆设，那也算是很不错的了。

安顿好了朱汉民与聂小倩，区如风哈腰赔笑说道：“总盟主还有什么吩咐么？如果没有别的事，总盟主与老夫人就请早些安歇吧，我要告辞了！”

他躬身要走，朱汉民却叫住他道：“区老哥，贵上现在登封么？”

区如风闻言忙道：“敝上虽不在登封，但若总盟主有什么话，区如风当立即替总盟主转达敝上，总盟主但请吩咐！”

朱汉民道：“不急，我只想跟贵上见见面，谈谈大局！”

区如风道：“那么总盟主放心，这话区如风一定带到，明天早上来向总盟主及老夫人请安时，定必带回答复！”

说完，一拱手告辞而去。

望着区如风转过前院，朱汉民遂向店伙问道：“这位区爷办事不差，而且人头儿也很熟？”

那店伙忙笑说道：“那是当然，相公爷你恐怕还不知道呢，区爷是衙门里的捕头，谁敢不买他的帐呢？”

朱汉民“哦”地一声说道：“原来这位区老哥还是衙门里的捕头，怪不得他人头儿那么熟呢！”

“怎么？”那店伙讶然说道：“相公爷跟区爷是多年老朋友了，难道还不知道……”

朱汉民截口说道：“世间事变化很大，这么多年未见，谁知道他如今干什么？”

那店伙赔笑说道：“说得是，相公爷还有什么吩咐么？”

朱汉民摆手说道：“没有了，小二哥，你去睡吧！”

那店伙应了一声，哈腰退去。

待得那店伙去远，朱汉民随手搭上了门，回身说道：“娘，听见了么，又是官府里的人！”

聂小倩皱眉说道：“民儿，看来灭清教比你的日月盟成就为大，他们在每一处官府之中都潜伏着有人，将来一旦举事，他们便可迅即全盘地控制各处，这要比你多年来的努力高明得多。”

朱汉民点了点头，道：“娘，只要灭清教真能跟日月盟合作，他们行事高明，制敌机先，未尝不是一件可喜之事！”

聂小倩道：“话虽不错，可是你记得少林掌门的话么？假如不幸被他言中，那可喜之事可要变为可怕之事了。”

朱汉民默然不语，半晌说道：“娘，为今之计，还尽快跟那灭清教主碰个头，设法判明他们真实的态度，才好谋取对策！”

聂小倩点头说道：“说得是，这该是当前要务，等明天看那区如风如何答复再做道理好了，天色不早，你睡吧！”

说完了话，她袅袅出门，转往邻室而去。

聂小倩走后，朱汉民一个人坐在床前，呆呆地出了一阵子神，然后摇了摇头，抬手熄了灯，便要躺下。

蓦地里，一缕清越箫声直上夜空，随风飘送过来。

朱汉民一怔，心想，这时候了，是谁还在吹箫……

心中念转，继而一听，那吹箫之人不但颇具功力，而且那箫吹得相当不错，居然也可入流。

朱汉民接传夏梦卿衣钵，夏梦卿美号玉箫神剑闪电手，在箫上的造诣举世无匹，强将手下无弱兵，明师门下出高徒，自然，朱汉民在箫上的造诣也堪称当世第一，这吹箫人能得朱汉民暗呼不错二字，那自是不差。

朱汉民诧异之余，再仔细倾听，那吹箫人吹的竟然是明曲，那年头吹明曲是会要被砍脑袋的，这是何人？

朱汉民双眉一挑，刚要站起，忽听耳边传来聂小倩的话声：“民儿，听见了么？”

朱汉民忙传音答道：“民儿正听得入神，也大感奇异！”

聂小倩道：“你想干什么？”

朱汉民道：“民儿想循声寻去看看！”

只听聂小倩道：“去吧，记住，快回来，少惹事！”

朱汉民应了一声：“民儿省得。”轻轻开了后窗，穿窗而出。

他没有即时离开客栈，腾身掠上屋面，只一细听，立刻辨出箫声是由西南方随风飘送过来的。

当即，他身形再起，展开天龙身法，划空匹练一般，直向西南方那箫声传来处射去。

果然，他没有听错方向，箫声越来越近，越近也就越清晰，最后，他看清了那是什么所在，也看见了那吹箫之人。

地方，是登封城西南郊的一处旷野，除半里之外隐隐可见一片大宅院之外，这地方没有人烟，荒凉得很！

这旷野中，有一座不算太矮的小土丘，小土丘上嫩草青葱，月下绿翠一堆，在那小土丘的顶上，有一株虬枝老松，那吹箫的人儿，就倚靠在那株老松下。

吹箫的人儿，是个黑衣女子，她面向西南对月，朱汉民站立东北，看不见她的面貌，不过他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她的背影，那是一个无限美好的身影，一头乌云般长长秀发，拖在背后，因风披散，分落在两边秀肩之上。

除此，他还可以看见那欺霜赛雪，在月色下隐发感人光采的一段，那是持箫就唇的一只柔荑。

还有，那枝箫，是通体乌黑的一枝，朱汉民两代跟箫结下不解缘，是个品箫的大行家，他一眼便看出，那是一枝颇为名贵的南海紫竹箫。

吹箫的人不俗，箫不俗，所吹的曲子也不俗。

再加上那当头的蒙蒙月色，这荒郊旷野竟然被点缀得画一般的美，美得清奇，宁静！

朱汉民站立在小土丘下，静静地。

那吹箫的人儿茫无所觉，仍然在吹奏着她那洞箫。

本来，此刻此时打扰人，那该是煮鹤焚琴，大煞风景，也是天底下最不懂一个“雅”字的人。

朱汉民打算，等她一曲终了时，再出声发话，而，及至那吹箫人儿一曲终了，余音未绝，却有人抢了先。

那是疾掠而来的两条黑影，当那两条黑影疾若鹰隼，掠近五十丈内之际，朱汉民与那吹箫的人儿同时警觉。

那吹箫人儿放下了箫，缓缓站了起来。

朱汉民却身形一闪，躲在了—株大树之后。

此时此地夜吹箫，又是一个单身女子，本就显着神秘怪异，所以，朱汉民打算先看个究竟再做道理了。

转眼间两条黑影已然掠至，双双身形拔起，掠上土丘，停身在黑衣少女身侧—丈外。

身停人现，蒙蒙月光下望去，那是两个面目阴沉的黑衣老者，入目这两个黑衣老者的独特装束，朱汉民不由眉头—皱，因为他看出那是两个大内侍卫。

紧接着，他又微微—怔，因为他又看到那两名大内侍卫欺近身侧—丈，那黑衣少女竟然仍旧面向西南，休说出声发话，便是连看也未看他两个—眼。

至此，他觉得，那黑衣少女越发不凡了。

最后忍不住的，还是那两名大内侍卫，只听—人开口冷冷说道：“喂！小姑娘！”

这称呼还算十分客气！

黑衣少女突然娇声哼道：“月夜吹箫风雅事，何来俗客扰人兴……”

这才缓缓转过粉首，深深打量两名大内侍卫—眼，淡然说道：“二位是唤我？”

那半边娇靥入目，朱汉民不由心头—跳，他看得见，那半张娇靥像极了少林寺前红衣女，也就是说像极了兰珠。

可是这只是半张，他未敢断定这黑衣少女就是日间少林寺前人，他想转个方向看看清楚，却不敢移动，只得暂时忍下。

看到黑衣少女面貌，那两名大内侍卫同时—怔，只听其中—人话声讶异中带着惊愕地道：“姑娘莫非是……”

那黑衣少女截口道：“怎么，二位认得我？”

便是那甜美悦耳的话声，也像极了兰珠。

那发话大内侍卫忙道：“姑娘莫非是兰珠小郡主？”

看来果然像，不单是朱汉民有这种感觉。

那黑衣女子讶然说道：“你大概是认错人了，什么兰珠小郡主？谁又是兰珠小郡主？”

那发话大内侍卫干咳了两声，道：“小郡主，老朽是大内卞子风，小郡主怎……”

“我明白了。”黑衣少女娇笑说道：“原来二位是御前带刀，官同三品的大内侍卫，错把我当成了兰珠小郡主，二位，那兰珠小郡主远在京都市内城，我则是登封城中—个民间江湖女，两下里差之太远，二位莫把冯京当马凉，杭州当汁州！”

只听卞子风道：“这么说来，是老朽认错人了。”

随听另—人冷哼道：“卞老，本来是，兰珠小郡主皇室亲族，何等尊贵，

怎么跑到江湖上来饱尝那风霜之苦？”

那卞子风说道：“既是我看错了人，那就好办事了，喂！小姑娘，老夫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什么地方人？”

黑衣少女眨动了一下美目，道：“二位要干什么？盘问人？”

卞子风道：“小姑娘，答老夫问话！”

黑衣少女道：“好吧，我就是我，是此地人！”

卞子风勃然变色，道：“大胆民女，老夫问你话，你敢不答？”

黑衣少女道：“我为什么要你问？你又凭什么问我？”

卞子风怒声说道：“老夫就凭这大内侍卫四个字。”

黑衣少女笑道：“大内侍卫吓不死人，凡是人也都得讲个理，我又没犯王法，为什么要接受你的盘问，你说说看？”

这黑衣女子实在大胆，便是个总管，见了这御前带刀，官同三品的大内侍卫，也要矮上一级，挫上半截，何况一个民女，那简直是不要命了！

卞子风怒极而笑，道：“小丫头，你要跟老夫讲理？行！月下吹箫并不犯王法，可是老夫问你，你吹的是什么曲子？”

黑衣少女道：“我是汉人，也是先朝遗民，自然吹的是明曲汉乐，怎么，难不成你要我厚着脸皮强忍悲痛吹胡乐？”

朱汉民不由微扬双眉，暗挑拇指。

卞子风勃然大怒，方待叱喝。

只听那另一人狞笑说道：“卞老，这丫头分明叛逆一流，还跟她噜嗦怎地？乘此夜深四下无人，你我给她点乐子尝尝，然后把她杀了算了。”

卞子风狰狞怒态一敛，目中淫光四射地嘿嘿笑道：“黄老说得对，这丫头细皮白肉，挺受用的，北京城里那些娘儿们也比不上，来，咱们动手！”

他话声方落，黑衣少女霍然跃起，手中箫一指，满脸寒霜，一片悲怒煞气地厉叱说道：“至今我才知道你们……”

卞子风嘿嘿笑道：“丫头，你就少说一句话，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说着，他缓缓抬起了一只右手。

黑衣少女既悲、又羞、更气，香唇失色，娇躯颤抖，手中箫戟指，刚要再发话，突然，她目光一直，呆了一呆，美目中飞闪喜悦，然后是一片惊愕，凝注卞子风二人身后，不言不动。

卞子风二人多年历练，经验既丰，人又机警，入目黑衣少女情状，立知有异，警觉地一转身，闪身分掠左右，丈余外旋身，四目再望适才立身处，神情同时一震。

适才立身处数尺之内，背着手，冷然卓立着一位丰神如玉，俊美绝伦的白衣书生，是朱汉民！

卞子风惊声说道：“穷酸，你是……”

朱汉民冷然说道：“到你们那主子及福康安面前问问便知，他们都认识我！”

卞子风大惊失色，退了一步，骇然说道：“你是那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朱……”

朱汉民冷然点头，道：“不错，我正是朱汉民。”

卞子风色厉内荏地狞笑说道：“大胆叛逆，福贝子亲率大内侍卫精锐出京，拿的就是你，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不想你竟自投罗网，那最好不过，姓朱的，你……”

朱汉民冷笑说道：“眼下就凭你们两个么？”

卞子风狞笑说道：“老夫两个或嫌不够，但只消老夫招呼一声，大内侍卫精锐转眼即至，他们携有火器，而且还有……”

朱汉民道：“那也最好不过，万恶淫为首，大内侍卫缉拿所谓叛逆，那无可厚非，但假公济私地见色起淫心，那就罪无可赦，我先杀了你这两个汉族中的不肖败类，然后再找福康安说话。卞子风，说吧，你愿意怎么个死法？”

卞子风嘿嘿笑道：“老夫等供职大内，什么样的娘儿们没玩过？一个江湖民女，也值得大惊小怪，老夫等看上她那是她的荣幸，姿色差一点的，想还想不到呢，至于怎么死法，姓朱的，老夫正要问你。”

朱汉民双眉陡挑，道：“好，卞子风，那么你两个就试试看吧！”

身形不动，抬掌向卞子风抓了过去。

夏梦卿接引神功旷绝宇内，朱汉民承他衣钵，那还能错得了，他右掌方抬，卞子风一个身形便猛地向前一冲，不由大骇，急喝说道：“老黄，上手，攻他左侧！”

不用他招呼，那另一名黑衣老者早已悄无声息地闪动身形，双掌猛翻，劈向朱汉民左肋。

适时，卞子风双掌齐扬，一蓬蓝芒满天花雨般罩向朱汉民。

朱汉民冷冷一笑，左掌外抛微震，那另一名大内侍卫闷哼而退，同时右掌微吐，那蓬蓝芒由散倏聚倒射而回。

卞子风一个身形本自前冲，暗器突然倒射，他正当其冲，完璧归赵，全部打在了脸上，他惨叫了一声，往后便倒，两手抓脸，满地乱滚。

那另一名大内侍卫吓破了胆，定过神来，转身便跑。

朱汉民冷哼一声，道：“背祖忘宗的东西，你还想跑么？”

左手一抬，硬生生地带回那黄姓侍卫身形，然后右掌曲指遥弹，黄姓老者惨叫一声，头颅立碎，砰然倒地。

那黑衣少女眉锋一皱把脸转向了一旁，女儿家毕竟心软。

适时，朱汉民虚空再出指，一缕指风袭上卞子风死穴，卞子风双腿一伸，立即寂然不动。

那张脸，却已然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举手投足之间，两名大内侍卫尽歼。

朱汉民目光落向黑衣少女身上，道：“恕我大煞风景，此间已染血腥，霍姑娘可以回去了。”

黑衣少女倏然转过粉首，美目深注，讶然说道：“你，你认得我……”

朱汉民淡淡笑道：“大悟掌教已对我说过了，姑娘是少林俗家弟子，登封铁掌金刀霍天民霍老英雄掌珠。”

“不敢当！”那黑衣少女霍玉兰道：“家父也一直很仰慕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朱少侠宇内第一，少室山上无意错过，今夜又逢侠驾，看来我要比家父福缘厚得多，我回去说说，他老人家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呢！”

朱汉民淡淡一笑道：“那是霍老英雄及姑娘看重，其实朱汉民一介落拓……”

“什么落拓？”霍玉兰含笑说道：“那是少侠忒谦，掌教师伯对我说过，少侠是玉箫神剑闪电手夏大侠的公子，碧血丹心雪衣玉龙也共尊第一，是日月盟的总盟主，也是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的当然领袖！”

朱汉民一笑说道：“姑娘加我的头衔太多了些，后者那是各方父老及江

湖忠义豪雄们的抬爱，前者我自知浅薄，愧难及家父万一！”

霍玉兰嫣然一笑道：“少侠，谦虚固属美德，但过份的谦虚就变成虚伪了，我辈均非世俗儿女，那世俗的虚伪，并不必要，对么？”

朱汉民脸上一红，道：“姑娘，我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

霍玉兰笑了笑，道：“耳闻是虚，眼见是实！”

突然“哎呀”一声，忙道：“看我多失礼，我还没有谢过少侠援手大恩呢！”

言罢，她盈盈衿衿，矮下娇躯。

朱汉民闪身避过，道：“姑娘，同仇敌忾，路见不平，我不敢以为这是恩，倒是姑娘素心铁胆，愧煞须眉，令人敬佩！”

霍玉兰道：“少侠何出此言，霍玉兰幼受庭训，读的是圣贤书，怎敢昧于民族大义？我只以为这是应该的！”

朱汉民抬手一指地上两具尸体，道：“像这两个身为汉族世胄，复受先朝恩泽，竟弃宗忘祖，卖身投靠，丧心病狂，甘为异族鹰犬……”

霍玉兰眉锋微皱，旋即笑道：“少侠，像这种人，好在并不太多！”

朱汉民道：“姑娘说得是，不过，这种败类，便是一个也容他不得！”

霍玉兰似不欲多谈此血腥事，笑了笑，改口说道：“少侠，此处不是谈话之所，敢请移驾寒舍，容家父一谒。”

朱汉民忙道：“姑娘，夜已深，朱汉民不便打扰……”

霍玉兰截口说道：“少侠见外了，能接侠驾，那是寒家的无上荣宠，少侠请看，寒舍近得很，就在那边！”

说着，抬手往那片隐约可见的大宅院一指。

朱汉民循指抬眼一望，道：“原来那就是尊府，多谢姑娘好意，经姑娘这么说，我越发地不敢去了，改日有暇，定当登府拜望。”

霍玉兰方待再邀他，蓦地里由那座大宅院方向驰来了两条人影，两条人影身法奇快，转眼已近数十丈内。

朱汉民一笑忙道：“姑娘，那想必是尊府中人来了！”

霍玉兰只一眼，立即笑道：“不错，那是家父的两个徒弟，霍玉兰的两个师兄。”

说话间，两条人影已登上土丘，那是两个中年黑衣汉子，一个白面无须，一个于思满面。

他两个一上土丘，入目眼前情状，顿时怔住。

霍玉兰忙前行几步，含笑说道：“大师兄，二师兄，我来替你两个介绍一下……”

望了朱汉民一眼，接道：“这位就是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朱少侠！”

委实是人名树影，两个中年汉子一听，神情猛震，神色齐变，急忙趋前抱起双拳，道：“原来是朱少侠当面，我兄弟有眼无珠，多有失礼……”

霍玉兰趁势说道：“少侠，这是我两位师兄，钟灵、白云！”

朱汉民忙自还礼寒暄。

那满面于思，神情威猛的钟灵恭谨说道：“日间听小师妹说朱少侠驾莅少林，家师及钟灵等闻讯，便要赶去拜谒，瞻仰绝世风神，奈何未得掌教令谕，不敢轻易登山，心中正感憾甚，不想少侠侠驾已降登封，今夜钟灵兄弟更有幸拜谒侠驾，实在值得引傲毕生！”

朱汉民连忙谦逊不迭。

白云指着地上两具大内侍卫尸体，向着霍玉兰问道：“师妹，这是怎么回事？”

霍玉兰遂把适才事说了一遍。

听完，钟灵浓眉轩动地说道：“师父见师妹久出不归，又听得萧声中止，放心不下，特命愚兄弟赶来看看，不料果然出了事……”

转注朱汉民，肃然说道：“少侠，杀得好，虽然只是两名鹰犬，也可聊出胸中一口怨气，援手之德钟灵这里谨代家师谢过了。”

说着，他抱拳一拱。

朱汉民忙还礼说道：“钟大侠，惩凶除恶，我辈本责，族中败类，异族鹰犬，也人人得而诛之，这是应该的，算不得什么！”

钟灵道：“天时不早，此处也不是谈话之所，敢请少侠舍间奉茶！”

朱汉民尚未说话，霍玉兰已然一笑说道：“大师兄，刚才我已经请过了……”

钟灵“哦”地一声笑道：“原来小师妹占先了一步，其实谁请还不一样？”

霍玉兰笑了笑，道：“大师兄且慢高兴，我话还没有说完呢，朱少侠不肯赏光！”

钟灵一怔，敛去笑容，道：“少侠，这是为什么？”

朱汉民忙笑道：“夜已深，家母还在客栈中等候，故而未敢打扰，我在登封还有几天逗留，日后有暇，再行登府拜望吧！”

钟灵道：“择日不如撞日，家师仰慕已久，如今我师兄妹既已有幸拜识，少侠又怎好让家师与我师兄妹失望？”

朱汉民道：“朱汉民不敢，改日定来拜望就是！”

钟灵还待再说，霍玉兰已然笑道：“大师兄，少侠既不肯赏光，咱们就是再说也是没用！”

朱汉民忙道：“姑娘莫要误会，不是朱汉民不识抬举，有拂盛意，实在是夜已深，也不敢让家母担心悬念！”

霍玉兰笑了笑，未再说话。

钟灵却道：“少侠，既如此，钟灵师兄妹不敢强邀，不过，过两天万请少侠光临舍间，让家师有机会得以一慰渴慕。”

朱汉民道：“定当拜访，不过，钟大侠要这么说，我就不敢去！”

钟灵摇头一笑说道：“少侠忒谦，令我师兄妹不好说话，那么，我师兄妹告辞了……”

抱拳一礼，侧顾白云，喝道：“二弟，你我一人一个，把尸体扛走！”

白云尚未应声，朱汉民忙道：“钟大侠，你打算干什么？”

钟灵道：“钟灵打算把这两具尸体扛回去埋了。”

朱汉民淡淡笑道：“那么，不劳二位动手，我自有办法，二位与霍姑娘只管请回！”

钟灵呆了一呆，道：“少侠莫非有化尸药物？”

朱汉民点头笑道：“正是，这样岂不干净？”

钟灵不再犹豫，当即说道：“那么，有劳少侠了！”

再次抱拳一礼，便要转身。

霍玉兰突然含笑问道：“少侠住在哪家招商客栈里？”

钟灵一巴掌拍上自己后脑上，笑道：“还是小师妹细心，瞧我有多糊涂，竟忘记了请教少侠是住在哪儿？”

朱汉民迟疑了一下，道：“我跟家母居无定所，如今虽住在悦来客栈，也许明天便要换个地方！”

显然，他明白霍玉兰的心意。

霍玉兰有点失望，但仍然笑了笑，道：“那么，只好等少侠光临了！”

朱汉民道：“诸位放心，朱汉民定当登府拜访！”

钟灵师兄妹三人未再多说，当即告辞而去，临走，霍玉兰向着朱汉民投过难以言喻的一瞥。

这一瞥，看得朱汉民心头震动，好不自在！

第二十三章 虚惊一场

望着钟灵师兄妹三人隐入远方那片大宅院里，朱汉民缓缓收回目光，既没有在两具尸体上洒下什么化尸药物，也没有即时离去，反而悠然举步，行向了那株老松，负手面向西南，静立不动了。

他像在赏月，又像在等什么。

果然，片刻工夫过后，远处夜色中出现了四条人影，闪电飘风一般向这堆小土丘方向驰来。

四条人影身法极快，转眼之间便即驰至，一起腾身掠上土丘，那是四名大内侍卫的黑衣老者。

四名大内侍卫一掠上土丘，立即发现那两具尸体及卓立老松旁，负手向西南的朱汉民。

四人同时脸色一变，其中一人嘿嘿笑道：“我道卞老跟黄老怎么一去不回，原来有高人伸手给招呼了，那敢情好，胆子大过天，我倒要看看你有几颗脑袋，阁下，可以转过来让我瞧瞧了！”

朱汉民缓缓转过身去，淡淡一笑，道：“你要瞧什么？难道还不认识？”

四名大内侍卫骇然暴退，发话那名倒抽一口冷气，道：“原来是你……”

朱汉民点头说道：“不错，是我！”

发话那名黑衣老者目中阴芒一闪，道：“我说是谁有这么大胆，这等功力，那就怪不得了，姓朱的，北京城里甫一别，今夜登封郊外又相逢，看来咱们有缘！”

朱汉民淡淡笑道：“你该说天下太小，冤家路窄！”

发话那名黑衣老者道：“那没有什么两样，姓朱的，他两个可是你杀的？”

朱汉民道：“多此一问，你不是早知道了么？”

发话那名黑衣老者道：“总得等你点头承认了！”

朱汉民笑道：“你们大内侍卫做事，何必等人点头承认？又什么时候等人点头承认过什么，这简直是奇闻！”

发话那名黑衣老者脸一红，道：“你不同别人，你要是摇头不承认，我等也好再去找别人！”

朱汉民笑道：“何独厚我而薄别人？不必去别处找了，我已然点头承认，要拿拿我，我就站在这儿了！”

发话那名黑衣老者道：“要你点头承认，那是便于我等回去向福贝子回话，至于拿人，那不关我四个的事，另有拿你之人。”

敢情是临阵怯敌，突然打了退堂鼓！

不愧是识时务的俊杰，知进退的高人！

朱汉民淡淡一笑，道：“那么我告诉你，人是我杀的，杀他两个的原因，是因为他两个不该扰我吹箫雅兴，你回去告诉福康安，我在登封还有几天的逗留，要找我就趁早，过时不候，带着他两个尸体滚吧！”

发话那名黑衣老者嘿嘿笑道：“你放心，你的话，我会一字不漏地禀告福贝子！”

话落，他招呼同伴抱起卞子风两人的尸体，转身便要走。

朱汉民突扬轻喝：“慢着！”

四名大内侍卫一惊，未敢动。

那发话黑衣老者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朱汉民抬手一指道：“你四个人，可都是汉人？”

发话的黑衣老者脸色一变，迟疑了一下，方始胆战心惊地点了点头，强自镇定地道：“不错！”

朱汉民扬眉笑道：“难得你还敢承认，也亏你还有脸承认，还记得北京丐帮分舵前我说的话么？今晚本当除去你们，可是那样更没有了扛尸传话之人，再饶今宵，下次可别让我再碰上，我向来说一句算一句，不信你四个就试试看，滚吧！”

四名大内侍卫心中一松，如逢大赦，一句话未敢再多说，带着一身冷汗，掉头疾窜而去。

望着四条狼狈的身影，朱汉民哑然失笑，举步便要掠下土丘，适时，他忽有所觉，转身，转注土丘下十丈外一片树丛中，目中闪射威棱，轻喝说道：“是哪位高人隐身在此？”

话声方落，一声怪笑自树丛后划空响起：“痛快！痛快，两招不到连毙二鹰犬，稍嫌美中不足的，是没让老要饭的捡着狗肉，而且又放走了四只，老要饭的本想自己出来的，不想仍被人唤了出来，出去吧，孩子们，别窝着了！”

随着话声，由那片树丛中走出五个人来，闪电一般掠上土丘，那是一老四少五个要饭化子。

为首的那个老化子，像貌清癯，银发猬髯，少说也该有七十上下的年纪了，但精神矍烁，丝毫不见老态。

他身后的那四名，虽说是少，但比起朱汉民来，至少也要大上个十几岁，这少，是指跟老化子对比而言。

那四个中年化子，个个眼神十足，身手轻捷，一望可知是四个内外双修的丐帮精英，一流好手。

朱汉民一见老化子，不由一怔，旋即叫道：“老人家莫非丐帮九指追魂苍五老？”

老花子猛一点头，道：“不错，是老要饭的，好眼力，难得还能认出我……”敢情此老正是丐帮五老之一，九指追魂苍寅。

朱汉民大喜，闪身向前，道：“五老，汉民这里给您请安了。”

说着，他激动而恭谨地拜了下去。

苍寅老眼骤湿，突然双手抓住了朱汉民两臂，颤声说道：“哥儿，你想死老要饭的了，老要饭的在伸腿瞪眼进棺材之前，还能见见故人之后，就是现在躺下，也含笑瞑目了，哥儿，论交情你该给我叩头的，论身份，老要饭的该给你叩头，这么一来，咱们恰好扯平，两免了，哥儿，站好了，让我这双老眼瞧瞧！”

这就是交情，这就是武林豪雄的血性交情，真挚感人，不带丝毫虚假，不带丝毫做作。

朱汉民猛然又是一阵激动，道：“五老，让汉民先给您见过礼后，您再瞧不迟！”双臂微振，苍寅一双铁掌倏然而开，朱汉民趁势拜了下去，一拜而起，激动地笑道：“五老，您原谅，非敢炫露，只是怕家父责骂而已！”苍寅须发抖动，收手一叹，道：“老了，老了，真是老了，长江后浪推前浪，英雄豪杰出少年，这双手如今连个人也架不住，看来老要饭的该回去躲在那化子窝里吃安乐闲饭，享享清福了……”

摇摇头，接道：“不过，那是对哥儿你，换个人，他要是能脱出老要饭

的这双手；我老要饭的这颗白头马上摘下来给他当夜壶！”看来此老不服老，大有廉颇之风。

朱汉民笑道：“五老，您永远不老，您不是对我，而是对我爹。”

苍寅眨眨眼，道：“哥儿好甜的嘴，其实，当年老要饭的已六十，如今哥儿你已长大成人，老要饭的如何能不老？所以不服老，那只不过是打肿脸充胖子，安慰安慰自己而已……”

此老永远是那么诙谐，永远是那么玩世不恭。

朱汉民不禁失笑，苍寅适时又道：“哥儿，来，借着月光，让老要饭的仔细瞧瞧！”

说着，抓起朱汉民的两条手臂，当真地仔细看了起来。

这一瞧，瞧得朱汉民玉面发烫，好不自在！

突然，苍寅纵声大笑，裂石穿云，直逼夜空。

显然，岁月虽不饶人，但此老功力却与年岁并增，较诸昔年又不知精进了多少，朱汉民不由动容。

渐渐地，苍寅声嘶力竭，笑声一泻而下，他老脸上的神色难以言喻，举破袖抹去两行老泪，摇头说道：“故人有后，青出于蓝，哥儿你无论人品武学，均为当世第一，并不稍让夏大侠当年，这是咱们汉族世胃，先朝遗民的福份，老要饭的本当高兴，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忍不住这两眶娘儿泪，真是……”

摇摇头，抬手往后一招，接道：“过来，见过总盟主！”

他身后四名中年化子闻言，立刻趋前躬下身形，恭谨说道：“柳毅兄弟见过总盟主！”

朱汉民连忙还礼，道：“五老，这四位是……”

苍寅笑道：“老要饭的一手调教出来的八英之四，由左而右，柳毅、江明、吕岚、岳阳，还有四个及十二俊没来！”朱汉民忙道：“原来是八英中的四位大哥，怪不得内外双修，俱皆一流身手。”

居首柳毅谦恭说道：“多谢总盟主夸奖！”

苍寅一旁笑道：“哥儿，天下知他们莫若老要饭的，他们夸奖不得，你这么夸奖他们几句，他们只怕要上天了，不过……”

咧嘴一笑又道：“话又说回来了，不是卖瓜的说瓜甜，这二十个全是老要饭的在帮中万中选一挑选出来的精英，也委实不错！”朱汉民笑道：“五老，您还忘了一点！”

“什么？”苍寅一怔注目。

朱汉民道：“还有五老您的指导调教！”

苍寅哈哈大笑，道：“哥儿，你也不怕老要饭的脸红，来，咱们坐下好好儿谈谈！”

说着，拉着朱汉民走向一块大石上坐下。

那八英之四忙侍立到苍寅身后，一派恭谨。

坐定，苍寅向身后摆手说道：“今天晚上没那么多规矩，你四个也找个地方坐坐，别站酸了腿，让我老人家瞧着心痛！”

柳毅等四人未敢有丝毫嬉笑之态，应了一声，走向一旁坐下。苍寅笑了笑，又道：“哥儿，你在北京的事儿，郝元甲飞鸽传书总舵，一字不漏地全告诉我了，那些当年旧事不提了，免得我老要饭的伤心之余发起脾气来要杀人，且谈谈眼前一些个新事儿吧，住在哪家客栈？”

朱汉民道：“家母跟我住在悦来客栈！”

苍寅一巴掌拍上自己后脑勺，道：“你瞧，老要饭的竟给忘了，哥儿，夏大侠跟聂姑娘两位都安好吧？”

朱汉民道：“谢谢五老，两位老人家都安好。”

苍寅摇头一叹说道：“老要饭的多年未见夏大侠了，自当年一别后，夏大侠也一直未在武林中走动过，聂姑娘既在眼前，待会儿说什么也该看看她去，哥儿，那挑毁七盟之人，可有蛛丝马迹？”朱汉民摇头说道：“至今还没有获得一丝蛛丝马迹，不过，以晚辈看，灭清教的嫌疑极大，只是没有证据而已。”

一提及灭清教，苍寅脸上立即变了色，道：“这批东西委实狡猾诡诈，神秘阴险，老要饭的奉命率领八英、十二杰来登封调查此事，至今找不到一个灭清教徒！”

朱汉民道：“五老，我知道登封城内有个灭清教分支的负责人，也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在什么地方的！”

苍寅一把抓住了朱汉民，急道：“哥儿，他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

朱汉民未答，反问道：“五老，你打算怎么办他？”

苍寅须发俱张，道：“自然是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

朱汉民淡淡笑道：“五老，要是能动他们，我早就动了，何必还等五老！”

苍寅道：“为什么不能动他？”

朱汉民道：“五老，您恐怕不知道，灭清教的各处分支，都设在官府之中，他们的负责人都是官府中人！”

苍寅呆了一呆，诧异欲绝地道：“什么，都在六扇门中！”

朱汉民点了点头，道：“不错，都在六扇门中，河南巡抚府中有，登封县太爷府中有，而且全是有权的人。”

苍寅惊愕地道：“好大的神通，不过，老要饭的不以为你哥儿会把一个六扇门放在眼里。”

朱汉民笑道：“五老，大内禁宫我都视同无物，又何在乎一个地方衙门？”

苍寅道：“那么老要饭的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动他们。”

朱汉民道：“五老，这次我由北京赶返江南，并不是要跟灭清教决一死战，非把它消灭不可的。”

苍寅又呆了一呆，道：“那你哥儿打算怎么办？难不成算了？”

朱汉民摇头说道：“不是算了，五老，那是……”

接着就把自己母子的心意说了一遍。

苍寅听罢，连轩白眉地道：“所以你哥儿不对付他们？”

朱汉民点头说道：“不错，五老，您想想，假如灭清教能跟咱们精诚合作，共图义举，团结一致，对付满虏，咱们动了他们潜伏在官府里的人，那不等于败自己的大事么？”

苍寅点头说道：“有理，哥儿，可是他们肯合作么？”朱汉民道：“目前我不敢断定，那言之过早，不过事在人为，天下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何况彼此都是一路人，只要他们肯全心全意致力于复兴大业，成功不必在我，便是日月盟听他们的也未尝不可，无论怎么说，说服他们，那是我的事，而支持我，则是五老与各位前辈的事。”

苍寅有点为难地沉吟说道：“支持你哥儿，那还有什么话说？可是丐帮弟子的无端惨遭杀害，我老要饭的总不能就这么算了！”朱汉民道：“五老，

挑我七盟，这也是仇，杀害佛门弟子出家人，对少林来说，这也是恨，而以公仇为大恨，我跟少林大悟掌教，都能暂时搁过……”

苍寅猛然抬眼，道：“哥儿，老驼子他点了头？”

朱汉民道：“是的，五老，事关重大，我不敢骗您，少林近在咫尺，要是您不信，也尽可以去问问看！”

苍寅瞪眼说道：“这是什么话，哥儿，就是你告诉我那十八层地狱是西天乐土，我老要饭的也是深信不疑，哥儿，丐帮跟着你走了，只要是支持你，我老要饭的绝不后人！”

血气豪雄够义气，此老也深明大义！

朱汉民激动地站起一揖到地：“五老，为大局，也为我，我谢谢您了！”

及至苍寅出手要拦时，朱汉民已然坐了回去，急得这位九指追魂直跺脚，他挥着手叫道：“哥儿，你这是要我老要饭的命！”朱汉民淡淡笑道：“五老，怎么说这都是应该的！”

苍寅一摇头叹道：“应该就应该吧，哥儿，霞姑娘她到底……有什么发现么？”

朱汉民神情一黯，道：“北京的事儿，郝舵主该已都告诉您了！”苍寅点头说道：“北京的事儿，他当然会传报我的，老要饭的是问后来究竟。”

朱汉民苦笑摇头，遂就把他离开北京之前见小霞那一面起，一直说到了疑问大悟掌教。

听毕，苍寅白眉紧皱，摇头说道：“哥儿，我老要饭的就不相信霞姑娘会那么命薄，德郡主会坐视不顾，像霞姑娘那么一个女孩子，要是就这么死了，苍天岂非太以没眼……”

朱汉民道：“我也这么想，无如……”

苍寅一摆手，道：“哥儿，别听驼子那一套，他是放狗屁，他吃斋念佛的人当然信鬼，我老要饭的就是不信世间有鬼，要有，我老要饭的活了这么个年纪，早该碰上几个了！”

朱汉民皱眉说道：“可是，五老，她能够隐现自如，来去无形，这怎么说？”

苍寅道：“那，那也许是一种武学！”

朱汉民道：“五老，世上有这种武学么？”

苍寅又一怔，摇头说道：“这我老要饭的没听说过，不过，哥儿，宇宙之大，无奇不有，人如沧海之一粟，不知道的事还很多……”

朱汉民叹了口气，道：“但愿如此了……”

接下去，是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

片刻过后，苍寅又开了口：“哥儿，不谈这些了，再谈下去，老要饭的我今晚就要睡不着觉了，还是谈点眼前的吧……”

话锋微顿，接道：“哥儿，你怎么会三更半夜地跑到这荒郊野外来？”

朱汉民不答反问，道：“五老，你呢？”

苍寅道：“老要饭的是听到了萧声，循声寻来，先前老要饭的还以为是你呢，却不料那吹萧的另有其人！”

朱汉民道：“我也是被萧声引来的。”

苍寅道：“那几个狗腿子，杀得好，我老要饭的说你怎么还不走呢，原来是怕连累上了霍老儿一家……”

眉锋忽地一皱道：“哥儿，刚才那丫头，是霍老儿的女儿？”

朱汉民点了点头，道：“是的，五老，是霍老英雄的唯一爱女。”

苍寅沉吟说道：“这就怪了……”

朱汉民道：“五老，什么怪了？”

苍寅道：“便是霍老儿有女儿这件事怪了！”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五老，这话怎么说？”

苍寅道：“我跟霍老儿认识多年了，怎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有个女儿？”

朱汉民愕然说道：“那这的确怪了，五老，您有多久没跟霍老英雄见面了？”

苍寅屈指算了算，道：“少说也有十五六年了！”

朱汉民笑道：“是啦，五老，那有可能是……”

苍寅摆手说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那根本没有可能，霍老儿那个伴儿死得很早，他四十便成了鳏夫，哪会凭空掉下来个女儿，除非他人老心不老，又纳了小，再说，他生了个女儿这是大事，亲朋友好，哪有不知道的。”

朱汉民笑道：“五老，人家不能不通知么？”

苍寅道：“他敢，不过，哥儿，你想想看，我十五六年前跟他分别的时候，他膝下犹虚，如今却突然多了这么大个丫头，以你看，这个丫头有多大了？”

朱汉民道：“该有十八九岁吧！”

“是呀！”苍寅道：“这哪能对得拢呢？”

朱汉民皱眉说道：“可是大悟掌教明明告诉我她是少林俗家高弟，登封铁掌金刀霍天民霍老英雄的女儿，难道大悟掌教……”

苍寅道：“哥儿，你要明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驼子当年头顶上长疮，脚底下流脓，由头至脚他是坏透了……”

朱汉民失笑说道：“五老，大悟掌教已大改当年那游戏风尘，玩世不恭作风……”

苍寅摇头说道：“我还不知道他，他混身几根寒毛，我摸得清清楚楚，这么大把年纪了，我都改不了他改得了？”

朱汉民道：“这么说，五老的意思是说大悟掌教骗了我？”

苍寅点头说道：“九成九准是！”

朱汉民笑道：“五老，有这个必要么？”

苍寅呆了一呆，道：“对呀！有这个必要么？这干什么骗人？难道说，他还怕人笑那霍天民上辈子缺了德，这辈子要绝后？”

朱汉民听得眉锋刚一皱，苍寅忽地说道：“哥儿，我想起来了，你刚才可曾听见？那两个狗腿子把那丫头当成了他们皇族亲贵的小郡主？”

朱汉民点头说道：“我不但听见了，而且我也认为这位霍姑娘长得跟兰珠一模一样，令人难以分辨出来，假如她换上旗装，根本就是兰珠。”

苍寅讶然说道：“哥儿，你是指德贝勒的那个女儿，兰珠小郡主？”

朱汉民点头说道：“不错，五老，是她！”

苍寅叫道：“这可巧了，日后不妨把这丫头送往北京，让她冒充冒充小郡主去，不过哥儿，天底下有这么像的人么？”

朱汉民道：“不能说没有，可是，像她们两个不但长相高矮胖瘦一样，而且连年纪也一样，的确是少见得很。”

苍寅抓头说道：“这可玄了，别是霍老儿拐了皇族亲贵，硬充自己的女儿吧！”

朱汉民笑道：“他愿意也得看人家愿不愿意！”

苍寅道：“这可的确是既怪又玄，明天我问问霍老儿去，看看他这个女儿是哪来的，哼，我绝不相信那丫头是他的女儿，凭他那份德性，哪能孵出这么好的芽！”

朱汉民又皱了眉，笑道：“五老，您这张嘴之损，可是不减当年！”

苍寅颇为不好意思地咧嘴笑道：“你不知道，见了面，他照样地骂我……”

话锋微顿，眨了眨老眼，忽地笑道：“哥儿，你瞧见了么？刚才那丫头临去那一眼……”

朱汉民脸一红，道：“哪一眼？我没有看见！”

苍寅哈哈笑道：“没看见干什么脸红？哥儿，这一套别在我面前耍！”

朱汉民一张脸更红，讪讪笑了笑，没有说话。

苍寅又道：“哥儿，我听郝狮子说，兰珠对你也……”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郝舵主的禀报可真仔细，五老，没有这回事儿！”

苍寅道：“是没有这回事儿，我听说她是剃头担子一头儿热……”

朱汉民不愿让人受委屈，忙道：“五老，实不相瞒，那倒不是这么说，您知道，彼此的立场。”

“立场！”苍寅猛击一掌，道：“又是立场，这两个字当年已害苦了人，却不料如今又要害人，看吧，将来不知还要害多少人呢？”

朱汉民默然不语，半晌始道：“五老，您知道，这是没办法的事！”

苍寅叹了口气，道：“哥儿，这种事，我不便说什么，不过，我认为你不该再拘泥不化，让人心碎肠断，误人一辈子，夏大侠已误了人，如今你又害人家，这份孽，将来你朱家遭报的！”

朱汉民身形倏颤，哑声说道：“五老，我知道，可是……”住口不言。

苍寅一叹说道：“兰珠已难解决，如今霍老儿这丫头又加上，我看你哥儿将来怎么办！”

朱汉民陡挑双眉，道：“五老，虽然不能结合，但我不会愧对兰珠！”

苍寅老眼一睁，道：“这么说来，你对兰珠……”

朱汉民玉面微红地惨然笑道：“五老，人非草木，我又不是铁石心肠无情人，可是对兰珠，我只能强捺自己，希望她及早回头……”

苍寅道：“德郡主是个绝佳例证，德家的女儿，是那种人么？”

朱汉民身形再颤，低下了头，道：“五老，所以说我不能对不起兰珠！”

苍寅叹道：“固然，这是对的，不过我看霍老儿这丫头那片心只怕……”

摇摇头，住口不言，但倏又改口说道：“哥儿，我劝你一句，你要打算一辈子对得起兰珠，就别再误他人，否则这感情的债最要人命，是偿还不完的。”

朱汉民神情一震，道：“五老，谢谢您，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苍寅忽地笑道：“不谈了，哥儿，天下的好姑娘全让你朱家抢光了，要是时光回转，倒退个五十年我非跟你打架不可……”

朱汉民想笑，但是他未能笑出来。

苍寅拍拍屁股站了起来，道：“走，哥儿，带我去见见你娘去。”

说着，伸手拉起了朱汉民，带着四位丐帮健儿，掠下了小丘。

回到了客栈里，聂小倩所居房中灯火犹亮，朱汉民几个人刚进房门，房内便传出聂小倩的话声：“是民儿么？带了什么客人来了？”

好敏锐的听觉，苍寅不由点了点头。

朱汉民忙道：“娘，是我，您看看是谁来了？”

房内，聂小倩道：“是哪一位……”

话未落，房门倏然而开，聂小倩当门而立，入目朱汉民背后的苍寅，神情一怔，惊喜轻呼：“五老，是你……”

苍寅笑道：“不错，姑娘，是老要饭的来看你了！”

聂小倩喜不自胜地忙道：“快请进来，快请进来！”

侧身往房里让客。

进了房，苍寅回头喝道：“来，孩子们，见过夏夫人！”

八英之四立即趋前恭谨见礼，朱汉民趁势为乃母介绍了这四位丐帮精英，一流好手！

分宾主坐定，自不免回述当年，互道衰老，相对感叹。

这些个谈过，聂小倩转注朱汉民，笑问：“民儿，你是怎么碰到五老的？”

朱汉民遂把适才一番经过说了一遍。

听毕，聂小倩先谢过丐帮的支持，然后说道：“霍老英雄有女如此，晚年堪慰，也实在令人羡慕了！”

朱汉民忍不住插口说道：“娘，五老说，那位姑娘不可能是霍老英雄的掌珠！”

聂小倩呆了一呆，忙问所以。

朱汉民又把苍寅的话说了一遍。

聂小倩静静听完，美目中异采飞闪，笑道：“也许是五老弄错了，这又不是别的事儿，大悟掌教与霍老英雄岂会骗人？当然更不会骗我母子！”

苍寅一脸正经地忙道：“姑娘，别的事儿老要饭的还有可能记错，霍老儿有没有女儿这种事，老要饭的是绝不会记错的。”

朱汉民满面诧异地方待插口。

聂小倩已微一皱眉，道：“五老，你我不必争论了，就是争破了嘴也没有用，何妨找个时间问问大悟掌教或霍老英雄？”

聂小倩这么说了，苍寅自不便再说什么。

紧接着，又提起了傅小霞的生死之谜，自然是是非非，仍是得不到一个确切的结论。

谈论之中，聂小倩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话，她说：“民儿，小霞生不如死，照多日来种种看，她已经身死的成份居多，你也不必寄予太大的希望了。”

前后态度的突变，使得朱汉民颇感惑异，他刚要张口，那位九指追魂苍五老又发了话：“姑娘，我老要饭的却不信有鬼，睿智如姑娘者，怎么反而相信世上有鬼之说？”

他是非表示意见不可！

聂小倩眉锋又是一皱，淡笑说道：“五老，人死为鬼，这是有根据的。”

苍寅道：“姑娘，老要饭的活了这么大把年纪没见过真鬼，只见过当年雷惊龙那些东西在北郎山装神扮鬼！”

聂小倩道：“可是，五老，小霞她隐现自如，来去无形，这何解？”

苍寅道：“这刚才哥儿问过我，我也说过，那有可能是一种尚不为当世人所知的武学，这种武学奇幻绝妙……”

聂小倩笑道：“五老，这我也不跟你辩了，什么时候五老见着小霞的阴魂，不妨自己试试看，到时候五老就不会不相信了！”

苍寅摇头说道：“只要能碰上霞姑娘，试老要饭的一定要试的，不过，

无论怎么说，老要饭的都不相信霞姑娘会那么薄命。”

聂小倩道：“事实上，小霞却是个天生薄命的孩子。”

苍寅张口欲言，朱汉民突然说道：“娘，您一向不相信小霞已死，为什么今夜……”

聂小倩截口说道：“民儿，娘以前是存着一点希望，这是人之常情！”

朱汉民道：“难不成如今娘的希望幻灭了么？”

聂小倩点了点头，道：“娘是不敢再存希望骗自己了，因为越存希望，将来一旦证明，那痛苦就越大，你明白么，民儿？”

朱汉民悲痛地低下头去，没说话。

聂小倩暗暗一叹，道：“民儿，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万般皆天定，半点不由人，人死不能复生，悲痛何用？何况以小霞那种处境，生不如死，民儿，别再为小霞的生死伤神了，还是打点精神说服各大门派，联络灭清教吧，那才是当前要务，大局为重，大业成败系于你一身，万万轻忽懈怠不得啊！”

朱汉民机伶一颤，抬起了头，哑声说道：“谢谢娘当头棒喝，民儿知道了！”

又是片刻畅谈，不知不觉已是东方发白，曙色透窗。

苍寅猛有所觉，倏然失笑，道：“姑娘，天亮了，累得你娘儿俩一夜没睡，老要饭的该走了！”

说着，他站了起来，拱手告辞。

聂小倩亦未挽留，笑着说道：“五老，这儿已没有别的事了，我母子可能今天启程南下，这一别又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了！”

苍寅呆了一呆，道：“怎么，听哥儿说，不是有几天停留么？”

聂小倩道：“当初所以要停留几天，那是想等见着五老，劝阻五老暂时不要下手灭清教，如今既已见着了五老，五老也算答应了，我母子就不必再多事耽搁了！”

苍寅沉吟了一下，道：“姑娘跟哥儿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聂小倩道：“早饭后就走，怎么，五老有事儿？”

苍寅摇头说道：“没什么事，姑娘跟哥儿要走就走吧，早日跟那灭清教碰个头也好，老要饭的闲着没事儿，也要带着他们到各处看看，姑娘跟哥儿要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只管叫各地分舵传话，老要饭的随传随到，听候差遣！”

聂小倩道：“谢谢五老，如有烦劳之处，我会通知五老的！”

苍寅未再多说，带着八英之四告辞而去，但，刚出门，一阵杂乱步履声由前面传了过来。

朱汉民举目一看，只见三男一女走进了后院，这三男一女，除了前方那须发俱霜，身躯魁伟，威态慑人的银袍老者，朱汉民不认识之外，其余两男一女，他全不陌生，那赫然竟是钟灵、白云与霍玉兰师兄妹！

这两男一女既然是霍玉兰师兄妹，那锦袍老者当然是那位少林俗家高弟铁掌金刀老英雄霍天民无疑了！

聂小倩由霍玉兰那酷似兰珠的长像上明白了一切，心头一震，刚皱双眉，霍天民等似也未料到聂小倩母子会起得这么早，一怔在院中停了步。

适时只听苍寅哇哇怪叫说道：“老要饭的当是谁这么早，原来是你这老儿，霍老儿，你发的哪门子愣？难道不认识我老要饭的了？”

霍天民脱口一声惊呼：“苍老五，是你这臭要饭的……”

须发颤动，大步奔了过来，一把抓住了苍寅双臂，老眼含泪，颤声喜呼，叫道：“十多年不见，想不到在这儿会碰见你这个要饭的，老兄弟我乐死了，苍老五，你什么时候来的？”

苍寅老眼一翻，道：“霍老儿，轻点儿，老骨头碎了你赔不起，到了两天了……”

霍天民没松手，大叫说道：“苍老五，真是好朋友，你不知道我住在登封？”

苍寅点头说道：“知道，当然知道。”

霍天民道：“那你为什么不去找我？”

苍寅摇头笑道：“瞧你这身打扮，俨然大财主，再瞧瞧我的这身行头，我怕被你那些护院保镖给轰出来！”

霍天民叫道：“好化子，不去找我你还敢损人，小心我拆了你这身条条没四两重又臭又烂的老骨头！”

苍寅一瞪老眼，道：“霍老儿，放手闭嘴吧，别让人看了听了笑话！”

霍天民这才想起了自己的来意，想起了在场还有别人，一面命霍玉兰等见过苍老五，一面自己松开苍寅，大步行向聂小倩母子，抱拳一礼，赧笑说道：“霍天民见过夫人及总盟主，适见故人顿忘所以，以至痴性发作，狂态暴露，夫人及总盟主幸勿见笑，并请见谅失礼！”

聂小倩与朱汉民忙还了一礼，道：“好说，霍老英雄性情中人，我母子只有敬佩！”

说话间，那边见礼已毕，苍寅与霍玉兰等一起行了过来，霍天民指着霍玉兰，向聂小倩道：“昨夜小女不该夤夜弄箫，引来大内侍卫，幸得总盟主侠驾突降，及时援手，昨夜夜深，不敢打扰，却又听小徒说总盟主有可能迁往其他客栈，唯恐错过拜见，所以一大早便跑来惊扰……”

聂小倩方自谦逊，霍天民已又喝令霍玉兰师兄妹三人上前拜见，霍玉兰碎步向前，盈盈下拜，道：“晚辈见过夫人！”

聂小倩忙伸手相扶，含笑说道：“姑娘，我不敢当，汉民他更当不起，快快请起……”

扶着霍玉兰站起，聂小倩趁势又一把托起霍玉兰娇靥，仔细端详了一阵之后，点头叹道：“仙露明珠，瑶池仙品，霍老英雄有女若此，堪慰平生了！”

霍天民赔笑说道：“夫人夸奖，拙荆早丧，疏于管教，养成她刁蛮任性不懂事，夫人如若不弃顽劣，日后还望不吝金玉！”

聂小倩笑道：“老英雄过谦，怎好如此菲薄令媛？我跟霍姑娘一见投缘，心中喜煞爱煞，只要霍姑娘愿意，我巴不得跟她多亲近亲近。”

这话，可说是话中有话。

霍天民大喜过望，霍玉兰更是一片即透，喜悦中带着三分惊，娇躯一矮，又盈盈拜了下去，轻轻说道：“晚辈感激莫名，谢过夫人！”

聂小倩笑道：“姑娘，晚辈显得生疏，夫人拉得更远，不如你叫我一声姨，那并不太委曲你，愿意么？”

霍玉兰心里千肯万肯，含羞低头，叫了一声：“姨。”

霍天民老脸放光道：“夫人垂爱，老朽感同身受……”

苍寅突然插口说道：“霍老儿，你就少说一句吧，只因为你这宝贝女儿一声姨，你霍老儿恐怕要少活多少年哩！”

说笑间，聂小倩住房里让客，另外并吩咐朱汉民到邻室去拿几张椅子过

来，苍寅睹状笑道：“本来是要走的，这一来只好再坐坐了。”

口中说着，人已往屋里走。

聂小倩忙道：“五老，你要是有事，我不敢强留！”

苍寅摇摇头，道：“有事儿？天大的事儿也比不上能跟故人多聚聚。”

聂小倩眉锋一皱，不由暗自苦笑。

好在，这间房是这家客栈中最大的，但尽管如此，一下挤这么多人，屋中也不免有太小之感。

苍寅没让八英之四进来，霍天民也让两个徒弟陪着几个要饭的兄弟在房外谈。

其实，刚见一面，就这么几句话工夫，钟灵、白云与柳毅等早就投了缘，年轻人谁愿意跟老一辈的在一起，自是巴不得如此。

屋里几人分别落座，苍寅老眼深注，仔细打量了霍玉兰两眼，三不管地突然劈头便道：“霍老儿，这真是你的女儿么？”

霍玉兰本被他瞧得颇为不自在，闻言脸色一变，连忙低下头去，霍天民神情一震，瞪眼说道：“苍老五，你这是什么话，这不是我的女儿，难不成是你的女儿？你且拿面镜子照照看，你配么？”

苍寅摇头失笑说道：“好厉害，当头便是一棍，霍老儿，你自己也未必见得高明，我问你，你何时生了这么一个标致的女儿？”

霍天民道：“这是我的事，你化子管得着么？”

苍寅道：“管是管不着，不过，我要饭的至表怀疑……”

霍天民道：“你怀疑什么？”

苍寅道：“霍老儿，我问你，咱两个有多久没见了？”

霍天民道：“快二十年了吧！”

苍寅瞪眼说道：“胡说，屈指算算也不过十五六年……”

霍天民摇头说道：“不止，总有十八年了！”

苍寅白眉一挑，道：“霍老儿，你硬加这么两年，什么意思？”

霍天民道：“化子，什么叫做硬加两年，你用你那颗寿头仔细想想，前前后后，是不是整整一十八年？”

苍寅笑道：“敢情咱老哥儿俩成了薛平贵与王宝钏了……”

一句话惹笑了在座几人，而，都没有朱汉民笑得自在，笑得爽朗，苍寅却接着说道：“霍老儿，你要硬说是十八年，我要饭的也没有办法，这是咱俩的事儿，也难于找第三者作证，十八年就十八年吧，霍老儿，你这个宝贝女儿今年多大了？”

霍天民未答反问道：“化子，你打算干什么？”

苍寅道：“我要饭的没儿没女，又不跟你攀亲，你怕什么？”

一句话羞红了霍玉兰娇靥，又低下粉首。

聂小倩忍不住叫了一声，道：“五老，你两位说你两位的，别把人家姑娘扯进去。”

苍寅咧嘴一笑，道：“到底是那一声姨管用，姑娘，你别在意，老要饭的就是有儿有女，他们也没那么好福气……”

这一句话，听得美姑娘粉首垂得更低。

话锋微顿，他又转向了霍天民，道：“霍老儿，你说不说？”

霍天民道：“这有什么怕人知道的，十八了。”

苍寅一怔，摇头笑道：“倒是巧得很，霍老儿，化子我记得你那老伴儿

死了二十多年了，怎么你这女儿今年才十八？”

霍天民道：“不瞒你化子说，我又续了弦！”

苍寅“哦”地一声，说道：“那就难怪了，你是在咱分离那年续的弦？”

霍天民点头说道：“不错，正是那年！”

聂小倩突然笑道：“五老，怎么样，没错了吧？”

苍寅摇了摇头，皱了眉，道：“这……哪有这么巧……”

望了霍玉兰一眼，接道：“霍老儿，听民哥儿说，你这个宝贝女儿跟北京内城里，一个满族亲贵的小郡主一模一样，而且除了服饰不同之外，简直就是一个人，根本令人难以分辨！”

聂小倩一皱眉头，美姑娘霍玉兰有意无意将粉首转注一旁，扬起了两道黛眉，霍天民则变色喝道：“化子你胡说，你怎么把我的女儿跟满……”

他倏然住口。

聂小倩淡淡笑道：“霍老英雄，德贝勒兄妹宦海奇英，我母子从没把他两位及他两位的家人当满族人看待！”

霍天民歉然笑道：“是老朽情急失言，夫人幸勿怪罪……”

干咳了一声，接道：“夫人见过那位小郡主么？”

聂小倩摇头说道：“我没有见过，不过汉民见过！”

霍天民转注朱汉民，道：“总盟主，化子所说的话当真么？”

苍寅道：“怎么不真，便是昨夜那两个狗腿子也都错把你这个宝贝女儿当成了他们的皇族亲贵小郡主呢！”

霍天民狠狠瞪了他一眼，道：“我又没问你，你多的什么嘴？”

苍寅摇头笑道：“老儿好厉害，简直像个泼妇嘛！”

霍天民双眼一瞪，便待反口相骂。

朱汉民连忙含笑说道：“霍老英雄，五老说的话没有错，事实的确如此！”

霍天民一怔，“哦”地一声，诧声说道：“世间竟有这么相像的人，那委实是件怪事……”苍寅冷冷说道：“霍老儿，如今你总不能再怪我化子对你动疑了吧？”

霍天民板着脸道：“你臭要饭的动我什么疑？天下相像的人多得很，难不成你化子怀疑我拐带满族亲贵硬充自己的女儿？”

苍寅点头笑道：“不错，是有那么一点儿！”

霍天民冷然说道：“那么，小女在此，你何不问问他？”

苍寅冷冷笑道：“霍老儿，你把我化子当成三岁孩童了，要是真有这么回事，又出诸姑娘的自愿，我能问出什么来？”

霍天民道：“我没听说有人放着备极富贵荣华的小郡主不做，而甘愿跑到民间来吃苦受难的，要是你，你干么？”

苍寅有点故意找碴地摇了摇头，淡淡说道：“那很难说，要是有什么特别原因……”

霍天民真被激出火来了，霍地站起，道：“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见面就这样，化子，你敢是有意生事，存心跟我霍天民过不去？”苍寅眨了眨老眼，道：“我哪儿敢，这是你霍老儿的地盘，我要有意生事，跟你过不去，我得先量量自己的斤两，对么？”

笑了笑，又接道：“我只是问问是不是，为的是怕你霍老儿落个拐带亲贵的罪名吃上官司，你又何必这么横鼻子竖眼？”

“好说！”霍天民冷冷一笑，道：“化子，你可敢跟我打个赌？”苍寅

道：“赌什么，我化子的运气可是一向很好的，也会玩花枪！”

“那就好！”霍天民道：“多年的朋友，我不愿意跟你玩命，假如玉兰不是我的女儿，我听凭你化子处置，假如你化子信口胡说，乱找麻烦，我只要你当着大伙儿自打十个嘴巴，你敢是不敢？”

静听之余，苍寅本面含微笑，及至听完了那最后一句，他笑容敛去，微微轩了轩白眉，道：“霍老儿，你该知道，天下可没有我化子不敢的事儿！”

霍天民身形颤抖，须发皆动，道：“好，好，好，化子，那么你传书北京分舵问问看？”

苍寅一翻老眼，道：“你要我化子问什么？”

霍天民道：“我要你化子问问，那位小郡主是否在贝勒府中？”

苍寅摇摇头说道：“那没有用的，内城警卫森严，我丐帮弟子进不去，再说也不必劳师动众，舍近求远……”

霍天民道：“你化子有什么办法？”

苍寅目光溜向了朱汉民，笑道：“这还是民哥儿提醒我的，霍老儿，你知道滴血认亲的事么？你何不当场试试？”

这一下，苍寅玩笑成真害惨了人。

如今，美道姑德怡不在，无法施展她那神术。

傅小霞也不知道，没人能帮个忙。

霍天民弄巧成拙傻了眼，他本想吓唬一下让苍寅知难而退，岂料苍寅他由来吃软不吃硬，拼着自打十个嘴巴，或者到时候在老朋友面前撒个赖，他也要硬到底。

美姑娘霍玉兰脸上也变了色，聂小倩更是又气又急，聂小倩刚想说话，霍玉兰美目眨动，突然淡淡一笑道：“五老，侄女儿愿赔上一条命，您也再加点什么？”

苍寅扬眉笑道：“好丫头，这脾气倒有点像霍老儿，你要饭的伯伯再加上这颗皓首，你看如何？该很划得来了吧？”

霍天民脸色大变，大叫说道：“好化子，你敢情要跟我玩命了，真是好朋友……”

聂小倩可实在忍不住了，又要张口，同时，美姑娘霍玉兰自叹命乖之余也暗咬了银牙，就待……

苍寅忽地吃吃大笑：“行了，诸位，我跟霍老儿可以有一百个过不去，却怎好跟一个晚辈的当真？都别急别气，我化子撒手了！”

聂小倩、霍天民、霍玉兰闻言，这才心中一松，落下一块大石，聂小倩展颜为笑，横了苍寅一眼，霍玉兰身形微颤，垂下粉首，霍天民则暗暗大骂老不死不已！

苍寅带笑又道：“霍老儿，老蚌生珠，能有这么个女儿不易，千万好好地捧在手上，可莫要掉在地上摔碎了，夫人捡得这么一个好侄女儿，也是前生注定的，万事要多顺着她点儿！”

霍天民哼了一声，道：“这还要你化子说？我自己难道不知道？”

聂小倩则投过异样一瞥，道：“五老，你放心，无论什么事，我一定顺着她，绝不让她有半点委屈，绝不让她有半点不称心，好么？”

苍寅笑道：“好，那简直是太好了……”

转注霍玉兰，笑道：“好侄女儿，你化子伯伯虽然这付长相不怎么样，可是这颗心却是既软又好不过的，你化子伯伯替你说的这几句，你该都听到

了，以后也多巴结你化子伯伯点儿，包管你吃不了亏的，懂么？”

这，美姑娘当然懂，她喜上眉梢，也红了娇靥，微低粉首，连忙说了话，那话声却甚是轻微：“侄女儿懂，谢谢您，化子伯伯，侄女儿会感激您一辈子的！”

苍寅乐得哈哈大笑道：“冲着你这句话，你化子伯伯就是为你碰破了这颗脑袋，拼着得罪所有的人，也不能对不起你！”

这话，都懂了，就只朱汉民他偏偏糊涂一时地没懂，不但没懂，而且连先前的一点怀疑也云消雾散的，一扫净尽。

不为别的，只因为他觉得眼前这美姑娘霍玉兰温柔、文静，充分地显露出汉家女儿的特性，跟兰珠那份儿刁蛮、任性，娇纵的满旗女儿，皇族亲贵截然不同。

也就是说，人虽万分地像一个，实际上却绝不是一个人。

谈话至此，聂小倩又提起了她母子即将动身南下的事。

霍天民一听，目中立刻闪起异采，忙道：“夫人，老朽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可否蒙夫人俯允？”

聂小倩笑道：“这么说太以见外，老英雄有话请只管说。”

霍天民道：“老朽虽仅此一女，爱过性命，但她既生长在武林之家，便不能没有武林人的必要历练的，所以，老朽想把她交给夫人，一方面让她跟着夫人多长见识，一方面也可得夫人时刻教导，不知能不能蒙夫人俯允？”

聂小倩尚未说话，苍寅已突然击了一掌，道：“对，霍老儿，你我相识这么多年来，你只办对了这件事，就是你不说，我化子也会替你说的，自己的女儿，爱归爱，疼归疼，为了她的将来，还是该让她出门历练历练才对。”

霍天民翻了他一眼，道：“你我相识这多年来，你化子也唯有这句话让我听来顺耳称心，该是该，可是要我把她交给你化子就不放心了。”

苍寅道：“谁要你把她交给我了？难不成要她跟着我白天沿门要饭吃十方，晚上找个破庙睡干草堆去？就是你肯，我化子还不愿意让我这侄女儿受委屈呢！”

一句话惹得大伙儿又笑了。

笑声中，聂小倩道：“霍老的意思是要我带姑娘南下？”

霍天民忙道：“老朽正是这个意思。”

聂小倩道：“霍老该知道，那是要冒风险，历艰苦的。”

霍天民道：“谁叫她出身武林之家？武林人家就避免不了这些，再说，交给夫人也比让她留在家里更能让我放心。”

聂小倩笑道：“那是霍老看重，霍老，且问问姑娘愿不愿意？”

未等问，美姑娘霍玉兰便点了头，道：“姨，我是一百个愿意，就怕您不要我！”

大伙儿又笑了，聂小倩笑顾霍天民，道：“那么，霍老，我只有一句话，固所愿也，未敢请耳。”

霍天民大喜，连忙施礼说道：“老朽仅此先谢过夫人了，夫人准备何时动身？”

聂小倩道：“霍老不必客气，我母子最迟午间动身。”

霍天民转注霍玉兰，道：“那么，兰儿，咱们赶快回去收拾收拾吧，别耽误了夫人及总盟主的行期了！”接着，他向聂小倩与朱汉民告辞。

聂小倩并未挽留，笑道：“民儿，替我送送霍老英雄及兰妹妹。”

朱汉民一直坐在那儿静听，他不明白乃母为何会这么轻易答应带上这么一个“累赘”。

不过，他知道，乃母既答应这么做，那是不会有错的！

同时，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乃母跟这位美姑娘霍玉兰这么投缘，这么喜欢这位美姑娘霍玉兰。

然而，他不得不承认这位霍姑娘，的确很能给人好感，讨人喜爱，也许，因为她长得像兰珠。

闻言，他站了起来，送客出门。

聂小倩也送到了房门边，并望美姑娘笑道：“姑娘，要快，否则别怪你倩姨不等你，知道么？”

美姑娘霍玉兰笑着答应了，高兴地跟随霍天民出门而去。

苍寅也要走，却被聂小倩留了下来，聂小倩表示还有话要跟他谈，于是，苍寅暂时留下了。

望着朱汉民送客到了前厅，苍寅忙问何事。

聂小倩笑着说道：“五老，你知道，你险些坏了大事，也差点没吓死人！”

苍寅“哦”地一声，笑道：“原来姑娘是为了这件事，我知道，早在民哥儿跟我提起兰珠时，我就看透了八分，刚才，我是故意急急霍老儿，也试试真假的，其实，我怎么会那么做！”

聂小倩笑道：“假如五老那么做了，五老可知道要得罪多少人？”

苍寅笑了，道：“少说也有五六个，姑娘，情之一字，委实是既微妙又伟大，这姑娘，简直令我敬佩……”

聂小倩道：“五老，情是能生人能死人的，古往今来多少人为它而生，为它而死，夏大侠为它痛苦一生，德郡主为它出了家，我自己更为它不惜生命，天下没有比痴情儿女更可怜，更可佩的了，对这种事，咱们怎能不谨慎为之？”

苍寅点了点头，皱了眉，道：“说得是，夫人，只是，恐怕这件事仍很难办……”

聂小倩一怔道：“怎么？为什么难办？”

苍寅道：“姑不论这办法能否瞒得民哥儿一辈子，单凭民哥儿昨夜对我所说的那些话，我就觉得这件事不好办！”

聂小倩忙又问道：“他对五老说了什么？”

苍寅道：“他并非对兰珠无情，只因为彼此间有着不同的立场，虽不能结合，但他这一辈子不会对不起兰珠！”

聂小倩吃了一惊，大感意外，道：“真的，五老？”

苍寅道：“我怎敢欺骗姑娘，何况是这种事儿！”

聂小倩皱眉说道：“这孩子，他怎么不对我说？看来他跟他爹一样的死心眼儿，知他莫若我，这回我竟没有想到……”

苍寅截口说道：“姑娘，我说句大胆话，朱家已害了人家一个，不能再让民哥儿再害人家第二个，那无论从哪方面说都说不过去。”

聂小倩道：“是的，五老，可是那不是他父子，而是立场，是上代划下来的鸿沟……”

苍寅正色摇头说道：“姑娘，这话老要饭的不敢赞同，人家都能不讲这个，他父子在这种事上干什么认真？”

聂小倩道：“五老，那因为彼此交情不泛，他父子不能委曲人。”

苍寅道：“无论怎么说，民哥儿不能再忍心，万一真有那么一天，我老要饭的拼着命不要也要找夏大侠理论去。”

聂小倩突然一笑道：“五老，不必找他，包在我身上就是！”

苍寅刚要张口，一阵步履声传了过来。

苍寅连忙站起，改口说道：“姑娘，我告辞了，恕我不来送了！”

聂小倩笑了笑，站了起来，道：“彼此都别客气，我也不送了。”

说了一声“哪里”，苍寅转身出门而去，他刚出门，迎面碰见朱汉民，朱汉民微微一愣，讶然的说道：“怎么，五老，要走？”

苍寅点了点头，道：“我该走了，哥儿，以后江南随时有碰面的机会，我不送你们，你也别送我了，我走了，哥儿！”

说着，带着八英之四告辞而去。

朱汉民当真未送，他怔住了，及至他定过神来，苍寅与四英已然走出院门不见了。

他想了想，返身进了屋，屋中，聂小倩正在准备行囊。

他问道：“娘，五老怎么走了？”

聂小倩抬眼笑道：“傻话，他还能不走？”

朱汉民道：“民儿是说，他走的何其匆匆？”

聂小倩道：“五老说他有事儿，霍老英雄这么一来，已然耽误了他不少的时间，所以没说两句话就走了。”

朱汉民信以为真，未再多问。

但聂小倩却问道：“民儿，那姓区的怎么还没来？”

朱汉民道：“谁知道，多半是……”

适时，院中步履声起，朱汉民急忙转身望去，只见那区如风袖着手走进了后院，他忙说道：“娘，他来了！”

聂小倩也已看见了，闻言笑道：“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说话间，区如风已近门口，他干咳一声，堆笑施礼说道：“区如风见过总盟主及老夫人！”朱汉民还了一礼，笑道：“区老哥何其姗姗来迟？”

区如风奸猾地笑了笑，道：“不敢欺瞒总盟主，区如风早到了，只是，只是眼见总盟主座上有多位宾客在，未敢冒失！”

朱汉民“哦”地一声，道：“原来如此，区老哥认识我那几位客人么？”

区如风嘿嘿笑道：“回总盟主的话，区如风都不陌生，尤其丐帮九指追魂苍五老，区如风更是久仰威名，如雷贯耳！”

朱汉民淡淡笑道：“区老哥既知苍五老，当知苍五老亲率丐帮高手，来登封是干什么的了？”

区如风嘿嘿笑道：“这个区如风很清楚，苍五老亲率八英、十二俊莅临登封，是为了丐帮登封分舵的损失，不过……”

他狡黠地笑了笑，接道：“本教很放心，以为总盟主绝不会让他轻举妄动！”

朱汉民扬了扬眉，道：“区老哥怎么知道我会不让苍五老动？”区如风笑道：“不是区如风知道，是敝上知道。”

朱汉民笑了笑，道：“区老哥这敝上二字，不知是指登封的这位七品官儿，还是指贵灭清教的那位教主？”

区如风神情一震，道：“总盟主知道区如风任职县衙？”朱汉民点头笑道：“我还不算太糊涂！”

区如风干笑一声，道：“区如风本没有欺瞒总盟主的意思，只是忘记了向总盟主禀报，总盟主，区如风这敝上二字，指的是教主。”

朱汉民点头笑道：“应该是，一个七品知县哪有这般神通？不过……”

敛去笑容，扬眉接道：“区老哥，贵教教主可能料错了，丐帮并不属于日月盟，我没有权力干涉苍五老的行动，这就跟我没有权力干涉诸大门派的复仇行动一样！”

区如风干笑说道：“那是总盟主忒谦，据本教所知，总盟主之一颗珠符令可以号令天下，凡汉族世胄，先朝遗民无不俯首听命！”

朱汉民为之一怔，道：“贵教也知道我有珠符令？”

区如风点头说道：“总盟主是玉箫神剑闪电手夏大侠的后人，也是夏大侠的衣钵传人，那自然该怀有权威无上的珠符令！”朱汉民心神震动，笑了笑，道：“看来，贵教对我摸得非常清楚！”

区如风笑道：“那不敢，不过区如风乘今早请安之便，要禀知总盟主一件大事，那就是弘历已下旨赦免了傅家一家的罪名，但却严令捉拿碧血丹心雪衣玉龙。”

朱汉民脸上神色微变，道：“这，贵教也知道？”

区如风嘿嘿笑道：“说穿了不值一文钱，区如风任职县衙，登封县已接奉抚台衙门的令谕，所以区如风知道的颇为清楚！”

朱汉民淡淡笑道：“那么，区老哥正可拿我归案了，这是大功一件，只要拿住了我，富贵荣华，飞黄腾达将随之而来！”

区如风忙道：“总盟主说这话就见外了，休说彼此一路，同仇敌忾，就是区如风有此不仁不义心，也得先量量自己！”

朱汉民笑了笑，道：“玩笑要适可而止，区老哥，对丐帮及诸大门派，我没有阻止的理由，因为人家是报仇，师出有名！”

区如风嘿嘿笑道：“仇不可不报，但是总盟主，公仇要为先呀！”

朱汉民道：“谢谢区老哥提醒，那么贵教为什么残杀同仇人？”

区如风干笑说道：“总盟主，这您该去问问敝教主。”

朱汉民双眉一挑，倏又忍了下来，道：“见着贵教主的时候，我自然会问的，区老哥，你知道，只要日月盟不向贵教采取行动，别人的事……”

区如风截口说道：“总盟主，区如风是这么想，可是敝教主并不这么想，他认为丐帮及诸大门派等于是日月盟的人，其实，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区如风职位低微，不足以影响敝教教主。”

朱汉民再次把火压了下去，淡淡笑道：“看来，贵教是看准了我这一点，为了求全，就不得不委曲，为了顾全大局，便不得不忍气吞声。”

区如风道：“总盟主这一说，敝教倒成了利用大局欺负人，总盟主明鉴，敝教没有这个意思，也不敢！”

朱汉民笑了笑，道：“有没有你我都明白，似不必在作口舌之争。区老哥，我请教，我要跟贵教会面的事怎么样了？”

区如风道：“总盟主的吩咐，区如风怎敢迟缓，已经向敝教主禀报了！”

朱汉民道：“我记得区老哥昨夜说过，今早给我答复！”

区如风道：“是的，总盟主，区如风此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朱汉民道：“那么，贵教主怎么说？”

区如风道：“敝教主说，清明夜子时，敬邀总盟主在滕王阁上会面！”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清明夜子时，洪都故府滕王阁？”

区如风道：“是的，清明夜子时，洪都故府滕王阁。”

朱汉民扬眉笑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确是个会面的好地方，不过，夜子时，未免太晚了些！”

区如风道：“太早难免有俗客打扰，不若子时安逸清静！”

朱汉民点头笑道：“说得是，虽然落霞孤鹜，秋水长天，美景一时，但那欣赏之人一多，也没办法相对畅谈，只是……”

目注区如风接道：“为何不早不晚选上清明？”

区如风道：“清明扫墓祭祖，敝教主要与总盟主在那滕王阁上遥祭煤山，共奠先皇帝之后，再做商谈！”

朱汉民抚掌笑道：“贵教主忠义可见，设想之周到更令人敬佩，使得朱汉民自叹不如，只是，区老哥，贵教主只命你带话么？”

区如风笑道：“敝教主未敢失礼，特命区如风带来请柬一张，嘱我面呈总盟主。”说着，自怀中取出一张滚金大红请柬，伸出双手递向了朱汉民。

朱汉民伸手接过，笑了笑，道：“请归告贵教主，就说朱汉民准时应邀赴约。”

区如风应了一声，道：“总盟主还有什么吩咐么？”

朱汉民道：“有，在我未跟贵教会晤之前，请勿再以强暴的手法对付任何一个汉族世胄，先朝遗民！”

区如风道：“总盟主放心，这话区如风一定带到。”

朱汉民道：“那么区老哥请吧，最后一事奉告，我母子午间离此南下。”

区如风忙道：“区如风知道了，区如风公务缠身，到时恐不克前来恭送，在此先敬祝总盟主及老夫人一路顺风。”

说着，一躬身，告辞而去。

朱汉民又扬声说道：“请代我向贵教主面前致意，招待之情，我谢了。”

区如风应了一声，回身说道：“对了，敝教主也曾命区如风提醒总盟主，满虏鹰犬精锐尽出，志在总盟主，也请总盟主多加小心。”朱汉民道了一句谢，区如风已走出院门不见。

朱汉民转过了身，立即皱起眉锋，道：“娘，您都听见了？”聂小倩笑了笑，道：“你是指他对你摸得很清楚？”

朱汉民点头说道：“是的，娘，难道娘不觉得……”

聂小倩截口说道：“娘深觉奇怪，像这类事，除了邬飞燕之外，别人不可能知道，咱们也没有对外人说过！”

朱汉民道：“这区如风任职县衙……”

聂小倩道：“他任职县衙，有可能知道弘历下旨之事，却绝不可能知道你是玉箫神剑闪电手之子，弘历在他的旨谕里也不会提到这一点。”

朱汉民道：“那么娘以为……”

聂小倩道：“娘怀疑邬飞燕跟灭清教有关系。”

朱汉民道：“娘，江南告急的时候，邬飞燕她还在北京！”聂小倩道：“她有可能坐镇北京，遥遥指挥江南，要不然就是她跟灭清教有勾结，否则灭清教怎对咱们摸得这么清楚？”朱汉民点头沉吟说道：“有可能，娘，你忘了小霞说，她进出内城……”

聂小倩道：“娘没有忘，能在内城中安身，那么她在各地官府中安插灭清教的人，也就很方便了。”

朱汉民皱了皱眉，道：“娘，这又有点不对了，您记得不？邬飞燕跟咱

们有合作之心……”

聂小倩道：“灭清教主邀你清明子夜时，在滕王阁遥祭煤山，然后再做商谈，又怎知他没有合作之意？”

朱汉民道：“可是邬飞燕尽道灭清教坏话，劝民儿只可率群雄诛灭铲除之，不可与之轻言合作，这又是怎么回事？”聂小倩呆了一呆，道：“这娘就不知道了。”

摇摇头，苦笑一声，道：“看来此中错综复杂，大有玄妙……”朱汉民道：“越是这样，民儿就越为担心。”

聂小倩摇头说道：“民儿，万事小心为上，担心不必，此去江南离约期还早，算算该有将近两个月的时光，咱们不妨利用这两个月的时间慢慢的查，总会有所收获的！”

朱汉民恭声说道：“谢谢娘教诲，民儿知道了……”

突然，一阵急促步履声传了过来……

第二十四章 以假为真

朱汉民母子抬眼望去，只见这客栈中的店伙带着一名中年灰衣僧人走了进来，步履之间，颇见匆忙。

来人既是僧人，那想必是来自近在咫尺的少林。

朱汉民回望了聂小倩一眼，然后举步迎了出来。

他刚出门，那中年僧人便即驻步合十，躬下身軀：“少林智通，见过少侠！”

朱汉民还了一礼，道：“不敢当，请里边坐！”

智通和尚忙道：“多谢少侠，智通不敢多事耽搁，现奉掌教命谕，有一封书信呈交少侠，请少侠立即拆阅。”

说着，自怀中取出一封信，双手递了过去。

朱汉民接过那封信，抽出信笺，略一展视，脸上立刻变了色，挑了挑双眉，抬眼说道：“请归告掌教，我母子随后赶到！”

智通和尚应了一声，道：“那么，智通就先行一步了！”

躬身施礼，转身而去。

朱汉民没有送客，转身进了房，把信递给聂小倩，道：“娘，您看看。”

聂小倩接过信一看，脸上也变了色，道：“他灭清教这是什么意思？”

朱汉民扬了扬眉道：“一方面约我商谈，一方面又对诸大门派进行恐吓，简直是……我还叫那姓区的向他们教主打过招呼呢！”

聂小倩道：“不管怎么说，咱娘儿俩今天是走不成了，民儿，事不宜迟，别让大悟掌教久等，咱们这就到少林看看去吧！”

朱汉民道：“可是，娘，霍姑娘还没有来。”

聂小倩道：“那不要紧，留几句话让店伙转告她，叫她到……”

话犹未尽，香风袭人，后院中已翩若惊鸿般闪进了美姑娘霍玉兰，她如今换上了一身劲装，外罩风氅，腰悬长剑，美艳之中带着三分妩媚，还显得英气逼人。

那模样儿，看得朱汉民心头一跳。

只听聂小倩笑道：“说曹操曹操就到了，民儿，咱们准备走吧！”

美姑娘霍玉兰近前施礼，先叫了聂小倩一声“姨”，然后转注朱汉民，不知如何开口。

聂小倩笑道：“玉兰，该叫他一声哥哥。”

霍玉兰娇靥一红，粉首半俯，轻轻叫了声：“哥哥。”

这跟小霞叫哥哥的感受绝然不同，朱汉民心中又是一跳，红了耳根，避之不及，只好还礼。

聂小倩笑道：“玉兰，你来得正好，我跟你民哥正等着你呢！”

美姑娘抬起美目，娇靥上犹带着三分红意，道：“姨，智通师兄来过了么？”

聂小倩一怔说道：“怎么，你碰见他了？”

美姑娘道：“智通师兄先到我爹那儿打听姨跟民哥的行止，是我爹告诉他姨跟民哥住在这儿的，听智通师兄说……”

聂小倩截口说道：“原来如此，是的，玉兰，少林昨晚又出了点事儿，我跟你民哥正准备赶去看看呢，咱们走吧！”

言罢，不容美姑娘再开口，一把拉起美姑娘那柔若无骨的雪白柔荑，出

了房门，往前面行去。

到了柜台，朱汉民略作交待之后，三个人离栈直奔少林。

快到晌午时分，三个人上了少室山，到了少林古刹，大悟掌教亲率诸堂主持及四护法恭迎于寺门之外。

大悟掌教那平静的神色之中，带着三分愤怒，一见面，他含笑说道：“听说夫人及少侠正预备动身南下？”

聂小倩笑道：“可巧智通师父送来了掌教的手谕，走不成了！”

大悟掌教笑了笑，转望霍玉兰，道：“你跟少侠碰面的事，你爹已让你智通师兄告诉我了，能跟夫人及少侠一起，那是别人求也求不到的事，你千万把握这个机会！”

霍玉兰忙施礼说道：“多谢掌教师伯，侄女儿省得。”

大悟掌教点了点头，转身举手肃客。

进了寺，大悟掌教让客直上禅房。

禅房中坐定，聂小倩首先说道：“掌教在信里没说详细，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悟掌教敛去笑容，白眉双轩，道：“昨夜夫人及少侠走后，过了三更，寺中来了一个黑衣蒙面的灭清教徒，他说他是向少林传达他教主令谕……”

聂小倩道：“掌教，这人是礼而来，还是强闯而入？”

大悟掌教道：“可说一半以礼而来，因为他身在夜空便发了话……”

聂小倩道：“那么，掌教亦未留难他？”

大悟掌教道：“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贫衲并未留难他！”

聂小倩道：“他代他们教主向少林传下什么令谕？”

大悟掌教道：“仍然是胁迫少林加盟灭清教，限贫衲在今夜子时之前回复，要不然他们会要少林好看！”

朱汉民双眉一挑，道：“简直是欺人太甚，掌教恐怕还不知道，我已透过灭清教登封分支的负责人与他们教主约定清明子夜在滕王阁商谈，并要他转告，在我未跟他们教主碰面之前，不得……”

聂小倩接口说道：“民儿，那是在今早，这儿的事是发生在昨夜。”

朱汉民道：“民儿不以为那有什么两样，民儿约他们商谈，那表示咱们有跟他们合作的诚意，既如此，他们就不该再动各门派。”

聂小倩道：“可是他们并没有动呀，这你跟谁说理去！”

朱汉民默然不语，聂小倩又转向了大悟掌教：“掌教，那灭清教命人带来的，是口信还是……”

大悟掌教道：“夫人，是口信。”

聂小倩点了点头，道：“那么，掌教召我母子来……”

大悟掌教道：“贫衲是要夫人及少侠来看看，跟灭清教是否能谈合作？”

聂小倩笑了笑，道：“汉民今早已经向灭清教打过招呼了，昨夜那人传话时，尚不知该教与汉民定滕王阁之约。”

大悟掌教摇头说道：“然而夫人，跟他们谈合作，并非自昨夜起，夫人跟少侠沿途都曾向灭清教中人打过招呼，按说这该够了，可是那灭清教主依然派人来威胁少林，这已充分显示，他没有诚意！”

聂小倩扬了扬眉，道：“到晚上再说吧，掌教，那人说他什么时候再来？”

大悟掌教道：“他说今夜二更来听取答复。”

聂小倩点头沉吟了一下，忽地笑道：“民儿，让你兰妹妹陪着你，到少

林各处走去！”

朱汉民有点迟疑，但终于他还是点了头，偕同美姑娘霍玉兰双双走出了禅房，步履声渐去渐远……

直到听不到步履声，聂小倩方始开口说道：“掌教，小霞有没有来过？”

大悟掌教点头说道：“来过了，她先在大雄宝殿拜佛，然后又进了贫衲的禅房。”

聂小倩“哦”地一声道：“请问掌教，她到底是人还是鬼？”

大悟掌教说：“贫衲若是明说了，只怕夫人会很悲痛！”

聂小倩道：“不会的，掌教只管说，我还支撑得住。”

大悟掌教道：“贫衲遵命禀夫人，贫衲走了眼看错了，霞姑娘确已为鬼多年，并不是得到了什么菩提经！”

聂小倩惊惑地道：“这怎么会，她对掌教都说了些什么？”

于是，大悟掌教把与小霞的一段谈话，概略地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聂小倩道：“掌教，她仅仅是承认！”

大悟掌教摇头说道：“不，夫人，承认与否，那由不得她，贫衲蒙我佛慈悲，得习易筋、洗髓二经后，已经脱胎换骨，不同常人，她若是修习了菩提经，任她如何隐身，也难逃贫衲这一双老眼的。”

聂小倩道：“这么说，掌教并未能看见她。”

大悟掌教正色点头说道：“是的，夫人！”

聂小倩神色黯然，默默不语，但旋又抬头说道：“这怎么会，这怎么会，我不敢相信……”

大悟掌教道：“夫人是不信贫衲，抑或是……”

聂小倩道：“不敢不信掌教，我是真的不信小霞已死，我更不能相信德郡主对她会袖手观望，坐视不救！”

大悟掌教道：“便是贫衲也不敢相信，事实上是德郡主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及至偷偷挖开墓道之时，霞姑娘已然无救！”

聂小倩身形一颤，猛然抬眼说道：“这，掌教怎会知道，为什么昨天没告诉我？”

大悟掌教摇头说道：“夫人有所不知，昨夜贫衲暗中以飞鸽向德郡主查询此事，适得德郡主答复，故而知之。”

聂小倩道：“德郡主的答复现在何处，可否给我看看？”

大悟掌教道：“自无不可。”

说着，自袖底取出一个小纸卷递了过来。

聂小倩接过小纸卷打开一看，只见纸卷上所写，果如大悟掌教之言，那也的确是德郡主的笔迹。

她方自黯叹，倏有所触，注目说道：“掌教，北京到此来回大概有多远？”

大悟掌教道：“那远得很，不能算近。”

聂小倩道：“那么昨天至今尚不到一个对时，什么信鸽飞得这么快？”

大悟掌教道：“夫人到底是信不过贫衲……”

聂小倩摇头说道：“我说过，我不敢，掌教一派之尊，佛门得道高僧，出家人不打诳言，我相信掌教必不会骗我，倘若掌教有欺瞒我的意思，昨天就不会避开汉民独对我谈菩提经，我只是想知道那是什么灵禽，多增加一点见识而已。”

大悟掌教道：“是贫衲失言，那么贫衲可以告诉夫人，那是德郡主昔年

得自宫内的一对异域灵鸽，其飞行之速，较常鸽快过两倍，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来往北京与嵩山，十年来贫衲一直藉着它与郡主通信联系，要不然德郡主怎会知道贫衲已接掌少林，命少郡主来找贫衲？”

话是不错，也没有什么破绽可寻。

聂小倩沉吟了一下，又道：“这多年来，德郡主一直没对掌教提起过小霞的事么？”

大悟掌教道：“德郡主一直未向贫衲提起过这事，想必这是伤心惨事，她不愿提及，还是这次夫人与总盟主提起，贫衲才知道的。”

聂小倩道：“这么说来，是真的了？”

大悟掌教道：“夫人，出家人不敢打诳语！”

聂小倩身形颤抖，双眉倏扬，道：“可是无论怎么说，我都不能相信，我只以为是德郡主欺瞒了掌教，也瞒了汉民跟我。”

“阿弥陀佛！”大悟掌教低诵佛号，道：“贫衲据实相告，但并不敢一定要夫人相信，不过，夫人睿智，该知道霞姑娘天生薄命，死了倒比活着好。”

聂小倩挑眉说道：“那只是无可奈何用来自慰的说法。”

大悟掌教没有说话。

聂小倩也默然不语。

一时间，这禅房内的气氛显得有点令人不安。

半晌过后，还是聂小倩先开了口，她道：“掌教，我信不信，那是我的事，汉民不如我，无论如何我请掌教暂时别把这件事告诉他。”

大悟掌教合十低诵佛号，道：“阿弥陀佛，夫人有谕，贫衲不敢不遵！”

聂小倩又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是大悟掌教打破了沉默，但是他改了话题。

“夫人，听说丐帮苍五老已到了登封？”

聂小倩道：“他到了好几天了，怎么，掌教如今才知道？”

大悟掌教道：“少林封山多日，至昨天才开山，所以贫道并不知道。”

聂小倩道：“一切情形想必霍老英雄都告诉掌教了。”

大悟掌教道：“是的，化子可恶，日后见着他，贫衲非痛痛快快地教训他一顿不可，这老儿仍不改当年……”

聂小倩道：“掌教，霍老英雄不知道我明白，那是苍五老猜透了个中奥妙，而故意要气气霍老英雄的。”

大悟掌教一怔说道：“原来如此，这化子仍那么令人头痛……”

突然一阵雄健步履声传了过来，及门而止。

只听门外有人恭声禀道：“禀掌教，丐帮五老率丐帮八英、十二俊到！”

大悟掌教一怔望向聂小倩，讶然说道：“这老化子突然跑到这儿来，是……”

聂小倩道：“丐帮耳目众多，消息灵通，大概是得知掌教派人到登封把我母子召上嵩山，所以赶来看看。”

大悟掌教点点头，扬声喝道：“有请！”

门外通报的弟子应声而去，大悟掌教也陪着聂小倩随之走出禅房，会同诸堂主持及四大护法向寺外行去。

刚出寺门，只见职司山门守护的二代弟子智广，已陪着九指追魂苍寅及八英、十二俊廿多名丐帮好手，绕过了柏树长林，走上了少林寺前广场。

当下偕同聂小倩率诸堂主持及四大护法上前相迎。

大悟掌教佛号高宣，清越入云，道：“阿弥陀佛，丐帮五老率丐帮精英莅临嵩山，少林光辉不少，贫衲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苍寅老远便大叫说道：“驼子，你跟我少来这一套，你要是过意不去，我老要饭的可以山下等候，容你排个迎宾大典！”

说着，人已走近，大悟掌教合十笑道：“多年不见，老檀越不但未见老态，便是这豪迈性情也丝毫未改，委实是令人可喜可贺！”

苍寅停步瞪了眼，道：“驼子，你怎不说我老要饭的老而不死，玩世不恭？谁比得上你驼子，当年横行大漠，恶迹如山，曾几何时，摇身一变，竟做了掌执武林牛耳的少林一派掌教，座上一呼，座下百应，简直神气得登天了。”

大悟掌教道：“阿弥陀佛，老檀越，人生际遇不定，贫衲注定是佛门弟子出家人，青灯木鱼伴我佛的，所以……”

“好了，驼子！”苍寅一摆手，道：“少在我要饭的面前念经了，咱两个天生的冤家对头，你那一套，我要饭的一辈子也无福消受，如今我要饭的乞讨来到和尚庙，看在昔年一段交情上，说什么你该赏顿斋饭吃吃吧！”

大悟掌教失笑说道：“正要请教老檀越来越意！”

苍寅道：“怎么，和尚，难不成要饭化子不得进和尚庙？”

大悟掌教笑道：“果然仍是当年那令人头痛的脾气，老檀越，你肆行无德，欺侮老实人，险些被打入十八层阿鼻地狱，正该佛前思过，请吧！”

话落，侧身让路，举手肃客。

苍寅闻言一怔，没动，道：“和尚，你指的是哪回事？”

大悟掌教道：“便是今早那可恶的一回事！”

苍寅明白了，笑道：“和尚，胤（禛）（雍正）火焚少林那档子事你忘了？我要饭的还没有跑到北京去告你一状，你竟反而倒打要饭的一钉耙……”

骤然住口不言，目光凝注寺门，叫道：“民哥儿，姑娘，老要饭的来了！”

只见寺门内并肩走出了朱汉民与霍玉兰，两人急步趋前见礼，于谈笑声中，主客一行鱼贯的走进了寺内。

回到禅房分别落座，大悟掌教再问来意。

苍寅未答，瞪眼道：“驼子，你知道不知道要饭的到了登封？”

大悟掌教道：“少林封山多日，昨日才开山，贫衲是刚知道！”

苍寅道：“那还情有可原……”

大悟掌教却突然说道：“老檀越知道不知道当年故人接掌了少林？”

苍寅道：“要饭的当然知道，而且是早知道了！”

大悟掌教道：“那么，登封、嵩山，近在咫尺，老檀越早已到了登封，为何迟至今日才来，难道檀越足下有金，怕这少室登山磨了它么？”

苍寅一怔，笑道：“好厉害，又是一钉耙，和尚，佛门弟子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像你这张不饶人的老嘴，如何念经礼佛？说吧，你这嵩山少林寺，发生了什么事？”

大悟掌教装了糊涂，道：“少林古刹近来事故颇多，不知老檀越……”

苍寅截口说道：“少在我要饭的面前反穿皮袄装羊，我要饭的指的是你少林那智通和尚请来聂姑娘及民哥儿那件事。”

果然是为了那件事，聂小倩果然料事如神！

大悟掌教望了聂小倩一眼，笑道：“丐帮耳目之多，消息之灵通，委实

令人佩服……”

说着，遂把事情概略说了一遍。听毕，苍寅脸上变了色，冷冷说道：“老虎不发威，他灭清教敢情把咱们当成了病猫了，咱们听了民哥儿的，放着血仇不报，这倒好，他灭清教倒更肆无忌惮地横找麻烦乱挑衅起来了，斯可忍，孰不可忍！”聂小倩笑道：“五老，为求全，必须委曲！”

苍寅道：“姑娘，那该有个限度！”

聂小倩道：“五老愿意让别人坐收渔人之利么？”

苍寅道：“姑娘，那其咎在他不在我！”

聂小倩淡淡笑道：“一旦尽入人网中，怪谁有用？”

苍寅默然不悦，但旋又说道：“姑娘，他们是看准了咱们这一点！”聂小倩道：“是的，五老，我知道，可是咱们只有忍！”苍寅道：“要忍到何时？”

聂小倩道：“清明夜子时。”

苍寅与大悟掌教俱皆一怔，苍寅道：“姑娘，这话怎么说？”聂小倩淡淡笑道：“汉民已跟灭清教教主约定，清明夜子时，在滕王阁上见面开诚商谈，双方之能否合作，在此一会！”苍寅讶然说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聂小倩道：“今早，客栈中，就在五老离去之后。”

苍寅道：“我要饭的悔不该早走一步！”

聂小倩笑道：“五老要是不走，他永远不会来！”

苍寅又一怔，骂道：“兔崽子好机灵，敢情怕跟我要饭的碰头……”

大悟掌教道：“夫人，为什么订在清明夜子时？”

聂小倩遂把那姓区的话转说了一遍。

听毕，大悟掌教皱眉说道：“忠义可感可佩，不像是……”聂小倩道：“我跟汉民也这么想！”

苍寅冷哼说道：“姑娘要小心了，披着羊皮的狼，最为可怕！”聂小倩道：“谢谢五老提醒，我跟汉民都会小心的。”苍寅突然叫道：“既然订了约期，又来少林找事，他这是什么意思？”

聂小倩道：“五老，找事的是昨夜，订约的是今早，时不同时，地不同地，也许那上少林找事的不知道……”

苍寅道：“姑娘睿智，且请想想看，这可能么？上少林找事，那自奉有那什么教主的令谕，订约，别人也不敢做主，全是他一人搞出来的，他还会不知道。”

聂小倩笑了笑，道：“五老，这道理我也明白，何妨且看今夜那人来不来？”

苍寅道：“好吧，就看那兔崽子来不来再说……”

望了大悟掌教一眼，接道：“这么说来，你驼子请聂姑娘跟民哥儿来，不是为了打架的了？”

大悟掌教笑道：“谁说是为了打架了？杀鸡焉用牛刀，真要打架，少林这么多弟子对付一个灭清教徒，难道还对付不了？”

苍寅道：“那么你驼子打算……”

大悟掌教截口说道：“这要问夫人与总盟主，莫要问贫衲！”

苍寅转注聂小倩，方要开口。

聂小倩已然含笑说道：“五老，何妨等今夜自己看？”

苍寅一怔，含笑不语。

入夜，月色朦胧。

嵩山诸峰静静地峙立于夜色中，少室山更静得听不到丝毫声息，少林寺中，也是一片黝黑，灯火毫无。

只有，偶尔山风过处，树摇，叶抖，还有少林古刹的各处飞檐狼牙上，银铃轻鸣。

蓦地里，一条矫捷黑影起自少室山下那一片苍苍树林中，只两个起落，便已越过了柏树长林，好高绝的身法。

轻易地进入少林重地，神不知，鬼不觉。

那黑影，望着黝黑、寂静、肃穆、庄严的少林古刹，似乎有着一丝犹豫，但终于他腾身而起，直上大雄宝殿。

他身形刚落在大雄宝殿那殿脊上，突然一个清朗话声起于夜空：“来人可是灭清教使者？”

那黑影一惊四顾，他未能有任何发现，忙道：“不错，我正是灭清教专使！”

那清朗话声道：“少林掌教恭候多时，阁下请下来谈！”

那黑影又有了片刻犹豫，道：“不必了，我来只为听答复，请掌教说一句话，我立刻就走！”

那清朗话声笑道：“两国交战，不斩来使，阁下怕什么？少林还不会为阁下一条命而不顾百年派誉的，便是有下手阁下的意，阁下既敢单身独闯少林，难道还怕走不了不成？”

请将不如激将，不知此人是否怕激。

只听他冷笑一声道：“那么我只好打扰了！”

纵身而下，直落殿前。

看来，此人的胆子也委实不小。

他足刚沾地，奇光一闪，殿前大亮，在那大雄宝殿前，青石铺成的小空地上，摆着五张椅子，一东四西。

西边的四张椅子上，中间坐着朱汉民，大悟掌教，两旁是聂小倩与丐帮五长老九指追魂苍寅。

此外，不见一个人影。

东边的那一张椅子空着，似乎是专为客人而设。

果然，大悟掌教抬手，道：“这位施主请坐。”

那是个中等身材的黑衣蒙面人，他似乎为那猛然一闪的奇光所惊，仓促退了一步，及至他看清楚了一切，大悟掌教已很客气地把话说完。

他闻言冷冷道：“谢了。”大步走向东边椅子，坐了下去。

坐下之后，他未容大悟掌教先开口，阴鸷目光一扫对面，抢先发了话，语气异常冷漠：“原来掌教还请了这多位高人助拳助阵壮声势！”

苍寅白眉一挑，便要发作，耳边适时传来聂小倩的话声：“五老，小不忍则乱大谋！”

苍寅一震，强自忍住。

只听大悟掌教说道：“阿弥陀佛，施主幸勿误会，少林无意惹动干戈，即或有意干戈相见，以少林之实力，似也不必惊动他们几位。”

那黑衣蒙面人冷冷说道：“那么他三位是……”

大悟掌教笑道：“忘了为施主介绍，失礼得很，贫衲身左这位，乃是日月盟总盟主，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朱总盟主……”

那黑衣蒙面人“哦”地一声，说道：“原来是总盟主当面，在下不知，多有失礼，还请总盟主勿怪罪。”说着，微微欠了欠身。

朱汉民还了一礼，淡淡地说了一句：“岂敢！”

大悟掌教接着又道：“朱总盟主身左那位，乃是玉箫神剑闪电手夏大侠的夫人，也就是朱总盟主的太夫人！”

那黑衣蒙面人又“哦”了一声，欠身说道：“原来是夏夫人，夫人当年事本人熟知，本人甚感敬佩，今宵得能拜谒引为毕生幸事！”

聂小倩浅浅还了一礼，笑道：“好说。”

最后，大悟掌教又为黑衣蒙面人介绍了苍寅。

那黑衣蒙面人应对了一句久仰之后，苍寅立即叫道：“不敢当，丐帮幸蒙贵教照顾，苍寅尚未谢过呢！”

那黑衣蒙面人目中寒芒一闪，笑道：“彼此将来都是一家人，五长老何须客气？”

苍寅挑了白眉，刚要张口，大悟掌教已抢过话头，道：“施主如今该知道他三位并不是来助拳的了吧？”

那黑衣蒙面人笑了笑，道：“本人知道了，但请掌教给我个答复！”

大悟掌教尚未答话。

朱汉民突然淡笑说道：“在少林掌教尚未答复之前，我想请教阁下几个问题，不知阁下可愿意据实作答？”

那黑衣蒙面人道：“总盟主原谅，我来是听答复的，不是来作答复的。”

朱汉民未在意地淡淡笑道：“阁下，是理，可是阁下要明白，阁下根本没有丝毫理由再来少林胁迫加盟，又何言听答复？”

那黑衣蒙面人呆了一呆，道：“总盟主，恕我愚昧……”

“好说！”朱汉民道：“所以我请阁下答我几问。”

那黑衣蒙面人迟疑了一下，道：“只好从命了，不过我先声明，总盟主适才所言胁迫是不对的，那是邀请各方，共襄盛举！”

朱汉民淡淡笑道：“以伤人逼人加盟，这种不法胁迫，我就不知道那该叫什么了，不过这已成为过去，以后也不会再发生，阁下以为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吧……”话锋微顿，接着道：“我请问，阁下在贵教之中，是何职务？”

那黑衣蒙面人道：“这涉及敝教秘密，恕我不便作答！”朱汉民笑了笑，道：“那么阁下是什么时候受命来少林传话的？”那黑衣蒙面人道：“这可以奉告，昨夜！”

朱汉民道：“昨夜的同时，贵教主又与我订下了清明子夜，见面共商大计之约，阁下可知道有这回事么？”

那黑衣蒙面人一怔说道：“总盟主，真有这回事么？”朱汉民道：“我这个人平生没骗过人！”

那黑衣蒙面人笑道：“那么，有可能是总盟主弄错了，敝教教主既……”

朱汉民一笑说道：“阁下且看看，这是贵教教主的请柬！”随手一抛，一片红光飞向那黑衣蒙面人，直射面门。

那黑衣蒙面人一惊，便要伸手去接取。

那片红光却飞势忽顿，轻飘飘地落下，恰好落在他那双腿之上，他连忙

拿起一看，抬头道：“这是敝教教主给总盟主的请柬。”朱汉民道：“怎么，难不成有错么？”

那黑衣蒙面人忙道：“没错，没错，我记得是这表记。”说着单掌微送，把柬帖又射了回来。

朱汉民五指一伸便接在手中，道：“那么我请教，贵教教主既约我清明相会，阁下却又跑上少林胁迫人加盟，我不懂这是什么道理？”那黑衣蒙面人目光转动，半晌始嘿嘿笑道：“总盟主，我只奉命上少室诚邀少林加盟，并不知道敝教教主跟总盟主订了清明子夜之会。”

朱汉民淡淡一笑道：“以前不知那就算了，阁下如今总该知道了吧？”

那黑衣蒙面人道：“知道是知道了，只是，总盟主，我认为这是两回事儿！”

朱汉民双眉微挑，道：“我愿意听听阁下的理由！”

那黑衣蒙面人笑道：“自当奉告，少林并不属于日月盟，敝教敬邀少林加盟跟敝教教主与总盟主订下清明之会，这该是风马牛！”朱汉民淡淡说道：“是理，阁下，但是贵教曾认为朱汉民身怀号令天下之珠符令，凡汉族世胄，先朝遗民，无不俯首听命，少林等于是日月盟中人，对么，阁下？”

那黑衣蒙面人抬头笑道：“总盟主，敝教倘若有这种想法，就不会命我跑上少室，来请少林加盟，再说那……”

朱汉民截口说道：“这话是阁下对我说的，前后不过一天工夫，阁下怎忘得一干二净？”

那黑衣蒙面人忙道：“总盟主，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总盟主……”朱汉民笑道：“阁下黑衣蒙面见我，这确是第一次，但阁下以灭清教登封分支负责人区老哥身份见我，就不止一次了。”

那黑衣蒙面人身形震动，笑道：“我明白了，总盟主是把我当成了那个姓区的？”

朱汉民道：“难道阁下不承认？”

那黑衣蒙面人道：“不是我不承认，总盟主且请自看。”伸手扯下了那覆面之物，现出一张刀疤纵横，狰狞可怖的脸，果然不是任职县衙的那个姓区的。

朱汉民笑道：“阁下，我说这一套瞒不了在座任何一人，尤其是我，因为这套手法我常用，阁下可敢再揭去那第二张人皮面具？”

那黑衣蒙面人身形一震，默然不语，但旋又干笑说道：“面对高明，难逃总盟主法眼，我只好承认了。”

朱汉民扬眉笑道：“阁下既承认贵教以为诸大门派无殊日月盟中人，那么贵教一方面胁迫少林加盟贵教，一方面又约我见面，这是什么意思？传话少林的是阁下，送请柬的也是阁下，如今阁下恐怕也不能说不知道了吧？”

那黑衣蒙面人道：“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我都是奉命行事！”

朱汉民道：“这个我相信，我只请教贵教这是什么意思！”

那黑衣蒙面人道：“总盟主如果一定要问，我只能这么说，敝教不但要邀约诸大门派、各帮各会加盟敝教，共襄盛举，而且总盟主所领导的日月盟，也都被在邀请之列。”

朱汉民道：“那自无不可，可是总该等我跟贵教主面谈之后。”

那黑衣蒙面人道：“总盟主，敝教教主今夜便要少林答复。”

朱汉民道：“也可以，我是总盟主，那么就烦劳阁下请来贵教教主，我

自会当面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那黑衣蒙面人笑道：“这么说来，总盟主是有意取消清明之会了？”

朱汉民道：“那要看贵教了，如果贵教可以等到那时再听答复，清明之会自不必取消，倘若贵教主今夜非要答复不可，那清明之会就不必再举行了，今夜我便能跟他当面谈，站在我的立场，是希望这会面之期越早越好。”

那黑衣蒙面人摇头说道：“我不是说过了么？敝教教主在清明约期前是没有办法跟总盟主会面的。”

朱汉民道：“那么这里的事就只好等到清明子夜时再说！”

那黑衣蒙面人面目中奇光闪动，道：“这么说来，少林今夜是不肯答复了？”

朱汉民道：“不是少林，是我这个总盟主。”

那黑衣蒙面人摊手笑道：“看来，总盟主是有心跟敝教过不去。”

朱汉民道：“那倒不是，而是贵教做事，太以缺理！”

那黑衣蒙面人道：“可是，总盟主，你让我怎么回去复命？”

朱汉民淡淡笑道：“那简单得很，可归告贵教主，就说我朱汉民有话在先，要等到清明之会时，当面给他答复。”

那黑衣蒙面人迟疑了一下，道：“看来，我是不得不从命了！”

说着他站起身来，抱拳一拱，说道：“诸位，我告辞……”

朱汉民及时抬手说道：“阁下，且慢！”

那黑衣蒙面人回身说道：“总盟主还有什么吩咐？”

“好说！”朱汉民笑了笑，道：“我还是那句话，在我跟贵教主会面之前，我不希望再有胁迫同道加盟贵教的事发生，懂么？”

那黑衣蒙面人道：“我明白，也遵命了，一定把总盟主的话一字不漏地转报上去。”

朱汉民道：“谢谢，有劳了！”

那黑衣蒙面人不再多说一句，腾身投向夜空。

那黑衣蒙面人走了，一场麻烦轻易地消解了。

苍寅跺脚恨声说道：“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兔崽子走！”

朱汉民笑道：“五老，为顾全大局，不眼睁睁地看他走又如何？”

苍寅默然不语，但倏又摇头说道：“我要饭的就觉得这事儿内情不简单。”

朱汉民道：“怎见得？”

苍寅道：“你哥儿母子尚未走，他们也明知道这得不到答复，也明知道这样做缺理，为什么偏要派人来少林……”

朱汉民点了点头，没说话。

“还有！”苍寅接着说道：“他要是真非得到答复不可，只要撒个赖，咱们就没办法……”

朱汉民道：“他有什么赖好撒的？”

苍寅点头说道：“有，他只要咬定各大门派跟日月盟风马牛不相关，咱们便没有办法捉到他，哥儿你仔细想想是不是？”

这的确不错，在朱汉民这方面顾全大局的弱点下，灭清教是可以撒任何的赖的，朱汉民他要是管闲事，或少林派拒不答复，他灭清教便可拒绝考虑跟日月盟合作，这一手不是挺厉害么？

略一思忖后，朱汉民深深点头说道：“不错，五老。”

苍寅道：“那么哥儿再想想看，他既可坚持为什么不坚持呢？”

朱汉民沉吟未语，苍寅接着又道：“那该是他们根本不需要得到答复，既然不需要得到答复，为什么又派人跑上少林搅这么一下呢？”

大悟掌教突然说道：“是示威吧？”

苍寅冷笑着说道：“你和尚该看得出，这有什么威好示的？他们灭清教又要示的什么威，假如是示威的话，少林今夜就不会这么安静了！”

聂小倩点头说道：“说得是，这件事内情的确不简单。”

大悟掌教目注苍寅，问道：“那么，老檀越，你以为灭清教用意何在？”

苍寅道：“我老要饭的福至心灵，倒是有几分明白，不过……”

摇摇头，接道：“中不中我老要饭的不敢说！”

大悟掌教道：“何妨说出来听听？”

苍寅道：“我老要饭的以为，这倒像有意耽误聂姑娘跟民哥儿的行期！”

朱汉民与聂小倩悚然动容。大悟掌教轻击一掌，道：“对，有道理，只是，他们为什么……”苍寅道：“这不难想象，如果不是怕聂姑娘跟民哥儿早一天到江南发现了他们的阴谋，便是他们要趁聂姑娘及民哥儿回到江南之前，有多一天的布署。”

大悟掌教没说话，目光投向了聂小倩。

聂小倩叹道：“五老高智，令我自叹不如，也令我佩服，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他们的用意，该是如此！”

大悟掌教道：“以后谁要再说老檀越鲁莽糊涂，我第一个不依……”

苍寅瞪眼说道：“和尚，你少损我！”

大悟掌教道：“阿弥陀佛，贫衲是句句由衷，字字发自内心！”苍寅冷哼一声，道：“要饭的没工夫跟你斗牙。”

转注聂小倩，道：“姑娘，既如此，姑娘跟民哥儿不可再多耽搁了！”

聂小倩点头说道：“是的，五老，我准备连夜启程……”苍寅道：“让老要饭的命人到登封去弄三匹快马来。”聂小倩摇了摇头，一句“不必”尚未出口。

忽听一阵急促步履声起于室外。

聂小倩等举目外望，只见少林监院大慧上人急步走了过来，近前双手合十，躬下身形，道：“禀掌教，华山有人求见总盟主！”四人闻言一怔，互相对望一眼，大悟掌教道：“师弟，可知来人是谁？”

大慧上人道：“华山掌门人师弟银笔金钩莫太和莫大侠！”大悟掌教立即摆手说道：“有请！”

大慧上人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大悟掌教与聂小倩母子、苍寅随之站了起来。

苍寅忍不住说道：“和尚，你知道莫老儿来为了什么？”大悟掌教摇头说道：“贫衲不敢妄加猜测，且等莫老檀越……”苍寅道：“不必等他，如果要饭的我没猜错，可能华山也……”步履响动，已见大慧上人陪着一名面貌清瘦，精神矍铄的灰衣老者行了进来。

老者年约六十左右，目光犀利逼人，一望可知是位内外双修的武林一流高手。

大悟掌教一扬手中拂尘，道：“阿弥陀佛，莫老檀越光临，少林蒙宠何幸，增光不少，贫衲未及远迎，还望莫老檀越原谅！”

自然大悟掌教这是谦词，论身份，少林有监院大师迎客，已算是十分恰当，并不失礼。

那灰衣老者忙趋前施礼，道：“华山莫太和，见过掌教！”

大悟掌教还了一礼，笑道：“老檀越，一别十余寒暑，可还记得当年大漠故人？”

莫太和闻言一怔，圆睁老眼，愕然说道：“掌教是……”

苍寅突然叫道：“莫老儿，敢情你是越活越回去了，怎么连驼子也认不出来了？”

莫太和揉了揉老眼，惊声说道：“掌教是当年大漠独孤，独孤……”

大悟掌教点头笑道：“难得莫老檀越还记得贫衲。”

莫太和惊喜万分地道：“这，这是怎么回事儿？”

大悟掌教笑道：“此事说来话长，且请先见过总盟主，然后咱们再叙旧不迟。”

莫太和闻言，连忙转向朱汉民，恭谨躬下身軀：“华山莫太和，奉掌门师兄令谕，特来拜见总盟主。”

朱汉民含笑还礼，道：“不敢当，莫大侠一路辛苦。”

莫太和道：“有幸拜见总盟主，这是老朽的毕生荣幸，何言辛苦？”

接着，他又见到了聂小倩及苍寅。

苍寅跟他是当年旧识，自不免一番哈哈。

见礼毕，大悟掌教肃客入座。

坐定，朱汉民问道：“华山离此不近，莫大侠遥遥千里赶来少林相寻，不知贵掌门人有什么赐教之处？”

莫太和欠身说道：“不敢当，掌门师兄派老朽前来谒见，只为向总盟主报告一件事情，请总盟主定夺。”

“好说！”朱汉民忙道：“莫大侠请说。”

莫太和双眉轩动，尚未说话。

苍寅突然摆手说道：“莫老儿，且慢，先让老要饭的猜猜看……”

顿了顿，接道：“敢莫是灭清教有人上华山胁迫加盟么？”

莫太和一怔说道：“苍老五，你，你怎么知道？”

苍寅道：“说穿了一文钱不值，少林刚演过这么一出戏！”

莫太和“哦”地一声，转注大悟掌教，道：“请问掌教，事情是怎么了？”

大悟掌教笑了笑，道：“被总盟主三言两语打发走了。”

接着就把适才情形说了一遍。黄子超听罢，莫太和轩眉说道：“原来这样……”

朱汉民截口问道：“莫大侠，灭清教人是什么时候上华山的？”

莫太和道：“禀总盟主，三天前夜里，有一黑衣蒙面人闯上华山，自称是灭清教人，奉他们教主之命，传话华山加盟，并限七天之后答复。”

苍寅扬眉笑冷说道：“哥儿，看来老要饭的确实料中了，那灭清教人在三天前闯上华山，七天之后听取答复，七天工夫足够华山派人到嵩山一个来回了，兔崽子们时间算得好准！”

聂小倩道：“这还不算什么，少林事刚了，莫大侠便紧跟着而来，这前后配合之巧，才令人不得不佩服呢！”

苍寅点头说道：“姑娘说得不错，兔崽子们的确厉害，若有那么一天，我老要饭的非看看那位什么教主是个怎么样的人物不可！”

聂小倩笑了笑，道：“五老，我有同感，像这么一个极富心智之人，是

该看看……”转注朱汉民，接道：“民儿，你算算看，此去华山，最少要有几天耽搁？”

朱汉民未假思索，道：“娘，只要民儿去了华山，少说也要耽误三四天！”

聂小倩笑道：“这正好又被他们绊了三四天，如若他们再在峨嵋来一手，咱们耽搁的时间就更多了呀。”

朱汉民皱眉说道：“那么，娘以为……”

苍寅冷哼说道：“干脆给他来个置之不理！”

聂小倩摇头说道：“五老，这不是办法，万一他们真的对华山下了手，那时不但合作难谈，便是后果也不可收拾！”

苍寅道：“那么，姑娘，事情就很麻烦了，他们的用意原在拦阻你跟民儿回江南，要是你跟民哥儿不去，他们又不肯罢手，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的确，这件事够棘手的！

聂小倩皱眉沉吟不语。

苍寅却又说道：“老要饭的敢断言，只要姑娘跟民哥儿去了华山，华山事一了，峨嵋警讯定然紧跟着而来！”

聂小倩点头说道：“这个我想得到，无如……”

话锋微顿，接道：“不然只有这样了，民儿照原计划启程先返江南，我跟玉兰到华山走一趟，先稳定他们再作道理。”

苍寅点头说道：“这倒是个办法，老要饭的跟姑娘走一趟！”

大悟掌教突然说道：“不必了，夫人，贫衲有个办法在此，夫人跟总盟主只管带着玉兰往江南去，华山方面，自有贫衲应付。”

聂小倩愕然投注，尚未开口。

苍寅呆了一呆，诧声问道：“和尚，你有什么办法？”

大悟掌教笑道：“莫问，莫问，天机不可泄漏，贫衲自有办法负责华山之安全，而且保证不惹动干戈。”

苍寅叫道：“和尚，这不是闹着玩儿的？”

大悟掌教道：“事关重大，贫衲岂敢儿戏！”

苍寅大叫说道：“和尚，你究竟在搞什么鬼？”

大悟掌教笑了笑，道：“贫衲不是说过么？事关天机，倘若华山有丝毫损害，或败了大事，诸位只管惟贫衲是问就是！”

苍寅还待再说，聂小倩已抢着说道：“五老，能有办法让我母子顺利往江南，那是最好不过，掌教一派至尊，也事关重大，他该不会有戏言的，既然不是戏言，咱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苍寅悻悻然闭了嘴。

聂小倩美目转注大悟掌教，口齿启动，似欲有所言，终于，那要说的话，她还是没说出来。

跟着，她站了起来，道：“事不宜迟，我母子行期不能再延误，早一点到江南，也好办事，我母子就此告辞了。”

说着，回过头去向大雄宝殿方面唤了一声：“玉兰，咱们要走了！”

大雄宝殿那边传来了美姑娘脆生生的一声答应，倩影闪动，人已翩若惊鸿般掠了过来。

适时，在座都站了起来，大悟掌教不再挽留，偕同苍寅与银笔金钩莫太和，一直送出了寺门。

一直望着聂小倩三人消失在少室山腰那茫茫夜色之中，大悟掌教方始收

回目光，转向莫太和含笑问道：“莫老檀越是在少林歇息一宿，还是即刻赶返华山？”

莫太和道：“掌门师兄日夜都在盼望回音，所以老朽不敢有丝毫耽搁，想即刻启程，赶返华山复命了。”

大悟掌教道：“那么贫衲不敢强留，请莫老檀越归告贵派掌门人，只管放心应付，贫衲所邀约之高人随后即到。”

莫太和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大悟掌教笑了笑，道：“莫老檀越，贫衲愿以项上这颗人头担保！”

莫太和老脸一红，忙道：“莫太和不敢，既如此，莫太和告辞了！”

抱拳一礼，转身而去。

苍寅背后叫道：“莫老儿，老要饭的送你一程。”

说着，他举步跟了下去。

目送两人背影远去，大悟掌教老脸上浮现一丝笑意，转身进了寺门。

他回寺之后，没往别处走，径自走向他那禅房之中，禅房中，孤灯摇晃，他刚进禅房，灯光忽地一涨，紧接着，那香案旁响起了傅小霞的话声：“掌教，晚辈辞行来了！”

大悟掌教笑道：“不敢当，一天来，委曲姑娘了！”

傅小霞低声说道：“掌教的大恩晚辈只恐无以报答，何言委曲二字！”

大悟掌教笑了笑，道：“贫衲不过锦上添花，何恩之有？姑娘如今便要随令兄之后，动身往江南去么？”

傅小霞低声说道：“是的，掌教。”

大悟掌教沉吟了一下，道：“姑娘可否暂缓几天再去？”

傅小霞低声说道：“怎么，莫非掌教有什么差遣？”

“不敢当！”大悟掌教道：“正有一桩大事要请姑娘帮忙！”

傅小霞低声说道：“那么掌教请吩咐，晚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大悟掌教道：“姑娘言之太重，贫衲谨此先谢过了。”

微一合十，接着道：“姑娘当已知道，华山适才来了人！”

傅小霞低声说道：“是的，掌教，晚辈已经知道。”

大悟掌教遂把适才所谈说了一遍。

说完，只听傅小霞低声说道：“掌教的意思，莫非要晚辈代家兄走一趟？”

大悟掌教点头说道：“贫衲正是这个意思，也只有姑娘去最为恰当！”

傅小霞低声说道：“以掌教看，晚辈能胜任么？”

大悟掌教道：“以姑娘具备的条件，必可胜任愉快，绰绰有余，要不然贫衲也不敢以这等大事烦劳姑娘了！”

傅小霞话声犹疑地说道：“只是，掌教，晚辈是个女儿身……”

大悟掌教道：“贫衲并不要姑娘现身，只请姑娘吓走那灭清教徒，以及阻拦那进犯华山之人就可以了。”

傅小霞道：“那么晚辈遵命了！”

大悟掌教道：“还有，姑娘当知玉兰已随令兄往江南去了？”

傅小霞道：“这个晚辈也已知道了！”

大悟掌教道：“那么，华山事了，姑娘便可由华山取道径往江南，找着了令兄之后，还请姑娘暗中多多协助。”

傅小霞低声笑道：“这个当然，掌教尽请放心！”

大悟掌教笑了笑，道：“贫衲再谢谢姑娘，贫衲打算由十八罗汉中派出

四人，护卫姑娘到华阴……

傅小霞低声忙道：“多谢掌教，不必了，晚辈倘没有能力走这条路，还上什么华山？掌教若无其他指示，晚辈要告辞了！”

大悟掌教道：“既然如此，姑娘一路请保重，贫衲不敢多留姑娘……”

突然，一阵步履声传了过来。

大悟掌教忙道：“姑娘快走，苍五老回来了！”

傅小霞低低应了一声，灯影摇动，微风飒然，那禅房的两扇门忽地开了，适时，禅房外走进来了苍寅。

他突然停步，张目四顾，轻轻地“咦”了一声。

大悟掌教含笑说道：“老檀越，什么事？”

苍寅愕然站在禅房门口，道：“好香的一阵风，好像是……”

大悟掌教笑道：“檀越好灵的鼻子，贫衲刚点上檀香！”

苍寅摇头说道：“不是，不是，那不是檀香味儿，好像有人擦身而过，而且是个女的。”

“阿弥陀佛！”大悟掌教道：“檀越怎地胡说八道起来，贫衲这禅房之中，何来女流？”

苍寅面上诧异之色未退地注目道：“可是我明明闻到……”

大悟掌教忙道：“阿弥陀佛，佛门弟子出家人四大皆空，六根清净，这种玩笑开不得，否则老檀越是会被打入那拔舌地狱的。”

苍寅目光一凝，疑惑地直逼大悟掌教，道：“和尚，我要饭的要是闻错了，情愿自割鼻子！”

大悟掌教合十说道：“罪过，罪过，贫衲怎未闻见？”

苍寅道：“那不是你和尚鼻子不灵，便是你和尚装蒜！”

“阿弥陀佛。”大悟掌教道：“老檀越请看，贫衲这禅房之中可有……”

苍寅“哼”了一声，道：“要是有，你和尚还赖得掉，辩得了么？”

大悟掌教不敢再说下去，脸色一整，道：“檀越，玩笑要适可而止，莫施主走了么？”

苍寅道：“你和尚这是明知故问，我老要饭的敢赌咒，谁要是跟你和尚开玩笑，谁是这个！”右手一伸，比了个王八。

大悟掌教摇头笑道：“檀越好雅兴，休再胡说了，快坐下来谈正事吧！”

苍寅仍难释然，也照旧一脸诧异色，但毕竟他坐了下去。

大悟掌教唯恐他再提，忙接着说道：“檀越，人家都走了，你仍待在登封么？”

苍寅心不在焉地道：“走，我要饭的也走，就是来向你和尚辞行的！”

大悟掌教心中稍松，道：“檀越打算回丐帮总舵？”

苍寅摇头说道：“不，我要饭的也要到江南走走！”

大悟掌教“哦”地一声，道：“那适才为什么不跟夫人及总盟主一起走？”

苍寅道：“要饭的总是要饭的，跟他二位一起走，让人看在眼里那算什么？我要饭的只能随后赶到就行了，和尚，我要饭的似乎有预感，这场流血干戈难免，你信不信？”

大悟掌教点头说道：“贫衲深信不疑，只希望总盟主有回天之力化干戈为玉帛，要不然武林精英又不知要损失多少了……”

摇头一叹，忽地抬眼说道：“檀越，夏大侠已将衣钵传给总盟主，不问世事了，长江后浪推前浪，英雄豪杰出少年，檀越似乎也该回去养养老了，

别老拦在前面，不让年轻人出头。”

苍寅瞪眼说道：“你和尚懂什么，我看你是念经念糊涂，越活越回去了，你以为夏大侠不管了？有道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光我河山，复我神州，这是神圣使命，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老幼，凡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都该视为己任，奋勇直前，你和尚懂么？”

大悟掌教摇头说道：“檀越，贫衲懂，也深感敬佩，只是老来筋骨……”

苍寅霍地站起，轩动白眉，道：“和尚，我要饭的就服老，也许我要饭的等不到神州匡复，山河重光那一天，但我要饭的若不把这把老骨头投在匡复义举之中，直到伸腿瞪眼咽了气，绝不干休，和尚，你吃你的斋，念你的佛吧，我要饭的走了！”

言毕，转身出门而去。

大悟掌教怔住了，但倏地，他身形微颤，老脸上掠过一片异样神情，闭目合十，喃喃说道：“檀越，多年至友，交称刎颈，你怎地不懂贫衲话意，点之不透？恕贫衲身在佛门，不敢轻泄天机，只有远在少林为你日夜诵经祈祷了……”

抬手熄灯，禅房中刹时一片黝黑……

距离清明之会还早，加以朱汉民母子在路上听说和堙那位如夫人已经转往六朝金粉的南京，所以也绕远路下江南，直奔向南京，去看看和堙那位如夫人到底在干些什么？

那年头，满清朝廷把原名应天府，别号南京的南京，改作了江宁府，驻扎了好几个旗营。

江宁钟山龙盘，石头虎踞，以六朝时为最盛，繁华冠绝一世。

周邦彦有阙“金陵怀古”的词句儿，其中有：“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

王安石也有那么一阙“金陵怀古”：“登临纵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晴……”

看看这两阙词儿，就难怪更早的诗仙李白感慨的说：“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邱”了，概当年吴宫秀丽江南，往日的盛景，如今仅存铜驼禾黍！

往日的“南楼风月”，“北海琴樽”，今日已是坟垒萧萧了！

这一座石头城，竟至“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哀江南”里也说：“山松野草带花挑，猛抬头秣陵重到……”

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入目萧条……

还有那：“……乌衣巷故人贫，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唱一曲哀江南，放悲声，哭到老……”

还有那：“端灯船端阳不闹，收酒旗重九无聊……”

更有那：“那青黄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个饱……”

可是，这些位词人，诗人，名士，都去得太早了些，假如他们能留到如今，看着这年头的南京，他们就不会如此感慨悲悼了。

只因为满清朝廷自雍正以来，在江宁驻扎了好几个旗营，与驻扎在杭州的旗营相呼应，来镇压汉人的。

几十年后的八旗子弟，已不是上马能杀敌，握笔能文章的了，反之，养

尊处优，几十年来的悠闲逸处，那些龙旗下的八旗子弟，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不是遛马斗鹤鹑，就是泡茶馆上酒肆，征歌逐色，寄情于享乐。

满清朝廷自派下首任两江总督之后，自己人总会为自己人着想，于是就尽量地繁华江宁，以应八旗子弟的需要。

于是，茶馆、酒楼应运而生。

于是，灯红酒绿，笙歌处处。

于是，南国红粉，北地胭脂又到了江宁。

于是，灯船再闹，酒旗又飘。

于是，秦淮河又有画舫了，夫子庙又热闹了。

于是，如今的江宁虽不能上比六朝，但至少要比那几位登临纵目，为之感慨万千的景况要繁华热闹得多了。

这一天，江宁府飘然来到了三个人，那是朱汉民与聂小倩还有美姑娘霍玉兰。

今天的江宁与往日有些不同，把守城门的旗勇标兵，增加了一倍，刀出鞘地如临大敌。

而且，还有个挎刀的武官带领着。

当然，朱汉民与聂小倩不会在意，北京城里再大的排场也见过，哪会介意区区的几十个旗勇标兵。

可是，一进城门就出了毛病！

城门口过往进出的人很多，那些旗勇标兵连正眼也不去瞧一下，而当朱汉民与聂小倩霍玉兰进城的时候，那名武官却丢了个眼色，“当”地一声，四名旗勇的四柄红樱枪交叉在了一起，拦住了进城的路口。

朱汉民微微一怔，飞快地与聂小倩交换了一瞥，未动声色地道：“诸位是……”

那名挎刀的武官，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打开手中一卷白绢看了看，然后把那三角眼停在朱汉民的脸上：“你这位哥儿姓朱？”

朱汉民毅然点头，道：“不错，我姓朱，叫朱汉民。”

那名武官的脸色变了一变，目光又溜向了聂小倩：“你这位姓聂？”

聂小倩微颌粉首，点头说道：“是的，姓聂，叫聂小倩！”

那名武官三角眼一瞪，突然喝道：“来人，把他俩拿下！”

轰雷般一声响应，如狼似虎地过来了两个，抬手使抓。

“慢点！”朱汉民双眉微挑，一摆手，道：“我母子犯了什么法，你们要拿人？”

那名武官冷冷一笑，展开了手中的白绢：“瞧瞧看，这是你两个么？”

那块白绢上，画着两个人，正是朱汉民与聂小倩的半身像。

朱汉民当即点头说道：“不错，是我母子，怎么样？”

“怎么样？”那名武官嘿嘿笑道：“好大的胆子，如今江南到处都在缉拿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居然敢大摇大摆地进江宁……”

朱汉民道：“我只问，我母子犯了你满清朝廷哪条王法？”

那名武官瞪眼说道：“造反，就是这一条，还不够么？拿人！”

那两名旗勇虽抓了下来，却被朱汉民一抖袖，枪飞人滚，一下子摔出了老远，半天爬不起来。

这一来，守城的旗勇标兵们顿时大哗，纷纷挺枪围过来。

那名武官脸上变了色，叫道：“怪不得这么胆大，原来会武，竟敢出手

打官兵，你不要命了，大伙儿上，死活不论！”

朱汉民陡挑双眉，扬掌便待劈出。

只见那站在城门，远远看热闹的人群中奔出一个人，扬手呼道：“总盟主，手下留情！”

朱汉民一震，沉腕收掌，那人如飞掠至，挥手斥退了那些个挺枪围过来的旗勇标兵，趋前施了一礼赔笑说道：“在下迟迎了一步，至令他们冒渎了总盟主，真是该死，尚望总盟主宽怀大量，谅解一二。”

朱汉民仔细地打量了这人一眼，只见这人身着长袍，外罩马褂，衣着讲究又气派，三十多岁年纪，白面无须，只是眼眶深陷，目光闪烁不定，一望便知是个颇富心机的狡猾人物，当下他扬眉问道：“阁下……”

那汉子嘿嘿笑道：“总盟主，我叫石冲，别的还用我说么？”

朱汉民心中了然，目光一扫那名武官，道：“这又是怎么回事？”

那石冲赔笑道：“误会，误会，这纯出于误会……”

立即转向那名武官，沉下脸色，道：“这三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奉命要拿的人，以后办事要瞪大眼瞧清楚后再下手！”

那名武官甚为畏惧，连声唯唯，未敢置一词。

那石冲转过身，堆笑哈腰摆了手：“总盟主，请，居处早为您准备好了！”
敢情又是那一套！

朱汉民微一点头，道：“我先谢了！”

扶着聂小倩，昂然往城内走去。

那石冲未再看那武官一眼，急步跟了上去。

那名武官直发愣，看看手中白绢，又看看朱汉民与聂小倩的背影，摇了摇头，但倏地他瞪了眼：“你们这些混帐东西，还不站好！”

他挨骂得糊涂，只好向那些旗勇标兵们发发官威。

朱汉民扶着聂小倩向前面走，那些看热闹的人，纷纷向四下退让，他一眼瞥见人群中站着个魁伟人影，那竟是他麾下十二巡察之一的乐兆熊。

四目交投，他忙向乐兆熊递过一个眼色，然后侧转身子，向着石冲问道：“贵教为我订的客栈是哪一家？”

那石冲赔笑说道：“回总盟主，是东大街金陵客栈。”

朱汉民点了点头，未再说话。

那石冲却突然抢前一步，向着停在路旁的三顶软轿招呼喝道：“抬过来！”

然后笑对朱汉民又道：“东大街金陵客栈离这儿不近，请总盟主与老夫人姑娘上轿！”轿至，他又连忙掀开轿帘。

朱汉民道：“贵教礼貌周到，我母子受了！”

毫不客气地与聂小倩霍玉兰登上了软轿。

石冲又为两顶软轿放下轿帘，然后喝道：“走，东大街金陵客栈！”六名轿夫应了一声，抬起软轿向前奔去。

那石冲则步履若飞地一路跟在轿旁。

金陵客栈是江宁首屈一指的一家，朱汉民与聂小倩所居的那两间上房也是这家客栈最好的上房。

进了客栈，朱汉民冷眼旁观，只见客栈中上上下下，对这叫石冲的汉子不但是恭敬，而且带着畏惧的，再加上适才城门口的那一幕，朱汉民不用想便知道这个灭清教徒不但是官府里的人，而且职位还不会低。

安顿好了朱汉民三人，那石冲满脸堆笑地要告辞。

朱汉民却道：“石老哥，我还没有谢过适才解围之情！”石冲嘿嘿笑道：“不敢，不敢，总盟主这是哪儿的话，这是应该的，那些个东西就吃这一套，只要您不见怪就行了！”

朱汉民淡淡一笑道：“石老哥想必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儿吧？”

石冲堆笑说道：“我不大清楚，不过我听说是福康安下的令……”

朱汉民双眉微挑，道：“怎么，福康安已经到了江宁？”

“不！”石冲忙摇头说道：“那是他出了京以后，给各地方官下的令！”

朱汉民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石老哥，我若有事怎么联络？”

石冲嘿嘿笑道：“回总盟主，我住在总督府，您要找我不大方便，我每天总会到客栈来一趟，听候吩咐的。”

朱汉民道：“不敢当，那么石老哥请吧！”

石冲应了一声，施礼而去。

望着石冲那背影，朱汉民不由摇头笑道：“好厉害，灭清教竟也打入了总督府！”

美姑娘霍玉兰可不解这些事，瞪着美目，探问所以。

朱汉民含笑概略地把内情说了一遍。

话尚未说完，院门口走进了乐兆熊，他大步近前，一躬身，恭谨说道：“属下见过总盟主！”

朱汉民摆了摆手，乐兆熊又见到了聂小倩与霍玉兰。

见礼毕，朱汉民把乐兆熊让进房中，等乐兆熊拘谨地坐下后，朱汉民方始发话问道：“乐巡察什么时候到的？”

乐兆熊恭谨答话，道：“属下听丐帮说总盟主取道来了江宁，故赶来相迎！”

朱汉民道：“就乐巡察一人来的么？”

乐兆熊道：“不，总护法及八位护法都到了，他九位现住在城西应天客栈！”

朱汉民呆了一呆，道：“怎么他们都来了？”

乐兆熊道：“听说总盟主来了江宁，他九位赶来护卫。”

朱汉民道：“他们知道我已到了么？”

乐兆熊道：“属下每日在城门口恭候，适才见盟主到了之后，属下还没有回去禀报，所以他九位还不知道。”

朱汉民道：“江宁最近可有什么变化？”乐兆熊道：“一切都在等候总盟主归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也没有什么变化！”

朱汉民道：“刚才那人你看见了，他叫石冲，是灭清教潜伏在总督府里的人，我一路南下所经，几乎每一处官府都有他们的人！”乐兆熊道：“据属下所知，以前各地官府中并没有灭清教的人！”朱汉民“哦”地一声，扬眉问道：“何以见得？”

乐兆熊道：“江北属下不敢说，但江南各处属下都颇熟悉，以前并没有看见过这些生面孔！”

朱汉民沉吟了一下，道：“你可知道这事是什么时候才开始的？”乐兆熊想了想，道：“就在最近不久，而且并不是各处官府都有……”

朱汉民道：“乐巡察，这话怎么说？”

乐兆熊道：“属下等十二人对和垵那位如夫人颇为注意，她每到过一处府衙之后，该处十有八九就会多生出个生面孔的人，那没有生面孔出现的府

衙，那些官儿不是丢官罢职便是被摘了脑袋，属下十二人对这件事深感奇怪……”

朱汉民神情震动，突然轻击一掌，道：“对，有点道理，那河南巡抚刘天和府中的总管，便是在和垵那如夫人离去之后换的，当时他们开口夫人，闭口夫人的，如今想想，那夫人两字，可能指的是和垵那……”

聂小倩突然插口说道：“民儿，真要这样，只怕她跟灭清教不无关联了！”

朱汉民扬起双眉，道：“本来就怪，好端端地为什么突然出了京，而且是神不知，鬼不觉？即使真是上少林烧香还愿的，事毕之后她也该回去了，为什么还像个钦差大臣一般地巡视各地官府？”

聂小倩道：“还有一点，江南早不告急，晚不告急，偏偏她一到了江南，灭清教便在武林中大肆展开了活动？”

朱汉民道：“还有，娘，那和天仇经常带着死士出京，一出京便是旬月。”

聂小倩点了点头，道：“是的，民儿，这些都是疑点！”

朱汉民略一沉吟，猛然抬眼凝注乐兆熊，道：“乐巡察，和垵那位如夫人，如今可还在江宁？”

乐兆熊点头说道：“回总盟主，她现住总督府中！”

朱汉民道：“这两江总督府里，你可熟？”

乐兆熊道：“除了那位总督外，其他的人属下都认识。”朱汉民道：“适才那叫石冲的人呢？”

乐兆熊道：“他是在和垵夫人到了江宁之后才出现的新面孔！”朱汉民道：“此人在总督府中担任何职？”

乐兆熊道：“是总督的贴身亲随之一！”

朱汉民点了点头，道：“好，你回应天客栈去，告诉他们九位，就说我已经到了，暂时不要来找我，到时候我自会去找他们。”乐兆熊应声站了起来。

朱汉民及时又道：“还有，我已跟灭清教主订有清明会晤之约，一切维持原令，没有我的话，不许采取任何行动！”

乐兆熊又应了一声是，大步出门而去。

望着乐兆熊出了后院，聂小倩问道：“民儿，你有什么打算？”朱汉民道：“民儿准备今夜到总督府探查一下！”

美姑娘霍玉兰连忙说道：“民哥，带不带我去？”

朱汉民眉锋微皱，含笑说道：“兰妹，你知道，这种事，人越少越好！”

霍玉兰眨动了一下美目，道：“不要我替你把风么？”朱汉民失笑说道：“我又不是去挖墙撬门做那梁上君子，何用把风？”

霍玉兰笑了笑，未再说话。

这位姑娘永远是那样温柔，固然也是娇生惯养长大的，但是她绝不任性，绝不刁蛮。

在朱汉民眼中，这就是汉家女儿与满旗女儿的不同处！

第二十五章 小楼春色

夜，三更！

在江宁秦淮河，夫子庙一带，正是笙歌处处，灯红酒绿，翠袖飘香，红衫流媚的当儿。

但在江宁的另一角，却是沉寂，空荡，十分宁静！

这一角，是两江总督府的所在地。

这总督府中，这些日子来也跟往日大不相同，那广宅大院的丈高围墙四周，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站的全是挎刀持枪的旗勇标兵。

在那丈高围墙之内，那广大深邃的院子里，明处是挎刀的亲兵，暗处则是总督大人的贴身亲随。

戒备之森严，不下禁宫内苑。

休说是个人，就是只飞鸟，要想进出只怕也不容易！

然而就在这时候，一道极其轻淡的白光划空射至，一闪而没入前院那株合围的巨树茂密枝叶内。

枝不动，树不响，神不知，鬼不觉。

前院寂静、黝黑、没有灯光，只有后院一座小楼上有灯光透出纱窗。

纱窗并未密掩，而是微微地开着半面。

由那微开半面的纱窗内，除了透射出灯光外，还传出阵阵的银铃娇笑，与其说是娇笑，不如说是媚笑、荡笑，因为那笑声听在人耳朵里，真能令人热血沸腾，心猿意马，骨蚀魂销。

那笑声，又充满了戏谑意味，好像是那位发笑的她，在玩弄着一只爬伏裙下脚前的哈巴狗，看着那哈巴狗摇头晃尾的驯服样儿乐得发笑。

这笑声传到前院，前院中有很多人不自在，可是没有一个敢动，没一个敢出声，仍是那么静。

那没入巨树枝叶中的白光，又飞射出树，投入后院另一株巨树上，仍然是枝叶未惊。

这株树，就在小楼的对面，距小楼约有十余丈，停身在这株巨树上，由那半开的一扇纱窗内望——小楼内春色无边，一览无遗。

那白光，自然就是朱汉民，他一眼瞥进小楼，便即猛地一震直了眼，那并非是感于小楼之内的无边春色，而是惊讶于小楼内的两个人，那两个人，是一男一女，就是那个女的令朱汉民心头震动，几疑眼花。

男的，是个矮矮胖胖的五旬老者，着一身便服，拖着那长长的发辫坐在靠窗的一张椅子上。

那个女子，是个冶艳狐媚，风骚入骨的少妇。

她，坐在床上，乌云蓬松，衣衫半解，酥胸微露，还有那腥红的一角肚兜，红的刺眼，白的欺雪赛霜，一如凝脂，映着灯光，发出一种诱人的光采！

她，娇艳酡红，醉眼儿半张，模样儿娇慵无力，偏偏玉手不时掠理云鬓，勾魂的流波妙目抛向那矮胖老者。

单就这一付模样，这少妇堪称一代尤物，较诸那惑君祸国的褒姒、妲己、赵飞燕、杨玉环等毫不逊色！

也并非这尤物殊色令朱汉民意动神摇，而是那少妇湿润鲜红的香唇边的那颗美人黑痣。

这位该是和垵如夫人的少妇加上那张脸，这少妇竟会是那邬飞燕！

心神略定之后，朱汉民打心里叫了起来：“不可能，不可能……”

那确实不可能，他离开北京的前夕，邬飞燕曾尽释前嫌地在月下小亭，摆酒饯别，他一出北京便听说和垵的如夫人已经到了江南，如此，和垵如夫人的出京，少说也早在他十天半月，而那邬飞燕明明又为他惜别饯行，怎会一下变成了和垵如夫人在此出现？

那只有一种可能，这少妇并非和垵的如夫人，而是邬飞燕，她趁他沿途的耽搁，以非常速度，赶到了前头。

但，这唯一的可能立即又被推翻了。

推翻了这个可能的，是那传自小楼的话声中。

那是矮胖老者带着颤抖的苍老话声：“夫人……”

那冶艳美妇由琼鼻里“嗯”了一声，妙目流波，用眼角的勾魂媚光瞥了那矮胖老者一下，嗲声嗲气地道：“鲍总督，你忘了？叫我玉娘，夫人是当着和相及下人们面前叫的，可是如今这小楼中就你我两个呀！”

这话，证明了这少妇就是和垵的如夫人。

难道说邬飞燕就是和垵的如夫人，不，她叫玉娘！

难道说天底下真有长得这么像的人么？那几乎又有点不可能，相貌或可长得相像，但哪有那么巧地会在同一部位，在那要人命的唇角上都生有一颗美人痣？

同时，朱汉民也认得那双勾魂妙目，那长长的妙目，那勾魂的媚荡眼光，分明就是那个黑衣女子所有。

而那黑衣女子却又明明是邬飞燕！

朱汉民糊涂了，整个人糊涂了……

只见那位总督大人低下了头，可是他那一双尚未昏花的色迷迷老眼，却仍贪婪地望着那微露的酥胸上。

那少妇笑了，是得意，充满了媚荡：“鲍总督，叫呀，我叫宓玉娘，玉娘，快点嘛！”

于是，那位总督大人一身痴憨的肥肉猛抖，脖子都憋红了，头上见了青筋，用足了力气憋出了颤抖的两个字：“玉娘……”

“这才是！”和垵如夫人格格地笑道：“再叫我夫人，你就永远别想……”

那位总督大人猛然一阵急喘，想要站起来。

和垵夫人宓玉娘抬手一指，水葱般的玉指上还涂着蔻丹，她娇声又道：“鲍总督，你不怕和相知道么？”

那位总督大人如冷水浇头，机伶一颤，刹时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瘫在了椅子上，未答话。

宓玉娘却吃吃一笑，又道：“瞧你这窝囊样儿，怕什么，有我呢，下人们不知道，我不说，他一辈子也别想知道，馋嘴的猫还怕鱼刺扎了嘴么？”

那位总督大人猛然又挺直了腰。

但是，宓玉娘接着又道：“鲍总督，我的事儿，你考虑好了么？”

那位总督大人嗫嚅说道：“卑职不是已经把他安插在身边了么？”

宓玉娘娇慵地摇了摇粉首，道：“这还不够，一宗好处换一件事，第二件事尚未点头，你就想第二宗甜头了么？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那位总督大人道：“只是，只是卑职斗胆动问，那，那是和相的意思么？”

宓玉娘又摇了摇头，道：“不是，是我自己的意思。”那位总督大人道：“那么，卑职身受皇恩，这点前程……”宓玉娘那眉宇间的媚态忽敛，代之

而起的是一片懔人的狠毒凶煞，她又笑了，娇躯乱颤，但这回听来怕人：“皇恩？前程？鲍总督，没有和相的提拔擢升，你会有今天？你信不信，我照样能摘掉你的顶子要你的脑袋，你可以打听打听，我一路所经，有多少人丢官失命……”那位总督大人机伶一颤，肥肉直打哆嗦。

宓玉娘檀口绽开，一笑百媚又生：“逆我者死，顺我者生，不但可以生，而且还有说不尽的好处，你难道不想要么？”

那位总督大人又迷糊了，痴痴地点了点头：“卑职想，想……”宓玉娘一阵格格荡笑，道：“那么，你想通了么？”

那位总督大人将头连点地道：“卑职想通了，卑职情愿为夫人死……”

宓玉娘眉目生春，又扬荡笑：“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我还当你是个多么了不起，铁石心肠的硬汉呢，原来也是个受不住的软货……”

那位总督低下了头，但目光仍舍不得离开那个所在。

话锋微顿，宓玉娘接道：“死，用不着，也没那么严重，将来事成之后，你还是我的元勋功臣，那万户侯等着你呢……”

那位总督大人忙道：“谢夫人恩典！”

宓玉娘摇了摇头道：“不必谢我，那张东西在桌上，你打个指模就行了！”

那位总督大人应了一声，伸出颤抖的手，从桌上拿起了一张白纸，然后用右手拇指在桌上一个盒子里按了按，接着那拇指又按在白纸左下角，白纸左下角立刻呈现一个鲜红的指模。

打好了指模，那位总督大人伸出双手把那张白纸递向宓玉娘，宓玉娘含笑接了过来，看了看，然后抬眼送媚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知道进退是高人，行了，鲍总督，从现在起，你鲍总督就是我的人，在这儿我先跟你打个招呼，到时候你要是撒赖不听话，我凭着这张纸就能要你满门的性命，懂么？”

那位鲍总督剧抖着，连声答应。

宓玉娘娇媚地笑了笑，把那张纸贴身藏好。

那位鲍总督颤抖着嗓门儿，道：“夫人，卑职，卑职指模已经打好了，夫人，夫人……”

宓玉娘送过媚荡一瞥，道：“我会给你好处的，鲍总督，别老站在那儿叫夫人呀，傻子，把窗户掩上，把灯熄了……”

那位鲍总督一声是，连忙关上了窗子。

他刚关上窗子，树上朱汉民看得清楚，那楼下暗隅中，突然窜出一人，是那石冲，只见他仰面叫着道：“禀大人，属下有要事禀报！”

楼上灯未熄，却听鲍总督怒声说道：“混帐东西，谁叫你擅进后院，天大的事儿也等明天……”

随听那宓玉娘带笑道：“鲍总督，对他要客气点儿啊，别忘了，真要论起来，他比你职位还高，你要事事听他的！”

随又听那鲍总督发了话，话声已然柔和了不少：“是石护卫么？我马上就下来。”

一阵楼梯响动，那鲍总督抖着一身肥肉走下来，那石冲微一哈腰，道：“见过大人！”

那位鲍总督竟然连忙拱手还了一礼，赔笑说道：“石护卫，有什么事？”

石冲趋前一步，在那位鲍总督耳边低低说了几句，那位鲍总督满身肥肉一抖，立时脸色大变，点着头一连地应是，道：“请石护卫服侍夫人，我这

就去办，这就去办！”

说罢，他步履匆忙地走向了前院。

望着那位鲍总督转入前院不见，石冲脸上浮起了一丝诡异笑意，身形一闪，没入楼中。紧接着，那楼上熄了灯，一片黝黑……

朱汉民静观至此，他明白了那楼上少妇是谁，也明白了这位和垭如夫人的真正身份。

至此，他也不必再待下去，当即身形一闪出树，腾起半空，向东大街方向飞驰而去。

回到了客栈，聂小倩房中灯光犹亮。

显然聂小倩与美姑娘霍玉兰都在等着他返来。

在房外，他轻轻叫了一声：“娘！”

房门倏然而开，开门的是美姑娘霍玉兰，她一见朱汉民，连忙迎出门来，喜孜孜地道：“民哥回来了！”

朱汉民含笑点了点头：“兰妹还没有睡？”

霍玉兰柔婉地道：“娘还没睡。”她也叫了娘。

由这一句，显示出美姑娘到底是知书达理，深谙闺训的汉家女儿，跟那满旗女儿家大有不同。

跟着朱汉民进了屋，美姑娘为朱汉民倒了一杯热茶，亲手端给了朱汉民。

朱汉民连忙伸手接过，道：“谢谢你，兰妹！”

美姑娘霍玉兰粉首半垂，轻轻说道：“这不是我应该的么？民哥！”

朱汉民又一次体会到美姑娘的温柔与体贴，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受，他一时为之沉默了。

可是，适时聂小倩开了口：“民儿，情形怎么样？”

朱汉民望了望霍玉兰，有点迟疑。

美姑娘霍玉兰立时觉察，柔婉说道：“娘，我闷得慌，想到院子里走走！”

朱汉民投过了不安、歉疚，还带着赞许的一瞥。

聂小倩却含笑说道：“兰儿，不许出去，来，坐在娘身边，听你民哥说！”

霍玉兰温顺地走了过去，聂小倩转注朱汉民，道：“民儿，你兰妹不是外人，没什么可避忌的。”

朱汉民应了一声，遂把适才所见说了一遍。

静听之余，美姑娘霍玉兰落落大方，泰然而安详。

听毕，聂小倩皱了眉，道：“我没想到和垭这位如夫人，会是这么个人，而且会跟邬飞燕长得这么相像，这简直是……”

朱汉民截口说道：“娘只认为她跟邬飞燕长得很像么？”聂小倩道：“难道你不是这么想？”

朱汉民摇头说道：“民儿认为她就是邬飞燕，并不仅是像！”

聂小倩道：“可是，民儿你别忘了？咱们离开北京的前夕，那邬飞燕还摆酒为你饯行，那时候和垭的这位如夫人该已到了江南，这怎可能会是一个人？”

朱汉民皱眉说道：“民儿就是这点想不通，可是民儿知道，那分明是一个人。”

聂小倩道：“民儿，一个叫邬飞燕，一个叫宓玉娘！”

朱汉民道：“娘，为某种必要，姓名可以改。”

聂小倩道：“难不成邬飞燕她有分身之术……”

忽地抬眼说道：“民儿，给你饯行的那个邬飞燕，你可曾看出……”

朱汉民摇头说道：“娘，民儿看的清楚，她没有戴人皮面具，那确是真面目！”

聂小倩道：“然而，民儿，在那饯行以前，你并没有见过邬飞燕的本身！”

朱汉民道：“可是，娘，她那颗痣民儿见过，而她那双眼神也瞒不了人，再说，她跟今夜和垺如夫人长得一样！”

聂小倩道：“那么她又怎么跑到了咱们的前头，难不成她有瞬息千里之能？”

朱汉民道：“娘，在咱们未离开北京的时候，和垺这如夫人已到了江南了。”

聂小倩道：“是啊，所以娘不以为她们是一个人。”

朱汉民道：“不，娘，那绝对是一个人。”

聂小倩抬头苦笑说道：“那就太玄奥了，这是我平生仅遇的一件奇事……”

朱汉民霍地站起，道：“娘，民儿打算再去一趟！”

聂小倩呆了一呆，道：“民儿，你还要去干什么？”

朱汉民道：“民儿要当面问她个清楚！”

聂小倩道：“民儿，有这个必要么？”

朱汉民道：“要不然民儿会寝食难安。”

聂小倩道：“假如她不是邬飞燕，而确是和垺的如夫人宓玉娘呢？”

朱汉民道：“民儿要问问她为什么陷害小霞！”

聂小倩道：“假如她真的是邬飞燕呢？”

朱汉民道：“那民儿也要问一问她是怎么分身的！”

聂小倩沉吟了一下，点头说道：“好吧，民儿，你就去吧！”

朱汉民应了一声，才要转身。

忽听美姑娘霍玉兰道：“民哥，太累了，明晚再去不行么？”

朱汉民摇头说道：“兰妹，她这一两天就要走了，也许就在明天！”

美姑娘霍玉兰道：“那么，夜深露重，民哥要不要多穿件衣服再去？”

朱汉民摇头微笑说道：“谢谢你，兰妹，今年大年初一进北京，我就是这身单薄衣衫，如今到了三伏天，我仍是这一身！”

霍玉兰“哦”地一声，道：“民哥的修为已到寒暑不侵了……”

朱汉民笑了笑，说了一句：“兰妹，我还没那么神气……”

转身出了房门。

霍玉兰连忙站起跟出。

朱汉民转头道：“兰妹，外面凉，别出来了！”

霍玉兰柔婉说道：“不，我送送民哥！”

到了院中，朱汉民含笑说道：“兰妹，夜已深，别等我了，早点睡吧！”

霍玉兰摇了摇粉首，低低说道：“不，我要等民哥回来！”望着那张艳丽冰凉的娇靥，朱汉民油然而生一份怜惜，一时之间，不免有点失神。

霍玉兰娇靥一红，也有点不安，轻轻说道：“民哥，你怎么了？”朱汉民倏然而醒，玉面上掠上一丝惆怅与黯然，忙摇头强笑说道：“没什么兰妹，我在想一个人，她要是你该多好！”

霍玉兰睁大了一双清澈，深邃的美目，道：“民哥是说谁？”朱汉民忙道：“没什么，兰妹，我要走了，早点睡吧！”

腾身而起，飞逝不见，走得似乎有点匆忙。

霍玉兰那张清冷的娇靥上，倏地浮现起一片极其复杂的神色，那神色，令人难窥万一，她呆呆地出了神……

适时，一只温暖的手，搭上她的香肩，背后传来聂小倩那柔和的慈祥话声：“姑娘，外面冷，进屋里去吧！”

霍玉兰霍地转过娇靥，美目中，含着两眶晶莹泪光，娇躯轻移，缓缓地依向聂小倩怀中。

朱汉民到了总督府后院的时候，那小楼上面的纱窗，又透射出了灯光，只是两扇纱窗仍然是掩得紧紧的。

朱汉民双眉一扬，立即提气传音发话：“不速之客夜访，请整衣衫！”

话声方落，便听小楼中隔窗传出宓玉娘的惊讶话声：“是哪一位自称不速之客？”

朱汉民道：“见面即知，请打开纱窗，破坏了我赔不起！”

那两扇纱窗伊呀而开，只见宓玉娘站在楼内，向窗外讶然四顾，娇靥微酡，春意盎然，那头乌云更为蓬松，只是那身上衣衫已整齐了不少。

朱汉民身形闪动，穿窗入楼，顺手带上窗户。

小楼中，暗香浮动，温暖醉人，那案头琉璃灯灯焰一阵晃动，宓玉娘以玉手掩口，退到了床边，那双妙目中的神色难以言喻，紧紧盯在朱汉民脸上：“你是……”

朱汉民淡然摆手，道：“请坐下说话！”

宓玉娘惊恐万状地如言坐在了床边，又道：“你，你，你要干什么？”

朱汉民淡淡笑道：“没什么，跟你谈谈！”

宓玉娘强自镇静地道：“夜闯总督府，更私入楼头闺阁，你不怕……”

朱汉民道：“别拿这个吓我，北京城里的深宫大内我也是要去便去，何况这小小的两江总督府，要怕我也就不来了！”

宓玉娘越发惊恐地往床上退：“你，你究竟要干什么？”

朱汉民道：“我不是说过了么？想跟你谈谈！”

宓玉娘道：“素昧平生，无一面之缘，没有什么好谈的，你要是再不走，我可要叫了，总督府的兵勇……”

朱汉民淡淡笑道：“我很放心，灭清教的人，还不至于如此做法！”

宓玉娘愕然说道：“什么灭清教？你说谁是灭清教的人？”朱汉民道：“你，那有那石冲，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我第二趟踏入总督府，刚才我已经来过一趟，这楼中的一切我悉收眼底！”宓玉娘刹时红了脸，娇呼说道：“哎呀，你这个人……”

朱汉民截口说道：“我这个人很佩服你的手法！”

宓玉娘妙目一转，立即平静下来，那两只勾魂的眼角处，又是春意，娇媚地笑了笑，道：“我明白了，你是刚才在外面偷看，心火难奈，如今等他走了，你闯了进来，想分一杯……”

朱汉民玉面一热，挑眉说道：“你看错了人，我不以此鄙视你，但请你自重！”

宓玉娘娇笑说道：“要是你点头，我包你如愿以偿，称心快意，你比他

俊得多，我瞧着就喜欢，干什么装模作……”

朱汉民脸色一沉，目中陡现威棱：“你不怕有失你和相夫人的身份么？”

宓玉娘呆了一呆，道：“这么说来，你当真不是要……”朱汉民冷冷说道：“我不是人间贱丈夫，不会做那见不得人的勾当！”

宓玉娘道：“你是第一个见了我能不动心的男人，说吧，你要干什么？”

朱汉民道：“首先我要告诉你，我叫朱汉民！”

宓玉娘“哦”地一声，说道：“原来是总盟主当面，我失敬了！”朱汉民淡淡说道：“这么说来，你已经承认你是灭清教中人了！”宓玉娘神情微震，笑道：“一切既然已悉入总盟主眼中，我不得不承认了。”

朱汉民道：“承认了就好，那一张，是姓鲍的卖身契么？”宓玉娘道：“差不多，可以这么说。”

朱汉民道：“灭清教的手法很高明。”

宓玉娘娇媚地笑道：“在我软硬手法兼施之下，很少能不入彀上钩的，不过，总盟主顶天立地，铁石心肠的奇男子该例外。”朱汉民轩了轩眉，道：“为大业，我认为这尚无可厚非！”宓玉娘娇笑说道：“谢谢总盟主不以下贱淫荡视我！”

朱汉民不愿在这上面跟她扯下去，改了话题，道：“你真姓宓叫宓玉娘么？”

宓玉娘吃吃笑道：“姓名还能有假的？有些人叫我玉娘！”

朱汉民淡淡说道：“恐怕你也知道，你我之间，并不陌生！”

宓玉娘道：“不错，相逢何必曾相识……”

朱汉民道：“别跟我来这一套！”

宓玉娘道：“那么，总盟主的意思，是你我从前见过？”

朱汉民道：“是的。”

宓玉娘讶然说道：“我平时足不出和相府，想不出何时何地有幸……”

朱汉民道：“你懂那句江湖俗语：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光棍眼里揉不进砂子么？”

宓玉娘点头说道：“这句话通俗得很，我懂！”

朱汉民道：“那么，我叫你一声邬姑娘，既有当初之钱行，如今你就不该瞪着眼睛说瞎话来欺瞒我。”

“钱行？邬姑娘？”宓玉娘愕然说道：“总盟主，你认错人了吧？”

朱汉民道：“有没有认错人，姑娘该比我清楚，姑娘唇边那颗痣，及那张脸瞒不了我，还有姑娘住在内城之语，和天仇该是雷惊龙的遗腹子等等，这么对照一想，便更为明了。”

宓玉娘讶然欲绝地道：“张冠李戴，错把冯京当马凉，总盟主，我真不明白总盟主在说些什么，天仇是他爹的遗腹子不错，可是雷……”

朱汉民截口说道：“邬姑娘，今日你既这么说，当初你就不该多那一举地为我钱行。”

宓玉娘哭笑不得地道：“总盟主，我真不是……难道说世上有个人那么像我？”

朱汉民轩了轩眉，道：“这么说来，你是不承认是那邬飞燕了？”

宓玉娘道：“我根本就不是邬飞燕，总盟主叫我从何承认起？”

朱汉民道：“你是和垵夫人宓玉娘？”

宓玉娘点头说道：“是的，总盟主，我是和垵的姨太太宓玉娘。”

朱汉民道：“为什么又是灭清教中人？”

宓玉娘笑道：“明智奇才，何须有此一问？要不是和珅有利用的价值，天下那么多年轻的俊彦小白脸我不嫁，反会嫁个不中用的糟老头子么？”

朱汉民道：“看来灭清教要比日月盟高明得多……”

宓玉娘道：“那是总盟主夸奖，其实，途殊而归同，只不过手法各异而已！”

朱汉民扬起了眉，道：“你既以和珅夫人的身份跟我说话，那么我就也拿你当做和珅夫人来问你一件事，朱汉民跟你何仇何恨？”

宓玉娘呆了一呆，讶然说道：“总盟主这话从何说起……”

朱汉民道：“你还记得当年有个民女被选入宫，你在弘历太后前进谗，逼弘历把那民女赐给乃兄和亲王弘昼，最后又在弘昼福晋面前翻弄毒舌，使得那民女殉了葬么？”

宓玉娘点头说道：“不错，是有这回事，难不成那民女跟总盟主有甚渊源？”

朱汉民道：“那是我的妹妹，也是傅威侯的亲骨肉。”

宓玉娘“哦”地一声愣在了那儿，半晌始道：“这么说来，总盟主跟傅侯也……”

朱汉民道：“那说来话来，也是我的私事！”

宓玉娘委婉地说道：“总盟主该原谅我，我并不知道那位姑娘的出身及本来，我要不那么做，和珅很可能会失宠，和珅一旦失了宠，本教的多年心血，我的牺牲也就白费了。”

朱汉民冷笑说道：“这么说来，舍妹的死，死的值得？”

宓玉娘道：“我不敢这么说，至少站在总盟主民族大义的立场，该有所体谅！”

朱汉民道：“可是撇开立场不谈，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仇！”

宓玉娘道：“我不敢不承认，那是仇，但那是私仇，总盟主如今报不得！”

朱汉民挑眉说道：“为什么报不得？”

宓玉娘笑了笑，道：“第一、像总盟主这样的身份地位，该以身作则，先公而后私，报了公仇之后再谈私仇……”

朱汉民微微呆了一呆。

宓玉娘妙目微瞥，接道：“第二、我是灭清教中人，总盟主既跟敝教教主订有会晤之约，而在约期之前杀了他的人，我不以为这是谋求精诚合作的表现，将来后果如何，很难想象，对么？”

朱汉民哑口无言，半晌始道：“你说得不错，我只有等到公仇了结之后再谈，可是那只是时间的问题，我绝不会放过你的。”

宓玉娘淡淡笑道：“我也并没有要求总盟主放过我，不过，总盟主，匡复义举，是难免牺牲的，到时候谁存谁亡还很难说。”

朱汉民道：“那很简单，如果你牺牲了，私仇一笔勾销，我还拿你当位忠义烈士看待，如果我牺牲了，武林中仍有找你索仇之人。”

宓玉娘含笑说道：“总盟主令人敬佩，我能知道这是谁么？”

朱汉民道：“现在不必问，到时候你自然知道。”

宓玉娘笑了笑，道：“既如此，我就等了，总盟主，天时不早，总盟主若是无意跟我缱绻终宵，作一夕之欢，销魂真个，我可要睡了。”

朱汉民陡挑双眉，倏又敛态说道：“你不必逐客，我自己会走！”

言毕，打开窗户，飞射而去。

小楼上，传出宓玉娘的娇笑：“奇男子展禽再世，总盟主真是可敬可佩，只是，未免太迂腐拘泥了些……”

接着，又是一阵格格娇笑，窗闭，灯熄……

朱汉民身在夜空，听得清晰，一张脸热了老半天，他又恼又气更懊悔多来这一趟。

事实如此，他这一趟跑得毫无价值可言。

宓玉娘不承认是邬飞燕。

就以和垵的如夫人来说，他也未能奈何她！

不过，有一点聊堪自慰，朱汉民更确信了宓玉娘就是邬飞燕，邬飞燕也就是奸相和垵的小老婆。

但，邬飞燕怎么跑到了他母子前面，怎么分身，他是怎么也解不开，想不透，这一点，却又几乎推翻了他的确信。

飞驰间，突然由身旁十余丈一处暗角中掠出一条人影，拦住了他的去路，那是石冲。

朱汉民倏然停身，石冲适时哈下了腰：“见过总盟主！”

朱汉民还了一礼，道：“阁下拦我去路，有何见教？”

“不敢！”石冲含笑说道：“敝教教主有一句话命我转奉……”

朱汉民道：“阁下请只管说！”

“石冲敬遵总盟主令谕！”石冲笑了笑，道：“敝教教主说，一路之上，本教竭尽小心，输诚款待着，并无得罪总盟主之处，倘总盟主愿意跟敝教合作，以后请勿再找敝教中人麻烦！告退了。”

躬身一礼，掉头便走。

朱汉民愣立当地，玉面发烫，好尴尬，好窘！

这话，他无从回答，因为理曲的是他。

半晌，他方始一声苦笑，迈动脚步。

第二十六章 机见恨晚

回到了客栈，刚落在后院，花丛中转出了美姑娘霍玉兰，她莲步急移，迎了上来，柔婉呼道：“民哥，回来了！”

朱汉民笑着说道：“怎么，兰妹还未睡？”

霍玉兰摇头说道：“民哥没有回来我放不下心！”

朱汉民不由一阵激动，道：“兰妹，你这是何苦，日后我外出的时候多得很，难道每一次你都要等到三更半夜，非等我回来不睡么？”

霍玉兰粉首半俯，低低说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每次民哥出去，就好像带走了我的心，什么时候民哥回来了，我的心才会跟着回来。”

朱汉民心弦剧震，道：“兰妹，你我是兄妹……”

霍玉兰一颗粉首垂得更低，话声也随之更低：“可是，民哥，你我并不是亲兄妹！”

朱汉民机伶一颤，强笑说道：“兰妹，别说孩子话，你我的感情不跟兄妹一样么？”

霍玉兰抬起了头，娇靥上红晕未退，道：“孩子话？民哥，你知道我多大了？”

朱汉民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可是无论你多大，在我眼中……”

霍玉兰飞快地截了口，道：“民哥，你以为你我的感情，仅止于兄妹么？”

朱汉民似乎不忍伤美姑娘的心，可是他不得不毅然点头，他知道，如今不点头，以后美姑娘会更伤心：“是的，兰妹！”

霍玉兰的娇靥有点白，道：“是我不配民哥？”

朱汉民忙摇头说道：“不，兰妹，你是这世上最好的女孩子！”

霍玉兰并没有欣喜的表现，道：“谢谢你，民哥，那么又为什么？”

朱汉民道：“兰妹，你冰雪聪明，不是世俗女儿家，该知道这感情是丝毫勉强不得的，若有一点勉强，双方都会痛苦一辈子。”

霍玉兰缓缓地点了点头，道：“我明白了，民哥心里另外有了人！”

朱汉民脸上一红，神情有点黯然，但他又毅然点了头：“可以这么说，兰妹！”

霍玉兰愕然说道：“可以这么说？”

朱汉民勉强点头，道：“是的，兰妹，可以这么说，因为我心里虽然另外有了人，可是那也等于没有！”

霍玉兰似乎越发讶然地张目道：“为什么？民哥，我不懂。”

朱汉民道：“说来话长，兰妹……”

霍玉兰道：“可以说给我听听么？”

朱汉民迟疑了一下，他心中立时有了打算，那就是可以说，说了也好让这一位死心，免得他再负人再负债。

当下他问道：“娘呢？她睡了么？”

霍玉兰道：“她老人家在打坐用功。”

朱汉民目光微扫，落在那后院一角的朱栏小亭上，道：“兰妹，这儿夜露重，到亭子里坐坐好么？”

霍玉兰微点粉首，道：“民哥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民哥的话我也没有不听的。”

这话，令得朱汉民暗暗又一阵激动，心弦又一阵震颤，他默默地行向小

亭，霍玉兰也默默地跟在身后。

进了小亭，坐定，亭外一泓清水，月光洒照，池中人影儿两个，这该是只羡鸳鸯不羡仙妒煞人的情景。

朱汉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说道：“兰妹，你该懂，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霍玉兰点了点头，道：“我懂，但我要知道那是谁？”朱汉民轩了轩眉，道：“兰妹可记得，我说你像谁？大内侍卫又把你当成了谁？”

霍玉兰“哦”地一声轻呼，道：“我明白了，原来是那位远在北京的兰珠小郡主！”

朱汉民脸色微红，羞涩中带点黯然，点头说道：“是的，兰妹，就是她。”

霍玉兰娇躯一颤，脱口说道：“这么说来，民哥不是对她没有情……”

朱汉民叹道：“兰妹，人非草木，我不是铁石心肠，兰珠对我一往情深，交出了那女儿家的一颗赤心，我怎会……”

霍玉兰道：“两心相许，两情相悦，那不是挺好么？为什么民哥又说‘等于不认识，那是件永远难成为事实的事’呢？”

朱汉民摇头说道：“只有一个原因，她是满人，我是汉人！”霍玉兰道：“民哥，你这种想法我不敢苟同……”

朱汉民悲笑说道：“有些事兰妹不知道，在一般人来说，也许还可以，可是我是先朝的宗室，那种孤臣孽子的心情比一般人更甚，眼看万民陷于水火，辗转呻吟于异族铁蹄之下，国耻未雪，家仇未报，我怎能……”

叹了口气，改口说道：“我爹就因为这，而辜负了兰珠她姑姑德怡郡主的一番情意，落得个歉疚终生，不想如今我……”

摇摇头，苦笑不语。

霍玉兰美目眨动，泪光在眼睛里闪烁，道：“民哥，就因为这，你来个不辞而别，撇下她一人远在北京，仰面望月问天，以泪洗面，尝受那心灵的烤煎，那心碎肠断之苦，那……”

“别说了，兰妹。”朱汉民玉面抽搐，忙摇头说道：“我也知道我对不起她，可是我不得已……”

霍玉兰那两排长长的睫毛上，已挂着晶莹泪珠，有几颗已抛落而下，跌碎了，没有声息：“民哥，你太忍心了，站在同为女儿身的立场，我大胆地要说民哥一句，痴情女儿负心汉，兰珠她太可怜，民哥你太不该，太不该，太不该……”

朱汉民悲笑说道：“兰妹，假如你要为她出口气，你就骂吧，我真希望有人能痛痛快地骂我一顿，骂得越狠越好！”

霍玉兰摇头说道：“可是兰珠她不气你，也不恨你，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只有怨造物弄人，只有怪自己命苦。”

朱汉民目光一凝，道：“兰妹妹怎么知道？”

霍玉兰神情微震，道：“因为我也是个女儿家，假如民哥对我跟对她一样，我对民哥是不会有丝毫怨恨的，我只会自怨作茧自缚，甘效春蚕！”

朱汉民黯然不语。

霍玉兰双眉微扬，道：“民哥，假如兰珠她愿意舍弃她的一切呢？”

朱汉民摇头说道：“两家交情非泛泛，我不能让她那么做。”

霍玉兰道：“民哥，那是出诸她的自愿！”

朱汉民张了好几次口，始道：“当初我那位怡姨也未尝不能舍弃她的立

场与一切，可是无论怎么说她总是满旗女儿。”

霍玉兰挑眉说道：“民哥未免太矫情了，满旗女儿难道不是人？”

朱汉民摇头说道：“兰妹，我没有这么说，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夺我社稷，欺我百姓，这份仇恨是难以……”。

霍玉兰道：“民哥，那是上代的事，假如为此苦了后世的有情儿女，那未免太不公了，也未免太残酷了，民哥以为然否？”

“然。”朱汉民点头说道：“那本是件既不公平又残酷的事。”

霍玉兰道：“民哥自命侠义，既知不平，又知残酷……”

朱汉民道：“可是，兰妹，谁叫我是前朝宗室，而兰珠她又是满旗亲贵？”

霍玉兰道：“民哥，我说句不怕你不爱听的话，那不能全怪人家，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那时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又有几个是忧国为思的，敢说只有史阁部有数几人……”

朱汉民点头说道：“言来痛心，我这身为宗室的更引为羞愧，可是满人不该那么大肆杀戮，更不该欺压汉人……”

霍玉兰道：“这过错不该加在每一个满人头上，傅侯是么？德贝勒一家是么？”

朱汉民默然了，半晌始道：“兰妹好像很为兰珠不平？”

霍玉兰摇头说道：“那也不尽然，我是为处在上一代的仇恨下所有的无辜受害者不平，为两族每一对有情儿女仗义执言！”

朱汉民道：“实在说，兰妹，你说服了我，对你并没有好处。”

霍玉兰道：“我不问好处，站在公正立场，但为一个‘义’字，而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便是我不能说服民哥，那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可言？”

朱汉民又默然了，良久始苦笑说道：“兰妹雄辩无碍，词锋犀利，我自知……”

霍玉兰道：“这是理，民哥，这无关雄辩与辞锋……”

目光凝注，接道：“民哥被我说服了么？”

朱汉民摇头说道：“非不服，实不能服……”

霍玉兰道：“说来说去，民哥仍然矫情。”

朱汉民苦笑说道：“矫情就矫情吧，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内心有多么痛苦！”

霍玉兰道：“看来民哥外表坚强，内心实在是很脆弱的。”

朱汉民点头说道：“是的，兰妹，我不否认！”

霍玉兰道：“那么我不再劝民哥，也不再希图说服民哥了，我要为我自己说几句话了，也许民哥会说我太大胆，太不知羞耻，可是事关一个情字，也关系着一个女儿家的一辈子，要是永远羞于启口，怯于表露，那就永远没有机会的，再说爱不是罪，情不是孽，是最真诚可贵的，我不介意任何人对我有所批评……”

朱汉民道：“对兰妹，我只有敬佩！”

霍玉兰突然笑了：“这么说，民哥是鼓励我表白剖陈了？”

朱汉民一怔，随即摇头苦笑。

霍玉兰敛去了笑容，垂下了粉首，一片红云爬上了她那娇嫩细白的耳根，她低低说道：“民哥，什么你不能把我当成汉家女儿中的兰珠？”

朱汉民道：“兰妹，非我不能，实际上兰珠只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我

先碰见了她，后邂逅你。”

霍玉兰道：“民哥是说相见恨晚？”

朱汉民点头说道：“是的，兰妹，假如我遇见兰妹在先……”

霍玉兰截口说道：“这么说来，民哥已推翻了自己所说那兄妹感情。”

朱汉民一震，苦笑说道：“兰妹，人言朱汉民是奇才，今夜看来我难及兰妹万一。”

霍玉兰道：“便是个蠢才我也不在乎，只问民哥承认不承认？”

朱汉民苦笑说道：“兰妹，我已经钻进了圈子，还能跑得出来么？”

霍玉兰淡淡说道：“民哥，情贵真诚，是即是，非即非！”

朱汉民毅然说道：“兰妹，我不惯自欺欺人，我不否认！”

霍玉兰娇躯一阵轻颤，道：“民哥，兰珠、玉兰都是情海中的可怜人，不过，能有民哥这句话，我已经很知足了。”

朱汉民悲笑说道：“兰妹，我至感歉疚！”

霍玉兰摇头说道：“不，民哥，你没有任何歉疚，也不能怪任何人，要怪，正如民哥所说，只能怪相见太晚。”

朱汉民还待再说，霍玉兰已然抬头又道：“民哥，不谈这些事了，谈多了只有徒乱人意，民哥，这第二趟收获如何？”

朱汉民尚未说话，忽听房中传出聂小倩一声轻咳，道：“是民儿回来了么？”

朱汉民连忙答应了一声，霍玉兰站了起来：“民哥，娘已用功完毕，咱们进去吧！”

聂小倩这用功完毕可正是时候，早不完，晚不完，偏偏在美姑娘改了话题的时候她用功完毕了。

进了屋，聂小倩正盘膝坐在床上，一见二人进来，她先望着朱汉民说了话：“民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朱汉民忙道：“民儿回来一会儿了。”

聂小倩目光移注，落在霍玉兰娇脸上，道：“你们两个在外面都谈了些什么？”

霍玉兰不安地微微垂下粉首，道：“没什么，娘，我跟民哥随便谈谈。”

聂小倩道：“是么？”随即示意霍玉兰走过去。

霍玉兰姗姗地行了过去，笑问道：“娘，您要……”

聂小倩未说话，取出一方罗帕为霍玉兰擦去了脸上的残余泪痕，美姑娘大窘，立刻垂下粉首，红透耳根。

聂小倩目光投向朱汉民，道：“民儿，是你欺负你兰妹妹了？”朱汉民不知该如何回答，正感窘迫。

霍玉兰抬起了粉首，道：“娘，不是的，是兰儿自己……”聂小倩含笑说道：“我没听说过好端端的会掉泪的，姑娘，知子莫若母，汉民虽不是我亲生，但却是我自小把他带大的，对他的脾气我还能不清楚？让我骂他几句为你出出气……”

立即转望朱汉民，微沉脸色，道：“民儿，娘只有一句话，你兰妹妹是个难得的好姑娘，娘喜欢，任何事，以后我不许你再伤她的心！”朱汉民只有应是的份儿，一句话不敢多说。

聂小倩收回目光又慈祥地笑了：“来，兰儿，坐在我身边，听你民哥说说第二趟的情形！”

霍玉兰目光深注，满含感激，温顺地依着聂小倩坐了下去，然后，聂小倩又示意朱汉民坐在桌旁。

坐定，朱汉民遂把二趟夜探总督府的经过说了一遍。

听毕，聂小倩皱了眉，道：“看来，和垵这位如夫人，也是个极具心智的人物，你说得不错，照诸多情形看，她确该是邬飞燕，可是……”摇摇头，接道：“她又怎么分的身，又怎么跑到了咱们前头，要照这一点想想，她又绝不可能是邬飞燕……”

朱汉民苦笑说道：“民儿也难懂！”

聂小倩沉吟了片刻，抬眼说道：“民儿，你今夜吃了个哑巴亏，假如咱们再要去找他们的所谓麻烦时，那以后哑巴亏还有得吃，娘现在感觉到灭清教是个高深莫测且极为可怕的组织，但不管怎么说，它只要能致力于复兴大业，不为祸武林，对咱们便是有益而无害，从现在起，咱们不必再去探查什么究竟了，明天咱们启程往南去，静等清明约期到来好了。”

朱汉民恭谨地答应了一声。

聂小倩道：“天时已经不早了，你回房休息去吧！”

朱汉民又应了一声，起身告退而去。

望着朱汉民出门转向隔室，聂小倩方始低低说了一句：“姑娘，我都听见了，放心，懂么，一切有我！”

霍玉兰未答话，但却一头埋入了聂小倩怀中。

（第二部完）

第二十七章 君山三奇士

帆转湘转，望衡九面，八百里洞庭烟波浩瀚！
洞庭秋水远连天，宋大词人张于湖他有一阙“过洞庭”：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
玉界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

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明彻，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
短鬓疏襟襟袖冷，总泛沧溟空间，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
叩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朝见闻录”载：

张于湖尝舟过洞庭，月照龙堆，金沙荡射，公得意，命酒歌作词，乐极时群吏共酌，此词之成，有声有色，非堆砌之作。

八百里烟波浩瀚的洞庭，确实那么美，那么绮丽，那么伟壮，水天一色，细数帆影无数，远望君山一螺，确实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

在洞庭湖东，有座岳阳楼。

岳阳楼的历史，传说不一，一般通认为唐张总做岳州刺史所建，另说则远在前唐，至宋代经巴陵郡守滕子京重修，范仲淹作记，苏舜钦执笔，邵竦篆额，此经名家品题，声誉百倍，当时称此为四绝。

岳阳楼的建筑原甚壮观，楼下城墙厚七十二步，下临巴江，有石磴百余级，直通楼门。

城阔约三丈，楼高三层，历代均重视此一历史古迹，屡加重修，单是有清一代，康熙、乾隆就都曾重修过。

岳阳楼的诗咏很多，但都不如徐君宝妻故事动人！

徐妻为岳州人，被掠至杭州，其主屡欲犯之，每以计脱，主者强焉，乃告曰：俟祀先夫，然后为君妇。

主者许诺，乃焚香再拜，题词壁上，投河而死。

其词曰：

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

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月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

清平三百载，典章人物，扫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

这一烈妇殉情而死，从今后，断魂千里一句最为感人。

其他的神话古迹，那是数不胜数，说不胜说。

如今，闲话打住，言归正传。

黄昏时分，落日西山，晚霞下的洞庭更美。

暮地里，一阵清亮而雄壮的歌声，划破这八百里浩瀚烟波的宁静，锵锵直上，裂石穿云：

鱼家乐，山居闲。

日日垂钓钩，心旷神怡碧波前。

卧看浮云数林鸟，醉后大睡茅庐间。

鱼家乐，山居闲。

负网提簍满载归，妻儿笑迎柴扉边。

一盘弈棋一壶酒，三人同醉乐陶然。

鱼家乐，山居闲……

随着歌声，君山方向踏着醉人晚霞行下三个人来。

这三个人的衣着，身材，相貌固然各异，但都有一种飘逸脱拔，高华不凡的轩昂气度，疑若神仙中人。

三人中，那居左的一位，是个虎头燕颌，肤色黝黑，满脸于思的黑衣大汉，环目转动之间寒光四射的，豪壮中带着几分潇洒意味，不怒而威，慑人已极。

那居中的一位，是位长眉入鬓，凤目重瞳的中年俊美青衫文士，他风流倜傥，狂态毕露，衣衫飘拂，步若行云流水，肩上扛着一根青竹竿，竹竿上还挂着个酒葫芦。

那居右的一位，身材较为矮小，是位白面无须的白衣书生，长眉细目，眉宇间隐含煞气，但看起来极具心智。

这三人一路行来，出得君山，歌声已了，在那犹自萦绕长空的袅袅余音中，那居中青衫文士突然笑顾左右，入鬓长眉轩动，神采飞扬地道：“二位，下个评语，我这自作自唱的歌儿如何？”

黑衣大汉抚掌大笑，激荡空表，连声称妙。

那白衣书生则摇了摇头，淡淡说道：“阁下，不怎么样！”

青衫文士“哦”地一声，笑道：“恭请高明指教。”

“岂敢！”白衣书生淡然说道：“仍嫌不够通俗，且意境也不够！”

青衫文士笑道：“我看你这是鸡蛋里头挑骨头，想当年我在这大圈子里论胸蕴，连夏大哥都会夸赞我一句，你要是不服，你也来上一曲？”

白衣书生点头说道：“使得，只是现在不行！”

青衫文士笑道：“莫非等到你我生了华发？”

“不必。”白衣书生摇头说道：“稍时岳阳楼头三杯下肚之后再谈，到时候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文才，什么是雅俗共赏的好歌。”

青衫文士大笑说道：“妙哉，阁下，待会我可要洗耳恭听了。”

这三人步履看似缓慢，其实迅捷异常，较诸常人至少要快上两倍，说话间已抵洞庭湖滨。

洞庭湖滨茶楼酒肆林立，酒最好、生意最好的要算那家醉仙居，醉仙居的主人会吹，他说，当年洞宾老祖吕纯阳三过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时的三过，都曾在醉仙居的旧址酩酊一番。

吹尽管吹，也是这醉仙居沾上了吕纯阳的仙气，风水好，不但自酿的酒好，而且日日卖满座。

这三人一到湖滨便直奔向醉仙居，他三个似乎是醉仙居的老主顾了，老远地店伙便迎了上来：“三位爷今天怎么来迟了？”

那青衫文士一指白衣书生，笑道：“问他呀，一盘棋输了不服气，硬赖着又下了两盘。”

说着，竹竿一挑，酒葫芦投向店伙怀中。

那店伙伸手抱个结实，忙道：“三们爷，老规矩？”

青衫文士点点头道：“自然，十数年如一日，何曾改变过？”

那店伙点答应，笑着进入酒肆。

那三个没进去，站在酒肆门口望着霞光下的洞庭烟波，指点谈笑，有顷，那店伙提着酒葫芦，另外一只手捧着一个大包卤菜行了出来，双手递向青衫文士。

青衫文士接过酒葫芦挂在了竹竿上，那黑衣大汉则伸手接过那包卤菜，白衣书生付帐，在店伙躬身哈腰谢声中，三人并肩迈步，一路嘻哈，向着暮色深深的岳阳楼走去。

到了岳阳楼，三人举步登梯，直上那最高的一层。

在那画栋雕梁最上一层中，三人席地坐下，放下酒葫芦，摊开那包卤菜，青衫文士笑道：“水天一色，风月无边，人生能得几回，二位，请吧！”

一口下肚，他抬手一指，神采飞扬，狂态毕露地又道：“一楼何奇，杜工部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心，滕子京百废具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泪下……”

白衣书生两眼一翻，接道：“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州城东道严疆，渚者，流者，崎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

抬手抓起了酒葫芦。

那青衫文士笑道：“妙对，高明，区区领会得……”

“来”安未出，脸色微变，抬手压住了那白衣书生即将就唇的酒葫芦，白衣书生又翻了眼，道：“阁下，你喝过了，不该我么？”

青衫文士笑道：“我那有这么饶？是该你，但阁下，今天这酒大异于十多年来所饮，你看清楚了再喝。”

言毕，将口一张，一道酒箭冲口而出，“嗤”地一声射在一根柱子上，吱吱一阵轻响，柱子立即黑了一大块。

白衣书生目中寒芒一闪，黑衣大汉则浓眉轩动，抚掌笑道：“罪过，罪过，阁下怎好沾毁古物？我找那伙计换一葫芦去。”说罢，他作势就欲站起。

白衣书生眼明手快，一把把他按了下去，冷然说道：“阁下，不必劳动贵步，咱们是老主顾了，那伙计不会在酒中渗假，你没见他适才毫无不安之色。”

黑衣大汉笑道：“那么，阁下，以你之见？”

白衣书生冷冷说道：“一如往日，共谋一醉，然后横卧楼头候那明月清风！”

黑衣大汉笑道：“毕竟阁下高明，行，就这么办，我要看看那是个跳梁小丑，魍魉邪魔来打扰咱们这份儿酒兴，来！喝酒！”

抓起酒葫芦“咕登”便是一大口，抹抹嘴，笑道：“好酒，好酒，阁下，该你了。”

随手递向了白衣书生。

白衣书生冷冷一笑，接过葫芦喝了一口。

忽听青衫文士笑道：“黄昏泛舟洞庭湖，荡漾浩瀚烟波之上，美酒一壶，小菜二三，人生快意莫过于此，雅人也！”

他，一双目光紧紧盯在岳阳楼外。

那白衣书生与黑衣大汉跟着举目望了过去，只见楼外甘余丈外波面，霞光暮色里，一叶扁舟，随渡荡漾。

船上，面对面地坐着两个人，一个是位五旬左右的瘦削老者，一个则是玉面朱唇的黑衣少年。

那摇船的，则是个一身粗布衣裤的粗壮大汉。

黄昏泛舟，本属雅事，湖面轻舟到处可见，那也不足为怪，可是这艘船却只在岳阳楼左近划行，绝不远去。

而且，那个灰衣老者与黑衣少年看似举杯对酌，谈笑甚欢的，但那两双目光却不时地投向岳阳楼这边。

有此所见，黑衣大汉轩眉笑道：“人生雅人难逢一二，待我朗吟飞渡，陪陪他两个去！”

说着便要长身而起。

白衣书生又一把按住了他，冷冷说道：“又来了，如此不能镇定，岂能成大事？”

青衫文士朗笑说道：“小霍八成是看上了船上的那壶酒，告诉你，小霍，那一壶酒还不及咱们这一葫芦的醇美。”

黑衣大汉郝然一笑道：“是么？”

“当然。”青衫文士点头笑道：“以我看，那一小壶酒虽然性烈，但难及这大葫芦沉纯。”

“高明！”白衣书生点头说道：“确乎如此，那黑衣少年虽然一身武学不俗，但远不及那灰衣老头儿难斗，此人老奸巨滑，极富心智！”

黑衣大汉忽地皱起浓眉，道：“小岑，我有一个奇异的感觉。”白衣书生问道：“什么奇异感觉？”

黑衣大不目光凝注在那艘小船上，道：“那老儿好生面善，似乎在那儿见过？”

白衣书生一怔点头，道：“不错，经你一提，我顿有同感……”青衫文士目中寒芒飞闪，笑道：“颇似一个当年的故人……”黑衣大汉与白衣书生同时转向青衫文士：“当年故人？你说谁？”青衫文士笑道：“仅是颇似，中不中不敢说，小岑，你可还记得那远处藏边的布达拉宫中的那位阿旺藏塔法王？”

黑衣大汉猛击一掌，叫道：“对，阁下好眼力，确实像他！”白衣书生脸色一变，倏又恢复正常，摇头说道：“二位，仅仅只是像！”

黑衣大汉霍然转注，道：“小岑，怎么说？”

白衣书生道：“当年夏大哥爱惜他那超人的智慧，虽未将之诛死掌下，却将他关禁在北天山一处死谷之中，除非夏大哥亲自放了他，不然他这一辈子也别想再出来……”

黑衣大汉浓眉一皱，道：“可是这老头儿除了头上多了些头发，颌下多了部胡须外，简直活脱脱的阿旺藏塔法王。”

白衣书生道：“前些日子夏大哥来的时候，并没有听他说他到北天山去过，也没有听他说他曾放了人……”

黑衣大汉刚要张口，白衣书生飞快又接道：“还有，别尽注意那老头儿，忽略了那黑衣少年。”

黑衣大汉道：“小岑，怎么说？”

白衣书生道：“我觉得他也像一个人！”

黑衣大汉与青衫文士齐齐问道：“小岑，你说谁？”

白衣书生淡淡说道：“雷惊龙。”

黑衣大汉一愣，“哈”地一声，笑道：“谁听说雷惊龙娶过老婆，有过孩子！”

白衣书生道：“所以说，这跟前者一样地不可能。”

青衫文士忽地壮容说道：“你两个别吵，那黑衣少年不论相貌神态的确酷似当年雷惊龙！”

黑衣大汉摇头笑道：“这恐怕跟那老头儿一样地是种巧合！”

青衫文士微微点头说道：“但愿如此，要不然咱们就没法山居清闲了……”

黑衣大汉笑道：“行了，阁下，别胡思乱想了，喝酒，喝……”

青衫文士突然淡淡笑道：“小岑，你比小霍明白，十多年来一直到今天，这酒突然变了质，这洞庭湖你我三人眼前同时也出现了两个酷似当年的故人，难道真是巧合么？”

白衣书生脸色一变，眉宇间煞气顿浓，道：“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但那都要等着看！”

青衫文士掀眉笑道：“说得是，等着看，喝酒，喝酒！”

一片疑云轻轻溜过，三人又喝了起来。

夜幕渐垂，钩月渐升，那昏暗的月光，立为这八百里浩瀚烟波涂上一抹朦胧的美……

暮地里，一溜火光冲天，君山上红了一片，远远望去，只见君山上火焰吞吐，几可烛天。

是君山上着了火，那三个是由君山来的……

然而，岳阳楼上黑黝黝的，却毫无动静。

适时，那艘一直在岳阳楼附近逡巡的小船，渐渐地向湖心划去，越去越远，隐入了那迷朦的烟波之中。

忽地，又是一溜火光自岳阳楼下冲了上来。

只听一声朗笑由岳阳楼上划空响起：“好狡猾东西，不上来了，焚我居处罪或可赎，但这百年古物何辜，你别想走了！”

随着话声，三条人影自岳阳楼上掠出，口一张处，三道酒箭飞出，岳阳楼下火光立熄，但，那有人影？

那三个，立身岳阳楼顶举目四望，竭力搜寻。

只听那黑衣大汉道：“小岑，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白衣书生冷哼说道：“那放火之人极富心智，这是预先埋藏的火种，靠引线点燃，只怕那点火之人身在百丈之外……”

黑衣大汉道：“果真如此，他不该用火烧，该用火药炸……”

话声未落，只听一个阴森森的冷笑划空传来：“多谢提醒，我下次会改用火药！”

三人霍然转注，六道犀利冷电直逼那风月无边的洞庭湖面，湖面碧波上，远远地有一叶扁舟。

黑衣大汉笑道：“躲得挺远的，便是我这凌空飞渡也难及！”白衣书生道：“当然他不会等在左近，天下没有那么傻的人！”黑衣大汉道：“看来他颇为知咱们……”

青衫文士突然提气发话道：“阁下哪位高人？”

那阴森话声由湖面传到：“高人不该当，山野一老人耳！”青衫文士道：“我三人与阁下何仇何恨？”

那阴森话声道：“仇比山高，恨比海深！”

青衫文士道：“所以你焚我三人君山居处……”

阴森话声飞快接口道：“还有下毒酒中，火焚岳阳楼，可惜你三人功力太高，功亏一篑，未能如愿以偿，下次我定然遵三位吩咐，改用火药。”

青衫文士道：“非置我三人于死地不可？”

“当然！”那阴森话声说道：“山仇海恨，岂有不报之理？”青衫文士道：“可否说明仇何来，恨何来？”

“不必！”那阴冷话声道：“等你三人将断气之前，自会明白！”青衫文士道：“你不以为你找错了人么？”

那阴森话声道：“不会，你三个三圣传人，凡凡高足霍玄，大木高足岑参，东郭高足端木少华，可是？”

青衫文士目中寒芒疾闪，决然点头：“正是！”

阴森话声道：“那就没有错了……”

青衫文士笑道：“那么，你阁下当是昔年藏边故人？”阴森话声道：“你错了，我一向在中原。”

青衫文士道：“不是由北天山跑出来的么？”

那阴森话声道：“我至今不知道哪里是北天山！”

青衫文士朗笑说道：“法王阁下似不必再在我三个面前耍花枪，如果你真要报那所谓山海仇恨，该找我们夏大哥！”

那阴森话声道：“谁是你三个的夏大哥？”

青衫文士道：“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

那阴森话声道：“我久仰此人奇才第一，但我跟他无仇无恨！”青衫文士道：“你怎不说根本不识夏梦卿其人？”

那阴森话声道：“事实上他宇内第一，威震武林，没有人不知道他！”

青衫文士笑道：“你很机警，也很狡猾，我没能逼你露出马脚，不过……”

顿了顿，接道：“当年化装那天外神魔，大破你布达拉宫，最后又将你禁闭在北天山死谷中，不是他么？”

阴森话声道：“你这些话令我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生在中原，长在中原，成名也在中原，何曾去过布达拉宫？”

青衫文士笑道：“就算你不是吧！你总该有个姓名？”

“有”那阴森话声道：“人谁无姓名？不过如今言之尚非其时！”

青衫文士道：“什么时候你才能说？”

那阴森话声道：“等你三人即将断气之时！”

青衫文士道：“那是要等很久的，我三人没一个有好耐性。”

那阴森话声道：“我不会让你三个等得太久！”

青衫文士笑道：“那最好不过，我希望越快越好。”

那阴森话声尚未接话，黑衣大汉突然说道：“老头儿，你身边那少年人可是姓雷？”

那阴森话声道：“你错了，他不姓雷，姓仇！”

黑衣大汉道：“我以为他该是当年那雷惊后之后。”

那阴森话声道：“你三个怎么老是张冠李戴，硬把冯京当马凉？他不是什么雷惊龙之后，他是当今灭清教教主！”

黑衣大汉讶然回顾，道：“灭清教？你两个谁听说过这个名儿么？”

青衫文士与白衣书生尚未答话。

那阴森话声已然又道：“那是你三个太以孤陋寡闻。”

黑衣大汉目光再次投注道：“也许你说得对，我三个是跟武林隔绝太久

了，但，老头儿，他若是灭清教教主，怎么跟你混在一起？”

那阴森话声道：“这理所当然，我也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

黑衣大汉笑道：“听来颇为顺耳，老头儿，这么说来，你也是灭清教中人？”

那阴森话声道：“可以这么说，我是半个。”

黑衣大汉道：“老头儿，半个何解？”

那阴森话声道：“很简单，一半是，一半不是！”

黑衣大汉道：“老头儿，那不是的一半是什么？”

那阴森话声道：“我不想说，如今也非其时，那也要等到你三个断气之时！”

黑衣大汉浓眉轩动，道：“老头儿，可以个确定时间么？”

“可以！”那阴森话声道：“清明子夜时！”

黑衣大汉道：“什么地方？”

那阴森话声道：“就在你三个脚下那岳阳楼上。”

黑衣大汉道：“老头儿，你打算……”

那阴森话声截口道：“匏你三人之心，以报那山仇海恨！”黑衣大汉道：“为什么不把时间订得早一点，你刚才听端木少华说过，我三个都没有太好的耐性，等不及。”

那阴森话声冷笑说道：“你三个要明白，清明子夜时，那是最好的时候！”

黑衣大汉目中威芒一闪，笑道：“老头儿，我明白了，你好像很有把握！”

那阴森话声道：“当然，我这个人从不做没把握的事，要怕你们可以不来。”

黑衣大汉仰天大笑，声震夜空，湖水为之倒流：“老头儿，三圣传人生平尚不识一个怕字，咱们一言为定，我三个到时等你了，你可别……”

那阴森话声截口说道：“霍玄，英雄轻死重一诺！”

黑衣大汉道：“我霍玄说话一言九鼎重如山，老头儿，你若不来呢？”

那阴森话声道：“那我如今何必约你三个？”

黑衣大汉笑道：“说得是，我三个到时就在这岳阳楼上摆酒候驾了，希望不要令人望眼欲穿，今夜我不为难你，你走吧！”

那阴森话声冷笑说道：“我要来便来，要走便走，不领这个情。”

黑衣大汉浓眉一挑：“老头儿，你要不要试试看？”未闻那阴森话声回答，却见那叶扁舟忽然箭一般地向湖心划出十余丈，分明，那乃是慑于这三个的高绝功力。

黑衣大汉哈哈大笑，历久不绝。

笑声中，那白衣书生突然说道：“小霍，别笑了，内情绝不那么简单。”

黑衣大汉笑声倏住，目光一凝，道：“怎么，小岑，你怕了？”“笑话”白衣书生冷笑说道：“贝叶金刀，玄玄宝钩，幡龙玉杖合了璧，便是夏大哥他也不也轻视，何惧这区区跳梁小丑，我小岑当年代夏大哥领袖群伦，面对千百密宗高手，何别胆怯过！”

黑衣大汉道：“那么你又担什么心？”

白衣书生冷冷看了他一眼，道：“我担心的不是你我他三人，而是天下武林，大汉民族！”

黑衣大汉为之一怔，道：“不岑，别危言耸听，有这么严重么？”

白衣书生道：“怎么没有？一个像那阿旺藏塔法王，一个像雷惊龙，偏

偏又来了一个什么灭清教，我担心当年事会重演！”黑衣大汉一震，没有说话。

青衫文士适时插口说道：“小岑说得对，我也这么想，要知道，他们若是没有十分的把握，绝不敢找到咱们三个头上来！”

白衣书生冷冷说道：“只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汉民是日月盟的总盟主，要是知道的话，那内情就更不简单了。”

青衫文士沉吟说道：“武林中出了个灭清教，不知汉民他知不知道……”

白衣书生摇头说道：“难说，只可惜他远在北京，要不然……”黑衣大汉突然笑道：“小岑，这你不用烦心，瞧我的，你两个有兴趣么，咱们一起到岳阳去走走如何？那儿今夜风光好。”白衣书生愕然说道：“现在到岳阳去干什么？”

黑衣大汉笑道：“居处被人放了一把火，你不去岳阳找家客栈，难道今夜就睡在这岳阳楼上不成？至于其他的嘛……”

笑了笑，接道：“事关天机，恕我暂时不能泄露！”

白衣书生沉吟了一下，点头说道：“我跟你去……”转望青衫文士，道：“阁下，你呢？”

青衫文士道：“废话，多此一问，咱三个自当年至今，什么时候离开过？再说，你两个想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守楼么？”

白衣书生不禁失笑，黑衣大汉一声走字，三条人影飞射而去。

片刻之后，他三个出现在岳阳城内。

他三个气宇轩昂，世间少见，故而一进城便引得人人注目，投过那深深的异样一瞥。

尤其是那些在城门口逢人便伸手的要饭化子，他们眼睛雪亮，几几乎能看穿每个人的荷包，互相一打眼色，一窝蜂般拥了过来。

黑衣大汉笑了，探怀摸出一锭银子，用手一捏，碎为十余块，每个破碗里他放一块，然后笑问：“那位是头儿，请借一步说话！”

说着，他径自向前走去。

青衫文士与白衣书生刹时明白了，青衫文士笑道：“小霍，有你的，我就没想到，好不怀念五老。”

白衣书生点头说道：“阁下此言我深有同感，多年未见，五老想必健朗如昔……”

三人一面说话，一面前行，顺着城墙往东走，那有三国东吴大夫鲁肃的墓，那儿也偏僻。

在那僻静处，三人停了步，适时，一名化子飞奔而至。

那是个中年化子，一脸精明相，他一丈内停步，炯炯双目疑惑地望着三人，道：“多谢施舍，三位召见有什么吩咐？”

黑衣大汉含笑说道：“不敢，阁下怎么称呼？”

那中年化子未答反问：“该先请教三位。”

分明他经验老到，不肯先示人姓名。

黑衣大汉轩眉一笑，道：“我叫霍玄……”一指白衣书生，道：“他叫岑参……”

最后指向青衫文士，道：“这位是当年不归谷少谷主端木少华。”

人名树影，武林二小及一谷，威震宇内，谁不知三圣传人？

那中年化子闻言脸色连变，霍玄话落，他立即肃躬身：“恕小的有眼无

珠，不识三位，丐帮岳阳分舵弟子秦舞阳听候三位差使，请三位吩咐！”

“好说！”霍玄咧嘴笑道：“我先请问，五老安好？”

那中年化子秦舞阳恭谨说道：“谢霍大侠，他老人家安好，他老人家已率领本帮八英、十二俊在赶来江南途中，不日即可渡江！”

霍玄、岑参、端木少华闻言震动惊喜，霍玄急道：“五老多年未在武林现侠踪，为什么突率贵帮高手南下？难不成武林中最近有什么变故？”

秦舞阳双眉微挑，脸上微现悲愤色，道：“武林中近来有了大变故，难道三位尚不知道？”

霍玄摇头说道：“我三位这十多年一直隐居君山，隔绝武林过久，如今已是麻木迟钝得如同寻常世俗之人了。”

秦舞阳道：“那就难怪三位不知道了，武林中最近出了一个名叫灭清教的秘密组织，以残酷毒辣手法威胁各门派加盟该教，单本教就被他们残害了多名弟子。”

三人脸色一变，霍玄挑眉说道：“这以说来，各门派都有损失，难免其害了。”

秦舞阳道：“事实如此，武林中各门派没有一个不受害的！”

霍玄转注岑参，道：“小岑，你说对了，刚才咱们不该放过他。”

岑参道：“放都放了，还放什么马后炮！”

霍玄又转向秦舞阳，道：“恐怕五老此行在连络各门派，以便共同对付灭清教？”

秦舞阳道：“五老的本意是这样的，可是如今不得不暂时忍耐……”

霍玄截口说道：“怎么说？”

秦舞阳道：“日月盟朱总盟主下了令谕，阻拦了各大门派的轻动！”

霍玄忙转望岑参与端木少华，道：“二位，汉民他知道了。”

岑参未说话，端木少华则道：“小霍，问下去！”

霍玄立又转向秦舞阳，问道：“那朱总盟主为什么阻拦各门派？”

秦舞阳道：“朱总盟主张委屈求全，想与灭清教谋求精诚合作，以免让满虏坐收渔人之利，且已跟灭清教主订下约期。”

霍玄望向岑参，道：“小岑，你看汉民这么做对么？”

岑参未答，道：“小霍，再问下去！”

霍玄皱了皱眉，向秦舞阳问道：“阁下可知那约期定在何时何地？”

秦舞阳道：“清明夜子时，在滕王阁。”

一句“清明夜子时”听得霍玄一怔，收回目光，讶然说道：“清明夜子时，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端木少华突然开口向秦舞阳问道：“阁下可知道，那朱总盟主现在何处？”

秦舞阳道：“回少谷主，总盟主现在赶往南昌途中，不日可达！”

端木少华点头说道：“谢谢阁下，没有事再麻烦了，阁下请吧！”

秦舞阳忙道：“不敢，能为三位效劳，那是本帮及秦舞阳的荣耀，日后倘有差遣，请尽管吩咐，告退了。”

一躬身，如飞而去。

望着秦舞阳那背影消失在夜色中，端木少华缓缓收回目光，神色略显凝重地开口说道：“小岑，你看出了么？内情确不简单！”

岑参道：“汉民主意不错，但如果那酷似雷惊龙的灭清教主真跟雷惊龙

有什么渊源，他这番心意就注定白费了！”

端木少华道：“恐怕尚不止此！”

霍玄突然接话道：“怎么说？”

端木少华道：“天下没有那么巧的事，他们既跟汉民定有清明夜子时滕王阁之会，后又跟咱们订下清明夜子时岳阳楼之约，你以为这会是巧合么？”

霍玄由来不喜欢动脑筋，道：“那么，你以为这是什么？”

端木少华冷冷笑道：“他们分明是要藉这清明夜子时滕王阁之会，有不利于汉民的阴谋举动，怕咱三个闻讯驰援，所以又跟咱们订下同时的岳阳楼之约，企图绊住咱们三个。”

霍玄浓眉一挑，环目放光，猛击一掌，道：“有理，九成九是这么回事儿……”

岑参冷冷说道：“别忽略了另一回事儿。”

霍玄霍然转注，道：“小岑，哪一回事儿？”

岑参道：“他们怎知咱们会驰援汉民？那是知道咱们三个跟汉民有极深的渊源关系，而知道汉民跟咱三个有渊源关系的人，武林中恐怕没有几个。”

霍玄道：“小岑，你的意思是……”

岑参道：“那老儿有八成必是当年的阿旺藏塔法王，那灭清教主，也必然跟那当年的千毒门主雷惊龙有渊源！”

霍玄脸色倏变，未说话。

端木少华点头说道：“小岑的说法对，只是那喇嘛法王又是怎么跑出来的呢？”

岑参摇头冷笑，道：“凭他自己一辈子也出不来，当然是有人把他放出来的，而能够从那北天山死谷把他放出来的人，至少一身修为足能跟夏大哥相颉颃，要不然他做不到。”

端木少华眉锋一皱，道：“这么说来，他们背后是另有高人……”

霍玄叹道：“这多难武林经过夏大哥当年一番扫荡，总算平静了一个时期，但这平静的时期未免太短暂了些……”

转注岑参，圆睁双目，道：“小岑，好歹你得拿个主意。”

岑参道：“什么主意？”

霍玄道：“咱们被绊在这洞庭湖边，不能分身驰援汉民，你说怎么办？”

岑参道：“那能怎么办？为驰援汉民，大不了失信一次！”

霍玄摇头说道：“那怎么行？英雄轻死重一诺，丈夫一言重如山，咱们是什么身份，别弱了三位老人家的名头，我是宁可失信于君子，绝不失信于小人！”

岑参冷冷道：“那你就不要问我，是一身系汉族命脉，生民祸福的汉民安危重要，还是你我他三人这身份重要？”

霍玄一怔，道：“小岑，事关一个‘信’字。”

岑参道：“有些时候有些事，似不必太拘泥！”

霍玄皱眉不语，但旋即正色摇头，道：“不行，小岑，这种事我做不到！”

岑参冷冷说道：“你有把握他们会那么守信？”

霍玄道：“未到时候那难说，我也宁可让他们失信！”

岑参双眉一挑，还待再说。

端木少华突然插口说道：“你们两个别争别辩了，我有个不算高明的妙策在此，准保咱们两头都不落空，行了么？”

霍玄闻言色喜，道：“阁下，你有什么妙策，说说看？”

端木少华却摇头笑道：“事关天机，此时我不能泄露，那一泄露就不灵了。”

霍玄眉锋一皱，道：“跟我们两个，你阁下还卖关子？”

端木少华笑了笑，未说话。

岑参深深地看他一眼，道：“阁下，别忘了，两地距离不近，时间又同在子时。”

端木少华笑道：“我没有忘，不必赶，便是赶也赶不及。”

岑参愕然说道：“那么，你那妙策是……”

端木少华道：“你刚才没听见么，事关天机，此时不能泄露？”

岑参呆了一呆，道：“好吧，要卖关子你尽管卖吧，如今该怎么做？”

端木少华道：“不急，天大的事咱们也要在岳阳住过一夜……”

双眉陡挑，星目放光，凝注那鲁肃墓后的一片柏杨林中朗声发话，道：“哪位高人隐身在此，窃听别人说话？”

话声方落，一条纤小人影破林而出，向着茫茫夜空中飞射而去。

霍玄与岑参腾身欲追，却被端木少华一手一个拉住。

他淡淡笑道：“让她去吧，何必跟一个姑娘家过不去？反正她没听见什么！”

霍玄道：“何以见得？”

端木少华笑了笑，道：“我听得清楚，她一直在向咱们立身处接近，要是已经听到了，她何必还要再冒被发觉之险靠近来？”

霍玄道：“你不打算看看她是谁？”

端木少华道：“反正不会是咱们的朋友，此女身法颇高，不似等闲之人。”

岑参冷冷说道：“我看你什么时候能改掉你那怜香惜玉的风流心性！”

端木少华玉面一红，笑道：“快四十的人了，还怜什么香，惜什么玉，那是年轻人的事儿，已不适合用在我身上了，走吧！”

拉着二人往那热闹处行去。

第二十八章 巧逢三婵娟

未几，端木少华、岑参、霍玄三人出现在一家名唤“三湘”的客栈前。

那客栈内迎出了两个店伙，殷勤地往里让客。

适时，端木少华的眼睛突然一亮。

霍玄与岑参循着他的目光抬头望去，不由各自一皱眉锋。

客栈内，正由内院走出个青色倩影，那是位身披风衣，一身皆青的姑娘，那姑娘云髻高挽，黛眉凤目，琼鼻檀口，美艳无双，只是，年纪稍显大了点儿，恐怕已过了双十年华好几个年头了，而且虽艳若桃李，却冷若冰霜，眉宇凝煞，凤目含威，那样儿令人不敢有丝毫随便。

端木少华看见她，星目固然为之一亮。

而她看见了端木少华，也似乎微微一怔，美目之中的神色有点讶异，但那太轻微，太短暂了，刹那间，那娇靥上又是一层浓浓的寒霜，粉首一偏，绕过三人向外走出。

端木少华目中异采闪漾，微微皱起了眉。

岑参一旁冷冷说道：“读圣贤书所学何事，阁下，你卅多了！”

端木少华脸一红，漫应说道：“别乱说，小岑，我只觉得这姑娘……”

岑参截口说道：“似曾相识，好像在哪儿见过？”

端木少华轻击一掌，扬眉说道：“正是，此女好像适才那林中人。”

岑参冷笑说道：“敢情打蛇随棍上，巧事儿都让你碰上了，假如再碰见一个，我看你还能往哪儿安了。”

当先行进客栈，往后院行去。

适时，香风袭人，扑鼻沁心，由后院门内直吹过来，岑参一惊，连忙闪身，还好，躲得快，一条纤小白影擦身而过，过是过来了，但那纤小白影却“咦”地一声停了身。

那声轻“咦”，恍若银铃，煞是好听，那人儿也清丽出尘，煞是好看，看年纪，约莫比适才那位青衣人儿略小一些。

那双清澈、深亮的大眼睛，却带着三分稚气地盯望着岑参。岑参脸有点儿红，连忙把头转向一旁。

那位白衣人儿立时一声冷哼：“又不是大姑娘，有什么了不起？”香风再动，如飞出了客栈。

端木少华笑道：“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我从没见过小岑脸红，莫非动了……”

岑参回头一瞪目，端木少华连忙闭口不言。

霍玄哈哈笑道：“你两个艳福都不浅，真正地羡慕煞人也妒煞人，小岑，闪开些，看看我能不能也碰上一个！”

话说完，他刚要举步，怪了！

又是一阵香风涌到，由后院中闪出个婀娜刚健的黑影来。

那是位一身俱墨，肤色也微显黝黑的黑衣姑娘，但黑得美，黑得俏，还有一种成熟的风韵美。

她，柳眉，杏眼，英气逼人，刚健中带三分妩媚，英武中不失女儿家应有的温柔。

她，第一眼便投向霍玄，怔了怔，随即向外走出。

那一眼，看得霍玄脸红心跳，轻轻叫道：“乖乖，她那双眼神好不刺人，

怎么像电……”

岑参道：“苍天从不厚此薄彼，看来小霍脸红心跳才是奇闻！”霍玄那张脸更红了！

只听端木少华朗笑说道：“小霍，小岑，今夕何夕？”

霍玄没说话，岑参却道：“走，到房里躺在床上好好想想去，我看你酒尚未醒！”

举步跨进后院。

霍玄犹在那儿发愣，端木少华上前摆手笑道：“多一个为四，少一个为二，老天爷不会做那糊涂事的，能得相逢便是缘，你没见她三个也是黑青白，请吧，阁下，我担保不会再有第四个了。”

一笑跟了进去，霍玄走在了最后。

这三湘客栈的后院颇大，院中居然遍栽花木，还有一两座亭台，既美，又幽静，更雅致。

端木少华扬眉笑道：“此处应是神仙境，小谪尘寰九天来……”岑参横了他一眼，冷冷说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阁下，收敛点儿好么？”

端木少华笑道：“人贵率真，我这个人从不喜欢隐瞒自己的心事。”

岑参莫名其妙地脸一红，闭口不言。

这后院里，上房有好几间，霍玄，岑参与端木少华要住的一间上房在东边，当店伙领着他三人进屋时，端木少华向着店伙笑问道：“小二哥，刚才那三位姑娘住在哪一间？”

那店伙冲着他一笑，抬手指向那西边亮灯的一间，道：“相公爷，就是那一间！”

端木少华向着那西边灯光透窗的一间望了一眼，道：“就她三位么？”

那店伙摇头说道：“不，还有一对老夫妇！”

端木少华“哦”了一声，道：“他们老少间什么关系？”

那店伙道：“那三位姑娘是那两位老人家的女儿。”

端木少华“哦”了一声，道：“她三位之中，谁居长，谁行二，谁行那店伙道：“穿黑的那位是大姑娘，穿青的那位是二姑娘，穿白的……”

端木少华截口道：“你知道她们姓什么吗？”

那店伙摇摇头，道：“这个我不知道，他五位在小店里住了两天了，没听他们说。”

端木少华点了点头，道：“谢谢你，小二哥，没事儿了，你去吧！”

那店伙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支走了店伙，端木少华转身进屋，岑参劈头便道：“阁下，你要干什么？打算攀亲？”

端木少华摇头说道：“小岑，别开玩笑，说真的，那位穿青衣的，好像就是适才躲在林中窃听咱们谈话之人！”

岑参疑惑地望着他道：“阁下，是真的？”

端木少华正色说道：“岑参，我什么时候说过谎话骗过人？”

岑参眉锋一皱，沉吟说道：“这倒真是巧事了……”

端木少华道：“你没见她们适才见着咱们三个都一惊一怔么？”

岑参点了点头道：“是有点儿，但这种事又不好……”

忽听房外传来一阵步履声，三人只当是客栈中的住客在走动，并未在意，可是，那步履声在房门口停了下来。

三人刚一怔，门上响起了剥啄声，随听一个沙哑的话声说道：“房里有人在么？”

这声音很苍老，也不像那店伙口音。

门开处他不由又一怔，一个童颜鹤发，手持龙头拐瘦老妇人当门而立，一双无神的老眼，直瞪着端木少华。

端木少华忙举手一拱，道：“老人家是……”

那老妇人未答反问地截了口，道：“这位小哥儿贵姓？”

端木少华脑中电转当即说道：“有劳老人家动问，我复姓端木，我这两个朋友，一个姓霍，一个姓岑，老人家有何见教？”

“不敢！”那老妇人干瘦脸上不带丝毫表情，道：“老身是住在对面亮灯那间客房里的客人。”

端木少华心头一震，忙道：“原来老人家便是那三位姑娘的……”

老妇人用那双老眼翻了一下，道：“不错，老身夫妇俩是带着三个女儿住在那一间，三位是认识老身那个女儿，还是认识老身夫妇？”

端木少华忙道：“都不认识，老人家何有此问？”

那老妇人道：“老身听小二哥说，三位适才曾打听老身夫妇！”

端木少华脸一红，忙道：“不敢说打听，那不过是随口问问！”

老妇人又两眼一翻，道：“彼此素昧平生，无一面之缘，便是随便问问，也属失礼。”

端木少华一怔，一时难以答话。

那老妇人冷哼一声，又道：“不错，老身承认小女们都颇具姿色，但三位气宇轩昂，仪表非凡，并不似登徒子之流，以后倘再有如此轻浮放肆之举，莫怪老身要一状告到官里去！”

气愤愤地一顿龙头拐，颤巍巍地转身而去。

端木少华吃她一顿抢白奚落，好不窘迫尴尬，愣立半晌，方始关上了门，转过了身，苦笑不语。

岑参冷哼一声，道：“阁下，这都是你招来的，够光彩！”

端木少华摇头苦笑，道：“厉害，厉害，真够厉害！”

脸色忽地一变，目光直逼岑参前胸，沉声接道：“岑参，你胸前心口上是什么？”

岑参低头一看，脸上陡地变了色，抬手拿下一物，那是根牛毛状，尖端乌黑发紫的小针，他目闪寒芒，冷笑着说道：“若非我怀中这玄玄宝钩……你两个也看看！”

霍玄与端木少华忙低头，脸色又是一变，二人的前胸心口上，各插着一根与岑参手中相同的小针。

霍玄豁然笑道：“看来咱们三个这贝叶金刀、玄玄宝钩、蟠龙玉杖是放对了地方，要不然咱三个早一命呜呼，丧生在这小小的针儿之下了，玫瑰多刺，老花儿更毒，足为咱三个戒，走，这种亏吃不得，找他们去。”

说着，他便要夺门而出。

岑参突然喝道：“小霍，动不得，枯木禅功、浩然真气，快！”

霍玄与端木少华机伶一颤，连忙闭目运功。

只听“叭”“叭”几声，三条金色蚕状小虫由三人鼻孔内掉下，落地后犹蠕蠕而动，霍玄环目暴睁骇然说道：“好毒的老婆子，金蚕蛊！”

扬掌虚空一按，三条金蚕顿化灰烬。

“现在可以去了！”岑参一声轻笑，飞掠出屋。

霍玄与端木少华跟着扑去。

西边屋里，灯光犹亮，但寂静不闻人声。

岑参冷哼道：“好滑的东西，走了！”

一挥手，三人腾身而起，半空中运目四望，只见百丈外夜色中两条人影飞掠如电，其中一人正是那老妇人。

三人六袖齐挥，疾若行空天马，划空电射追去。

三人承接三圣衣钵，一身功力仅次于那宇内第一的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身法何等的高绝快速。

转眼间便已追近五十丈内，岑参一声轻啸，银光烛天，瑞气千条，师门至宝玄玄宝钩探怀掣出，便要脱手飞袭。

蓦地里，娇叱震耳，黑、青、白三条无限美好的身影划空射至，半空中分为三路，横截三人。

只听“铮”地一声，一条银色匹链被截为二，其一冲天而起，坠落远处夜色中，再看时，两边三三并肩相对而立。

霍玄、端木少华与黑衣及青衣两位人儿俱都两手空空。

岑参手仗宝钩，那白衣人儿娇靥煞白，玉手里握着一柄剑，但那却是一柄断剑。

霍玄三人尚未有任何行动，那白衣人儿突然跺了蛮靴：“姐姐，我早就说过这三个贼眼灼灼不是好东西，你两个偏不信，如今怎么样？就会欺负老年人，这个更可恶，还毁了我的剑，我跟他拼了。”

话落，她娇躯闪动，欲扑岑参。

那青衣人儿倏探皓腕，一把拉住了她，冷冷道：“妹妹，让大姐找他们说话！”

只听那黑衣人儿道：“你三个是兄弟？”

霍玄道：“可以这么说。”

那黑衣人儿道：“谁居长？”

霍玄道：“我，你要干什么？”

黑衣人儿杏眼一睁，道：“我找你说话，三个大男人什么事不好干，为什么偏要欺负老年人，说个理由我听听！”

霍玄道：“老年人！你不说那两个是你三个的爹娘？”

黑衣人儿脸色一变，目射威芒，道：“你敢出口不逊？”

霍玄一怔说道：“怎么，难道不是？那老妇人亲口说的！”

黑衣人儿一跺蛮靴，娇叱说道：“你胡说些什么，谁是谁的爹娘，谁亲口告诉你的？”

霍玄道：“你三个可是住在西屋？”

黑衣人儿点头说道：“不错，我姐妹跟我爹我娘是住在西上房！”

霍玄道：“那就不错了，那老妇人告诉我三个，她老夫妇两个带着三个女儿住在西上房，而西上房只有一间。”

黑衣人儿嗔声说道：“你胡说八道，适才那两位老人家住在南屋……”

霍玄一怔说道：“谁说的？”

那黑衣人儿怒声说道：“谁还会骗你不成，我姐妹比你三个早住进客栈，还会不知道？不信你三个回去问问店伙去！”

霍玄怔住了，半晌始道：“这么说来，那两位跟三位不是……”

“本就不是。”那黑衣人儿截口说道：“我爹我娘在房里睡得好好的，三个那么大的大男人，不分青红皂白，糊里糊涂地硬给人派爹娘，上了人家的当还不知道，以后多用点头脑长点心，二妹，三妹走！”

一声“走”字，三个娇躯闪动，腾空而起，飞射而去。

临去时，每一位都曾投下了深深的一瞥。

端木少华哑然苦笑。

霍玄摇头说道：“咱们这叫什么？传出去岂不要被人笑掉大牙，走吧，回去吧，别站在这儿喝风发愣了！”

是该回去了，人家都走得没了影儿了。

三人同时腾身，折回客栈。

客栈中，那店伙捧着茶水，正站在门口望着那空屋发愣，一见三人由半空里射落，吓了一跳，险些摔了手中的茶水，定过神来，忙道：“三位……哪儿去了，害得我嚷了大半天！”

三人未回答，端木少华却问道：“小二哥，那西上房的三位姑娘回来了么？”

“回来？”那店伙呆了一呆，道：“走了，刚结算过店钱！”

端木少华脸一变，道：“你们这南屋中也住着一对老夫妇么？”

那店伙又一怔，讶然说道：“没有哇，南屋根本没人住。”

端木少华苦笑不语，三人脸上的神色好不难看。

岑参突然说道：“小二哥，我这位朋友刚才在这儿问你的事儿，你告诉谁了？”

那店伙“哦”地一声道：“刚才我走了之后，西房那位老太太把我叫了去，问我三位相公爷都问我些什么，我只好一五一十的说了。”

岑参轩了轩眉，未再说话。

霍玄苦笑说道：“正如她所说，咱们上了当还不知道，看来咱三个以后真要多用点脑筋长点心了，小二哥，放下茶水，你走吧！”

那店伙应声放下了茶水，临走还诧异地望了三人一眼。

店伙走后，房中一片沉默，三个人没一个人开口。

好半天，还是霍玄先打破了沉默，道：“以你两个看，这五个该是什么路数？”

端木少华道：“若以金蚕蛊看，可能是来自苗疆的人物。”

霍玄皱眉说道：“苗疆会有谁……”

岑参冷冷说道：“白骨人魔轩辕忌与毒手罗刹邓九姑。”

霍玄猛击一掌，叫道：“对，邓九姑那老婆子不但擅施蛊毒，而且她那根龙头拐内藏有十二种歹毒霸道的暗器，岑参，你怎不早说？”

岑参道：“我也是刚想起来的！”

端木少华插口说道：“不对吧，你两个谁听说他夫妇有这么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

霍玄一怔道：“对呀，那白骨人魔与毒手罗刹夫妇结缡数十载无所出，怎会凭空掉下了三个女儿来呢？”

岑参道：“我敢断言那两个老的必是轩辕忌与邓九姑，至于那三个……我就没办法解释了，也许是他俩的女弟子。”

端木少华道：“据我所知，轩辕忌夫妇俩从不收门人弟子。”

岑参道：“那再不然就是他两个的义女。”

霍玄点头说道：“这倒有可能，那穿白的姑娘竟能挡住岑参这一击，轩辕忌夫妇若有这种义女，这辈子没白活了。”

岑参道：“义女还不等于就是门人弟子……别管这些个了，轩辕忌夫妇自当年卜居南荒之后，久已不在中原走动了，如今不但重现武林，而且敢向咱们三个下手，这其中恐怕又有段不简单的内情。”

霍玄点了点头，道：“只不知跟那灭清教是否缠在一起？”

岑参道：“难说，但绝非无因是实！”

端木少华突然笑道：“管他呢，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大不了像当年一样地大干一场，睡觉吧，明天还要赶路呢！”

霍玄惑然说道：“赶路？你要上哪儿去？”

端木少华道：“到南昌去找咱们那位汉民侄儿呀！”

霍玄急道：“那怎么行，这边的清明之会……”

端木少华截口说道：“我不是说过了么？交给我了，我担保两不落空就是！”

霍玄满面诧异，还待再问。

端木少华已然又道：“阁下，如今放心睡你的觉，放心去你的南昌吧！”

霍玄摇头苦笑，默然未语。

忽然，一阵急匆步履声传了过来，三人刚对望探询，那步履声已及门而止，门外响起了店伙话声。

“三位爷安歇了么？”

端木少华应道：“还没有，小二哥有什么事？”

门外店伙说道：“柜上有三位爷的一封信，小的特为三位爷送来。”

三人讶然对望一眼，端木少华道：“门未拴，小二哥请进来！”

那店伙应了一声，推门而入，手中果然拿着一封信，进前躬身哈腰，出双手递向端木少华。

端木少华单臂凝功，真力贯注，伸手接过道：“小二哥，这是谁送来的？”

那店伙笑得有点神秘，道：“就是那三位姑娘！”

本来坐着的霍玄与岑参，闻言霍地站起。

端木少华眉锋一皱，“哦”了一声，随手拆开了那封信。

信封内，素笺雪白，幽香袭人，写着几行潦草而不失娟秀的小字，只一眼，端木少华立即变色挑眉的，目闪威芒，抬手把信递向霍玄与岑参。

霍玄接过与岑参二人共看，这一看，只看得霍玄须发暴张，岑参眉目凝煞，同时机伶一颤。

那封信上写的是：

“字奉霍、岑、端木三位，彼此势成敌对，但妾等私心倾慕三位一代英杰，奇豪盖世，不忍见三位英名侠骨一旦断送于区区火药之下，床下一只铁盒，乃三位追敌时为人乘隙置放，盒内所装火药，三更必爆，三位可速速取出抛入水中。

危机从此起，日后请时刻谨防身侧，提高警觉，以免为人所乘，一念不忍，为三位解此粉身碎骨之危，试问三位，将何以为谢？”

就这么一封信，未署名，但如今已无须署名。

霍玄与岑参那股惊怒交集，端木少华这里已向着店伙含笑摆了手，道：“谢谢你了，小二哥，你请吧！”

那店伙应了一声，哈腰而退。

端木少华关上了门，岑参已弯腰伸手撩开了床单，果然不错，床底下是有一只尺余见方的黑漆铁盒。

岑参小心翼翼地把铁盒拿了出来，转身即把它按在洗脸盆中，然后，他举手拭额，挥去一头冷汗。

霍玄摇头说道：“看来，今后咱们的确要小心了。”

端木少华扬眉笑道：“最难消受美人恩，二位，这救命之恩，咱三个如何报答？”

岑参玉面为之一红，霍玄却又摇了摇头，道：“彼此既属敌对，她三个为什么……”

端木少华“哈”地一声笑道：“世间之粗心大意者，莫过于阁下，那封信上不是写得很清楚么：妾等私心倾慕三位一代英侠，奇豪盖世……”

岑参冷冷说道：“还是你行，过目不忘，居然能背出来了。”

端木少华回敬了他一句，针锋相对：“岑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背错？”

岑参一张脸登时更红。

霍玄突然哈哈大笑，震得灯焰伸缩明灭，久久不绝。

第二十九章 青云谱前叔侄斗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南昌这地方，确实称得上人杰地灵，我国历史上很多少年才华之士，诸如贾谊、王勃，都是江上才人，吐属名隽，然而却很少享得天年，亦可叹也！

此洪都故郡，不愧令名，古迹之多，难以数计。

最出名的地方，该是那青云谱，青云谱是座道观，小溪外绕，殿宇清雅，青云谱原名青云圃，为名道场。

这还不算，它之所以最有名，是因为那位明代大山水画家八大山人避难来此出家。

八大山人名朱良月，为明崇祯时的洪武后裔，和他的兄长月秋，因不甘异族之蹂躏，乃同来青云谱出了家。

兄名朱石慧，弟名八大山人，人称石涛山人，生逢未造，目睹国变，竟把一腔的抑郁，寄之于画事中。

所以他的作品千变万化，超然拔脱。

其一石一树，仍为后人所效法不已，流传最多的为渍墨画，全用焦墨，所以渴笔取势，空灵绝伦。

阳春三月，江南草长，群莺乱飞。

在这春天的节令里，游赏山水，瞻仰古迹的游人仕女特别多，这一天，青云谱前就来了三人。

那正是霍玄、岑参与端木少华。

他三个一到青云谱前，便被人留上了意，那是两名身躯伟岸，英武逼人的黑衣大汉。

那两个黑衣大汉就站在青云谱门前的一片竹林边，两双闪烁有神的目光，一直紧盯住三人。

可是，霍玄、岑参、端木少华三个人却视若无睹，一路并肩谈笑着，旁若无人地向青云谱门口走近来。

眼看着快到了青云谱门口，那两个黑衣大汉互相一递眼色，同时跨步闪身，挡在了三人前面。

其中一人立刻抱起双拳，道：“三位请止步！”

三人倏然止步，端木少华扬眉笑道：“有何见教？”

那黑衣大汉道：“三位是为游览而来么？”

霍玄刚要张口，端木少华已抢先点了头，道：“不错，我三人是为游览而来，想看看八大山人的遗迹。”

那黑衣大汉摇头赔笑说道：“抱歉得很，清明以前，这青云谱谢绝游览。”

端木少华“哦”地一声，说道：“有这种事，为什么？”那黑衣大汉道：“不为什么，三位要游览，这附近名胜古迹多得很，还是请三位移驾往别处去吧，对不起！”

端木少华摇头说道：“那不行，我三人老远跑来南昌，就是为了想看看八大山人的遗迹，怎么能轻易错过，往别处去？”那黑衣大汉脸上仍堆着笑，道：“抱歉得很，恐怕三位只有往别处去了。”

端木少华扬了扬眉，道：“敢莫是皇上下了圣旨？”

那黑衣大汉挑眉说道：“他管不了那么多，这是我汉家武林中事。”

岑参突然说道：“好大的口气，你是要造反了，我倒要看看谁能拦得住

我们！”说着，迈步便向青云谱门口闯去。

那黑衣大汉脸色一变，抬手阻拦，道：“阁下，我可是一再好言相劝……”

岑参身形一偏，绕过了他左边往前行去。

那黑衣大汉目中精芒一闪，冷笑着说道：“我走眼了，敢情三位都是练家子！”

右臂一举，五指突伸，闪电一般搭上岑参右肩。

另一名黑衣大汉未动，双目灼灼看着霍玄与端木少华。

端木少华笑道：“阁下，放心，我两个不会插手，倘二位能拦住我这位朋友，那已经是很不错了。”

适时，岑参右肩轻微的一晃，已躲过了那名黑衣大汉那一抓，步速未减，身形停也未停地仍向前行去。

那黑衣大汉怒笑着说道：“好滑溜的身法，请再试试我这一招！”

右腕一沉，抓势不变，仍袭岑参右肩。

只听岑参一笑说道：“米粒之光也来争辉，小心！”

右掌抛出，一闪而回。

那黑衣大汉机伶一颤，一条右臂顿时无力垂下，左掌握着右腕，那张大脸铁青，他双目怒焰闪射，方待抬腿踢出。

那青云谱内，一字并肩扑出了六名黑衣大汉，只听其中一人笑道：“好身手，让咱们几个来试试看吧！”

六个半截铁塔般身形闪动，联手扑向岑参。

休看他们六个身躯高大魁伟，可是行动起来，竟然动若脱兔，身法诡奇，异常快捷。

只听端木少华向原先两个汉子笑道：“二位，放心，我两个永不插手，快看，那才是真正的武学，莫要错过了千载难逢的眼福。”

他这里刚把话说完，那边岑参身形一闪，已然自六名大汉那肩与肩的隙缝间穿出，一笑转身，右掌电递，在每人后背上拍了一下，只打得六名黑衣大汉步履踉跄，站立不稳，各自向前冲出好几步。

那两名黑衣大汉看惊了心，看直了眼，那六名黑衣大汉更是惊怒交集，霍然转身又扑。

倏地，他六个神情一肃，站立不动。

岑参情知有异，一笑转过了身，只见青云谱门口一名身躯高大，身着锦袍的黑脸长髯老者当门而立着，威态若神。

那高大锦袍老者见岑参转过身来，锐利目光深深地打量了岑参一眼，然后微拱双手，道：“阁下怎么称呼？”

岑参两眼一翻，道：“怎么，游览古迹难道还要留个姓名么？”

那锦袍老者淡淡笑道：“老朽自信眼力还不太差，看得出阁下是位身怀绝学的高人，也明知阁下有为而来，阁下又何必那么小气？”

岑参笑道：“毕竟阁下高明，不错，我三人是有为而来，但阁下如要想知道我三个的姓名，那很容易，紫禁城里打听去！”

那锦袍老者脸色一变，道：“那么，三位该是来自北京的侍卫爷们了？”

岑参笑道：“不敢，你总算猜对了。”

那锦袍老者冷哼一声，黑脸上立刻堆起寒霜，道：“三位带来多少高手，请一并叫出来。”

岑参笑道：“你眼前这三个，我已经嫌多了！”

锦袍老者目闪寒芒，冷然笑道：“那好，让老朽先来领教阁下绝学！”
跨步直欺过来，飞起一掌直袭岑参胸腹。

岑参睹状笑道：“看来你是恨极了我，一上来便是煞手，好吧，咱们硬碰硬的来几下试试，站稳了！”

右掌一翻，迎着锦袍老者掌势拍出。

只听砰然一声，岑参衣衫飘动，那锦袍老者却已退出两步有余，岑参扬眉朗笑说道：“不错，能接我六成真力的一掌而不躺下，已经很不错了，放眼天下武林，也很难找到对手了！”

那锦袍老者一张黑脸变成了紫色，怒笑说道：“老朽还没有听说满虏鹰犬中有这等高手，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看来他们把能人全罗致去了。”

话落，跨步，正待再次出掌。

忽听一个清朗话声响自背后：“西门总护法请退后。”

锦袍老者一震转身，哈下了腰：“敬遵总盟主令谕！”

青云谱那大门口，并肩站着一男一女，男的，是那日月盟的总盟主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朱汉民。

女的，是那美姑娘霍玉兰。

霍玄目中精光一闪，便要跨步而前。

端木少华伸手把他拉住，递过一个眼色，笑道：“急什么，还怕他跑了不成？”

霍玄皱了皱眉，未动，也未说话。

朱汉民目中威芒直逼岑参，当然，他同时也看见了站得较远的霍玄与端木少华，苦的是，朱汉民他从未见过这三位三圣传人的叔叔，虽然没见过，可是他自乃父乃母口中听说了不少。

是以，他第一眼，便微微一愕，忙道：“三位是……”

那锦袍老者插口说道：“稟总盟主，这三位是任职宫里的鹰犬。”

朱汉民呆了一呆，“哦”了一声。

岑参却飞快说道：“你便是日月盟的总盟主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朱汉民？”

朱汉民点头说道：“不错，我便是朱汉民，三位是……”

岑参又截了口，道：“也是那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的衣钵传人？”

朱汉民双眉微耸，道：“不错，夏大侠正是家父。”

岑参笑道：“那就对了，朱汉民，你跟我三个到北京走走吧！”

口说手不闲，根本不给朱汉民开口的机会，左掌电出，五指如钩，向着朱汉民胸腹要害抓了过来。

那锦袍老者脸色一变，便要横截。

朱汉民及时说道：“总护法请退后，让我来领教绝学。”

锦袍老者躬身飘退，朱汉民飞起一掌，切向岑参腕脉。

岑参一眨眼，笑道：“你好狠，想废我的腕子。”

右腕一翻，反扣朱汉民腕脉。

朱汉民自是识货大行家，他眼见那极其平庸的一招，到了这白衣书生手中，竟然是出神入化，变幻莫测，威力无穷，不由心中一惊，当下扬眉笑道：“好身手，深宫大内果然卧虎藏龙。”

说话间，那得自乃父真传的降龙八手闪电递出。

这当然瞒不了岑参，他笑道：“降龙八手宇内无匹，我哪敢轻攫锐锋！”

右臂一缩，便要突出一指点向朱汉民掌心。

朱汉民冷冷一笑，手臂暴张，五指一闪而至，逼得岑参不得不飘身后退，岑参退是退了，可是，“嘶”地一声，一只右袖却被朱汉民齐肘扯下。

霍玄看得忍不住大叫说道：“不愧夏梦卿传人，好一式翻手困龙！”

那种奇妙招式竟被人一语道破，朱汉民刚一震，岑参已然收招转身，笑道：“长江后浪推前浪，英雄豪杰出少年，我不行，你两个来吧！”

霍玄哈哈大笑，道：“你本就不行，恐怕我也弱了点儿，不过我愿意试试！”

说着，一拉端木少华，大步走了过来。

但是，他刚走两步，突然站住了，与端木少华满脸激动，目光难以言喻，直直凝注朱汉民背后。

朱汉民背后，多了位黑衣美妇人，那是聂小倩。

她轻喝一声：“三位，够了！”

然后转向朱汉民问道：“民儿，是怎么回事？”

朱汉民淡然而笑，忙把经过说了一遍。

聂小倩道：“民儿，你问过他三位怎么称呼么？”

朱汉民道：“这三位不给人机会！”

聂小倩笑了笑，道：“现在是机会，你可以问问！”

朱汉民应了一声，转身投注，方待发问。

岑参已然抢了先，眨眨眼，微笑说道：“总盟主，我姓岑，我这两个朋友一个姓霍，一个姓端木的。”

朱汉民神情大震，喜呼说道：“是霍叔，岑叔与端木叔。”

霍玄大笑震天，道：“不错，汉民，正是你这三个没见过面的叔叔到了。”

朱汉民闪身而前，整衣拜下：“侄儿见过三位叔叔！”霍玄、岑参、端木少华一起伸手相扶，就中霍玄须发颤动，虎目含泪，激动地叫道：“汉民，起来先让霍叔瞧瞧！”

在六只温暖的手扶持下，朱汉民站了起来，闻言抬头，霍玄将口数张，虎目热泪夺眶而出。

岑参笑道：“小霍，须眉男儿丈夫气，休做那婆婆妈妈女儿态，这儿还有不少朋友，别让人看了笑话……”

说着，却也泪水夺了眶，声音沙哑，连忙低下头去。

霍玄嗔目“呸”地一声，大叫说道：“岑参，你少胡说八道，谁哭了，瞧你自己！”

抬手抹泪，那部络腮胡子上犹挂着晶亮的几颗，但是他咧嘴笑了，朱汉民也禁不住英雄热泪两行，低下了头。

天下最感人者莫过于真情。

聂小倩含着笑，美目中也有着晶亮泪光。

美姑娘霍玉兰也红了一双美目。

再看那总护法锦袍老者，与那八名黑衣大汉，都愣在了那儿。适时，端木少华扬眉强笑，道：“行了，够了，都擦擦干净好么？大嫂等着呢！”

三人这才连忙趋前见过聂小倩。

聂小倩还礼笑道：“三位叔叔真好，一见面就跟侄儿打架！”霍玄赧然笑道：“大嫂，别怪我俩，都是岑参的好主意。”岑参瞪眼说道：“怎么，霍玄，不好么？汉民旗下尽多一流高手，至于汉民自己……”

扬了扬那只光了半截的手臂，接道：“这已足够证明了，我不多说了。”

霍玄道：“活该，那是你自己找的，留你半只袖子，已属客气！”朱汉民红了脸，赧笑说道：“岑叔，待会儿民儿赔您一件。”岑参笑道：“那敢情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抬手投足间便诶件新的，这买卖划得来，汉民，日后你多毁我两件。”

一句话惹得大伙儿全笑了！

笑声中，聂小倩转望锦袍老者，道：“九位请过来见见，这三位是三圣传人，夏大侠的好兄弟，汉民的叔叔，霍玄，岑参，端木少华。”

锦袍老者忙率八名黑衣大汉趋前恭谨施礼：“西门楼等见过三位大侠！”

聂小倩趁势说道：“三位，这九位是日月盟的总护法与八大护法。”

三人还了一礼，端木少华目注锦袍老者笑道：“莫非铁面巨灵西门？”

锦袍老者道：“不敢，少谷主，正是西门楼！”

端木少华笑道：“汉民能有铁面巨灵这位总护法，我等更放心了！”

铁面巨灵西门楼羞愧地道：“那是少谷主夸奖，其实适才……”

端木少华截口说道：“西门总护法那份精明可抵十万大军，而且能接岑参大侠六成真力一掌而不被震飞的，放眼天下武林，也找不出几个，总护法该知道这不假。”

铁面巨灵西门楼道：“所以西门楼至感荣幸，不觉得丢人。”

大伙儿又笑了，适时，霍玄凝注美姑娘霍玉兰，道：“大嫂，这位姑娘是……”

美姑娘冰雪聪明，玲珑剔透，忙矮娇躯，道：“侄女儿玉兰见过三位叔叔！”

三人连忙还礼，聂小倩趁势说道：“这位是少林俗家高弟，登封铁掌金刀霍老英雄霍天民的掌珠。”

霍玄与岑参倒没觉得什么，独端木少华一怔，他刚要开口。

聂小倩忙递过一个眼色，笑道：“三位，这儿不是谈话处所，咱们进去吧！”

端木少华何等颖悟，立即闭口不言。

大伙儿刚要进门，朱汉民突然目中寒芒电闪。

岑参及时说道：“对了，还忘了一个，让我招呼他一下。”

随即转向十余丈外那片竹林，扬声说道：“你可以回去报告了，我们都在这儿，不马上走，要找尽管往这儿来。”

那八名黑衣大汉脸色刚变，只见一条人影疾若鹰隼，破林狼狈逸出，飞射不见，朱汉民挑眉说道：“岑叔，此人是……”

岑参道：“大内鹰犬，我三个一到南昌他便跟上了！”

朱汉民眉锋一皱，道：“这么说福康安也已到了南昌？”

“福康安？”霍玄诧声问了一句。

朱汉民点头说道：“是的，霍叔，他率领大内侍卫精锐，是跟在侄儿之后出北京的，其目的当然是在侄儿！”

霍玄点了点头，道：“那好，要不要霍叔三个去把他们赶走？”

朱汉民道：“谢谢您，霍叔，不忙，过两天再说吧！”

霍玄未再说话，跟大伙儿鱼贯进了青云谱。

在往青云谱后院途中，朱汉民与美姑娘陪着霍玄与岑参一路谈说，甚是高兴，端木少华则有意地陪着聂小倩走在最后，他望望没人注意，侧顾聂小倩低低说道：“大嫂，刚才向我递眼色是什么意思？”

聂小倩笑了笑，道：“你知道这位姑娘是谁？”

“是谁？”端木少华张目急问。

聂小倩道：“德贝勒的掌珠，兰珠小郡主！”

端木少华一声轻呼险些脱口而出，忙道：“我说嘛，霍天民当年跟不归谷常有往来，彼此熟得很，我就没听说他有这么一个女儿，大嫂，这是怎么回事？”

聂小倩含笑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听毕，端木少华不由动容，道：“此女可敬，可佩，可怜，咱们该成全她，其实，汉民也真是，怎么跟夏大哥当年一样的固执！”

聂小倩摇摇头，轻叹说道：“你应该知道，这也不能深怪他……”

端木少华点了点头，道：“不管怎么说，待会儿我告诉小霍跟小岑，这件事无论如何要成全，咱们不能再对不起人家……”

只听前面霍玄笑道：“阁下，什么事不能对不起人家？”

端木少华一惊抬头，敢情前面那四位已到了后院厅堂前，站在那石阶上，八目投注地等在那儿呢，他忙道：“没什么，我在跟大嫂谈北京事。”

霍玄道：“那么你就少问点儿，好听的全让你听了去，待会儿厅内喝茶谈天的时候，我跟岑参听什么？”

端木少华笑道：“阁下，我不是没再问了么？”

笑着，六人进入厅堂，坐定，聂小倩首先开了口：“三位跑到了这儿来，你们夏大哥呢？”

霍玄道：“夏大哥在君山住了不到十天，泛舟未十次，弈棋未百局，便一个人飘然而去，不知上哪儿去了。”

岑参紧跟着说道：“要不是夏大哥这一趟君山，我三个终日喝酒睡觉，还不知道汉民就是日月盟的总盟主呢！”

端木少华又紧跟着说道：“大嫂还是快把北京的事说说吧，要不然小霍又要叫了！”

聂小倩笑道：“我到北京较晚，还是让民儿说吧！”

端木少华转注朱汉民，道：“那么汉民快说，叔叔们听着了。”

于是，朱汉民把北京诸事说了一遍，由接获乃妹小霞的信起，一直说到了如今。

静听之余，霍玄、岑参与端木少华脸色连变，听完，三人默然不语，好半晌，端木少华始打破了沉重的静默，道：“关于傅侯伉俪的遇害详情及霞姑娘的遭遇，夏大哥这趟君山，语之颇详，汉民，人死不能复生……”

聂小倩唯恐再引起朱汉民的伤感，忙截口说道：“二弟，你夏大哥是怎么知道的？”

端木少华摇头说道：“没听他说，不过，夏大哥的修为已几乎成了陆地神仙，有些事他似乎能未卜先知，仰窥天机！”

聂小倩默默地点了点头，端木少华突然一笑又转向朱汉民：“汉民，你适才的叙述，似乎隐瞒了不少！”

朱汉民一怔说道：“端木叔，没有啊！”

端木少华笑道：“那么，为三位叔叔谈谈那位小郡主。”

朱汉民一张脸顿时飞红，嚅嚅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霍玄张目问道：“阁下，什么小郡主，怎么回事儿？”

岑参一旁说道：“这八成儿就是适才大嫂跟他谈的北京事。”

端木少华点头笑道：“不错，你两个要听听么？别问我，问汉民。”

朱汉民忙道：“霍叔，岑叔，没什么，那是德贝勒德容的掌珠！”

端木少华扬眉笑道：“德贝勒有子封贝子，有女承袭了乃妹德怡郡主的郡主爵位，这谁都知道，可是那位小郡主怎么样呢？”

朱汉民大窘，没说话。

霍玄则兴致勃勃，三不管地连催快说。

聂小倩忙向岑参递过一个眼色，岑参较端木少华更机灵，忙道：“小霍，你由来不用脑筋，这还用打破沙锅问到底么？”

霍玄一怔，旋即哈哈大笑，道：“好哇，汉民，你三个叔叔不只等了一天了，什么时候让叔叔们喝喜酒，要早点通知，叔叔们好……”

端木少华插口说道：“小霍，你急什么，只管准备一份厚礼就是，到时候还能少了你我他么？准让你喝上一杯就是！”

说话间，有意无意地向霍玉兰投过一瞥。

霍玉兰一惊，连忙躲了开去，但，倏地，她又转了回来，向着端木少华报以异样一瞥。

端木少华嘴唇一阵翕动，美姑娘脸上陡现喜色地垂下头去。

霍玄诧声叫道：“阁下，你在干什么？”

敢情，全落在了他眼内。

端木少华忙道：“没什么，我在想，咱们的所见有九成没有错了。”

一句话轻易引开话题，霍玄审问道：“什么所见有九成没有错？”

端木少华道：“那位酷似雷惊龙的灭清教主！”

霍玄一怔，道：“怎么？”

端木少华道：“你没听汉民说么？那雷惊龙的宠姬邬飞燕已出现在北京，她昔年曾怀有雷惊龙的遗腹子。”

霍玄猛击一掌，叫道：“对，没错，那灭清教主准是雷惊龙那遗腹子。”

他两个这一番问答，在座除了岑参之外，全都听得莫名其妙，如坠五里雾中，这时，聂小倩诧声说道：“怎么，你三个碰上了灭清教主？”

霍玄道：“大嫂，何只碰上了灭清教主，我三个那君山居处都被人乘虚放了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聂小倩与朱汉民大惊，忙问详情。

霍玄摇头苦笑说道：“我这个人擅叙述，还是让他两个说吧！”

聂小倩与朱汉民转注岑参与端木少华。

于是，岑参把近日遭遇说了一遍。

听毕，朱汉民挑起了双眉，面泛怒色，道：“这灭清教竟敢向三位叔叔下手，斯可忍孰不可……”

端木少华截口说道：“汉民，别感情用事，各门派损失更惨重！”

朱汉民没有说话，聂小倩一叹道：“民儿，你端木叔叔说得对，别再感情用事了，把心思放在这该注意的几件事上吧，第一，跟那灭清教主在一起的人，酷似那当年被你爹囚禁在北天山死谷中的阿旺藏塔法王，此人虽不谙武学，但心智之高，天下罕有其匹……”

岑参点头说道：“大嫂说得不错，此人是个可怕的人物，望论心智，放眼天下，该是夏大哥唯一劲敌。”

聂小倩接着说道：“心智高固属可怕，而更值得注意，此人是怎么出得北天山死谷的，据我所知，能放他出来的，论功力，举世只有汉民他爹一个，

如今倘若这阿旺藏塔法王是真，则除了他这心智高的人以外，恐怕还要多出个功力能跟汉民他爹相颀颀的人了……”

端木少华道：“大嫂分析得极是，我三个也这么想！”

聂小倩转对朱汉民道：“民儿，你要知道，你三位叔叔一身修为各得三圣真传，相诸如今武林，除了你爹跟你之外，无人能与抗衡，如今他们居然敢明目张胆地向你三位叔叔下手订约，那就足以表示他们确有所恃，要不然他们绝没那个胆……”

话锋微顿，接道：“还有，假如那灭清教主真是邬飞燕为雷惊龙所生的遗腹子，则他必然知道三位叔叔跟你的渊源，那么，他们如今既然向你三位叔叔下了手，我很怀疑他们有无合作诚意……”

端木少华道：“大嫂，我觉得他们跟我三个订下清明夜子时岳阳楼之约，目的似在有意绊住我们三个，也表示他们在滕王阁之会上，将有利于汉民的阴谋，大嫂以为然否？”

聂小倩点头说道：“二弟高见，然！”

朱汉民突然说道：“娘还忽略了一点，假如那和垭如夫人果是邬飞燕，则那灭清教主必是和天仇无疑……”

霍玄插口说道：“据那酷似阿旺藏塔法王的老头儿说，那灭清教主姓仇！”

朱汉民道：“霍叔，那和天仇三字中，不正有一个”仇“字么？”

霍玄点头说道：“对，他把它倒转了……”

聂小倩沉吟说道：“民儿的推理值得研究，二弟，那灭清教主当真长得很像雷惊龙？你描述个大概我听听。”

端木少华忙把那黑衣少年的相貌描述了一遍。

聂小倩转注朱汉民道：“我没见过和天仇，民儿，可对？”

朱汉民目中寒芒连闪，道：“娘，正是他，民儿没见过雷惊龙，要不然早看穿他了，和天仇既是灭清教主，那么日月盟的七盟，该就是他灭清教所毁的没有错了！”

聂小倩想了想，道：“民儿，现在事情已差不多全明白了，中与不中，只待清明夜子时加以证实，这且不必去管它，如今咱们该商讨的是，万一灭清教没有诚意合作，而在那滕王阁之会上对你有所不利举动时，咱们该如何应付？”

朱汉民道：“娘，至时滕王阁上，民儿有总护法及八大护法在侧，自信可以对付和天仇的任何阴谋的。”

霍玄插口说道：“那好，汉民，你只须全力对付滕王阁上事，阁外的一切，自有叔叔们负责料理，准包万无一失。”

聂小倩道：“大弟，你三个不是还要赶回岳阳赴另一约会么？”

霍玄道：“不去了，老二说他有办法交代那边！”

聂小倩“哦”地一声，惑然转注，诧声问道：“二弟，你有何高明妙策？”

端木少华笑道：“如今不能说穿，说穿了就不值一文钱了！”

聂小倩笑了笑，没追问。

朱汉民却突然说道：“霍叔，福康安此来用心甚明，倘若他至时乘鹬蚌相争之际，坐收那渔人之利时，三位是否照顾得了？”

霍玄尚未答话，忽听一阵急促步履声由远而近，及门而止，随听门外一个豪壮话声恭谨说道：“稟总盟主，丐帮苍五长老求见。”

朱汉民未及开口，霍、岑、端木三人已同时离座而起。

霍玄大笑说道：“汉民，不愁应付不了了，五老想煞了人，快请！”

只听门外那豪壮话声答应了一句，步履声如飞而去。

厅内，霍玄又大叫说道：“老二，老三，走，走，走，快接五老去！”

与端木少华，岑参，当先抢出了厅堂。

适时，步履响动，总护法铁面巨灵西门楼已陪着丐帮五长老九指追魂苍寅走了进来，霍玄首先大叫着。

“五老，别来无恙？”

苍寅一怔停了步，讶然投注，一揉老眼，须发俱颤：“小霍，是你这娃娃！”

霍玄抬手一指身后，道：“五老，再瞧瞧，那有小岑跟少华。”

苍五老身形暴颤，大叫一声扑了过来，双臂一张，一下子抱住了三个，哑声叫道：“好小子，你三个都在这儿，多少年不见了，想死我老人家了，行了，我化子这一趟没白出来！”

四个人抱为一团，霍玄哽咽说道：“五老，您也想了人十多年！”

苍寅老泪纵横，须发抖动，笑道：“想老化子干什么？莫非想时光倒流，移个地儿，到藏边那石头山上，让化子再骂你三个一顿？”

端木少华笑道：“五老好记性，还没忘？”

苍寅道：“哪会忘？老要饭的就是伸腿瞪眼咽了气也忘不了的，那次是你跟小霍溜出去夜探布达拉宫……”

端木少华道：“五老，别说了，那时候我天不怕，地不怕，可就怕五老您，怕您那破口大骂的凶神相！”

苍寅哈哈大笑，笑声落后，他道：“我化子连日来好不高兴，先碰上了民哥儿，后又碰上了如今尊为少林掌教的老驼子，如今又碰上了你这三个娃娃，行了，便是如今死了也含笑瞑目了。”

话锋微顿，接道：“适才在门口听西门铁面说民哥儿有客人在座，我化子就忘了问是谁，要不然我能一路笑着飞进来，怎么样，你三个这趟出来，恐怕是为民哥儿跟灭清教谈合作事儿的吧？”

霍玄点头说道：“不错，五老，我三个正愁没帮手！”

苍寅道：“如今我老要饭的来了，派在哪一路，说吧！”

霍玄尚未说话，身旁聂小倩突然含笑说道：“大弟，待会儿再说，请五老进去坐。”

霍玄咧嘴一笑，道：“我忘了身在何处了，五老请！”

苍寅一点头，大步登阶，冲着朱汉民与霍玉兰打招呼：“民哥儿，姑娘，二位好！”

霍玉兰娇靥微红，连忙谢过，朱汉民则道：“五老怎么也赶来了？”

苍寅道：“为你哥儿办事，老要饭的岂肯后人？”

朱汉民报以感佩一笑，没再开口。

进了厅堂，刚分别落座，岑参马上便问：“五老，您座下那八英、十二俊来了没有？”

苍寅道：“在分舵里，我没带他们来，人多妨事也扎眼，对了……”

转注朱汉民，道：“哥儿，福康安那小子已经到了。”

朱汉民道：“多谢五老，我知道，刚才他还派人来这儿窥探过呢！”

苍寅“哦”地一声，道：“好大的狗胆，捉住了么？”

朱汉民摇头笑道：“没有，岑叔放他走了！”

苍寅转注岑参，扬起白眉，道：“小岑，你怎么把他放了？”

岑参笑了笑，道：“五老，这是小事，且听听大事吧……”

接着遂将适才所谈复说了一遍。

听毕，苍寅变了脸，冷哼说道：“原来有这种事，好东西，小岑，你三个只管帮民哥儿对付那灭清教一伙，至于那些个满虏福康安那些人交给我老要饭的了。”

说到一个“满”字，忙改了口，想必他想起了在场的美姑娘。

岑参笑道：“正是准备把五老派在这一路！”

苍寅拍了拍胸口，道：“没问题，包在老要饭的身上……”

眉锋一皱，接道：“当年是雷惊龙跟布达拉宫相互勾结，彼此利用，如今这个拖油瓶又跟那番秃法王缠到一处，只不知又是谁利用谁了……”

摇摇头，又接道：“那邬飞燕的确神通广大，摇身一变，居然就成了和珅的小老婆，委实令人不得不佩服……”

朱汉民道：“五老，是与不是还不能肯定！”

苍寅道：“那还有什么不能肯定的？不是都很吻合么？”

朱汉民道：“只有一点不吻合，邬飞燕是怎么分的身，又怎能赶在我前面到了江南，更又怎能瞬间来往数千里？”

苍寅呆了一呆，道：“这老要饭的我难懂，照你哥儿这么一说，她简直成了神了。”

猛有所悟，急又道：“说起了神，我想起了件事，老要饭的这一路南下，在途中听说了件怪事儿，华山派重地那莲花峰上闹了鬼！”

众人俱皆一怔，霍玄问道：“怎么说，五老？”

苍寅道：“这件事民哥儿娘儿三位都知道，日前华山派掌教师弟银笔金钩莫太和到少林见民哥儿请示，说灭清教威胁华山加盟，限期给予答复，民哥儿准备赶往华山处理，却碍于江南事急无法分身，最后那如今尊为少林掌教的老驼子夸了海口，声言他自有办法解决，要饭的问他他答得神秘，说什么事关天机，不可泄露，不料事隔没几天，华山派那莲花峰上就闹了鬼，那些灭清教徒被弄得滚的滚，爬的爬，头破血流，抱头鼠窜，没有一个敢再上那莲花峰，你们说这奇也不奇？”

岑参皱眉说道：“何以见得是鬼而不是高人暗中相助呢？”

苍寅道：“眼见那些灭清教徒头破血流，滚的滚，爬的爬，可是整座莲花峰上除了华山派的人外，就瞧不见别的一个人影，小岑，你说那是什么？”

岑参点了点头，沉吟未语。

霍玄却道：“五老，世上真有鬼么？”

苍寅摇头说道：“那难说，谁知道……”

倏地转注聂小倩接道：“姑娘，莫非这是那老和尚弄的鬼？”

聂小倩心中明白，但是她不愿说破，笑道：“该是大悟掌教暗中帮了华山的忙！”

苍寅道：“老驼子如今可能有此能为，只是他事先为什么不……”

聂小倩道：“这是大悟掌教行事高明处，事先说了，万一泄了密，岂不祸害少林？像这样让灭清教遇上了鬼，他们能找谁报复？”

这说法，颇能令苍寅满意，他点头笑道：“驼子做得好，总算给他们吃了个哑巴亏！”

朱汉民望着聂小倩，口齿启动了好几次，终究还是未说出心里的话。

适时，苍寅老眼一扫霍玄，端木少华，岑参三人，又道：“这另一件事，便跟你三个有关了！”

三人一怔，霍玄忙问道：“五老，什么事跟我三个有关？”

苍寅咧嘴笑了笑，笑得很神秘，道：“你三个在这隐居君山的十多年中，有没有结过什么巾幗密友红粉知己？快快从实招来？”

霍玄又复一怔，道：“巾幗密友，红粉知己？没有啊……”

眨眨眼，突然转顾端木少华与岑参道：“你两个看，五老说的会不会是……”

岑参眉锋一皱摇了摇头。

端木少华则啼笑皆非地道：“阁下，你这岂不是不打自招么？”

霍玄又一怔，呆了，苍寅大叫说道：“好哇，你三个敢瞒老要饭的？是谁都一样，快说！”

端木少华红着脸，嗫嚅不能作一言。

聂小倩微微笑道：“二弟，快说出来，也好让大嫂我跟着高兴高兴？”

端木少华赧然一笑，瞪了霍玄一眼，道：“都是你，你这么一说，好像人家真的成了咱们的巾幗密友，红粉知己了？这岂非有点自作多情……”

霍玄一脸委屈地道：“是五老要问嘛，哪能怪我？”

苍寅一瞪老眼，指着端木少华叫道：“别人不知你，老要饭的怎能不知你？有了这种天大的好事儿还想赖么？快快说给大伙儿听听！”

碰上了苍五老，端木少华是一筹莫展，当下摇摇头，苦笑一声说道：“大嫂，是这样的……”

接着，就把遇上那三位姑娘的经过说了一遍。

听毕，苍寅大叫说道：“对了，就是那三个女娃儿，老要饭的在街上碰见她们，一路叽叽喳喳，说个没完，谈来谈去全是谈的你三个，这不是很好的事儿么？”

端木少华苦笑说道：“好事是好事，可是，五老，您没听我说她三个是白骨人魔轩辕忌，毒手罗刹邓九姑的女儿么？”

“胡说八道！”苍寅道：“那两个老东西我还能不知道？他两个也配，叫那丑婆子找个水坑照照，凭她还能生出那么标致的女儿？”

岑参失笑说道：“五老，一母生九子，九子九不同！”

苍寅道：“小岑，你少打岔，我老要饭的就没听说过他那一对儿，什么时候有过子女，那丑婆子是个……”

端木少华情知苍五老接下去没有好话，忙道：“五老，那也许是他俩的义女！”

苍寅呆了一呆，点头说道：“这倒有可能，不过，那有什么关系？污泥里还能扒出明珠来呢！你没读过那周敦颐的‘爱莲说’么？”

聂小倩接过话头说道：“二弟，五老说得不错，看人首在心性！”“是呀！”苍寅道：“那两个要置你三个于死地，要不是人家三位怜惜你三个这份才，软了心肠，你三个如今还能坐在这儿么？”端木少华道：“五老，那也只不过怜惜这份才，软了心肠而已！”

“还要怎么说？”苍寅道：“你这风流种还不知道么？女儿家十有九个脸皮嫩，你能要人家怎么说呢？一句私心倾慕难道还不够么？”

端木少华苦笑不语。

朱汉民此际趁势打了趣，道：“看来端木叔倒是瞒了一大段，三位叔叔，

‘问三位何以谢妾等’，三位叔叔将何以谢人家？”

一句话说得那三个红了脸。

苍寅又叫道：“对呀，何以谢人家？说，你三个准备怎么办？”

端木少华苦笑说道：“五老，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苍寅道：“人家那一撇已经有了，只差你三个这一撇了！”

端木少华哭笑不得，道：“五老真是难得的热心人！”

苍寅摆着稻草般钢须点头笑道：“那当然，看彼此什么交情嘛！”

朱汉民这时又开了口，道：“三位叔叔，要不要侄儿为您三位添上这一撇！”

端木少华瞪了他一眼，道：“叔叔们心领了，多照顾你自己吧。”

朱汉民玉面飞红，立时闭了口。

苍寅笑道：“你叔侄四个互相帮忙好啦，如今民哥儿为你三个添上一撇，将来你三个也为他加一撇不就成了么？”

一句话又红了几张脸，美姑娘略有不安色。

突然，聂小倩接了口，颇为郑重地凝注霍玄道：“大弟，由二弟适才的叙述中，我看得出，那三位姑娘的性情都很好，更难得兰心慧质，冰雪聪明，这样的好姑娘难求，你三个年岁都不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站在大嫂我的立场，我不许你三个这么糊里糊涂的混下去，该怎么做想必不用我多说，限期三月，每个人都给我报个佳音，要不然就别再来见我！”

兄弟三个对聂小倩的敬畏，不下于对夏梦卿，尽管心里暗暗叫苦，但却只有硬起头皮来受。

端木少华恭谨说道：“是的，大嫂，我三个遵命！”

聂小倩笑了，苍寅更笑得开朗，道：“这才是，我老要饭的等着讨杯喜酒喝喝了，不过，话先说在前头，老要饭的由来是两条腿带一张嘴。”

这句话，听得大家都笑了，唯独霍玄皱着眉头苦着脸，而且还开了口，说了话，嗫嚅的说道：“大嫂，您知道，限期三月，他两个或许还可以，至于我，嘴笨心笨肠子直，恐怕来年也不能……”

聂小倩不禁失笑，道：“大弟，我是个女人，唯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这种事讲究一个‘诚’字，真诚无华的话才能感动人，嘴笨心笨直肠子有时反而占便宜，女儿家也最喜欢这种老实人，其实，大弟你并不笨，你是大智若愚，大巧似拙！”

霍玄的脸好红，但也着实地放了心。

苍寅拍案大笑，一个劲儿地叫对。

又谈了片刻，苍寅起身告辞。

聂小倩等未挽留，一起站起相送。

当送客送出了后院，朱汉民突然拉了苍寅一下，说道：“五老，我多送您一程！”

苍寅诧声说道：“哥儿，你可是要上哪儿去？”

朱汉民道：“闷得发慌，只想出去走走！”

苍寅道：“行，到分舵里坐坐去。”

聂小倩疑惑地看了朱汉民一眼，刚要开口，朱汉民忙递眼色，知子莫若母。虽不是亲生也是由小带大的，聂小倩会心含笑道：“好吧，民儿，那么你跟五老出去走走也好，记住早点回来！”

朱汉民应了一声，偕同苍寅飘然而去。

望着二人拐入前院，霍玄忍不住问道：“大嫂，汉民他去干什么……”

聂小倩摇了摇头道：“谁知道，多半又是待不住了。”

霍玄未再问，大伙儿转身返回后院。

望望前行的那三位未留意，霍玉兰向着聂小倩投过探询一瞥，聂小倩紧了紧握在美姑娘皓腕上的那只玉手，又指了指前行的那三位，美姑娘玲珑剔透，立即明白了八分，她闭着那鲜红的小嘴儿笑了……

第三十章 古道热肠

出了青云谱，朱汉民跟着苍寅一路谈笑，甚是欢愉。

谈笑间，朱汉民突然问道：“五老，你知道那三位姑娘住在哪儿？”苍寅一怔道：“哥儿，你要干什么？”

朱汉民笑道：“五老，这还用问么？”

苍寅诧声说道：“莫非你真要帮忙添上那一撇，牵牵红线？”朱汉民笑道：“要不然我出来干什么？”

苍寅不由大喜，拍着朱汉民的肩头，赞许地道：“好，好，哥儿，功德无量，功德无量，为这种事我老要饭的不敢后人，你去，我也跟去看看。”

朱汉民摇头说道：“五老，您这是抢我的功德，您去不得！”苍寅一怔，道：“怎么你去得，我就去不得？”

朱汉民笑道：“五老，您这是难得糊涂，论起来，我是个晚辈，自然好说话，那三位也肯把真心话告诉我，要是您这白胡子长辈也跟了去，人家一害臊，还肯说实话么？”

苍寅不由咧嘴大笑，“叭”地拍了朱汉民一巴掌：“哥儿，有你的，高明，看来老要饭的是白活了几十年，对这档子事，反而不如你这年轻小娃儿。”

朱汉民道：“那是因为五老由来不涉儿女私情。”

苍寅道：“我哪能涉得了哇？哪有机会？哪个娘儿们会看上又臭又脏的要饭化子呀？除非她是个瞎眼，瘸腿，塌鼻梁的大麻子，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要真的碰上个这样的，老要饭的还想多活几年，多吃几年安闲饭呢！”

此老人老心不老，出言诙谐，逗得朱汉民不由得失笑。

苍寅也笑了，可是他随即敛去笑容，道：“其实，哥儿，我是没这个福份没这个命，命里注定不动红鸾星，我就怕见那些娇滴滴的娘们，见了我就头皮发麻浑身打战，要说你霍叔嘴笨心笨肠子直，我比他犹有过之，像我这样一个人无拘无束，今东明西，吃饱了倒头便睡，睡醒了到处逛逛，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多舒服，多惬意？干什么非找个笼头加上自己的脖子？走到哪儿后头都跟着一个，还得管她吃管她喝，那有多麻烦？看来，老要饭的这辈子光棍是打到底了。”

朱汉民又笑了，道：“其实，五老，我也是为大局，假如能在这时候不动声色地争取得她三个，那对咱们该有莫大的助力，对方的一动一静，咱们也能了若指掌，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对！”苍寅轻击一掌，道：“只是，哥儿，这种事要是弄砸了，那可是能要人命的，所以要做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你有把握么？”

朱汉民笑道：“五老，既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还谈什么有无把握？”

苍寅犹不放心地道：“说真的，哥儿！”

朱汉民笑道：“五老确实难得的热心人，十成不敢说，九成把握该有。”

苍寅又轻击一掌，道：“够了，哥儿，你打算怎么做法？”

朱汉民道：“五老，天机不可泄露，策略运用，俱在方寸之中。”

苍寅笑道：“你那小小方寸内蕴藏万有，老要饭的信得过，快去吧！”

朱汉民道：“五老，您叫我上哪儿去呀？”

苍寅失笑说道：“你瞧，我怎么忘了？哥儿，北郊桃花林中佑民寺走走，那儿风光宜人，老要饭的回分舵去了。”

语毕，腾身飞射而去。

朱汉民望着那隐透豪迈的背影，莫名地有点默然之感。

片刻之后，朱汉民出现在北郊佑民寺左近。

正如苍寅所说，佑民寺坐落在大片桃花林中，无限风光，万花如锦，红色耀目，小桥流水，垂柳成行。

香气浮动中，那鲜红的桃花瓣因风飘落水面，流过那朱栏小桥，随碧波而远逝，此情此景，委实迷人！

此时，桃花林中寂静空荡，那高出树梢的红墙碧瓦，飞檐狼牙，佑民寺也显得那么宁静。

朱汉民痴立半晌，定了定神，刚要举步入林。

蓦地里，那宁静的佑民寺内突起一声冰冷轻笑：“要饭的，你还想走么？”

紧接着，一前两后三条人影掠出了佑民寺，疾若闪电，飞闪而逝，朱汉民看得清楚，那前面的一个鹑衣百结，皓首银髯，赫然竟是九指追魂苍五老。

那后面的两个，一个是鸡皮鹤发，丑陋干瘪的老妇人，一个则是瘦高而阴森的黑衣老者。

刹时间，朱汉民明白了，姜是老的辣，此老毕竟有一手，也的确是个古道热肠性情中人，不由暗暗一阵激动。

略一迟疑，他立即闪身掠上了那朱栏小桥，然后背起了双手，面对着那红墙碧瓦的佑民寺，引吭高吟：

平明并骑出芳郊，带着诗来马上敲；

着意寻春春不见，东风吹上桃花梢……

吟声铿锵，裂石穿云，直逼长空。

只是，怪了，佑民寺中没有丝毫动静。

他双眉微皱，振声又吟：

满眼如锦一片红，只缘身在桃花中；

群花多情随流水，莫怨东风太轻薄……

吟声未了，他脸上突然浮现一丝笑意，举步便要向佑民寺前行去，适时，背后响起了一声银铃娇喝道：“哪来的大胆臭男人，你还敢乱闯，站住！”

好厉害，劈头便是一个臭男人！

朱汉民心中暗笑，缓缓转过了身。

“呀！”没想到是个唇红齿白，潇洒恹恹的俊后生！

他眼前，那小桥彼端，并肩儿站着三位姑娘，正是那黑衣人儿，青衣人儿与白衣人儿。

那白衣人儿以玉手轻掩檀口，一双美目瞪得老大，由此观之，那两次发话的，必然是她！

果然不错，那艳若桃李，冷若冰霜的青衣人儿横了她一眼。朱汉民连忙跨前一步，举手一揖，道：“三位敢是叫我？”白衣人儿脱口说道：“这地方可有别人？”

那黑衣人儿则深深地打量了朱汉民片刻，淡淡说道：“不错，正是我姐妹，你是……”

朱汉民忙又一揖，含笑说道：“小生博陵崔护，请教……”黑衣人儿脸色一变，道：“小小年纪，怎生如此轻狂？”朱汉民暗道一声：好厉害，忙道：“这位莫要误会，我只是身处桃花林中，正想着当年崔护那‘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千古伤心韵事，所以不知不觉脱口自道博陵崔护，姨您千万别生气。”

人品俊美，举止洒脱，有如玉树临风，高华超拔，本已争人好感，再加上嘴又甜，尤其那一声姨。

黑衣人儿就是有气也不忍发作，何况那只是一丁点儿小气，早就云消雾散，不知哪儿去了。

当下，她黛眉轩动，淡淡一笑，道：“你很会说话，但别跟我卖弄口舌，你是……”

朱汉民道：“谢谢您不罪，我姓岳（月）！”

黑衣人儿道：“我问你是来干什么的？”

朱汉民笑了笑，道：“我的来意有两个，不知您要问哪一个？”黑衣人儿香唇边浮起了一丝笑意，道：“既有两个来意，我两个都问。”

朱汉民应了一声，道：“第一个，我听说这儿桃花好，是来赏花的。”

黑衣人儿道：“那第二个呢？”

朱汉民目光一转，笑道：“我第二个来意，是来找人！”黑衣人儿“哦”地一声淡笑说道：“你来找谁？”

朱汉民摇头说道：“不知道。”

黑衣人儿微微一愕，道：“怎么说？”

朱汉民道：“因为我除了知道我所要找的人，是三位风华绝代，侠骨柔肠，剑胆琴心的姑娘之外，其他一无所知。”

青衣人儿眉腾煞气，冷哼了一声。

黑衣人儿抬手一拦笑道：“你干脆说找三位姑娘不就行了么？”

朱汉民忙道：“谢谢您指教！”

“不要客气！”黑衣人儿笑了笑，道：“你认识那三位姑娘？”

朱汉民摇头说道：“不认识。”

黑衣人儿又问：“你见过那三位姑娘？”

朱汉民又摇了摇头，道：“也没有见过！”

黑衣人儿美目凝注，秋水若刃，直欲透人肺腑，道：“素昧平生，缘慳一面，你找人家干什么？”

朱汉民笑了笑，道：“您知道，对有些事，对有些人，是不必认识，更不必见过的，假如愿意听听，我愿意先说说我自己！”

那青衣人儿突然冷冷说道：“大姐，此人吟声高亢入云，分明身怀高绝武学，站在这儿贼头贼脑，向寺中窥视，也分明……”

那黑衣人儿淡然一笑道：“二妹，我不糊涂，但听他说说又何妨？……你，你说！”

朱汉民答应了一声，目注青衣人儿笑道：“您如今骂我，待会儿恐怕就不会骂我了，不信您请听听吧……”

青衣人儿黛眉方竖，朱汉民已然长吸一口气，接道：“洞庭湖滨，君山之上，我有三位叔叔……”突然住口不言。

她三位俱皆脸色一变，黑衣人儿有点儿急，道：“说下去！”

朱汉民笑了笑，笑得那三位脸一红：“我那三位叔叔，乃僧、道、儒三圣传人，莫不品貌出众，文武双绝，更难得都是盖世英豪，顶天立地大丈夫……”

白衣人儿突然说道：“谁要听这个？”

朱汉民一笑说道：“您请静静听下去，他三位，一个叫霍玄，一个叫端木少华，一个叫岑参，武林人称……”

黑衣人儿接口道：“武林人，人人都有名号，这无关紧要！”

朱汉民道：“是，但我还有最重要的在后头……”

白衣人儿突然说道：“你要不要到寺里坐坐？”这话，说得有点怯怯的。

朱汉民望了她一眼，摇头说道：“我这个臭男人怎敢乱闯？”

白衣人儿红了娇靥，道：“好厉害，男子汉别那么窄心眼儿！”

朱汉民淡淡笑道：“我不敢为这点小事跟您记恨，可是我是为人跑腿，舍命冒险，劈头便挨人骂了一句臭男人，您知道那有多委屈？”

白衣人儿报以深深一瞥，道：“下次不骂了，好了么？”

朱汉民注目道：“还有下次？”

白衣人儿皱着眉笑了：“姐姐，瞧他没完没了的！”

黑衣人儿笑道：“他有点涎脸，谁叫你假以颜色的？”

白衣人儿目注朱汉民，道：“你可是要我给你叩头赔罪？”

朱汉民道：“那我不敢，要是让我三位叔叔知道了，他三位不剥了我的皮才怪，您这不是害了我这个好心人么！”

白衣人儿又笑了，嗔声说道：“那你就说下去吧！”

“是，我遵命。”朱汉民应了一声，然后慢条斯理地道：“我那三位叔叔由岳阳来……”

青衣人儿眉锋一皱，道：“读书人说话都是这么慢吞吞的么？”

朱汉民笑了笑，道：“有些事不能急，您要听简单的，我也有！”

青衣人儿脸一红，白了他一眼，道：“别在我面前施刁，照你自己的意思说。”

照朱汉民自己的意思，那该是详细而冗长的。

朱汉民强忍笑声，但仍露出了一些。

青衣人儿嗔声说道：“你笑什么？”

朱汉民忙道：“没有呀，有什么事值得好笑的……”

顿了顿，接道：“您听我说，我那三位叔叔由岳阳到这儿来找到了我，第一件事他三位便告诉我在岳阳一家客栈里，遇见了三位美似天仙，风华绝代的姑娘……”

黑衣人儿道：“生就一张甜嘴，你很会替他三位捧人，还有些什么好听的词儿，干脆一并说出来好了。”

朱汉民忙道：“天地良心，我可是怎么听来怎么说，他三位我最清楚，从不轻许，也从不作虚言，那该是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我相信那三位确是天上人，人间少见……”

三张娇靥上同时浮现了一丝难以言喻的神色，真要仔细分析，仔细体会，那该是无限的喜悦，还带着三分羞涩。

黑衣人儿道：“我不打岔了，你说下去吧！”

朱汉民应了一声，仰首向天，道：“妾等倾慕三位一代英杰，奇豪盖世……为三位解此粉身碎骨危厄，试问三位，将何以谢妾等……”

他这里背诵之声未了，人家那里已红了三张娇靥，红透耳根，娇羞欲滴，直恨不得马上找个地缝钻下去。

白衣人儿薄怒说道：“男人们的嘴就这么不紧！”

朱汉民忙道：“您错怪了，跟自己的侄儿说说又有什么关系？何况我所以背诵出这一段，还有后话要接？”

黑衣人儿恢复得最快，她白了朱汉民一眼，道：“说你的后话！”

朱汉民点头道：“我遵命……他三位身受那三位姑娘的活命大恩，深觉难以消受，特别向家母请教报答之道……”

白衣人儿嗔声说道：“不是向你请教的？”

朱汉民道：“小孩子哪敢乱出主意？也做不了大人们的主！”

白衣人儿道：“算你会说话，说下去！”

朱汉民当即接道：“家母当时便要他三位以心相报，并限期三月各报佳音，否则一辈子也不见他三位……”

三张娇靥上的神情一阵微微激动。

朱汉民接着又道：“人海茫茫，惊鸿一瞥，何处寻觅芳踪？加以我那三位叔叔脸皮儿都够嫩的，我不忍眼见他三位困坐愁城，一筹莫展，于是我就自作主张，寻来了这桃花林中佑民寺！”

黑衣人儿道：“你怎么知道那三位住在哪儿？”

朱汉民笑道：“丐帮眼线遍布，消息最灵，是刚才那位丐帮五长老，九指追魂苍寅苍五老告诉我的呀。”

青衣人儿轻轻地哼了一声，道：“原来是串通好的……”

朱汉民道：“那您又错怪了人，我不敢，那位丐帮五长老，跟我一样是个古道热肠，爱管人闲事，喜欢为人跑腿的人！”

青衣人儿又哼了一声，但未再说话。

黑衣人儿却道：“你说完了么？”

朱汉民笑了笑，道：“主要的说完了，附带的还有几句未说。”

黑衣人儿道：“那么你说。”

朱汉民道：“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是前生注定的事，莫错过姻缘，我是巴不得赶快有三位婶婶的！”

那附带的几句更窘煞人，一声轻“呸”，两个侧过了身，只有那黑衣人儿未转身，可是她那脸上却红得最厉害。

她迟疑了一下，容得脸上红热稍退，这才说道：“你该知道，我姐妹便是那三个……”

朱汉民点头说道：“我第一眼就知道了，您该明白为什么？”

黑衣人儿微微地笑了笑，道：“别再甜嘴奉承人，你不该姓岳！”

朱汉民道：“不，我姓岳，叫岳月老，您没见我手中拿着赤绳红线？”

黑衣人儿忍不住笑了，好白的一口贝齿，她道：“你三位叔叔一定很喜欢你？”

朱汉民道：“那当然，难道您三位不喜欢我？”

刚退的红潮又上了娇靥，黑衣人儿红着脸道：“看来再多说我只有自讨苦吃，说你的真名实姓！”

朱汉民笑了笑，扬眉说道：“您别见怪，我姓朱，叫汉民。”

青衣人儿与白衣人儿霍然转过娇躯，两双美目圆睁，惊讶目光直逼朱汉民，青衣人儿道：“那日月盟的总盟主碧血丹心雪衣玉龙？”

朱汉民点头笑道：“别见笑，那正是我。”

青衣人儿动容说道：“怪不得……”

朱汉民道：“怪不得什么？”

青衣人儿道：“怪不得这么大胆，这么贫嘴！”

朱汉民笑道：“您保留了不少好听的。”

青衣人儿侧顾黑衣人儿，叫道：“姐姐，瞧他脸皮有多厚！”

黑衣人儿笑了笑，道：“这一点也正是他的可爱处。”

朱汉民忙欠身一礼，道：“谢谢这位姨，我以为您最公正，说的话也最中肯。”

黑衣人儿笑了，笑得有点黯然，道：“你三位叔叔知道我姐妹的出身么？”

朱汉民道：“据他三位猜测，您三位可能是轩辕前辈的义女！”

黑衣人儿点了点头，道：“他三位没猜错，那么我姐妹侧身邪魔……”

朱汉民截口说道：“家母说，看人首重心性，尘土之中有明珠，出污泥而不染，仍能冰清玉洁者，为可贵，何况……”

顿了顿，接道：“轩辕前辈夫妇生平并无大恶！”

黑衣人儿道：“可是彼此立场敌对……”

“不，您错了！”朱汉民道：“我以为轩辕前辈是被人诱惑，为人利用，唯一立场敌对的，只是当今的满清朝廷！”

黑衣人儿道：“你说的是真话？”

朱汉民正色说道：“您该知道，朱家的人从来不说假话！”

她三位娇躯倏起轻颤，垂下了粉首，再抬头时，三双美目中都含着晶亮的泪水，黑衣人儿带泪而笑道：“既蒙他三位不以邪魔轻贱见薄，我姐妹还有什么话说？”

朱汉民忙道：“三位姨，武林儿女轻死重一诺！”

黑衣人儿嫣然笑道：“你放心，我姐妹不是人间贱女子，虽侧身邪魔，但尚知信义，一经许诺，便是海枯石烂，天塌一角，也绝无更改！”

朱汉民肃然一揖，道：“我谨代三位叔叔谢过，不敢委屈三位，信物我改日请三位叔叔交到三位手中，三位敬请放心！”

黑衣人儿娇靥如醉，摇头说道：“彼此均非世俗中人，无须注重这些形式……”

朱汉民道：“谢谢您，但我这里却有个不情之请，还望三位俯允。”

黑衣人儿含笑说道：“对你，我姐妹没有不答应的！”

朱汉民道：“请您三位各给我样东西，让我带回去，一来可证明我没有逞能白跑这一趟，二来也可让他三位安心。”

黑衣人儿眉锋微皱，道：“这似乎有点不好吧！”

朱汉民垂下目光，微显赧然地道：“我自知失礼，但您忍心让我回去被人笑话胡吹么？”

黑衣人儿美目中陡现怜惜色，一叹说道：“也罢，看在你的份上了……”说着，摘下一方项佩递了过来。

朱汉民忙伸手接过，然后目注另两位。

青衣人儿黛眉微挑，自粉首上拔下一支玉钗。

白衣人儿则娇靥微红地自腰际解下一个白玉环。

朱汉民分别接过后，躬下了身：“汉民谢谢三位婶婶！”那三位脸又一红，青衣人儿嗔声道：“不许你胡叫！”

朱汉民眨眨眼，笑道：“二婶，人前我不会的。”

青衣人儿一跺蛮靴，道：“姐姐，你看他还得了么？”

黑衣人儿未理会，向着朱汉民道：“要是没什么别的事儿，你该走了！”

朱汉民道：“汉民还没有请教……”

黑衣人儿道：“我姐妹一母同胞，我叫司徒琼华，二妹叫司徒霜华，三妹叫司徒婉华，听清楚了没有？”

朱汉民忙点头说道：“谢谢您，汉民听清楚了……”

话锋微顿，接着道：“汉民想问一件事……”

黑衣人儿司徒琼华道：“说，以后说话别再这么吞吞吐吐的？”朱汉民应了一声，道：“那灭清教主是不是和天仇？”

司徒琼华摇头说道：“我不知道，我只知他姓仇。”

朱汉民眉锋微皱，道：“那晚在洞庭湖上跟他在一起的那个老者，您可知是谁？”

司徒琼华道：“我只知道他是灭清教的军师，别的一无所知！”朱汉民眉锋又皱深了三分，道：“您知道他如今在哪儿？”司徒琼华道：“这个我知道，他跟教主现在东湖百花洲上！”朱汉民眉锋微展，道：“谢谢您，您可知道清明子夜滕王阁之会，灭清教将有什么不利于汉民的阴谋么？”

司徒琼华吃惊地道：“难道他们真有阴谋？”

朱汉民道：“不敢断言，这是汉民三位叔叔的推测！”

司徒琼华摇头说道：“我没听两位老人家说起，不过，有备无患，你最好小心些！”

朱汉民扬眉笑道：“您放心，凭他灭清教还奈何不了汉民！”司徒琼华正色说道：“骄狂轻敌乃兵家之大忌！”

朱汉民玉面一红，道：“谢谢您，汉民知道，已有准备，自会小心！”司徒琼华点了点头，道：“这才是，别让人为你担心……”顿了顿，接着道：“义父母两位老人家耳朵都软，一时糊涂为人感动，正如你所说，他两位生平并无大恶，到时候……”

朱汉民忙道：“这个您请放心，汉民省得！”

司徒琼华笑了笑，道：“已经是自己人了，我不谢了……也正如你所说，他两位是为人所利用，并没有参与机密，所知道的事不多，所以我也没有法子告诉你多少，不过有一点我略有耳闻，你可千万留意，听说灭清教主最近又礼聘了两位护法，我虽不知道是谁，但却知道这两个人是武林中硕果仅存的大魔头……”

只听一声短促厉啸划空传来。

三女脸色一变，司徒琼华急道：“两位老人家回来了，你快走吧，记住，千万小心！”

朱汉民泰然笑道：“遵命，您三位也请多保重，汉民告辞了！”腾身飞射，疾闪不见，连桃花瓣都未落一片……

朱汉民离开北郊尚不到百丈，由那身旁十余丈外一处杂树丛中突然掠出一条灰影，拦住去路。

是那九指追魂苍五老。

朱汉民一怔停身，笑道：“怎么，五老，您没回分舵？”

苍寅摆手说道：“哥儿，别装蒜了，快说，事情办得怎么样？”

朱汉民自袖底拿出那隐透幽香的三样东西，在苍寅眼前一晃，笑道：“五老，您瞧这是什么？”

苍寅一跳几丈高，喜得打跌，咧嘴直笑：“哥儿，有你的，媒婆媒婆，到处说合，我瞧你是抢了她们的饭碗，断了她们的财路……”朱汉民皱眉笑道：“五老，别说得这么难听成不？这叫红线使者。”

苍寅道：“便算你是玉皇太帝都行，无论怎么说，老要饭的绕着南昌城这几个大圈子没有白跑，走哥儿，回去报喜信去！”拉起朱汉民便走。

朱汉民忙道：“五老，您不听听我这得意的杰作是怎么完成的？”苍寅点头笑道：“哪能不听？路上说。”

于是，老少二人联袂飞身离开了北郊。

途中朱汉民把经过由头至尾说了一遍。

闻听之下，只乐得苍寅一路笑得合不拢嘴。

欢谈不觉路远，似乎在转眼间便到了青云谱。

一进后院，苍寅便扯开嗓子大叫道：“你三个还不快来迎接？大元帅班师回朝了！”

这一嚷嚷立刻把聂小倩等嚷了出来。

聂小倩与霍玉兰一见这老少二人的神色，便知事成，当即喜上眉梢地急步迎上前来，道：“五老，民儿，都辛苦了！”

苍寅一个劲儿地摇头道：“不算什么，不算什么，为这种事跑断两条腿都乐意！”

转望独自发愣的霍玄、端木少华、岑参叫道：“说吧，你三个将何以谢民哥儿？”

敢情他把那一句也用上了。

那三位看看朱汉民，又看看苍寅，苦笑道：“是怎么回事儿？”

“怎么回事儿？”苍寅转望朱汉民笑道：“这敢情好，咱两个老的跑断了腿，小的说破了嘴，人家还全然不知是怎么回事儿……”

又转望三人，叫道：“快来谢这位扛着冰斧，拉着红线的人吧！”

三人刹时间明白了几分，同时一怔，一阵惊喜，三双目光齐集朱汉民，尚未说话。

朱汉民已然带笑拿出了三样东西，把司徒琼华的那块顶佩塞到霍玄手里，道：“霍叔，这个是您的！”

把那玉钗塞进端木少华手里，道：“端木叔，这是您的！”

最后又把那白玉环塞进岑参手里，道：“岑叔，这是您的！”

然后，他拍了拍手，道：“这是侄儿为你三位讨来的，至于你三位的，改天找个时候，麻烦您三位当面交给人家，不容易，您三位可千万别委屈人家！”

那三位，没有一个说话，全愣住了！也因为过份的激动，六道目光紧注朱汉民，那神色难以言喻！

定过神来，霍玄浑身轻颤，咧着嘴，喃喃说道：“汉民，有你的，有你的！”

端木少华则激动地带笑说道：“汉民，叔叔不言谢了。”

岑参目光呆滞，一句话没说。

适时，聂小倩高兴万分的动问经过。

朱汉民遂把经过说了一遍。

听完，那三位向着苍寅兜头便是一揖。

苍寅哈哈笑道：“老要饭的功劳不大，可是看在这两条老腿份上，这个礼，我老要饭的受了，最要紧的，别忘了民哥儿的好处！”

聂小倩极为赞许地连连点头，含笑说道：“一举促成了三对好姻缘，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民儿做的好，民儿做的好，真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话锋微顿，转注那三位，接道：“我没有说错，司徒姐妹确是难得的好姑娘，我这做大嫂的可不许你三个有丝毫对不起她们的地方！”

霍玄仍在咧着嘴笑，道：“大嫂放心，他两个谁敢我打谁！”

苍寅道：“小霍，你自己呢？”

霍玄道：“我要敢就让他俩打我。”

一句话又听得苍寅哈哈大笑。

笑声中，朱汉民向着端木少华施了一个眼色，道：“端木叔，那灭清教主跟他那军师住在东湖百花洲上。”

端木少华目中异采一闪，道：“谢谢你，汉民，我知道了！”

霍玄讶然问道：“老二，你要干什么？”

端木少华笑了笑，道：“不干什么，想那两头不落空的办法而已。”

霍玄似不信，还想再问。

朱汉民连忙拦过话头，道：“娘，三位叔叔，依您几位看，灭清教主新聘不久的两位护法，有可能是何等人物？”

一句话引过了大伙儿的注意，端木少华向着朱汉民投过赞许而佩服的一瞥，聂小倩沉吟说道：“民儿，司徒大姑娘说，那是两个硕果仅存的大魔头？”

朱汉民点头说道：“是的，娘，民儿那位大婶婶是这么说的！”

霍玄又咧嘴笑了，好不得意。

聂小倩微皱眉锋，道：“现下武林硕果仅存的大魔头不多。”

朱汉民道：“可以说该不会太难想。”

聂小倩道：“西昆仑有位说起来该是你师叔祖的恨天翁！”

岑参插口说道：“大嫂，不会是他，当年在那布达拉宫琴棋书画诗酒花的七场较技中，他败在夏大哥神功之下，他羞恼转回西昆仑，曾有今生老死深山，绝不再出西昆仑一步之誓言。”

聂小倩点头沉吟说道：“硕果仅存的大魔头，我只知道他一个，除了他还有谁？”

岑参摇头说道：“在大伙儿的记忆里，是没有了。”

聂小倩道：“而且那位司徒大姑娘说是两个！”

岑参皱眉说道：“这就令人费解了。”

苍寅突然说道：“管他呢，三个也好，两个也好，如今何必去伤这个脑筋，到了清明夜子时，还怕不知道？”

大伙儿都没有说话。

苍寅耸肩摊手，又道：“老要饭的功德完了，该回去了，你们歇着吧！”说罢，他转身要走。

端木少华忽地说道：“五老，这回我跟您出去走走！”霍玄张目道：“老二，你要上哪儿去？”

端木少华道：“想那两头都不落空的办法去呀！”

苍寅眨眨老眼，笑道：“端木娃儿，你莫非想去偷会你那未过门的媳妇儿？”

端木少华脸一红，笑道：“五老，这种事，要去我会找小霍跟小岑一块去，那彼此也好壮壮胆，我一个人哪敢去？”

大伙儿都笑了，笑声中，苍寅偕同端木少华飘然而去。朱汉民心中了然，聂小倩似也明白几分。

唯有霍玄与岑参望着那端木少华的背影直发愣……

第三十一章 滕王阁之会

暖春好过，严冬难挨，转眼约期已至。

清明夜——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提起滕王阁，很快地便联想到那才气纵横的王勃。

王勃是唐时南昌人，字子安，是大诗人王绩的侄孙。

他六岁便解诗文，构思无滞，词意英迈，是一个天才儿童，当时沛王贤慕其名，纳为修撰，甚为爱重。

唐时，那些个王公不重国事，偏好以斗鸡为戏，王勃看不入眼，著了“檄英王鸡”一文，讽刺时政。

唐高宗那位浑皇上看了之后大怒，斥为“据此是构煽之渐”，立即罢斥，不准入府。

以后很久又补（虢）州参军，可是这一位才气纵横的文士，恃才傲物，乃为同僚所嫉，上元二年前往交趾省父，于渡南海时，坠水而亡，年仅廿六岁。

“滕王阁序”及“滕王阁”一诗，是他的生平杰作。

关于王勃作“滕王阁序”，有这么一段说法。

滕王阁实造于唐之显庆四年，楼极高壮，有江西第一楼之誉。

唐书，勃本传云：

“初，道出钟陵，九月九日，都督阎伯屿大宴滕王高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

王勃，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再报，语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请遂成文’，极欢罢。”

王勃狂傲，可也碰上了个识货讲理的都督阎伯屿，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折服了阎伯屿。

要是再碰上个不识货不讲理的官儿，后世怕看不到他那篇传诵千古，字字珠玑的“滕王阁序”了。

王勃不但作了名传千古的“滕王阁序”，还写了一首七言诗：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水空自流。

天才妙成，脍炙人口。

滕王阁在北兰寺前的章江岸上，临洪流，对长空，月明之夜，常有人携酒登阁，举杯对酌。

但是，今夜，清明夜，这滕王阁大异往昔。

清明时节常有雨，故而今夜满地泥泞，行路艰难。

夜空，是泼墨般漆黑一片，而那静静地坐落在黝黑夜色里，章江岸旁的滕王高阁上，却是烛火高烧，光同白昼。

由外内望，烛影摇曳，人影晃动，只是，除了那霏霏细雨，及波涛浪花的江水声，听不到任何一丝别的声息。

而在那滕王阁背江的三两百丈处，每隔几步便站着一个身穿黑色油布劲装，腰佩长剑的汉子。

而且任凭风吹雨打，他们站在那儿却是一动不动，简直就像那泥塑木雕的人像一般。

戒备之森严，俨然帝王驾幸所至。

静，一切都沉浸在寂静之中。

子时刚到，暮地里，一阵步履声由远而近。

随着这阵步履声，夜色中现出一白九黑十条人影。

那是日月盟的总盟主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朱汉民，亲率总护法铁面巨灵西门楼及八大护法到了。

两名腰佩长剑的黑衣汉子立刻躬下了身：“敝教主现在阁前迎候，总盟主请。”

朱汉民含笑一句：“有劳了！”

昂然举步行向那江边上的滕王阁。

适时，那滕王阁下的泥泞地上，静静地站立着八个人影，八个人影两前六后，后面的是六名佩剑黑衣人。

前面的两个，却是一老一少，老的，是那洞庭湖上的泛舟老者，年轻的，也正是那位黑衣少年。

只是，今夜那黑衣少年脸上，多了块覆面黑纱。

行近，朱汉民停步在一丈外。

那位显然是灭清教主的黑衣少年立即拱起双手：“朱总盟主……”

朱汉民还以一礼：“仇教主！”

灭清教主道：“你我是互相久仰，始终未曾谋面！”

朱汉民道：“朱汉民首先谢过教主沿途招待之情！”

灭清教主仰天大笑：“些微薄意，何足挂齿，请！”

侧身让路，举手肃客。

朱汉民含笑说道：“敢请与教主并肩登阁。”

灭清教主又一阵大笑，侧跨一步，与朱汉民并肩登阁，其余的，则鱼贯跟在他二人身后。

登梯之际，灭清教主笑顾朱汉民：“怎未见老夫人及霍女侠两位？”

朱汉民淡淡笑道：“福康安带领大内侍卫精锐来到南昌，为恐他们半途骚扰，坏了咱们的大事，所以家母及……”

灭清教主截口笑道：“总盟主真是思虑周到，其实，仇某人忝为客人，怎敢让他们动我贵客分毫？早已有妥善安排了。”

说话间，登上了滕王阁。

朱汉民举目望去，只见阁中北向摆着一张方桌，紧靠朱栏，方桌上，几臂般粗细供烛高烧，香烟袅袅，祭品陈列，异常之肃穆庄严。

在那阁顶的横梁上，悬挂着一盏大灯，另外，方桌前东西两边，还摆着几张太师椅。

除了这，未见别的，也未见其他人影。

刚一进阁，灭清教主即道：“敢请与总盟主先遥祭先皇帝陵墓。”

朱汉民忙道：“理所当然，请！”

与灭清教主双双走到方桌之前。

灭清教的那位军师，不等招呼便上前点香。

行礼如仪，致祭之后，灭清教主肃客入座。

他跟他那位军师坐在东边，六名佩剑黑衣人侍立身后。

朱汉民则坐在西边，总护法与八大护法也紧跟身后。

坐定，灭清教主轻咳一声，道：“平素难有机会谋面，今夜能跟总盟主一起遥祭先皇陵墓，复又对坐滕王高阁深夜畅谈，实在是件大快意事。”

朱汉民含笑说道：“教主之言，我深有同感，不过，实际说起来，我与教主彼此之间，并不完全陌生！”

灭清教主笑道：“不错，你我神交已久。”

朱汉民淡然摇头，道：“不，我是说我跟教主见过。”

灭清教主似乎一怔，道：“是么？恕我记性不佳，想不起……”

朱汉民笑道：“教主委实是太以健忘，那日正阳门外，还有玉贝子在场！”

灭清教主又复一怔，讶然说道：“总盟主此言……”

朱汉民含笑说道：“我以为教主一教至尊，该不会那么小气。”灭清教主哈哈大笑，道：“不敢在总盟主面前落个小气之名……”抬手扯去了那块覆面黑纱，玉面朱唇，阴鸷之气逼人，正是那位和堙的儿子和天仇。

朱汉民目中寒芒一闪，笑道：“教主，邬前辈仍在金陵总督府中么？”

和天仇一震，笑道：“看来总盟主知道的不少！”

“好说！”朱汉民道：“我至今才明白过来。”

和天仇唇边泛起一丝阴森笑意，道：“总盟主既已明白过来，当也能想及先父与令尊当年的一段交情。”

朱汉民毅然点头说道：“听家父及家母语之甚详。”

和天仇目光凝注，阴笑说道：“以总盟主看，当年事谁是谁非？”朱汉民道：“是非公道自在人心，教主明智，请自度之。”和天仇道：“如以我观之，那该是是非各半！”

朱汉民道：“我不敢置评！”

和天仇笑道：“无论怎么说，我不敢不视为仇。”

朱汉民道：“那也是人之常情。”

和天仇道：“亲仇不共戴天，所以家母给我取名天仇！”朱汉民道：“这个如今我也明白了。”

和天仇笑了笑，道：“彼此既有这段交情，明智如总盟主者，就该知道能不能再谈日月盟及灭清教之合作了。”

朱汉民泰然说道：“我认为仍无不可，因为那是私仇。”和天仇阴笑说道：“总盟主之意是……”

朱汉民道：“该先公而后私，报了公仇再谈私恨！”

和天仇笑道：“可惜我独唱反调，要报了私恨再谈公仇。”朱汉民淡淡一笑道：“果真如此，教主就不该邀我来此了。”和天仇摇头说道：“有件事总盟主不知道，此处是我报仇的最好地点，此时是我报仇的最好时机，错过此时此地那就难了。”朱汉民道：“可以解释一下么，教主？”

和天仇阴笑说道：“自无不可，我在这滕王阁上布下了天罗地网，总盟主只要一登此阁，便再难走得出去。”

朱汉民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可是，教主，我看不见天罗何在，地网何存。”

和天仇笑道：“要是能让人看见，那就称不得高明了，我有把握兵不刃血，坐在此处看看总盟主乖乖束手就缚。”

朱汉民“哦”地一声，扬眉笑了笑。

和天仇紧跟着说一句：“总盟主莫非不信？”

朱汉民淡淡摇头说道：“那倒不是，而是我仍存有与教主精诚合作，同赴公仇，共襄盛举，共逐满虏，匡复我大好河山的无限希望！”

和天仇摇头笑道：“总盟主，你不该存有丝毫希望了。”

朱汉民仍不死心，他仍希望以民族大义及利害说动和天仇，当下双眉微挑，神色一怔，道：“教主挑我日月七盟，我并没有追究。”

和天仇一惊，笑道：“总盟主知道是我干的了？”

朱汉民点头说道：“不错，难道教主不承认？”

和天仇笑道：“总盟主既然知道了，否认那显得多余，不过总盟主放心，稍时我自会给总盟主一个报复的机会！”

朱汉民摇头说道：“只要彼此能精诚合作，我愿意尽释前嫌，不加追究！”

和天仇道：“总盟主该知道，那是一厢情愿的事。”

朱汉民目中威芒直逼和天仇，道：“难道教主忘记了公仇，置大汉民族之荣辱于不顾？”

和天仇没有躲避，却笑得有点不安，道：“总盟主错怪我了，滕王阁上这桩事了结之后，我将立即下令起义举事，亲领灭清教进扑北京！”

朱汉民道：“教主，你我同类，体内所流的都是大汉民族的血，同室操戈，兄弟阋墙那是大不智，而且……”

和天仇截口笑道：“总盟主放心，满虏不会有任何机会坐收渔人之利的，你我不合作也不会影响到复兴大业，稍时此间事了，我只消一声令下，至少有半壁河山尽入我掌握之中，然后我再集中教中精锐北上，大内侍卫精锐已被我略施小计诱得远离北京，来到南昌，那必然是势如狂风扫落叶般，直捣黄龙了。”

一声令下，半壁河山入他掌握不假。

原来他在江南扰乱生事，逼得朱汉民南下，福康安因而奉密旨率领大内精锐跟出北京，远来南昌，这也全是他通盘策略中的一部分，此人心智高得委实可怕，也令人不得不叹服。

朱汉民听得暗暗心惊，扬眉笑道：“教主老谋深算，好高明！”

和天仇笑了笑，道：“我不敢掠人之美，夺人之功，这全是我这位军师的运筹帷幄，他的神算足可上比诸葛武侯的锦囊妙计！”

朱汉民目光落向那满透智慧的黑衣老者身上：“这位便是贵军师？”

和天仇得意地点头说道：“不错，江南告急，总盟主必兼程赶来，满虏也必派精锐追捕缉拿，我邀总盟主来此会晤，料他们也窥伺左近，乘机下手，我既有把握制住总盟主，复可乘虚夺取北京，双管齐下，一石两鸟，这全是军师的妙算。”

朱汉民心头震动，点头笑道：“法王智慧高深，委实令人叹服！”

和天仇笑道：“总盟主既知他便是当年的阿旺藏塔法王，便该知道，贵我双方的合作，更属无望的了。”

朱汉民道：“莫非法王记恨那当年破布达拉宫之仇？”

和天仇点头说道：“不错，当年令尊假扮冒充那天外神魔，逼走恨天翁，取得法王信任后，里应外合，不但一举攻破布达拉宫，喇嘛弟子、密宗高手死伤无数，且使他在北天山死谷中度过了十多个年头的凄惨岁月，此仇此恨，岂能不报？法王辅我，不计报酬，唯一的条件就是为他雪报那布达拉宫之仇恨，追索这笔血债，我跟法王同仇敌忾，自然是一拍即合……”

朱汉民点了点头，道：“我都明白了，可是法王是怎么出得北天山的？”

和天仇狡黠地笑道：“自有高明办法，否则法王焉能坐在这滕王阁上？在此，我愿提醒总盟主一二，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山还有一山高，令尊能做到的，别人照样也能做到。”

朱汉民道：“多谢指教，但教主，你我当真合作无望了么？”

和天仇阴笑说道：“除非总盟主答应我两个条件……”

朱汉民道：“教主请说说看，只要能答应，我无不点头。”

和天仇阴阴一笑，道：“只有总盟主答应此二条件，贵我双方才能谈到合作。”

朱汉民道：“教主请说说看！”

和天仇唇边掠过一丝冷酷笑意，道：“第一个条件，贵我双方合作之后，必须请总盟主让位，由我和天仇领袖群伦，主持其事！”

朱汉民毅然说道：“只要教主能万事以匡复为先，真心为民族利益，我答应！”

和天仇嘿嘿笑道：“我既然组织了这灭清教，自然是一心一意匡复！”

朱汉民道：“那么教主请说那第二个条件。”

和天仇阴险目光转动，笑了笑，道：“第二个条件也许较为严厉一点，不过，总盟主既志在匡复，真心为民族，应该是不会犹疑的……”

话锋微顿，接道：“我忘了说明一点，先前那条件，是我的，这第二个条件，则是我这位军师要我向总盟主提出的！”

朱汉民道：“不管是谁的，该都一样，只要能答应我无不点头！”

那位昔日的布达拉宫首领，阿旺藏塔法王淡然插口说道：“我这里先谢谢总盟主！”

朱汉民道：“法王无须客气。”

只听和天仇笑道：“这第二个条件是，我想请总盟主及霍、岑、端木三位，还有那各门派掌教奉献项上人头祭旗……”

朱汉民背后总护法及八大护法勃然色变，跨前一步。

朱汉民抬手一拦，目注和天仇平静地道：“教主，我是一片诚心，也不惜委屈来谋求双方之合作。”

和天仇笑道：“总盟主，我也未敢以玩笑处之！”

朱汉民道：“那么教主这话算什么？”

和天仇阴阴笑道：“句句真实之言！”

朱汉民双眉微挑，道：“教主是非要朱汉民等人之命不肯合作？”

和天仇道：“事实如此，我不敢否认。”

朱汉民目光掠过阿旺藏塔法王那张白脸，道：“这也是先报昔日布达拉宫之私仇？”

阿旺藏塔法王冷冷说道：“不错，否则我无以对当年死难众弟子！”

朱汉民道：“姑不论当年事谁是谁非，但法王明智，该知那都是私仇！”

阿旺藏塔法王道：“我承认那是私仇，但是贵我双方之间，若有私仇未清，勉强合作，哪能成就大事？”

朱汉民淡淡一笑，道：“法王说的是，但这条件我歉难点头！”

阿旺藏塔法王道：“那么就无须再谈合作了。”

朱汉民道：“我已经尽心尽力，百般委曲，贵方既是执意不肯，那只好作罢了！”说着，他缓缓站了起来。

和天仇与那阿旺藏塔法王坐着未动，和天仇笑道：“怎么，总盟主要走？”

朱汉民道：“多留片刻又有何益？”

和天仇阴笑道：“总盟主可知道，不是朋友便是敌人。”

朱汉民双眉一挑，道：“怎么，教主是把我当成了敌人？”

和天仇笑道：“因仇成敌，势所必然，事实上，我若不把总盟主视为敌人，总盟主也不肯放过我，因为我曾挑了总盟主旗下的日月七盟。”

朱汉民淡淡点头说道：“教主说得不错，这件事我不会放过的！”

和天仇道：“我现在给总盟主一个报复的机会，希望总盟主也给我一个报仇的机会，你我之间公公平平……”

朱汉民截口说道：“就在这滕王阁上么？”

和天仇点头说道：“不错！”

朱汉民摇头说道：“教主，滕王阁地狭楼小，再说这也是千年古物……”

和天仇道：“那么以总盟主之见？”

朱汉民道：“教主，滕王阁下江岸上地方很大！”

和天仇笑了笑，道：“总盟主是想到滕王阁下去？”

朱汉民点头说道：“我正是这个意思！”

和天仇笑道：“总盟主忘了，我在这滕王阁上布下了天罗地网，如果让总盟主下了这滕王阁，一切布置不白费了？”

朱汉民淡淡说道：“我没忘，那么教主这是想强留我了？”

“不敢！”和天仇嘿嘿笑道：“只是亲仇不敢怠忽而已！”

朱汉民扬眉说道：“那么，我也提醒教主一句，我那三位叔叔如今都在这滕王阁左近，只要这滕王阁上一有异动……”

和天仇笑道：“我知道，但我有把握兵不血刃便让总盟主乖乖束手就缚，滕王阁上不会有什么异动的，纵有异动，他三位也来不及，另外，这滕王阁周遭五十丈内也布有极其厉害的消息埋伏，就算来得及，只怕一时他也闯不进来。”

朱汉民“哦”地一声说道：“真的么，我倒要试试看谁能拦得住我下这滕王阁！”

话落，带着总护法及八大护法缓步行向楼梯口。

总护法铁面巨灵西门楼与八大护法，各自凝足一身功力，不敢有丝毫大意地紧随朱汉民身后。

和天仇与那阿旺藏塔法王仍然坐着未动，竟丝毫看不出有动手阻拦朱汉民下楼的意思。

但，朱汉民刚走两步，忽听和天仇一声怪笑：“总盟主，躺下歇歇吧！”

一抬手向朱汉民招了一招。

按说，休说是轻描淡写，像打招呼一般地招招手，便是跃扑力击，他也奈何不了朱汉民。

而，理虽如此，事却不然。

他这里抬手甫一招，朱汉民竟然身形一晃，往后便倒，西门楼大惊失色，方待抢扶。

和天仇又一声怪笑，身形似电，自座上跃起，探掌如风地一把攫上朱汉民左腕腕脉，跟着拉转朱汉民，一掌抵上朱汉民后心，喝道：“往后站！”

西门楼与八大护法心胆欲裂，但又不敢轻举妄动，只有如言往后退去，西门楼须发暴张，厉声大喝道：“匹夫，倘你敢伤……”

“住口！”和天仇一声低低沉喝，撼人心神，道：“你若还要他的命，

就闭上你那张嘴！”

西门楼不敢多说，住口不言，但那威态好不怕人！

和天仇阴险一笑，喝道：“来人，替我点了他们几个的穴道！”

六名佩剑黑衣人应声跃出，直逼西门楼面前。

西门楼双目一瞪，目眦欲裂，目中威芒暴射。

那六名佩剑黑衣人竟为威态所慑，没一个敢动。

突然，西门楼威态尽敛，一声长叹：“身为总护法，未能保得总盟主安全，尚有何面目苟活人世，我不用你们动手。”

抬掌往自己天灵盖拍了下去。

他没作呼援之举，因为他知道，朱汉民既落在人家手中，便是于军万马包围了滕王阁也是无用。

眼看着这位刚烈奇豪就要血溅尸陈。

眼看着那忠义遗民就要少了一个。

蓦地里，一阵阴风吹入滕王阁，那烛火暴张，阁中猛然一亮，紧接着火焰一缩，阁中又随之一黯。

就在这烛火一明一灭的刹那之间，西门楼身躯震动，一只右掌倏地无力垂下，跟着，和天仇背后响起了冰冷话声：“和天仇，放下朱总盟主！”

和天仇只觉阴风拂体，心中方生惊兆，一只纤小的手掌已抵上他的后心，他大惊失色，忙喝道：“你是……”

“少废话。”那冰冷话声说道：“我叫你放下朱总盟主！”

阿旺藏塔法玉及那六名佩剑黑衣人见来人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早就怔在了当场。

和天仇既惊骇又诧异，他目光一转，道：“这位姑娘，你要知道，在你伤我的同时，我也能杀了这位日月盟总盟主，这对你来说……”

那冰冷话声说道：“我自有万全的把握，不信你试试看。”

和天仇笑道：“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口中示弱，心生歹毒，暗运真力他准备向朱汉民下手，但，他真力甫运，只觉曲池穴上一阵酸麻，一只有臂立时用不上力，不由大骇，强笑说道：“看来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只好将这到口的烤鸭子放掉了。”

说着，当真地松手放了朱汉民。

那冰冷话声又起道：“麻烦这位总护法，将朱总盟主扶起来！”

西门楼应声而前，却听和天仇道：“小心点，他的伤至少要躺上个三五天！”

西门楼当真不敢轻忽，小心翼翼地把朱汉民抱了起来，退往后去，他方退，那冰冷话声又道：“和天仇，你用什么伤了朱总盟主？”

和天仇嘿嘿笑道：“告诉你也无妨，我早在多日之前便在他饮食中下了毒……”

那冰冷话声冷哼说道：“你敢欺我？适才我分明见你扬了扬手！”

和天仇一震，干笑道：“你既然看见了，我只好实说了，那是一种阴柔的掌力，如今想来，我该中足六成真力……”

那冰冷话声道：“可惜如今已经来不及了！”

和天仇道：“所以我后悔得要死，以后若再下手，我断然不会留人生机，姑娘，你是人是鬼？”

那冰冷话声道：“随便你要怎么想，你以为我是人就是人了，你认为我

是鬼便是鬼了，这并不关重要……”

阿旺藏塔法王凝注和天仇背后，突然说道：“你是少林弟子？”

那冰冷话声说道：“不是，凭什么说我是少林弟子？”

阿旺藏塔法王道：“你瞒不了我，你是习了菩提经中武学。”

这位法王果不等闲，的确是胸蕴极富。

西门楼双目炯炯，道：“姑娘贵姓大名，请示下……”

那冰冷话声截口说道：“现在不是谈这些的时候，快带着朱总盟主走吧！”

西门楼应了一声，道：“西门楼遵命，大恩容待后谢！”

一躬身，抱起朱汉民，带着八大护法大步下楼而去。

那六名佩剑黑衣人想阻拦，却被和天仇以眼色止住。

西门楼等人刚到楼梯口，阿旺藏塔法王突然说道：“姑娘，你可以杀敝教主的，为什么不下手？”

和天仇目中寒芒飞闪，大笑说道：“多谢军师，那是她没有把握！”

霍然转身，出掌电抓，“嘶”地一声，一角衣袖攫入手中，只听那冰冷话声一声惊呼：“总护法快走！”

和天仇怪笑说道：“只怕已经来不及了！”

闪身扑向了西门楼，但当他身形方动之际，却突然右掌后抛，拍出一掌，也就因为他这一顿，西门楼才来得及把朱汉民交给八大护法，闪身上前，与再次扑上的和天仇对了一掌。

砰然一声，滕王阁为之晃动，和天仇退了半步，而西门楼却已被震得血气翻腾，驻足不稳，摔下楼梯。

和天仇得意狞笑，正待腾身再扑八大护法，适时，滕王阁下奇光耀眼，一阵惨叫，紧接着三条人影闪电掠上，那是霍玄、端木少华与岑参到了。

端木少华与岑参分别扑向和天仇与阿旺藏塔法王。

霍玄则贝叶金刀猛卷，六名佩剑黑衣人躺下了三对，然后他翻身冲下楼梯，护着八大护法向滕王阁下闯去。

和天仇一见端木少华与岑参扑到，心胆俱寒，哪敢应战，一把抄起阿旺藏塔法王从破窗中向滕王阁后遁去。

端木少华与岑参毫发之差，只齐领扯裂了和天仇那袭黑衣，再欲长身追扑时，滕王阁下砰然两声响，和天仇与阿旺藏塔法王已没入那波涛翻动的江水之中不见。

岑参恨恨一跺脚，震得滕王阁直晃。

端木少华则苦笑说道：“这条江直贯鄱阳湖，觅之已难，早知有今日，当初说什么我也要学学那水里功夫。小岑，别跺脚了，走，接应小霍看汉民去！”

话落，双双射出滕王阁，直向江岸上落去。

此际，霍玄手执佛门至宝贝叶金刀前导，威态若神，那江岸一路之上躺着十几具佩剑黑衣人尸体，其余的灭清教徒，早已溜得不知去向，没了影子。

双双落地后，端木少华与岑参第一句话便问：“小霍，汉民他……”

霍玄一摆手，道：“我不清楚，回去问西门楼护法！”

端木少华与岑参眉锋一皱，未再多说。

但，蓦地里，百丈外人影闪动，二十余条人影飞掠而来。

端木少华首先叫道：“是五老他们……”

转眼间二十余条人影便即掠至，那正是九指追魂苍寅与丐帮精英八英、

十二俊，那褴褛的衣衫更破旧，几乎每人都带着伤，所幸伤势都不太重。

霍玄等一震刚要问，苍寅已急急摆手说道：“咱们边走边谈，青云谱已去不得了，福康安那兔崽子比当年岳钟琪还厉害，他调动了南昌附近的两个旗营，而且拥有上百支火器，咱们这血肉之躯挡不得，他们马上到了，快走吧！”

话才说完，一阵人马叱喝声已随风传了过来。

霍玄等大惊，霍玄一挥手，急喝说道：“老二跟五老保着汉民往万寿宫走，小岑跟我找大嫂去。”

话声方落，数条黑影鹰隼般掠到，只听有人叫道：“休教逃走了叛逆！”

霍玄冷哼一声，厉叱道：“杀不尽的满虏鹰犬，小岑！”

与岑参双双迎了上去，贝叶金刀、玄玄宝钩一齐出手，金光匹练耀眼，只一闪，惨呼四起，那几条轻攫锐锋的人影全部血飞尸横，一个也没能活命。

紧跟着二人腾身转向，掠向东方。

他二人这里诱敌向东，端木少华、苍寅、西门楼与丐帮的八英、十二俊，以及日月盟的八大护法，立即护保着朱汉民往西飞驰而去，转眼间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万寿宫是个地名，也许就因为这地方有座香火颇盛的道观万寿宫而得名，在东方微透曙色，天快亮之际，三十多个人掠进了万寿宫的后院，那是端木少华与苍寅等一行。

免不了的，这三十多个人一进万寿宫的后院，就立刻惊动了万寿宫的清弟子，经过端木少华的一番解说，再加上宫中三清弟子都很深明大义，所以在顷刻之间这万寿宫中又归于一片宁静。

在一间静室中，端木少华与苍寅等把朱汉民平放在一张云床上，大家望着那毫无外伤，面色如常却只昏迷不醒的朱汉民，神色凝重，相对无言。

端木少华为朱汉民把了脉，只觉朱汉民血脉畅通，奇经八脉毫无阻塞现象，根本也没有内伤。

那么朱汉民为何昏迷不醒，难道说和天仇会摄魂大法，在一举手间把朱汉民的魂魄摄了去？

端木少华与苍寅也问过了西门楼，西门楼对夜来滕王阁上事语之颇详，端木少华虽不明白朱汉民究竟中了人家什么暗算，可是对那看不见人影的女子及时援手事，却未表示什么诧异。

相反地，苍寅却直跳脚，他听毕便叫道：“端木娃儿，你看会不会是在华山击退灭清教徒的那个？”

端木少华眉锋深锁，摇头说道：“谁知道，也许是哪位高人……”

苍寅道：“你认为会是谁？”

端木少华摇头说道：“我要知道，也不会让五老这么着急了。”

苍寅还待再问，一阵急促步履声由远而近，及门而止，门外有人禀报道：“端木少侠、霍、岑两位及老夫人来了！”

端木少华与苍寅连忙出迎，刚出净室，便见霍玄、岑参与聂小倩、霍玉兰等步履匆匆地走了过来。霍玄第一句话便问：“老二，汉民怎么样了？”

端木少华摇头说道：“我看了半天，看不出他中了什么暗算，有何内伤！”

霍玄与岑参一怔，聂小倩与霍玉兰已双双走进净室。

这时候，最着急的是霍玉兰，她神色惊慌，急得流泪，最平静的是聂小倩，她一边劝慰霍玉兰，一边向西门楼探问滕王阁上的经过。

西门楼含羞带愧，不安地又把经过说了一遍。

听毕，聂小倩皱了皱眉锋，沉吟了一下，道：“据我看，汉民不是伤在什么阴柔掌力之下，和天仇他没有那么高的功力，他所说早在暗中下了毒之语，倒是可信。”

苍寅截口说道：“不会，姑娘，要是毒，那兔崽子就不会说了。”

聂小倩淡然摇头说道：“五老，那和天仇颇肖乃父，极富心智，他料定了那出手援救之人绝不相信他，所以他故意这么说，这样才能避免那出手援救之人向他索取解药！”

苍寅默然不语，但旋又说道：“姑娘，那出手救援之人是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姑娘，你看会不会是在华山击退灭清教徒的那……”

聂小倩截口说道：“五老，此事我知之颇深，也说来话长，以后我会详细告诉五老的，恕我现在不便说。”

苍寅呆了一呆，诧异地道：“怎么，这件事姑娘知道？”

聂小倩点了点头，道：“是的，五老，我知道！”

苍寅很想追问，无如聂小倩已有言在先，他只有极力地忍住了，他没再说话，端木少华却沉吟着开了口道：“大嫂说得不错，雷惊龙昔为千毒门主，和天仇是他的儿子，下毒这一说，确实极有可能。”

聂小倩道：“但问题却在他是什么时候下的毒，我是一直跟汉民在一起的，当年千毒门的那套手法瞒不了我。”

这话，听得大伙儿都是一怔。

西门楼急道：“禀老夫人，听那和天仇说，是在数日之前。”

聂小倩摇了摇头，道：“那不可能，咱们在青云谱已非一日，这些日子以来，汉民一直没有出去，而且青云谱中也没有外人！”

霍玄忍不住插口说道：“那么，大嫂你看是怎么回事？”

聂小倩苦笑说道：“我若知道不就好了，一个不逊于乃父的和天仇，再加上一个智慧过人的阿旺藏塔法王，他们要下手汉民咱们已早料到了，说什么都是咱们事先的防范不够，看来今日的灭清教，要较当年的千毒门更难对付……”

霍玄陡挑浓眉，道：“大嫂，难道说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汉民这么昏迷不醒么？”

聂小倩淡然强笑，道：“事实上，正如二弟所说，汉民既无内伤也无外伤，血脉流通，一切如常，咱们找不出毛病所在，又能如何……”

霍玄道：“大嫂，你难道看不出汉民是中了什么毒？”

聂小倩道：“当年毒魔西门豹那本毒经之中，最歹毒最霸道的莫过于无影之毒，而这种毒瞒不了我的，汉民所中之毒，根本不是无影之毒……”

霍玄皱眉不语，一时间，大伙儿脸上的神色更加凝重了，这净室之中虽然坐了不少人，但却沉寂得令人窒息。

突然，苍寅站了起来，须发暴张，道：“老要饭的找那兔崽子去，就是倾出本地几个分舵所有的弟子，翻开每一寸地皮，老要饭的也要找到他。”

说着，转身便要出门。

聂小倩及时呼道：“五老，如今南昌附近是去不得了。”

苍寅停步转身，道：“怎么去不得了？”

聂小倩道：“五老，咱们为什么从青云谱迁到这儿来？那些个大内侍卫不足惧，但那几百支火器却霸道难当，如今福康安一定在全力搜寻咱们下落，

汉民受伤已令人束手，假如五老几位再有意外，咱们岂不是要……”

苍寅道：“可是，姑娘，咱们总不能眼睁睁……”

聂小倩一叹说道：“五老，吉人自有天相，匡复大业不会就此中断，假如汉民就这么伤在和天仇之手，苍天岂非太以无眼？”

苍寅摇头说道：“姑娘，你要让我老要饭的这么待着，我可是待不住。”

聂小倩道：“可是，五老，咱们不能徒作无谓牺牲。”

苍寅道：“民哥儿要是就这么昏迷不醒，再有百个千个老要饭的也没有用，倘若牺牲几个丐帮弟子因而换得解药，那是很合算的。”

聂小倩决然道：“五老，我不能让您这么做。”

苍寅扬眉说道：“姑娘，你是为大局还是为区区数人？”

聂小倩道：“五老，我为大局，然而这该由……”

苍寅道：“姑娘，这该由谁去，不该由谁去？”

聂小倩道：“五老，真要说起来，该由……”

苍寅须发颤动，道：“姑娘，自当年至今，老要饭的从来没有自认外人，姑娘可不要太伤老要饭的心。”

聂小倩一震，说不上话。

突然，美姑娘霍玉兰站了起来，她娇脸煞白，美目红肿，扬眉说道：“娘，让我去！”

聂小倩一怔忙道：“兰儿，你要到哪儿去？”

霍玉兰道：“毒既是和天仇施的，那邬飞燕不会没有解药，我找她要去。”

聂小倩摇头说道：“邬飞燕该有解药，可是兰儿，你不能去。”

霍玉兰道：“为什么，娘？”

聂小倩道：“兰儿，你想想看，她要是知道了你的身份……”

霍玉兰悲笑说道：“娘，只要能救民哥，无碍大业，我不再奢求其他！”

聂小倩身形轻颤，哑声叫道：“姑娘，你……”

苍寅动容说道：“姑娘，你令我老要饭的敬佩，假如民哥儿他能听见你这句话，他就不该再固执已见了。”

霍玉兰淡淡一笑道：“五老，您夸奖，我既然这么做了，便一切都该为他，我既然决心跟了他，该跟他一条心。”

苍寅须发俱颤，将口数张，却未能说出一句话来。

聂小倩倏地垂下粉首，两串热泪无声垂下。

霍玄与岑参愕然直视，最后转注苍寅，道：“五老，这是怎么回事？”

苍寅犹豫未言，端木少华说道：“我没来得及跟你两个说，这位就是德贝勒的掌珠，德郡主的侄女儿，德兰珠小郡主。”

霍玄与岑参脱口一声轻呼，四目凝注霍玉兰，怔住了。

霍玉兰泰然施礼，道：“兰珠见过两位叔叔，并代家父及家姑问好。”

霍玄、岑参倏然惊醒，端木少华紧跟着又是一句：“小霍、小岑，这须独瞞汉民一人，你两个记住了。”

霍玄与岑参连忙点头答应，霍玄道：“正如五老所说，姑娘令人敬佩，姑娘只管放心，这件事包在我三个身上，他要再固执，我三个揍他。”

霍玉兰煞白的娇靥上微有红意，粉首半俯，道：“谢谢三位叔叔，侄女儿但求他平安！”

一句话听得大伙儿脸上的阴云复盛。

聂小倩突然摇头说道：“姑娘，坐下来。”

霍玉兰双眉微扬，道：“怎么，娘，您不让我去？”

聂小倩点头说道：“是的，姑娘，我不能让你去，绝对不能。”

霍玉兰有点出奇的平静，她道：“可是，娘，民哥为重。”

聂小倩道：“不错，姑娘，真要说起来，他比咱们在座的每个人都重要，然而，姑娘，你这一趟不仅徒劳往返大不智，而且冒着极大的风险，说不定会……”

霍玉兰截口说道：“娘，我不辞千里跋涉，也不怕徒劳往返，更不怕冒什么风险，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聂小倩道：“姑娘，难不怕，但咱们不能做那既冒风险又毫无一丝希望可言的事，我敢断定，邬飞燕，她绝不会给你解药的，她非但不会给你解药，更可能拿你回京，在弘历面前告德贝勒一个皇族亲贵通敌……”

霍玉兰淡然说道：“我明白了，娘，可是我深信我爹他能为民哥牺牲一切……”

聂小倩道：“我也明白，姑娘，无如德贝勒及郡主把姑娘交给了我，我不能让姑娘去冒这种风险，而站在我的立场来说，我却绝不能为着汉民而连累了贝勒。”

霍玉兰还待再说。

蓦地里，又是一阵急促步履声传了过来……

大伙儿抬眼外望，只贝那八大护法中之一名，及门止步，躬下身軀，恭谨报道：“禀老夫人，门外有三位复姓司徒的姑娘求见！”

聂小倩一震站起，霍玄、端木少华、岑参三人立刻大为紧张。

聂小倩道：“五老，会是……”

苍寅点头说道：“姑娘，该是，只是这时候她三位来干什么，莫非……”

聂小倩道：“见面后自然知道，五老跟玉兰留在此地照顾着汉民，大弟，二弟，三弟，跟我出去迎客！”

说着，当先行出净室。

霍玄、端木少华、岑参三人你望我，我望你，好不窘迫，三个都迟疑着未动。

苍寅瞪目说道：“又不是十八九的娃儿，难道还怕难为情，这般脸皮儿嫩，总是要见面的，快走吧！别等我要饭的赶！”

这几句，听得三人红了脸。

岑参道：“小霍，你先走。”

霍玄红着脸推托道：“老二，你先走，你一向……”

“一向什么？”端木少华道：“少废话，你是老大。”

抬手一掌把霍玄推了出去，然后，自己也跟岑参走了出去。

第三十二章 用心良苦

万寿宫大门外，并肩儿站着司徒琼华、司徒霜华、司徒婉华姐妹，那风华绝代的三位姑娘。

聂小倩一出门，首先深深打量，三位姑娘难免女儿家的本性羞怯，但不失落大方。

聂小倩脸上堆起了笑意，含笑说道：“二弟，为我介绍三位姑娘！”

端木少华硬着头皮上前一步，窘迫地道：“三位，这是我大嫂夏夫人！”

三位姑娘连忙上前见礼：“愚姐妹见过大嫂！”

那大嫂二字，说得特别轻。

聂小倩还了一礼，回头道：“大弟，三弟，别不通礼数！”

霍玄与岑参也红着脸走上前来，拱手为礼。

三位姑娘粉首半俯，大方地还了礼。

见礼毕，聂小倩走前数步，出双手抓起三只玉手，含笑说道：“我一听他们三个说起三位妹妹，便知道三位妹妹冰清玉洁，慧质兰心，今天证明，他们说的不够，我的想象也差了很多。”

司徒霜华与司徒婉华低着头，但两只玉手却掩不住心中的激动，司徒琼华则略带三分羞怯地笑道：“那是大嫂夸奖，得能与大嫂亲近，那是我姐妹前生修来的福！”

聂小倩道：“福是他三个前生修来的，我还没有向三位妹妹致谢哩！”

司徒琼华道：“我姐妹不敢当，大嫂，我姐妹知道，能得他三位……”

聂小倩截口说道：“三位妹妹，有话请里边说，别让我第一次见面就礼数欠周！”

说着，拉着三位姑娘进了万寿宫。

那三位，窘迫不安地跟在后面。

来到后院，聂小倩要往客堂请客。

司徒琼华却道：“大嫂，让我三个先看看汉民。”

聂小倩道：“三位妹妹知道了？”

司徒琼华点了点头，道：“听他们说了，我三个好不悬心，所以来看看，另外，大嫂，我三个还带来了灭清教主的口信！”

聂小倩点头说道：“这么说来，他知道我们在这儿了？”

司徒琼华道：“灭清教徒眼线遍布，所以对大嫂们的动静，他们了若指掌，不过大嫂放心，他们暂时没有再动的意思，也没有把大嫂的行踪透露给满虏鹰犬的打算。”

聂小倩扬眉说道：“他们认为十拿九稳了。”

司徒琼华道：“这只是原因之一，最主要的是他们所礼聘的两个护法尚未赶到，他们估计实力，不敢轻举妄动。”

聂小倩道：“三位妹妹仍不知他们所礼聘的那两个护法是谁？”

司徒琼华摇头说道：“他们口风甚紧，从没有透露过！”

说话间已到了净室门口，聂小倩举手让客先行。

入室，聂小倩先为她三位介绍了苍寅与霍玉兰。

对苍五老，她三个有说不出的感激。

对美姑娘霍玉兰，她三个则是一见就喜爱得不得了！

看过了云床上的朱汉民，她三位神色凝重，都红了眼圈儿。

坐定，相对黯然半晌，司徒玉华才开了口：“大嫂可知汉民受的什么伤？”

聂小倩道：“我猜想十有八九是毒，不知对也不对？”

司徒琼华点头说道：“大嫂没猜错，汉民是中了毒，而且是一种极为歹毒霸道的毒，听他们说，那叫‘断肠拘魂散’！”

聂小倩神情一震，脸色倏变，道：“原来是三日断肠拘魂散！”

司徒琼华道：“怎么，大嫂知道？”

聂小倩脸色煞白，身形连颤地点头说道：“不知三位妹妹听他们说过没有，我以前也是千毒门中之人，跟那灭清教主的母亲姐妹相称……”

司徒琼华道：“听我义父说过，大嫂，这种毒……”

聂小倩截口说道：“这种毒假当年南荒七毒之手炼成，不过当年未及使用，千毒门便瓦解了，这种毒歹毒霸道的很，如果没有那独门解药，便是大罗金仙三日限期到了也难幸免！”

大伙儿同是一惊，一颗心顿时沉得更低。

司徒琼华脱口一声惊呼，道：“那么，大嫂，汉民他……”

聂小倩淡淡说道：“如果没有那独门解药，汉民便要无救。”

大伙儿又惊又急更悲愤，苍寅与霍玄等四人神色怕人，霍玉兰娇躯一晃要倒，却被岑参闪电出手扶住。

聂小倩接着说道：“不过，我由来相信吉人自有天相，大妹妹，你可知道那灭清教主是什么时候下的毒？”

司徒琼华摇头说道：“没听说，不知道！”

苍寅突然说道：“司徒大姑娘，灭清教那班兔崽子现在何处？”

司徒琼华摇头说道：“已不在南昌，不知往何处去了。”

聂小倩道：“怎么，连大妹妹也不知道？”

司徒琼华道：“我三个跟义父母仍住在佑民寺，他们有事自会派人跟我义父母联络，像今天一早，他们便派人来通知义父，要义父派我三个到这儿来……”

“对了！”聂小倩道：“大妹妹带来了口信，怎么说的？”

司徒琼华迟疑了一下，未开口。

聂小倩道：“彼此已不是外人，大妹妹不必有任何顾忌。”

司徒琼华扬了扬眉，道：“谢谢大嫂，灭清教主要大嫂以他三位及各门派掌教的顶上人头去换取他那独门解药……”

苍寅脸色一变，叫道：“好兔崽子！”

聂小倩淡淡笑道：“我就料到他们会有这种条件。”

苍寅道：“姑娘，你看怎么办？”

霍玄突然说道：“怎么办？真要没办法，只有给他……”

聂小倩叱道：“大弟，你胡说些什么？”

霍玄正色说道：“大嫂，我不是胡说，汉民重于一切，此毒三日断肠，难道说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

聂小倩沉声说道：“你有没有为你夏大哥、我跟汉民想想，这一辈子你让我三个怎么过？又怎么活得下去？”

霍玄抗声说道：“大嫂，一切为匡复大业！”

聂小倩道：“我知道，但设若到时候他毁诺失信呢？汉民不是仍然无救。”

霍玄一怔，默然不语。

苍寅须发俱动，颤声说道：“姑娘，无论怎么说，咱们总得想个办法出

来啊？”

聂小倩沉吟了一下，目中异采飞闪，喜呼道：“我有办法了，咱们无须他那独门解药了！”

大伙儿跟着一喜，忙问所以。

聂小倩笑了，笑得很爽朗：“我要对症下药，以毒攻毒，我记得当年雷惊龙对我说过，他有一种最为歹毒霸道的毒药即将炼成，而这种毒药的解药，却只须一样东西炼制就行了……”

大伙儿异口同声急问道：“那样东西是什么？”

聂小倩道：“鲑鱼（河豚）肝！”

众人脸色一变，苍寅大叫说道：“河豚肝，姑娘，你这是……”

聂小倩摇头说道：“五老，鲑鱼之肝有毒，四五月间产卵之时，其肝尤毒，食之无救，但却是唯一可解汉民所中之毒的东西。”

端木少华道：“大嫂，鲑鱼栖近海，每年四五月间始逆河而上产卵，此处距海太远，虽正值鲑鱼产卵期，它却到不了这里，而如今距汉民毒发期限已只有两天多……”

聂小倩笑道：“要是没有地方找，我就不说了，我听说每年这一带总有人误食鲑鱼致死，既有此事情，那足证鲑鱼能来到这一带，只要咱们在鄱阳湖沿江处寻找，不愁找不到几条。”

苍寅霍地站起，道：“这事越早越好，那么咱们马上就走！”

聂小倩摇手说道：“五老，不忙，听我说，咱们分配一下去处……”

苍寅道：“姑娘快吩咐吧，老要饭的已快急死了。”

聂小倩笑了笑，道：“我比五老更急，但等我说完五老再快马加鞭不迟……”

顿了顿，接道：“我先问大弟，大弟可知你夏大哥去处？”

霍玄摇头说道：“不知道，他没说明，想必是回去了。”

聂小倩道：“那就算了，我本来要他帮个忙的，现在找他来不及了，至时由你三个助我一臂之力也是一样……”

望望苍寅，道：“请五老率属下八英、十二俊由鄱阳湖南沿江往东北找……”

苍寅道：“老要饭的领命，先走一步了。”

话落，闪身出了净室。

聂小倩摇头道：“五老好性急！”

司徒琼华道：“此老性情中人，令人敬佩。”

“可不是么！”聂小倩点了点头，转望霍、端木、岑三人道：“烦劳你三个由鄱阳湖北沿江往西南找……”

霍玄三人应声站起，霍玄迟疑地道：“大嫂，这是真的么？”

聂小倩道：“这是什么话，难道我还会拿汉民的性命开玩笑！”

霍玄赧然一笑，道：“大嫂别见怪，算我说错了！”

躬身一礼，便要出室。

“慢着。”聂小倩却又及时喝道：“彼此见面不易，每人交给三位姑娘一样东西再走！”

霍玄等三人脸一红，尚未答话。

司徒琼华忙道：“大嫂，我三个不是世俗女儿，但有一诺，此身不二，何必重这些形式？我想请大嫂收回成命，暂缓几日，等汉民毒解身愈之后，

我三个再来……”

这话是理，也合人情，这时候哪有心情谈这些？

聂小倩淡然一笑，道：“既有大妹妹这句话，那就过几天再说吧……”

向霍玄、端木少华、岑参摆了摆手，道：“好了，你三个走吧。”

霍玄等三人应了一声，快步出室而去。

他三个一走，她三个也跟着要告辞。

聂小倩未挽留，却含笑问道：“刚才大妹妹说，是那灭清教主指定让三位来的？”

司徒琼华点头说道：“是的，大嫂。”

聂小倩道：“大妹妹曾想到这是什么意思？”

司徒琼华道：“不外是想让我三个来送死，假如大嫂真的杀了我三个，正好在大嫂跟我义父母间造成仇恨！”

聂小倩点头说道：“大妹妹高明，但恐怕只料中了一半……”

司徒琼华道：“大嫂指教。”

“好说。”聂小倩道：“大妹妹怎还跟我客气，我怀疑那灭清教主对三位动了疑。”

司徒琼华陡挑双眉，道：“我义父母在他灭清教中不过是个客座身份，他凭什么……”

聂小倩截口说道：“话不是这么说的，大妹，灭清教主阴狠毒辣，那害人的伎俩层出不穷，而目前三位也不宜跟他们闹翻而使得两位老人家为难，最好是小心防着点儿。”

司徒琼华道：“那！仍要请大嫂指教。”

聂小倩笑了笑，道：“又来了，有些事，自己做起来并不难。”

司徒琼华道：“多谢大嫂，大嫂是要我三个……”

聂小倩道：“深浅轻重，请三位自度之。”

司徒琼华未再说话，与司徒霜华，司徒婉华并肩一拜，相率而去。

送走了她三位，聂小倩回到了净室。

霍玉兰坐在云床边，望着昏迷中的朱汉民直发呆。

聂小倩近前伸手搭上香肩，柔声说道：“姑娘，昨夜一夜没睡，你也累了，该去歇会儿了。”

霍玉兰摇了摇头，道：“兰儿不累，兰儿要在这儿陪陪您。”

聂小倩笑了，轻轻在香肩上拍了几下，道：“好了，姑娘，我担保汉民没事，行了么？我不用你陪的。”

霍玉兰脸一红，嗫嚅说道：“娘，您看，三位叔叔及五老他们能找得到鲑鱼么？”

聂小倩含笑点头道：“除非长江干涸，鄱阳湖水尽，否则定会找到的。”

霍玉兰未再说话，娇躯起了一阵轻微颤抖，那是突然之间的松懈，及过度的喜悦所致。

夜幕低垂，净室中点上了灯，这万寿宫中好宁静。

望着那一日夜来未进粒米滴水的霍玉兰，聂小倩无限怜惜，叹了口气，轻轻说道：“姑娘，你真是的，我不是说过了么，我担保汉民没事，你怎么还这么死心眼儿？要是饿坏了你，将来贝勒跟郡主的面前，叫我怎么说话？”

一日夜心灵与肉体上的折磨，霍玉兰显得清瘦了不少，她淡淡地笑了笑，道：“您不是跟我一样的么？”

不错，聂小倩自己也未进粒米滴水没歇息，她呆了一呆道：“傻姑娘，你能跟我比？从当年至今，什么样的苦难没吃过？你不同，你自小娇生惯养……”

霍玉兰道：“什么事都有个开头，您说是么？要是不吃吃苦，如何谈得上历练，又如何能像您如今一样？”

聂小倩又复呆了一呆，摇头苦笑，道：“别说傻话了，这样好不？多一个人在这儿也是坐着，咱娘儿俩轮班，我坐上半夜，你坐下半夜，这样咱娘儿俩便都可以歇息，要不然，等汉民好了，咱娘儿俩都躺下了，那岂不一样糟？”

霍玉兰有了一点犹豫。

聂小倩轻轻地推了推她，道：“如今就不听话，那还行？快去吧，乖姑娘！”

霍玉兰脸一红，这才点头答应，道：“那么兰儿去睡了，等下半夜您可也得睡呀。”

聂小倩笑道：“那当然，我又不是铁打的金刚，铜浇的罗汉！”

霍玉兰笑了，但一笑即敛，她出了净室，又轻轻地掩上了门。

霍玉兰那无限美好的身影刚被两扇门儿挡住不见，突然，聂小倩脸上的笑意消失了。

代之而起的，是无限悲凄的一片阴霾，还有那颤抖的身形与抽搐的唇角，望着云床上的朱汉民，挂着两行清泪。

夜，越来越深，也越来越静。

由外面望去，那间净室灯光透纸，静静地沉浸在漆黑的夜色里，好不悲惨凄凉，令人心酸。

倏地，这万寿宫的后院里，出现了一条无限美好的纤小身影，极其轻捷地掠向万寿宫后墙。

在后墙下那极小黑影停了身，留恋而悲凄地望了那十余丈外的净室一眼，扑簌簌落下了晶莹的两串。

然后，黑影闪动，刚要腾起。

蓦地里，那左方墙头上响起个轻柔而柔美的话声：“姑娘，哪儿去？”

那极小的身影一震，霍然旋身上顾，那左方丈余高的墙头上，另一条无限好的身影射落在极小黑影面前。

只听那极小黑影惊声说道：“是您？”是那霍玉兰的声音。

那站在她面前的黑影点了头，道：“不错，是我，姑娘，夜这么深，你要上哪儿去？”

竟是聂小倩。

只见霍玉兰微微低下了头，道：“我没有要上哪儿去，只是出来随便走走！”

“怪不得我找不着你！”聂小倩笑道：“到了接班的时候了，我还以为你想赖呢，走吧，姑娘，该让我睡一会儿了！”

霍玉兰迟疑未动，道：“您为什么不说破？”

聂小倩讶然说道：“说破什么，姑娘？”

霍玉兰道：“您明明知道我要找邬飞燕去！”

聂小倩摇头说道：“别胡说了，如今既不需她那独门解药，还找她干什么？”

霍玉兰道：“您别瞒我了，那鲑鱼肝救不了民哥的！”

聂小倩道：“兰儿，你是怎么了，要是那鲑鱼肝救不了你民哥，我干什么要害苍五老跟你三位叔叔白跑一趟！”

霍玉兰道：“他几位都不懂您的用意，唯独我懂，您是为了怕他三位待在这儿看着民哥着急难受，更怕他三位真的拿人头去换解药，所以您给了他三位一个希望，让他三位去找鲑鱼肝。”

聂小倩道：“要是救不了汉民，到时还不是一样？”

“不一样！”霍玉兰道：“到了那时候，要解药已经没有用了，他三位自不会再去做那种傻事，中人阴谋毒计了。”

聂小倩道：“照你这么说，我岂不是拿汉民的命开玩笑？”霍玉兰道：“您是不得已了。”

聂小倩道：“姑娘，我这个人向来不骗人的。”

霍玉兰道：“善意的欺骗，有时候是必须的。”

聂小倩摇头笑道：“姑娘，我说一句话，你别不爱听，你这是自作聪明，别让你这自作聪明坏了大事，快去接班吧！”

霍玉兰悲声说道：“我求求您，您就让我去找邬飞燕吧！”聂小倩道：“姑娘，你真要坏大事……”

霍玉兰刚要说话，聂小倩紧接着又是一句：“姑娘，我以性命担保汉民平安无事，行么？”

霍玉兰身形猛颤，嘶声说道：“您何忍心看着他死，而不让我去……”

聂小倩沉声说道：“姑娘，你听我说，天下没有人比母亲更疼爱自己儿子的，汉民虽不是我亲生，可是我爱他逾命，比对自己的亲生娇儿犹有过之，我不会害他的，你只管放心好了。”霍玉兰倏地垂下粉首，失声痛哭。

聂小倩没劝她，她任她哭。

半晌，霍玉兰哽咽着说道：“兰儿一时激动，口不择言，您……”聂小倩伸手搭上香肩，柔声说道：“别这么说，姑娘，这是你对汉民的爱，我不但不会怪你，相反地，我很高兴，因为他日我把汉民交给你，我能很放心。”

霍玉兰娇躯又一阵轻颤，道：“谢谢您，娘，无论如何，我是朱家的人，是您的儿媳妇儿！”

聂小倩展颜笑道：“那么，兰儿，该听我的话，擦干泪，快去陪陪你民哥吧，我可真要去睡一会儿了。”

霍玉兰抬起粉首，道：“您就不怕兰儿要走么？”

聂小倩笑道：“我很放心，你是个听话的姑娘，也是我的好媳妇儿，再说，我认为你决不会撒下汉民，对么？”

霍玉兰红了娇靥，垂下粉首。

聂小倩一笑说道：“快去吧，别冷落他太久。”

身形一闪，没入漆黑的夜色中。

望着聂小倩不见了，霍玉兰举袖擦了泪，旋即往那间净室掠过去，可是刚到净室外，她突然屏息停了身。

不为别的，她发觉净室中有人，除了朱汉民外还有人。

她知道，那既不会是聂小倩，更不会是护法们。

因为她听到的，是一种极其轻微，而断断续续的哭声，这种哭声，跟她一样，是发自一个年轻女子的。

这会是谁？

霍玉兰扬了扬黛眉，极其轻捷而小心地靠近了窗户，由那窗户洞孔中向内望，一望之下，她登时变了色。

净室中，朱汉民仍静静地躺在那儿，而床前地上，却跪着个人，那个人的上半身，整个爬伏在朱汉民胸口上。

由背后看，那是一个无限美好的身影，往上看，是一颗满头蓬松的乌云粉首。

肯定地说，那是一个年轻黑衣女子，霍玉兰直觉地感到，那黑衣女子长得一定比她还美！

霍玉兰在羞恼气恨之余，忍不住地发出了一声冷哼，这一声冷哼，自然立即就惊动了净室中那黑衣女子。

她惊惶回顾，那的确是一张风华绝代，清丽出尘的娇靥，美如天仙小谪下凡，使得她霍玉兰黯然失色。

霍玉兰虽然更羞更气更恼，却也不由自主地为之怔了一怔，而就在这微一怔神间，净室中那黑衣少女竟然无形地消失不见了，连那桌上孤灯灯焰动也未动一下。

霍玉兰顿时猜到了八分，她闪身进门，推开了门后，她不再往里走，反手拴上了门，靠在门上道：“你走不掉了，何不干脆大方一点？”

净室中，没有回音，不见人影，但霍玉兰却可清晰地闻到一股淡淡的兰麝幽香，这股幽香立又刺激了她，也点燃了她心中那带着酸味的怒火，她冷冷一笑道：“怎么，一个女孩家既敢逾越门墙，登堂入室，爬在一个大男人身上……难道还羞于见人么？”

只听一个柔美话声响自室角：“丫头，你要再敢胡说，小心我撕裂你那张小嘴儿。”

一句话添了霍玉兰三分怒气，她双眉一挑，目注那柔美话声响起处，满面不屑不齿之色地冷笑着说道：“你叫谁丫头，丫头总比你强，我偏要说，你以为滕王阁上伸了伸手，就能这样跟了来，天下俊男人多得是……”

忽听一声“小心”，一阵香风拂过，她那张娇靥的左半边，挨了一巴掌，但这一巴掌并不疼，因为那不是真打，而是摸了一下，而且还颇为轻薄地在她那脸蛋儿上轻轻地扭了一把，她直觉地感到，那只看不见的手，比她娇靥上的肌肤还要嫩上三分。

霍玉兰更羞了，也更气了，刚要再次张口。

那柔美话声及时又起：“要知道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别学那骂街的泼妇，兰珠！”

那兰珠两个字叫得霍玉兰一惊，她张大美目道：“你是谁？”

只听那柔美话声说道：“你看看我是谁？”

随着话声，霍玉兰面前又现出了那黑衣少女，她那一双微红的美目，静静地望着霍玉兰。

霍玉兰呆了一呆，道：“你究竟是……”

那黑衣少女截口说道：“你不认识我了，兰珠，想想看，儿时游伴，小霞。”

霍玉兰脱口一声惊呼：“你，你，你是小霞？”

傅小霞微颌粉首，道：“仔细看看，再多想想？”

霍玉兰两眼发直，道：“小霞，真是你，你，你没……”

傅小霞道：“如今站在你眼前的是谁？”

霍玉兰突然娇躯疾闪，张臂扑了过去，刹时间两个人抱做一团，人儿两个，泪四行，霍玉兰不住地叫道：“小霞，你想死我了，你想死我了……”

好半天，两个人才缓缓分开，但两双玉手却仍紧紧地握在一起，霍玉兰那一双美目直愣愣地望着小霞。

傅小霞眨动了一下美目，道：“兰珠看什么，我脸上有花？”

霍玉兰痴痴地点了点头，道：“差不多，比花犹有过之！”

傅小霞道：“想必不错，要不然也不会惹得你这未过门的嫂子生这么大气了，如今，妹妹爬在自己哥哥身上哭哭，总可以吧？”

霍玉兰刹时红了娇靥，忙道：“小霞，别饶舌头，快说给我听，你是怎么……”

傅小霞道：“这一言难尽，将来你回去问怡姨去！”

霍玉兰道：“可是你又怎么知道是我？”

傅小霞道：“我的事从不瞒怡姨，怡姨的事也从不瞒我，我离开北京的前夕，怡姨还要我帮你的忙呢！”

霍玉兰娇脸一红，随即神色一黯，道：“小霞，可是如今他……”

傅小霞脸上也忽现阴霾道：“兰妹，别担心，吉人自有天相……”

霍玉兰道：“你不知道，听娘说除非和天仇那独门解药……”

说着，说着，她又要掉泪了。

傅小霞忙道：“兰妹我知道，可是你也该知道，我哥哥是我当世唯一的亲人，虽然是同母异父，可是我们比同父同母的手足还要亲，我心里比你还急，但急总不是办法呀……”

霍玉兰强忍着泪，道：“小霞，你在滕王阁上暗中帮了忙，我以为你一定……”

傅小霞挑眉说道：“和天仇好狡猾，当初我不知道哥哥是中了他的毒，要不然说什么我也会当场逼他交出解药，后来我想想不对，可是再找他，找遍了大江两岸都找不到了！”

霍玉兰急得又流了泪，道：“小霞，那现在怎么办呢，你说，你说啊？”

傅小霞镇定超人，力持平静，道：“兰妹，三位叔叔呢？”霍玉兰忙把聂小倩的良苦用心说了一遍。

听毕，傅小霞脸上阴霾更浓，道：“看来倩姨也是智穷技拙，束手无策了……”

霍玉兰道：“可是咱们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

忽然聂小倩的话声在室外响起：“是霞姑娘来了么？”

傅小霞愣了愣，应道：“是我，倩姨！”

室外聂小倩推门而进，傅小霞忙趋前见礼。

聂小倩出双手相扶，含笑说道：“霞姑娘，今夜我是第一次看见你……”

傅小霞低头道：“倩姨，小霞是万不得已，要不然早给您请安了！”聂小倩笑了笑，道：“霞姑娘，过去的事，我猜透了九分，但我始终不明白你既然叫你哥哥去北京为什么又……”

傅小霞道：“倩姨，那是因为小霞在和亲王陵墓里巧获佛门遗宝菩提经，准备把它交给哥哥，可是后来我又发现它不适合男子习练！”聂小倩截口说道：“那信你不是在亲王府写的么？”

傅小霞道：“信笺是亲王府的，信是在墓里写的。”

聂小倩点头说道：“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目光一凝，道：“霞姑娘，你上过少林么？”

傅小霞道：“不敢欺瞒倩姨，我去过了，是怡姨叫我去的。”聂小倩点头笑道：“那就怪不得大悟掌教前后矛盾，有把握救华山了。”

话锋微顿，又道：“霞姑娘，我以为你去追和天仇去了！”傅小霞道：“是的，倩姨，但是没能找到他。”

聂小倩叹道：“看来汉民他合该有此一劫了……”

傅小霞急道：“倩姨，我哥哥他当真……”

聂小倩道：“除非有和天仇的独门解药，否则任何人救不了他！”

傅小霞花容惨变，道：“倩姨，这么说……”

聂小倩道：“霞姑娘，你有着过人的智慧，你也以为汉民他会就这么撇下匡复的重任，悄悄而去了么？”

傅小霞缓缓摇头说道：“不，倩姨，我不会这么想，一颗彗星是不会轻易陨落的！”

聂小倩道：“这就是了，那你跟兰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傅小霞道：“这是人之常情，倩姨，我不以为您会放心！”

聂小倩呆了一呆，默然不语，半晌始一叹说道：“霞姑娘，你说得不错，固然，我明知吉人天相，可是我心中的焦急与悲痛，并不下于你这跟他有手足之情的妹妹，同时，在这几天中，我也要尽我的一切心力去谋求挽救汉民的办法……”

傅小霞道：“这个小霞想象得到，只是，倩姨，目前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找邬飞燕，一个是找和天仇，而找邬飞燕怕已来不及，仅有一个办法是全力找寻和天仇的藏处！”

聂小倩点头说道：“正是如此，姑娘，不过，找和天仇的藏身处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他也知道咱们会想尽了办法找他，他当然也会想尽了办法躲咱们。”

傅小霞道：“这是必然的，但总是要我的！”

聂小倩道：“当然，咱们不惜翻开每一寸地皮！”

傅小霞道：“可是，倩姨，咱们不能全去，单凭几位护法在此是不够的！”

聂小倩点头说道：“是的，除了几位护法之外，咱们是该留个人在这儿照顾着，要不然，唉……我现在有点懊悔骗你三位叔叔跟苍五老出去了！”

傅小霞道：“咱们得从没有办法中想出办法，小霞以为您老人家留在这儿最恰当！”

聂小倩道：“霞姑娘的意思是跟兰珠出去找？”

傅小霞道：“是的，倩姨。”

聂小倩沉吟了一下，道：“兰珠有你为伴，自不虞出什么差错，可是，霞姑娘，一旦找到了和天仇时，你有把握制住他么？”

傅小霞呆了一呆，道：“倩姨，和天仇已经知道我奈何不了他，那阿旺藏塔法王，也已看出我只是习了佛门的宝笈菩提经中的特异身法。”

聂小倩眉锋微皱，道：“这么说来，你两个是难以制住他，既然制不住他，如何能逼他交出那独门解药？”

傅小霞道：“那么，倩姨以为……”

聂小倩道：“让我出去找，你跟兰妹在这儿照顾汉民，合你二人之力虽然奈何不了和天仇，但挡挡来敌总是可以的。”

傅小霞沉吟着点了点头，道：“只好如此了……”

聂小倩突然站了起来，道：“咱们的一刻时间都是宝贵的，我现在就开始去找，你两个好好照顾着汉民，有事找西门总护法，我走了！”

说着，不等傅小霞与霍玉兰说话，便闪身出门而去。

聂小倩走了，净室中傅小霞与霍玉兰默默相对，再也提不起谈话的兴趣，一直这么静默着……

日升，日落……

这是第三天的黄昏。

第一个回到万寿宫的是聂小倩，她显得很疲乏，神色也憔悴了不少，一两天工夫，她也消瘦了很多了。

尤其令人不忍看的，是她那阴霾更浓，显示出心情极端沉重的脸色，那脸色看来怕人。

但是，她没有哭，没有掉泪。

当傅小霞与霍玉兰急不可待问她结果时，聂小倩悲惨苦笑摇了摇头：“我几乎找遍了方圆百里之内，休说是和天仇，便连灭清教一个教徒也没有看见，看来那和天仇是……”

至此住口不言。

傅小霞默然了。

霍玉兰很快地低下了头。

她两个如今之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第二拨回来的，是丐帮五长老九指追魂与丐帮精英八英、十二俊，这廿一位虽风尘仆仆，神态疲惫的，但是满面春风很高兴，因为苍寅手里拿着一个小坛子。

一进门，苍寅便笑嘻嘻地扬了扬手中小坛子，道：“姑娘，都不用愁了，老要饭的回来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两条河豚，一路换着水，至今还是活的……”

聂小倩、傅小霞、霍玉兰站了起来，聂小倩强笑迎迓：“五老回来了！”

入目三人那该高兴而没有高兴的神色，苍寅为之一怔，道：“姑娘，老要饭的找到了两条。”

聂小倩惨然强笑，没说话。

傅小霞霍玉兰双双垂下粉首。

苍寅勃然色变，震声说道：“姑娘，莫非民哥儿已……”

聂小倩忙抬头说道：“不是，五老，而是我骗了五老，汉民所中之毒，非和天仇那独门解药不能救的，我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大弟三位及各门派掌教，万不得已，也累五老白跑了……”

“叭”地一声，那坛子掉在地上，碎了，水流了一地，地上，两条活生生的河豚乱跳。

苍寅，他须发俱颤，没有说话。

聂小倩忙唤道：“五老……”

苍寅突然说道：“老要饭的就是跑断两条腿也没关系，倒是民哥儿能有救啊，如今，如今……”嗓音泪涌，语不成声。

英雄有泪不轻弹，苍五老生平没有掉过泪，他这一哭，便是再坚强、镇定如聂小倩者，也忍泪不住了。

倏地，苍寅仰首大呼，双目尽赤：“和天仇，苍老五不杀你誓不为人……”

翻身便要冲出去，适时，门外走来三个人拦住去路，是霍玄、端木少华、

岑参，他三个惊愕投注，道：“怎么五老，莫非没找到……”

一眼瞥见地上那犹自蹦跳的两条河豚，一怔，喜道：“五老，这不是找到了么？还好，五老，我三个找遍了鄱阳湖及江北岸，连一条也没找……”

苍寅带泪悲笑，人已有点疯癫：“找到了，是找到了，可是再有十条也没用，姑娘是为了你三个人及那些掌教们的头，明白了么？”

三人笑容倏敛，霍玄震声说道：“大嫂，这话当真？”

聂小倩微微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霍玄目眦尽裂，大叫说道：“小岑，现在什么时候？”岑参木然说道：“小霍，现在距子时还早。”

霍玄叫道：“走，找和天仇去，先把咱三个的头给他！”言毕，转身便走。

聂小倩机伶一颤，失声沉喝：“大弟，站住！”

霍玄回转身来，道：“大嫂，您……”

聂小倩颤声说道：“大弟，你找不到和天仇的！”

霍玄道：“带着头找他，还怕他不出来。”

聂小倩道：“就是你三个把头给他也没用，他不会满足……”霍玄道：“那容易，我跟小岑先把头给他，其余的让老二去要去！”聂小倩颤声说道：“大弟，你要陷你大哥大嫂于不义，你让汉民他怎么……”

霍玄悲笑说道：“大嫂，民族为重，汉民他身系大明道统……我已顾不了那么多了，大嫂，您要原谅。”说完，又要转身。聂小倩失声喝道：“大弟，你敢不听大嫂的！”

霍玄道：“大嫂，我三个愿意领罪，但那要等来生！”话落，与端木少华，岑参转身如飞而去。

聂小倩五内俱焚，心胆欲裂，再拦已来不及，便是来得及也拦不住，正感悲急交集——

蓦地里，一声清朗而隐含无比威严，震人心神的沉喝声响自院中：“小霍，你三个给我站住！”

霍玄等三人身形一震，立即停身驻步。

聂小倩等闻声投注，一阵过度的惊喜使她们突然呆住了。

第三十三章 解铃还须系铃人

院中，那净室门前数丈处，不知何时多了个中年白衣文士，他负手卓立，长眉凤目，胆鼻方口，面如冠玉，俊美绝伦，气度高华，直如临风之玉树，那赫然竟会是宇内神人的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定过神来，霍玄等三人叫了一声：“夏大哥！”

苍寅惊喜大叫：“夏大侠，你想死苍老五了！”

飞步奔过去，一把拉住了夏梦卿。

聂小倩、傅小霞与霍玉兰跟着奔了过去。

傅小霞与霍玉兰近前双双拜下。

傅小霞道：“叔叔，小霞给您请安了。”

霍玉兰则默默然没有说话。

夏梦卿忙伸手扶起两个，苍寅瞪大了眼，怪叫说道：“哎呀，姑娘，你，你，你就是霞姑娘……”

傅小霞赧然道：“是的，五老，小霞还没有给五老请安！”

说着，她又盈盈拜了下去。

聂小倩适时说道：“五老，华山跟滕王阁上的那位，就是小霞！”

苍寅一怔忙伸手，搀扶：“老要饭的明白了，老要饭的明白了，我说嘛，霞姑娘怎会……我让那老和尚冤苦了，姑娘，那天在老和尚那儿，擦着老要饭身边出门的可是你？”

傅小霞点了点头，道：“是的，五老，正是小霞！”

苍寅老眼凝注，倏地一叹说道：“姑娘，看见了你，老要饭的又想起了傅……”

倏地住口。

一句话勾起了众人心中悲凄。

夏梦卿他及时拦过话头：“小霞，当年事叔叔不能伸手，你要原谅！”

傅小霞粉首半俯，道：“叔叔，小霞明白您的苦衷！”

夏梦卿目光移注，落在霍玉兰脸上，霍玉兰不安地低下头。

夏梦卿含笑说道：“姑娘，令尊及令姑都好？”

霍玉兰一惊抬头，道：“您知道了？”

夏梦卿含笑点头，道：“姑娘，你只能瞒瞒汉民！”

霍玉兰立即羞红了脸，飞快又低下头去。

夏梦卿目中异采乍现，道：“姑娘，你很令我感动，也令我敬佩，汉民接我衣钵，我要他什么事都学我，唯独这件事，我不会让他学我的！”

霍玉兰冰雪聪明，玲珑剔透，忙又一拜：“叔叔，谢谢您！”

话声有点颤抖，那是过份的喜悦所致。

夏梦卿伸手搀扶，突然一笑转向聂小倩：“我忘了问了，小倩，你对这孩子……”

聂小倩截口说道：“她一直跟着汉民叫我！”

夏梦卿笑道：“那就行了！”

苍寅大叫说道：“当然行了，要不我老要饭的就要一头碰死南墙！”

夏梦卿笑道：“五老是难得的热心人，一如当年，就是为此我不敢不答应！”

苍寅咧嘴笑了！

霍玉兰粉首垂得更低。

夏梦卿探怀取出一物，递向霍玉兰，道：“姑娘，这算是我的见面礼，他日汉民要是不听话，你叫他拿着这东西去见我，懂么？”

那是一方毫无点疵的玉佩！以五彩丝为穗。

霍玉兰哪有不懂的，连忙双手接过，喜极而泣再叩谢。

夏梦卿转注傅小霞，面含微笑，嘴唇一阵翕动。

傅小霞美目中顿现异采，肃然说道：“谢叔叔，小霞明白了！”

这，唯独聂小倩明白，她看得清楚，适才的一切，勾起了傅小霞的自悲身世，脸上一直浮现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神情。

而当夏梦卿传音之后，傅小霞脸上那难以言喻的表情很快地消失了，不用说，夏梦卿对她是有着什么指点。

别人都没问，只有苍寅忍不住，他刚要张口，一阵急促步履声响处，前院转来了日月盟总护法西门楼及八大护法，还有丐帮的八英、十二俊。

苍寅立即改口叫道：“要饭的统统过来，快来见过当今活神仙玉箫神剑闪电手夏大侠。”

人名树影，丐帮弟子可没有不知道这位宇内第一奇人的，廿名丐帮精英闻言神情震撼，飞掠向前倒头拜下。

夏梦卿连忙答礼，笑问苍寅：“五老，这些位是……”

苍寅笑道：“老要饭的一手调教出来的，八英、十二俊……”

夏梦卿点头说道：“强将手下无弱兵，怪不得个个一流！”

紧接着，西门楼等人也上前见过。见礼毕，聂小倩这才问道：“梦卿，你来是……”

夏梦卿抬手一指霍玄等三人，道：“只为阻拦他三个！”聂小倩神情一震，道：“那么汉民所中之毒……”

夏梦卿漠然摇头，道：“我无能为力！”

聂小倩神情一黯，苍寅叫道：“怎么，夏大侠，你也无能为力？”夏梦卿道：“不错，五老，我也无能为力，非独门解药不可。”傅小霞与霍玉兰神色惨变，又低下了头。

本以为夏梦卿一来，朱汉民定然有救，谁知……

刚起的一腔喜悦，立又化为乌有。

这后院中的气氛，随又陷入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中。

苍寅站在那儿浑身直抖。

霍玄突然说道：“夏大哥，你当真无能为力？”

夏梦卿淡然说道：“小霍，我什么时候骗过人？”

霍玄一句话未再多说，一拉端木少华、岑参，转身又要走。夏梦卿陡扬沉喝：“小霍，我看你三个谁敢走？”

他三个平生对这位大哥最是敬畏，夏梦卿这一声沉喝出口，当真没一个敢再动。

霍玄哑声说道：“夏大哥，你要知道……”

夏梦卿道：“小霍，轻重利害，我知道得不比你少！”霍玄道：“可是，夏大哥……”

夏梦卿截口说道：“我只告诉你我无能为力，谁告诉你汉民必死了？”

霍玄一怔，满面悲凄顿转惊喜，一时，傅小霞与霍玉兰、苍寅等都抬起了头，异口同声的，忙问所以。

夏梦卿淡淡一笑道：“你们都够糊涂的，设若汉民无救，我还会为他下聘么？”

苍寅一蹦老高，大叫大笑，道：“对呀，老要饭怎没想到？”霍玉兰又红了娇靥，大伙儿脸上也都有了笑容。

苍寅急不可待地抓起夏梦卿问道：“夏大侠，快说，民哥儿是怎么个有救法？”

夏梦卿微笑说道：“五老，事关天机，且待夜子时！”苍寅一怔，又问：“那么，夏大侠，是谁……”

夏梦卿道：“五老，既属天机，何妨耐心等等！”

苍寅闭口不问了，可是他嘿嘿直乐。

夏梦卿转注霍玄等三人，笑问：“怎么样，你三个还要走么？”霍玄搓搓手，赧笑说道：“既然汉民有救，谁还会要死？”夏梦卿笑了，笑声中，他收回目光，对聂小倩道：“小倩，让我进去看看汉民去。”

说着，他偕同聂小倩走进净室。

自然，大伙儿都跟了进去。

进了净室，夏梦卿站在床前，望着昏迷不醒，一如酣睡的朱汉民，不由皱眉叹道：“好厉害的毒，还好……要不然便是大罗金仙也救不了汉民！”

苍寅一旁插口说道：“和天仇这小兔崽子，简直比当年雷惊龙还……”

夏梦卿侧头问道：“五老以为这毒是和天仇下的？”

苍寅一怔说道：“除了他还有谁，难道不是？”

夏梦卿摇头说道：“不是，这毒不是和天仇下的，汉民的中毒，是两个月以前的事，而且是在毫无防备之下中的毒，和天仇只不过是算准了这毒要在清明夜子时发作，配合行事罢了！”

聂小倩惊声说道：“两个月前，那是谁呀？”

夏梦卿淡淡一笑道：“除了跟和天仇有关的人外，别的还会有谁！”

聂小倩瞿然说道：“难不成是邬飞燕？”

夏梦卿未置是否，道：“这毒的厉害处就在中毒之当初令人毫无所觉，而等过了一个时期之后才突然发作，又令人莫名其妙……”

苍寅插口说道：“这么说那小兔崽子预先知道……”

夏梦卿道：“他当然知道，要不然他怎会把约期订在清明夜子时！”

苍寅道：“我说那小兔崽子哪来那么大本领，隔老远那么一抬手便使民哥儿着了道儿受了制，原来如此！”

夏梦卿道：“和天仇较诸乃父并不逊色，再加上一个昔日布达拉宫的阿旺藏塔法王为助，自是要比千毒门高明得多！”

“对了，夏大哥！”霍玄突然说道：“那阿旺藏塔法王，他是怎么出得北天山死谷的？”

夏梦卿微笑说道：“自是有人把他放了出来！”

霍玄摇头说道：“我不以为还有第二个人能放他出来！”

夏梦卿道：“既然他如今不在北天山死谷而来到这儿，那就足以证明确实有第二个人能把他放出来了！”

霍玄眉锋一皱，道：“夏大哥知道是谁么？”

夏梦卿笑了笑，道：“不久你就会知道，说来此人大家对他都不陌生。”

霍玄未再问，只是皱着眉在想。

夏梦卿一笑说道：“小霍，即将知道的事，何必再去费脑筋，不久之后

有件事，那才是你三个的正经事，到时候再费脑筋不迟！”

霍玄忙问是什么事。

夏梦卿笑了笑，道：“仍属天机，如果这时候告诉你，你三个势必会早做防范，那有违天意了，所以我现在不能说……”

顿了顿，含笑接问：“小霍，你三个随身带有什么贵重之物么？”

霍玄愕然摇头，道：“没有，夏大哥要干什么？”

夏梦卿笑了笑，探怀取出三样东西，道：“那么我送给你三个每人一样，早点交给人家！”

那是三只玉蝴蝶，识货行家一看便知，那每一只均价值连城，他说着，随手递了过来。

霍玄明白了，三人立即红了脸，先后伸手接过。

霍玄带着三分惊诧，嗫嚅着道：“夏大哥，您是怎么知道的？”

夏梦卿笑了笑，道：“仍属不能说的天机，别多问，早点交给人家，那三位是难得的好姑娘，别让人委屈过久！”

霍玄红着脸道：“我三个知道了，您放心好了！”

夏梦卿回过身来看了床上朱汉民一眼，收回目光，道：“你们静坐等待吧，我还有点事儿待办，要走了！”

大伙儿一怔，忙道：“怎么，您还要走？”

夏梦卿含笑点头，道：“有件事不得不办，反正从现在起我已经闲不成了，过几天我会再来找你们的……”

转注傅小霞，接道：“小霞，愿不愿送我一程？”

傅小霞智慧过人，忙道：“那是小霞应当的，哪有不愿的道理。”

夏梦卿含笑点头道：“那么，咱们走吧！”

拉起傅小霞，也未再跟众人打招呼，径自出门而去，不过，他临出门时，却带笑吟了这么两句：“一母可以生九种，解铃自有系铃人！”

然后，带着傅小霞冉冉飘上夜空，转眼不见。

一直望着二人不见，苍寅始突然叹道：“姑娘，老要饭的看，夏大侠修为怕不已至半仙境界了。”

聂小倩目注门外夜空，淡淡笑道：“何谓仙！他不过比人多知道些罢了！”

知人所不能知，这该也是修为臻达化境。

苍寅悚然动容，默然未语。

霍玄适时说道：“大嫂，夏大哥何来这多天机？”

聂小倩道：“不可说破之事谓之天机，那是因为有很多事不可说破，说破了就有违天意了，明白了么？”

霍玄皱着眉锋，没开口。

端木少华却又道：“大嫂可曾听见夏大哥临去那两句话？”

聂小倩道：“听见了，一母可以生九种，解铃自有系铃人！”

端木少华道：“后句我懂，可是不信那下毒害汉民之人，还会及时赶来为汉民解毒，至于那前句一母可以生九种……”

聂小倩道：“我是由来信服你夏大哥的，他既然这么说，届时那下毒之人就必然会来为汉民解毒，父子天性，你夏大哥疼爱汉民有逾己命，若非汉民有救，他怎会全不在意，又怎会为汉民下聘，至于那后句摇了摇头，接道：“我也难懂，他似乎是说邬飞燕还有一个儿子，可是据我所知，邬飞燕仅有这么一个雷惊龙的遗腹子，她没替和垭生一男半女！”

端木少华皱眉说道：“那何来一母可以生九种之语？”

聂小倩道：“谁知道，不过，他既这么说，必然是有他的道理！”

霍玄突然又插口说道：“大嫂，您看是谁把那阿旺藏塔法王放出来的？”

聂小倩摇了摇头，道：“他不说，谁知道，可想而知，那必然是个修为功力能跟他相颉颃的人，可是我想不出武林中还有谁……”

岑参也插口说道：“大嫂，上次咱们猜测灭清教所聘那两个护法苍寅猛击一掌，“对，该是那两个……”

眉锋一皱，接道：“但那两个又是谁？”

聂小倩笑道：“不久即将知道，咱们何必枉费脑筋，大弟，你没听你夏大哥说么？一旦有关你三个的正经事临头，再费脑筋不迟！”

她这么一说，大伙儿遂就不再多言了。

未几，傅小霞翩然返来，那一双美目中闪烁着湛湛神光，进入净室，含笑见礼，聂小倩劈头便道：

“霞姑娘，我该向你贺喜了！”

傅小霞含笑说道：“谢谢您，倩姨！”

苍寅愣愣地瞧瞧这个，瞧瞧那个，最后忍不住问聂小倩道：“姑娘，是怎么回事？”

聂小倩笑道：“五老难道看不出来么，霞姑娘的功力增添了不少？”

苍寅立即恍悟，“哦”地一声，忙道：“那是该恭喜姑娘，恭喜姑娘，我说嘛，夏大侠不要别人送他，怎么单挑霞姑娘送？原来是这么回事！”

聂小倩伸手拍了拍霍玉兰香肩，道：“姑娘，你夏叔叔没有厚彼薄此，别……”

霍玉兰忙道：“娘，兰儿可没那么想，怎么会呢，兰儿所得的要比小霞多得多！”

聂小倩笑了，又拍了拍这位未过门的媳妇香肩，没说话。

端木少华深深地看了傅小霞一眼，道：“霞姑娘，你还得了些什么指示？”

傅小霞笑了笑，道：“二叔，别的没什么了，夏叔叔要我告诉兰珠，他上北京去了！”

霍玉兰讶然说道：“夏叔叔他……”

傅小霞嗔声说道：“你怎么能叫夏叔叔？叫爹！”

大伙儿全笑了，苍寅拍手说道：“对，霞姑娘说得对，该叫爹！”

霍玉兰羞红了娇靥，但却喜上了眉梢，横了小霞一眼道：“他老人家上北京去干什么呢？”

“为你这位未过门的好媳妇儿呀！”傅小霞扬眉笑道：“夏叔叔做事向来不缺礼，更不敢委屈你，他这是先代我哥哥下了聘，然后再上北京登贝勒府求亲去！”

霍玉兰猛然一阵激动，泪珠儿差点没掉下来，打心底感激这位未来的公公，本来是，这既不缺礼，也不委屈她这位未过门的媳妇儿。

她忍了忍，强笑说道：“他老人家也真是，早说我也好请他老人家带句话回去。”

傅小霞笑道：“带什么话？早日预备嫁妆？”

霍玉兰刚退的热潮又上娇靥，这一回更透到了那雪一般的耳根，但那眉目之间喜意更浓，一跺蛮靴扭了娇躯：“娘，您也不管管，小霞她老欺负人！”

聂小倩眼见小儿女辈娇态好不开心，摇头笑道：“我不能管，她是妹妹，

说什么你该让着她点儿，再说，小姑子由来难侍候，你也该忍着点儿！”

这几句，惹得大伙儿又笑了，原有的阴霾，被这突如其来的连番喜悦冲散了，而且越来越淡，越来越淡……

一阵喜笑过后，霍玉兰突然说道：“小霞，他老人家除了去贝勒府外，还该有点别的事儿吧？”

傅小霞望了望聂小倩，笑而不语。

聂小倩脸上竟也酡然，失笑说道：“霞姑娘，你该打，难道我还会吃郡主的醋？”

大伙儿明白了，又是一阵大笑。

笑声中，傅小霞道：“你说对了，兰珠，他老人家还会去看看怡姨！”

霍玉兰的娇靥上，泛起了一片异样神情。

聂小倩突然一叹说道：“他是该去看看，说什么他也该去……”

霍玉兰粉首一低，两串晶莹之物坠落尘埃，她轻轻说道：“娘，我姑姑好可怜呵！”

这句话赚人眼泪，聂小倩挑了眉梢，红了眼眶。

她娘儿俩这么一来，净室中的气氛顿趋低落，霍玄，端木少华等人也都感黯然，没人说话。

聂小倩冰雪聪明，她忙一笑说道：“大弟，瞧瞧什么时候了？”

霍玄应了一声，道：“大嫂，距子时还有半个时辰！”

聂小倩“哦”地一声，道：“好快，这真是全神贯注欢笑里，顷刻不知月影斜……”

她那一双目光，投向云床上朱汉民的身上。

大伙儿目光跟着转移，陡然之间心情又沉重了几分。

蓦地里，一阵急促步履声划破深夜寂静传了过来。

随着这阵步履声的临近，净室门口出现了那八大护法之一，他向着净室内的聂小倩恭谨躬下身軀：“禀老夫人，有北京来客求见！”

北京来客？

大伙儿一怔，聂小倩忙问是谁？

那八大护法之一道：“回老夫人，是位女客，自称姓邬！”

“邬飞燕？”聂小倩脱口一声轻呼，道：“解铃自有系铃人，会是她？”

倏又改口说道：“不对，她怎会来自北京？又怎会来为汉民解毒突然一丝异采自美目中掠过，她点头说道：“是了，她对汉民陡一扬眉，问道：“她现在在哪儿？”

那八大护法之一道：“回老夫人，现在万寿宫外。”

聂小倩道：“好，我去看看去！”

说着，举步向门外走去。

霍玄三个与傅小霞、霍玉兰要跟出去，聂小倩抬手拦住道：“让我一个人去，你们留在这儿陪着汉民。”

大伙儿刚一怔，聂小倩已然行出室外，望着那无限美好的背影，大伙儿交换诧异一瞥，却无一人能懂。

聂小倩在八大护法之一的前导下，过画廊，绕大殿，来到了万寿宫大门口。

此际，在那万寿宫前茫茫夜色里，卓立着一个丰腴婀娜的黑衣人影，那是个身披风氅，头蒙纱巾的黑衣女子。

她闻得步履声，抬眼投注，接着含笑发话：“是夏夫人聂女侠？”

聂小倩看得清楚，那正是邬飞燕，只是如今从她那张娇靥上看到的，是端庄而不是媚荡。

聂小倩双眉一扬，道：“你不认得我？”

邬飞燕含笑点头，道：“这是我第一次见着夫人！”

这从何说起？聂小倩懒得费唇舌，道：“就算是第一次见面吧，你夤夜光临，指名见我有何贵干么？”

聂小倩的口气颇不客气，但是邬飞燕并不在意，闻言，她那艳丽的娇靥上陡现一片不安之色，笑道：“夫人，我来看看朱总盟主！”

聂小倩道：“有这必要么？”

邬飞燕道：“夫人，要不然我不会千里迢迢，唯恐稍迟一步地由北京赶来此地，我先说明，我没有坏意，而是……”

聂小倩截口说道：“我有一句话也不得不说在前面，彼此本属敌对，也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你的儿子也跟汉民差不多大，假如说再在汉民身上动什么情，那似乎是件很不……”

邬飞燕羞红了娇靥，忙道：“夫人，你误会了，我承认朱总盟主使我一见倾心，难以自拔，但我知道我跟他年纪悬殊，太不相配，我已压制了自己的情愫，此来只是为……”

聂小倩道：“就因为你喜欢汉民，所以今夜你才赶来……”

邬飞燕点头说道：“是的，夫人，我……”

聂小倩冷笑截口说道：“既如此，你当初为什么还要下毒？”

邬飞燕羞愧地低下了头，道：“夫人，当初我是奉命行事，万不得已……”

“奉命行事？”聂小倩道：“你奉谁之命行事？谁又能命令你？”

邬飞燕抬起了头，道：“奉我姐姐邬飞燕之命！”

“你姐姐？”聂小倩呆了一呆，道：“你不是邬飞燕？”

那位邬飞燕摇头说道：“不是，夫人，我叫邬飞莺，是她的妹妹！”

聂小倩双眉一挑，淡然笑道：“这多年来，我还没听说邬飞燕有个妹妹！”

显然，聂小倩是不信。

那自称邬飞莺的黑衣人儿道：“夫人，以前我一直没跟我姐姐在一起，我之所以到北京去，还是她差人把我请去的，我跟她是孪生姐妹，唯一的不同处，是她唇边有颗痣，我没有……”

聂小倩才注意到，这自称邬飞莺的黑衣人儿唇边光滑白嫩，是没有痣，而且也没有移去的疤痕。

她呆了一呆，已是相信了几分。

那邬飞莺接着说道：“还有，她是个已婚的妇人，而我至今仍是云英未嫁之身，不是那已婚的妇人的。”

立即，她又相信了三分。

邬飞莺接着又道：“我姐姐差人把我请往北京。要我在她出京之后帮个忙，那就是冒充她在为朱总盟主送行之际，暗中下毒，我起先不肯，但经不起她情托手足，一再哀求，并把朱总盟主说成了她进行匡复的唯一阻碍，我只有答应了，但是在我见了朱总盟主之后，我才知道我姐姐自己才是阻碍朱总盟主进行匡复的人，同时，我也发现了朱总盟主是位顶天立地的英豪奇男子，无奈朱总盟主那时已中毒……”

聂小倩失声说道：“原来如此，怪不得汉民在离京前夕跟她见过一面，

而第二天咱们一出京却听说她已到了江南……”

“是的，夫人。”邬飞莺道：“为朱总盟主送行的是我，而那时我姐姐已到了江南！”

聂小倩道：“这么说来，当时你那颗痣是……”

邬飞莺赧笑说道：“夫人，那是用眉笔点上的。”

聂小倩如今有了十分相信，目光深注，迟疑了一下，道：“那么，邬姑娘今夜此来，只为汉民解毒么？”

邬飞莺点头说道：“是的，夫人，我为朱总盟主解过毒后，马上就走。”

聂小倩放下了一颗心，暗暗地还有点歉疚与不安，道：“难道姑娘不怕令姐……”

“夫人，我不怕。”邬飞莺满面正气地摇头说道：“我不能做民族的大罪人，也不愿终生受自己良心的谴责，夫人不知道，这两个多月来，我寝食难安，坐立不宁，痛苦万分，只要我能为总盟主解毒，她便是不顾手足之情杀了我，我也心甘情愿！”

聂小倩油然而生出了敬佩之心，上前握住了邬飞莺一双柔荑，她感觉得出，那双柔荑冰冷而带着轻微颤抖：“姑娘，原谅我的无知，大恩我也不敢言谢……”

邬飞莺道：“夫人千万别这么说，我只为自己解脱罪孽，只要夫人与总盟主能宽恕我，我就感激不尽了。”

至此，聂小倩方悟夏梦卿那“一母生九种，解铃自有系铃人”之语。

她口中让客，手里拉着邬飞莺进了万寿宫。

行进间，她忍不住问道：“姑娘，你又怎知聂小倩等在万寿宫？”

邬飞莺道：“我本不知道，在南昌碰上了夏大侠……”

聂小倩呆了一呆，道：“怎么，是他告诉姑娘的？”

邬飞莺点了点头，道：“夏大侠似乎知道我会来，他说他特意在南昌等我的！”

看来，夏梦卿果有未卜先知之能。

说话间已到净室，一进净室，大伙儿眼见聂小倩与那位邬飞莺亲昵情状，不由俱感诧异，互相交换一瞥，最后一起凝注聂小倩。

聂小倩含笑说道：“我来为各位介绍，这位是邬飞莺邬姑娘！”

邬飞莺落落大方，含笑一一招呼，聂小倩乘机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听毕，大伙儿了然之余均生敬佩，尤其傅小霞与霍玉兰，立即双双趋前见礼称谢。

邬飞莺忙伸手扶住两位，连称不敢地道：“二位姑娘这是折煞邬飞莺，我刚才对夫人说过……”

苍寅老眼凝注良久，此际忍不住大叫说道：“姑娘，什么都别说了，老要饭的交你这个朋友了！”

邬飞莺忙道：“谢苍五老，邬飞莺汗颜之余只有感激！”

苍寅道：“姑娘，你也别这么说，老要饭的有话都放在心里了！”

霍玄也突然说道：“姑娘，我三个也是！”

邬飞莺娇靥上满是激动之色，美目中泪光隐现地道：“诸位对我实在太厚了……”

平静了一下，接道：“天时已近子时，事不宜迟，让我先为总盟主解过毒再说吧！”

说着，她迈动莲步走向云床之前，入目云床上那昏迷不醒，恍若酣睡的俊美脸庞，她猛然又是一阵激动，伸出那欺霜赛雪，晶莹滑润带着颤抖的修长柔荑，轻轻地摸了摸朱汉民的额头，然后探怀摸出一只几寸高的白玉瓶，拔开了瓶塞，自瓶中倾出一颗其色赤红的丸散，回身说道：“夫人请帮帮忙，捏开总盟主的牙关！”

聂小倩应声而前，伸手捏开了朱汉民的牙关。

邬飞莺两指捏着那颗赤红丸药，轻轻地送进朱汉民口中，突然，她娇靥一红，半俯粉首，道：“夫人，请哪位以真气把药丸送入总盟主腹中。”

聂小倩淡淡一笑，道：“谢谢姑娘……兰儿！”

霍玉兰娇靥飞红，应了一声，迟疑未动。

霍玄、端木少华、岑参与苍寅最是识趣，一声不响地走出净室，避了开去，霍玉兰那艳丽的娇靥更红了。

聂小倩道：“兰儿，你是汉民未过门的妻子。”

霍玉兰猛抬粉首，娇靥上犹带着酡红，毅然走向云床，俯下粉首，把那鲜红欲滴的樱唇加在朱汉民那冰冷双唇之上，提了一口真气渡了过去，只听朱汉民喉间“格”地一响，她连忙站直柳腰躲过一旁去她那颗乌云粉首再也抬不起来了，而且那娇躯也颤抖得厉害，芳心是否像小鹿一般乱撞，那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邬飞莺美目中异采闪动，轻轻地吁了一口大气，道：“夫人，总盟主不碍事了，再有半个时辰就会醒转了。”

聂小倩执起邬飞莺玉手，紧了紧，道：“谢姑娘，这份恩，我朱家永远会记住的。”

邬飞莺道：“要再这么说，我就无地自容了……”

望了云床上朱汉民一眼，接道：“有件事我要求夫人，祈望夫人俯允！”

聂小倩道：“不敢当，姑娘有话尽管说，我无不点头。”

邬飞莺道：“谢谢夫人，稍时总盟主毒祛醒转之后，请夫人别告诉总盟主，这毒是邬飞莺为他解去的！”

聂小倩眨动了一下美目，道：“姑娘，这又为什么？”邬飞莺娇靥微红，道：“夫人该知道，那总不大好！”

聂小倩目中异采连闪，点头说道：“我答应姑娘。”

邬飞莺道：“谢谢夫人！”

聂小倩望了望邬飞莺，道：“姑娘现在就要走么？”

邬飞莺摇头说道：“不，夫人，我等总盟主有了动静之后再走。”

聂小倩正色说道：“姑娘，聂小倩不敢以小人之心度人，倘不相信姑娘，适才我就不会让姑娘把那药丸放入汉民口中了！”

邬飞莺道：“夫人，邬飞莺有那么一位姐姐，我姐妹长得又是那么像，事关重大，我应该多留一会儿！”

聂小倩道：“姑娘要这么说，我就不敢留姑娘了，不过我可以告诉姑娘，汉民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便是杀了任何人也不足以抵偿，姑娘该知道这是事实！”

邬飞莺点头说道：“是的，夫人，我知道，可是我仍要多留一会儿！”

聂小倩摇了摇头，淡然笑道：“那么只好由姑娘了，姑娘请坐！”

她这里刚一声请坐，傅小霞与霍玉兰已双双拿过了一把椅子，放在邬飞莺身后，齐声说道：“邬姨请坐！”

邬飞莺忙回身说道：“不敢当，谢谢二位姑娘！”

随即坐了下去。

坐定，邬飞莺迟疑了一下，抬眼望向聂小倩，道：“家姐改嫁和壅的目的，不知夫人知道还是不知道？”

聂小倩点了点头，道：“我猜透了几分，该是勾结和壅……”

邬飞莺摇头说道：“不，夫人，那不是勾结，是利用，和壅并不知道家姐的身份，仅知道她是他的宠妾宓玉娘！”

聂小倩道：“这么说来，是我说错了，本来是，和壅是个旗人，弘历对他可说宠信到了极点，他怎会谋叛！”

邬飞莺点头说道：“夫人说得不错，家姐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她仅是利用和壅的权势得行其便，如今她不但在朝廷中吸收了几个大员，而且各地的督抚也有一半以上在她掌握之中……”聂小倩道：“这个我知道，令姐行事确实高明，假如她真是为民族，那未尝不是一桩可喜可贺之事，汉民虽是大明宗室，为大汉民族当然的领袖，但成功不必在我……”

邬飞莺道：“夫人与总盟主胸襟令人敬佩，夫人之言也极是，只是家姐创立灭清教，倡言匡复，并不是为了大汉民族，而是为了达到她独尊天下的一己之私，在朝，她推翻满虏，妄图称帝，在野，她压服武林，意欲称霸，她的心中并没有收复河山，报雪公仇的意念！”聂小倩点头说道：“这跟当年雷惊龙的做法大同小异……”邬飞莺道：“家姐就是继承了雷惊龙的遗志。”

聂小倩扬眉说道：“闯墙之争既然在所难免，为大汉民族，为天下武林，我母子也只有不惜一切地对付她了。”

邬飞莺粉首半俯，道：“为免亿万生民甫出虎吻又落狼吻，这是应该的！”

聂小倩道：“谢谢姑娘，姑娘深明大义，当代之奇女，令人敬佩！”邬飞莺淡然强笑，道：“那是夫人夸奖，邬飞莺亦为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之一分子，原该为总盟主贡献一己之心力！”

聂小倩目光一凝，改了话题，道：“姑娘在来此之前，曾跟令姐与令甥见过面？”

邬飞莺摇头说道：“没有，倘若见到了她母子，我就来不了了。”聂小倩道：“这么说姑娘是不知道那位灭清教主现在何处了？”邬飞莺摇头说道：“我不知道。”

聂小倩道：“姑娘离此之后，不准备去找她母子么？”

邬飞莺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曾数度苦劝家姐，奈何她执迷不悟，固执不听，对手足我已尽了心力了，离此之后我就要找上一处深山古刹去伴那青灯古佛了！”

聂小倩神情微黯，方待再说，云床上朱汉民突然动了一下，而且口中发出呻吟之声。

傅小霞与霍玉兰一惊大喜，双双奔了过去。

邬飞莺连忙站了起来，道：“夫人，总盟主已有了动静，再过片刻便可完全醒转，请夫人转告，三数天内不可妄动真气，我要走了！”聂小倩跟着站了起来，伸手握上邬飞莺皓腕，道：“姑娘，你救了汉民，我不能让姑娘就这么冒着险，我要留姑娘在这儿多待些时日！”

邬飞莺摇头说道：“多谢夫人好意，夫人适才答应过我……”

聂小倩道：“我答应不告诉汉民，但我不能让姑娘走，我可以邬飞莺道：“夫人，那不好，无论如何我要走！”

聂小倩还待挽留，傅小霞突然走了过来，道：“倩姨，哥哥既然无碍，我也要走了，我跟邬姨一起走，暗中可以互相照应，不碍事的。”

聂小倩呆了一呆，道：“怎么，小霞，你也要走？”

傅小霞点了点头，道：“夏叔叔告诉我，目前还不是让哥哥见我的时候！”

聂小倩道：“那么，你要上哪儿去？”

傅小霞笑了笑，道：“这个倩姨放心，我跟邬姨的去处，夏叔叔都已安排好了。”

聂小倩诧声说道：“怎么，他已经都安排好了？”

傅小霞点了点头，道：“是的，倩姨！”

聂小倩眉锋微皱，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既如此我都不留了，不过小霞……”

傅小霞截口笑道：“倩姨，您放心，仍跟以往一样，当我哥哥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会及时出现在您跟前的！”

聂小倩勉强地笑了，道：“那么，你就陪邬姨走吧！”

傅小霞道：“谢谢倩姨，夏叔叔还让我告诉您，目前也不是让我哥哥知道兰珠身份的时候，一切顺其自然。”

聂小倩道：“好，我知道了……”

邬飞莺突又说道：“夫人，我还有一事相求……”

聂小倩道：“我知道了，姑娘，但得一步地，何处不留人，小霞，好好照顾邬姨！”

邬飞莺神情激动，感佩称谢。

傅小霞微颌粉首，回头望了朱汉民一眼，眼圈儿一红，拉着邬飞莺出了净室，聂小倩挥手说道：“恕我不远送了，二位都保重！”

门外，夜色中，传来傅小霞一声答应：“谢谢倩姨。”随即寂然。

聂小倩暗暗一叹，举步走向云床边。

云床边，霍玉兰半弯着纤腰，一双美目呆呆地望着朱汉民，正在那儿全神贯注，一动不动。

聂小倩抬手搭上美姑娘香肩，道：“兰儿，放心吧，你民哥已经不碍事了！”

美姑娘倏然惊醒，抬眼四顾，羞涩一笑，但突然她敛去了笑容，瞪大了美目，“咦”地一声，道：“娘，小霞跟邬姨呢？”

聂小倩轻轻说道：“走了，都走了！”

美姑娘呆了一呆，急道：“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聂小倩点了点头，道：“刚走，记住，兰儿，稍时你民哥醒来，别跟他提起小霞，还有你自己，目前都不是时候，懂么？”

美姑娘愣愣地微颌粉首，道：“娘，我知道，其实，小霞真是，走也不跟我说一声！”

聂小倩笑道：“谁叫你只顾民哥，忘记了别人！”

美姑娘娇靥一红，忙道：“娘，小霞跟邬姨，哪儿去了？”

聂小倩摇头说道：“不知道，是你爹为她俩安排的去处！”

话刚说完，净室门口走进了霍玄、端木少华、岑参与九指追魂苍寅苍五老，他几个一进门便急不可待地问朱汉民的情形。

聂小倩笑着向云床上指了指。

此际，朱汉民呻吟已止，而且有了转侧，只是还没醒。

霍玄等对望一眼，释然地笑了。

苍寅道：“真是害什么病得吃什么药，两个月前就下了毒，这真令人料想不到，看来咱们以后确得多留点儿神，不过……”

笑了笑，接道：“我老要饭的很放心，没有人会请我吃喝的！”

大伙儿刚要笑，岑参眨眨眼，紧接一句：“那难说，也许有个老丐婆会看上您！”

这一句，更惹得大伙儿哈哈大笑。

苍寅冲着岑参一瞪眼：“好小子，你有了花不溜丢的小媳妇儿，却给我老人家来了个黄脸老丐婆，小心日后我老人家闹新房，有你受的！”

岑参红了脸噤了口。

大伙儿又笑了，笑声中，聂小倩为傅小霞及美姑娘的事，向他四位打了招呼，尤其对口没遮拦健忘的五老加意叮咛。

刚招呼完毕，云床上朱汉民一转向上，睁开了眼。

大伙儿霍地全涌了过去，这个叫民哥，那个叫民儿，还有的叫汉民，乱成一团，乐成一堆。

朱汉民挺身坐了起来，美姑娘伸手要扶，聂小倩却轻轻地把他按了下去，含笑说道：“民儿，多躺躺，三数日内不可妄动真气！”

朱汉民依言躺下，但他忍不住开口问道：“娘，是谁……”

聂小倩道：“邬飞燕的妹妹邬飞莺。”

人家不让说，她也答应了，结果她仍是说了出来。

本来该，受人之恩，哪有不让朱汉民知道的。

朱汉民一怔，诧声道：“怎么，娘，邬飞燕的妹妹邬飞莺？”

聂小倩含笑点头，把经过说了一遍。

听毕，朱汉民默然了，同时他也明白了邬飞燕为什么分身有术，脸上的神色，一时显得很复杂。

聂小倩忙又道：“民儿，你爹也过来了！”

这句话转移了朱汉民的注意，他神情一喜，呼道：“怎么，爹他过来了？”

聂小倩点了点头，遂又把夏梦卿来此的经过说了一遍，单单隐去了夏梦卿上北京为他求亲一节。

她没说，但朱汉民听完却忍不住问道：“那么，娘，爹他老人家上哪儿去了？”

聂小倩摇头说道：“他没说，还不是到处闲逛去了！”

朱汉民默然了，脸上充满了孺慕之色。

聂小倩心中了然，笑了笑，又道：“民儿，别这样，你爹说过了，过个时期，他会再来的。”

此际的朱汉民，一点也不像那叱咤风云，气吞河岳，领导日月七盟及大汉民族难以难计英雄奇豪的顶天立地伟丈夫，盖世奇才大英雄，十足地稚气未脱小孩子，听了聂小倩这句话，他笑了，他满意地笑了。

适时，聂小倩又道：“民儿，五老及你三位叔叔都险些为你跑断了腿，丢了命，他日你能起床时，该好好谢谢他几位。”朱汉民道：“民儿省得，每位三个响头！”

苍寅笑道：“那倒不必，倒是兰姑娘为你哥儿哭红了眼，衣不解带，不眠不休，三天三夜来未进滴水粒米，你要记下了。”

聂小倩道：“我刚要说，却被五老抢了先。”

朱汉民激动地望着美姑娘，道：“兰妹，谢谢你……”

兰姑娘羞红了脸，泪珠儿在眼睛里直打转，低低说道：“民哥，别这么说，那是我应该的！”

聂小倩一旁又道：“民儿，还有你三位未过门的婶婶也来看过你了。”

朱汉民转望霍玄等三人，眨眨眼，笑道：“霍叔，请代侄儿谢谢！”霍玄等三人脸一红，霍玄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自己人，谢什么？”苍寅哈哈大笑，岑参忍不住连骂他皮厚。

霍玄却不在意地咧着嘴直笑：“我说的是实话，大嫂，您说是么？”聂小倩道：“实话是实话，可说得有点儿肉麻！”

霍玄一怔，好窘，旋即他也笑了。

这一阵笑，持续了好久。

笑声落后，朱汉民突然说道：“娘，爹一定知道和天仇的藏身处，他老人家为什么……”

聂小倩道：“你爹的脾气你难道不知道，他既把衣钵传给了你，这就是你自己的事，非十分必要，万不得已，他是不会管你的，你该自己去找！”

朱汉民点了点头，动容说道：“对，我不能靠他老人家，一切我自己肩负……”

聂小倩飞快地向那四位递过一个眼色，道：“让兰儿在这儿陪陪汉民，咱们都去歇息吧！”

这，谁要是不懂，谁就是天底下第一等可恶而不可饶恕的大傻瓜，还好，当聂小倩出门的时候，那四位全跟了出去。

刹时间，这间净室之中就只剩下了那两个。

不，还有那几头不解事的一盏孤灯。

第三十四章 登门求亲

这也是北京城里的一个夜晚。

月露金钩，群星闪烁，这夜晚美而宁静。

在那内城中的贝勒府，尤其宁静，除了那楼头透过枝叶缝隙，偶尔可见几点灯光外，再也难看到什么，再也难听到什么，四下无声不对，声在贝勒府那美轮美奂的大厅屋面之上，那是迎风卓立的一个颀长人影的衣袂，随听他朗笑说道：“哪位为我通报，就说有不速之客夜访！”

话声方落，那贝勒府深深庭院的暗隅中，一声轻叱，掠起五条高大人影，疾扑大厅瓦面白影。

只见那白影扬手笑道：“慢来，慢来，堂堂贝勒府，怎好如此待客！”

仅见他摇手，未见他作势出击，那五条高大黑影身形一顿，既未进也未退，竟生生地悬在空中。

这是什么功夫，那五条高大黑影都吓破了胆，只听一人失声喝道：“你，你，你是谁，为什么……”

“代勇，你哪来的工夫跟他废话？”

一声朗喝，由后院一座小楼中射出一条白影，闪电一般地扑到，及至他看清半空中那五个时，突然一声惊呼，身形立刻坠了下去，他，愣在了大厅下，那是贝子玉珠。

那大厅瓦面白影朗笑说道：“玉贝子毕竟比卤莽的五虎将识趣，快为我通报……”

玉珠倏地定过神来，瞿然失声惊喝：“阁下哪位高人，要，要，要蓦地里，那黝黑的庭院中响起一声沉喝：“玉珠，你在这儿大呼小叫干什么……”

玉珠倏然回身，抬手上指，急道：“爹，您快看，这是什么……”那暗隅中，负手走出了一袭青衫的贝勒德容，他随着玉珠手指处望去，一怔神情震动，随即两眼暴睁，失声呼道：“接引神功，这是只听那大厅瓦面白影笑道：“好了，主人贝勒爷出来了，我不怕挨打了……”

那五虎将高大身形倏地坠落地面，轻飘飘地。

德容目中寒芒暴闪，喝道：“阁下是……”

那白影笑道：“睽别不过二十余寒暑，贝勒爷奈何不识当年故人！”

德容猛然大喜，失声叫道：“你是夏……梦卿……”

那白影只一闪，已身在地面，潇洒含笑一揖：“正是，贝勒爷，夏梦卿特来拜望故人！”

德容直了眼，仔细瞧，那眼前俊美英挺，临风玉树般中年白衣文士，可不正是当年的玉箫神剑闪电手。

他大叫一声扑了上来，伸双臂猛然一按，带笑，含泪，激动万般地连连说道：“阁下，你想煞人，你想煞人了！”

夏梦卿面含微笑，也难掩心中之激动，道：“阁下，可否轻点儿，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德容哈哈大笑，手一松，道：“行，让你喘喘气儿，玉珠，叩见夏伯伯！”

玉珠颤声说道：“夏伯伯，您不该今日才来，害得玉珠这福缘迟了这多年。”

言毕，跨前一步，翻身拜倒。

夏梦卿伸手一抄把玉珠抄了起来，笑道：“你会说话，捧得你夏伯伯有

飘飘然之感，玉珠，我身上带的东西很多，这见面礼你想要点什么？

玉珠激动地笑道：“谢谢您，夏伯伯，玉珠能蒙您赐予忆卿的一半就知足了！”

夏梦卿笑道：“好，不愧宦海江湖客之后！”

伸手拍上玉珠顶门，玉珠一颤，夏梦卿立即收手笑道：“玉珠，你比汉民的一半还多些！”

玉珠怔了一怔，德容一旁颤声喝道：“浑东西，夏伯伯已增添你功力十年，还不叩谢！”

玉珠大喜，翻身再拜。

夏梦卿已一把伸手拉住了他，目注德容，笑道：“好了，阁下，你何忍一再折磨小儿女辈。”

德容激动地道：“阁下，像你我这样的交情，该说的我不说了，只是，站在你的立场上，你不该这么做……”

夏梦卿道：“我没有把德家的任何一人当做外人，要不然今夜我就不来了，当初我也不会交你这个朋友，对么？阁下！”

德容无话可说，向愕立在一旁，满面希冀仰慕之色的五虎将一抬手，喝道：“代勇，过来见过夏大侠！”

五虎将巴不得有这一句，大步向前，推金山，倒玉柱，纳头拜下，由代勇代表说了话：“夏大侠，代勇五个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先见到朱少侠，今夜又见了您，便是马上死也甘心了！”

夏梦卿一抬手，掀起了五个，道：“看样子又得五份见面礼。”

德容道：“你要舍不得就算了！”

夏梦卿笑道：“别激我，阁下，我这个由来大方，何况汉民在这儿的时候，跟他五位极为投缘，屡承他五位照顾。”

转注五虎将，笑问：“五位要什么，我看恐怕……”

代勇忙道：“夏大侠，您没说错！”

夏梦卿笑道：“我说什么了？”

代勇脸一红，窘笑说道：“夏大侠，代勇五个心里想的，还能瞒得了你？”

夏梦卿笑道：“算我猜对了，只是，五位不比玉珠，他是个真元未破的童身，对他那一套，不适于五位，我奉赠一本破书，只要能心领意会，那跟玉珠差不多。”

翻腕自袖底取出一本黄绢为面的小册子递了过去。

五虎将大喜，代勇忙伸双手接了过去，道：“夏大侠，代勇五个不谢了！”

夏梦卿笑道：“五位只要不辜负我今夜赠书的心意就行了。”

代勇道：“您放心，绝不会。”

夏梦卿这里人情债一一偿还，德容那里及时问道：“阁下，汉民这趟来北京，你知道了？”

夏梦卿含笑点头，道：“我在南昌碰见了！”

玉珠插口问道：“夏伯伯，小卿近来可好？”

夏梦卿道：“谢谢你，玉珠，他很好。”

玉珠道：“夏伯伯，您知道，玉珠有好几次想去找他，可是，可是夏梦卿截口说道：“可是令尊大人不许，是么？”

玉珠红着脸，点了头。

夏梦卿淡淡笑道：“玉珠，令尊大人拦得对，你是知道汉民在干什么，

你身为大清朝廷的皇族亲贵贝子，怎么能去找他？”

德容一旁接了口，道：“阁下，别见面就骂人，行么？”

夏梦卿道：“贝勒，你该承认我说的是实话！”

德容扬了扬眉，道：“你也该知道我有个女儿如今已抛弃了这儿的一切！”

夏梦卿道：“我至为敬佩，也至为感激。”

德容道：“那你就不该骂我。”

夏梦卿道：“贝勒该知道，夏梦卿由来不会拐着弯儿骂人。”

德容一叹说道：“阁下，你没有说错，彼此虽然交情不凡，但你我谁也没有肯放弃自己的立场，交情归交情，立场归立场，尽管汉民跟玉珠是亲同手足的好兄弟，可是在这时候我不能让玉珠去找他，至于兰珠……”

一声轻叹，住口不言。

夏梦卿道：“贝勒，就因为这不平凡的交情，所以彼此之间都能谅解。”

德容点头强笑，道：“说得是，阁下，兰珠可好？”

夏梦卿道：“她很好，跟汉民也处得很好。”

德容道：“那是我妹妹想出来的主意，如今她是少林俗家高弟霍天民的掌珠霍玉兰，汉民自然跟她处得很好，但是一旦……”

夏梦卿截口说道：“你错了，贝勒，我说的很好，是指他俩感情如兄妹，并没有涉及儿女私情，那是因为汉民心有别……”

德容忙道：“别是谁，阁下？”

夏梦卿道：“贝勒的掌珠，小郡主兰珠。”

德容一怔，道：“可是在京时他一再……”

夏梦卿道：“那跟我当年一样，碍于彼此的立场！”

德容神情一黯，叹道：“当年的结果，是我唯一的妹妹出了家，将来的结果，又不知道我这唯一的女儿会如何了！”

夏梦卿脸上掠过一片歉疚之色，道：“贝勒，有些事发生自己身上，他会固执己见，但当同样的事发生在第二代身上时，他会有所不忍的。”

德容一怔，双目顿现异采，道：“阁下，你的意思是说……”

夏梦卿截口说道：“贝勒，我已代汉民下了聘，今夜特来求亲！”

德容身形猛然暴颤，道：“阁下，你说什么？”

夏梦卿道：“我今夜特来求亲。”

德容哑声说道：“阁下，你这是当真？”

夏梦卿淡淡笑道：“婚姻大事，岂容儿戏！”

德容立趋平静，目光凝注，道：“阁下，是什么力量使你转变了？”

夏梦卿避开了那双目光，道：“贝勒，我不忍也不能眼见悲剧重演于下一代！”

德容淡淡地笑了笑，道：“恐怕也是兰珠的痴心真情感动了你。”

夏梦卿道：“贝勒，事实如此，我不否认。”

德容突然激动地提高了话声：“难道说我妹妹当年的痴心真情，比不上今日她的侄女儿？”

夏梦卿唇边掠过一丝苦笑，道：“贝勒，我不是说过了么，有些事发生自己身上，他会坚持立场固执己见，可是一旦同样的事发生在下一代身上，他却有所不忍，如今，兰珠的痴心真情感动了，我有所不忍，也感动了汉民，他只是坚持固执地不承认而已……”

德容淡然说道：“这么说汉民他有个好父亲！”

夏梦卿双眉微扬，道：“我父亲过世太早，事实上我不如汉民。”

德容道：“汉民爱兰珠？”

夏梦卿点头说道：“是的，贝勒！”

德容紧逼一句：“你对我妹妹也有情？”

夏梦卿垂下了目光，道：“贝勒，人非草木，夏梦卿不是铁石心肠！”

德容惨笑说道：“同样地有情，竟有幸与不幸之分，苍天何其不公？”

夏梦卿一袭白衫无风自动，未接话。

德容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阁下，恐怕你下聘的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少林俗家高弟霍天民的掌珠，而不是我这当朝亲贵，贝勒德容的女儿？”

夏梦卿道：“事实上那是一非二！”

德容说道：“可是身份不同，你们以汉族世胄，先朝遗民自居的人，也是特别注重这一点的，不是么？”

夏梦卿扬眉说道：“贝勒，前者倘果如贝勒之言，我可以就近往登封走走，大可不必跑来你贝勒府登门求亲，自招奚落与报复，至于后者，贝勒，我不以为你不注重这一点。”

德容大声说道：“可是我一个妹妹，一个女儿都能放弃自己的立场，你们能么？”

夏梦卿吁了口气，淡淡说道：“贝勒，你该知道，古来婚姻男为主，女为从……”

“对。”德容自嘲地笑道：“谁叫女的都出在我家……又偏偏都不争气，钟情于你们父子，活该听人家的，顺从人家……”

夏梦卿忙道：“贝勒，夏梦卿丝毫不敢有委屈人的念头！”

德容没说话，似在极力平静自己，半晌始道：“阁下，汉民如今知道了是兰珠？”

夏梦卿摇头说道：“不，他还不知道。”

德容道：“所以了，老子英雄儿好汉，我看得出来，汉民活脱脱是当年的你，他要是一旦知道是兰珠……”

夏梦卿截口说道：“贝勒，我要是管不了我自己的儿子，今夜我不敢登门求亲！”

德容道：“恐怕要不是为了求亲，你也不会踏入我贝勒府的大门。”

夏梦卿脸一红，未说话。

德容淡淡地笑了笑，道：“阁下，你能担保汉民一定听你的？”

夏梦卿挑眉说道：“贝勒，这个儿媳妇我要定了，除非他不承认是我的儿子！”

德容：“这么说来，你是完全赞成了？”

夏梦卿道：“贝勒未免多此一问！”

德容道：“一点也不多余，现在是我德家拿乔的时候了，我不答应！”

一直愣在那儿的玉珠急忙叫道：“爹，您……”

德容摆手叱道：“大人的事小孩子少搭腔儿！”

玉珠嗫嚅说道：“可是要嫁给小卿的是妹妹而不是您啊！”

德容脸色一变，倏又敛去威态，淡淡说道：“不错，但婚姻须凭父母之命。”

玉珠道：“爹，您真不答应？”

德容摇头说道：“玉珠，别让人以为德家的女孩子嫁不出去了！”

玉珠没有再说，翻身要走。

德容陡扬沉喝：“玉珠，站住，你要到哪儿去？”

玉珠一惊停身，道：“我找姑姑去！”

德容双眉一挑，道：“那没有用，长兄如父，她也得听我的。”

玉珠傻了脸，忙望向夏梦卿。

夏梦卿淡淡一笑，道：“贝勒，你这是跟谁斗意气？”

“跟谁？跟你！”德容大声说道：“你不是说我奚落你，报复你么，索性我来个痛快。”

夏梦卿道：“你痛快了，可是伤心断肠的是小儿女辈。”

德容道：“你也知道好事难谐，人会伤心断肠么？”

夏梦卿道：“贝勒，夏梦卿至今心未合，肠未续。”

德容道：“我妹妹的心与肠，恐怕一辈子也难合难续了。”

夏梦卿道：“贝勒，对于一个业已心如止水的出家人，贝勒难道不觉得这么说……”

德容截口说道：“我觉得，我只觉得这多年来她太可怜，我太心痛！”

夏梦卿微微低下了头，道：“贝勒，难道我以促成小儿女辈来补偿，还不够么？”德容道：“可是谁能安慰安慰她？”

夏梦卿道：“贝勒，这一趟北京，我会去看看郡主的。”德容道：“无论你怎么说，情天难补，恨海难填，我还是不答应！”夏梦卿扬眉说道：“贝勒当真不答应？”

德容道：“自然是当真不答应！”

夏梦卿淡淡一笑道：“万事勉强不得，贝勒只为一念报复，便一手摧残了小儿女辈，诚乃天下第一等忍人！”

言毕，拱手欲去。

德容忙摆手说道：“慢点！”

夏梦卿道：“贝勒还有什么奚落报复之言？”

德容道：“你愿意让汉民多给我叩几个响头？”

夏梦卿淡淡说道：“对泰山，那自无不可！”

德容突然大笑说道：“行了，阁下，我要这个女婿了！”玉珠大喜，一跳老高，叫道：“爹，原来您是……”

德容道：“没听爹说么？这是不得不拿一拿的！”

夏梦卿淡淡笑道：“可惜贝勒未能贯彻始终。”

德容笑容一敛，道：“阁下，你要知道，我是可以改变主意的。”夏梦卿道：“我不再赔笑脸，那任凭贝勒！”

德容再度大笑，道：“亲家，够了，无论什么事都要适可而止，见好就收……”

玉珠大叫说道：“代勇，备马，我给姑姑报喜讯去！”

他刚要拔腿，德容又大喝阻止：“站住，哪用得着你多事？去搬两把椅子来，再泡上一壶好香片，我跟你夏伯伯就在这儿畅谈了。”玉珠也是个机灵鬼，冲着夏梦卿一眨眼，笑道：“对，该让姑姑来个意外惊喜！”

夏梦卿刚一皱眉头，他已一溜烟地没了影儿。

夏梦卿摇头失笑，德容突然正色说道：“阁下，别怪我刚才发脾气，你知道……”

“我知道！”夏梦卿道：“我不敢怪贝勒，换了是我我也会发脾气！”
德容道：“阁下，你不知道，我一见我妹妹我就忍不住想掉泪，所以我根本不去看她，现在又来了个兰珠让我担心……”

夏梦卿道：“贝勒放心，兰珠跟着小倩，不会有任何委屈的。”

德容点了点头，道：“我不是指这个，这个我也知道的，我是真担心她会落得跟她姑姑一样的，甚至……”

夏梦卿忙道：“这个也请贝勒放心，我既然登门求亲，我就有把握。”

德容摆手说道：“不谈这些了，我由来相信，万般皆天定，半点不由人，我妹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那是……”

玉珠提着两把椅子飞步而来，另外，代勇捧着一个茶盘跟在后面，德容立即住口不言。

摆好了椅子，德容肃容就座，玉珠殷勤地斟上两杯香茗，然后退立一旁，坐定，喝了两口茶，德容又开了口：“阁下，你这趟侠驾突降，专为来替汉民求亲的么？”

夏梦卿道：“自然还要探望几位故人。”

德容道：“纪泽那儿去过了么？”

夏梦卿摇头说道：“还没有，天太晚了，纪大人不比贝勒，宦海中的江湖人……”

德容接口道：“随时都该起来接待客人是么？其实，阁下，这些日子以来我已经养成了晚睡的习惯了，不过午夜很难成眠。”

夏梦卿道：“那是想念令媛兰珠？”

德容摇头笑了笑，道：“做一个父亲，可不容易啊！”

夏梦卿点头说道：“我有同感，一旦为人父，便会处处为小儿女辈着想！”

德容深深地看了夏梦卿一眼，道：“阁下这趟北京，当真系为替汉民求亲及探望故人么？”

夏梦卿反问道：“贝勒以为我还有什么事？”

德容道：“我以为你随时随地都不会忘记你那神圣的使命。”

夏梦卿笑道：“贝勒，汉民继承了我的衣钵。”

德容道：“事实上你永远不会退隐。”

夏梦卿道：“自诛雷惊龙至今，我这一段岁月，不叫退隐叫什么？”

德容道：“那只是自武林退隐，在大的方面，你似乎更积极！”

夏梦卿笑了笑，没说话。德容紧逼一步，道：“我说对了么？”

夏梦卿道：“贝勒永远知我。”

德容叹了口气，略一沉吟，道：“其实，阁下，这么多年了，打圣祖入关到现在，多少汉族世胄前朝遗民图谋匡复，不遗余力，可是……”夏梦卿道：“贝勒，锲而不舍，金石为开，前仆而后继，永不断绝，汉族还有世世代代的子子孙孙的。”

德容道：“阁下，这是天意，也是定数。”

夏梦卿道：“贝勒，人定可以胜天，再说，我也不以为那是天意。”德容笑了笑，摇头说道：“看来，咱们之间，永远不适于谈这个问题。”

夏梦卿道：“当此之际，我原觉贝勒大煞风景。”

德容不禁失笑，道：“阁下，在来我这儿之前，你去过了些什么地方？”

夏梦卿道：“煤山。”

德容呆了一呆，苦笑说道：“看来我也不该有此一问。”

“贝勒！”夏梦卿道：“我也说一句逆耳不中听之言……”

德容道：“我愿意听听！”

夏梦卿道：“彼此的交情非比泛泛……”

德容接口说道：“现在更成了儿女亲家。”

夏梦卿道：“兰珠嫁过朱家之后，就成了朱家的人，古来婚姻男为主，女为从，夫妻之间不容有二心……”

德容道：“废话，兰珠她已放弃了自己的一切。”

夏梦卿道：“郡主也已是出家之人。”

德容道：“就剩下我跟玉珠爷儿俩了。”

夏梦卿道：“所以……贝勒如今受累更深，终难久安，何不到我那小庄石府一起同住？我以一片诚心，敬邀贝勒……”

玉珠突然叫道：“好哇，夏伯伯，这样我可以跟小卿一起……”

德容眼一瞪，吓得玉珠连忙闭上了嘴。

德容抬手一指玉珠，向着夏梦卿道：“你看，阁下，这就是皇族亲贵的贝子，我的儿子！”

夏梦卿笑了笑，道：“年轻的一代，不会像……”德容接口说道：“可是汉民就不像他。”

夏梦卿道：“那么更好办，如今问题就剩贝勒一个人了。”德容道：“阁下，我打算老死在这儿。”

夏梦卿还待再说，德容已然说道：“阁下，我跟你一样地固执，不说也罢。”

夏梦卿笑了笑，道：“行，不说，我明知说了也是白费，贝勒，我很喜欢玉珠，他的禀赋不下于汉民，我想……”

德容急道：“阁下，你想干什么？”

夏梦卿道：“我想把他收在身边。”

玉珠大喜，叫道：“夏伯伯，玉珠给您……”

德容一摆手，叱道：“玉珠，别站在这儿让我看了生气，睡觉去！”玉珠苦着脸，道：“爹，我要是跟着夏伯伯，准能像汉民……”德容道：“人要知足，你如今已可称京畿第一高手了。”玉珠道：“可是，爹，学无止境，百尺竿头……”

德容脸一沉，道：“小孩子懂得什么，我叫你睡觉去。”玉珠不敢再说，懊丧地噘着嘴走了。

夏梦卿道：“贝勒何其忍心，也不怕让玉珠窝在心里？我不在乎贝勒不高兴，拦阻自己儿子上进，贝勒这做父亲的……”德容冷笑说道：“阁下，你不该再转而勾引玉珠！”

夏梦卿道：“贝勒，那不是勾引，我是为德家。”

德容叫道：“你这是害德家。”

夏梦卿淡笑说道：“贝勒要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这件事作罢论，另外有件事我且要告诉贝勒，很重要……”

德容仍然有点不痛快地道：“什么事，说吧！”

夏梦卿道：“贝勒可知道，和珅那位如夫人，就是当年雷惊龙的情妇邬飞燕，那和天仇也就是雷惊龙的遗腹子！”

德容大吃一惊，道：“阁下，这话当真？”

夏梦卿道：“这等大事，我怎敢欺骗贝勒？”

德容诧异欲绝地道：“和垺那位姨太太，怎会是……”猛然抬眼说道：“阁下，她，她又怎会嫁给和垺夏梦卿道：“这道理很浅显，她嫁和垺是为了假和垺之权势报仇，在朝，她要铲除贝勒兄妹及纪大人还有傅侯伉俪的遗孤，在野，她要杀夏梦卿父子二人……”他未说灭清教事。

德容道：“何以见得？”

夏梦卿道：“贝勒已经知道了，在朝，她已害了小霞，并有开棺验骨等事，在野，那和天仇曾率死士潜往江南，挑了汉民一手创立的日月七盟，这都是事实。”

德容目光凝注，道：“阁下对我说这些干什么？”

夏梦卿道：“我请贝勒小心提防。”

德容冷笑着说道：“他敢把我怎么样，他又能把我怎么着？你既知开棺验骨事，就该知道汉民在景山巧遇皇上事，皇上已经知道了一切，当场赦免了我跟纪泽，除此我已经没有把柄让她抓了。”

看来这个人是个不透。

夏梦卿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终于他道：“那是最好不过，只是，贝勒，凡事多小心为上。”

德容道：“谢谢阁下，我自会小心，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假如皇上真要杀我，那也只好由他了，我要学学小天，做个忠义之鬼。”

夏梦卿未再多说，笑了笑，改了话题。

又谈了一会，他起身告辞。

德容忙道：“阁下，这多年不见，你怎能就走？”

夏梦卿笑道：“我在北京停留不了多久，还要赶回江南去的。”

德容道：“怎么说你也该在我这儿多住几天。”

夏梦卿摇头笑道：“多谢贝勒，我这个人散漫惯了，贝勒这儿我住不惯！”

德容道：“那么你准备住哪儿？”

夏梦卿道：“城外多的是客栈，随处找一家住住也就行了。”

德容道：“你真要走？”

夏梦卿点头说道：“纪大人那儿，还有郡主那儿，我还没去……”

德容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我不留你了，只是，阁下，这一别又不知何年何月再见面了，也许……”摇摇头，苦笑不语。

夏梦卿道：“贝勒，别忘了，小儿女的婚事还待你我主持呢！”

德容失笑说道：“对，你瞧，我竟给忘了。”

夏梦卿道：“咱们就这么决定了，到时候我自会来请贝勒的！”

德容点头说道：“好吧，阁下，我等着了。”

夏梦卿道：“临行我让贝勒看一件东西……”

忽地抬手一招，院左屋面上响起一声惊呼，一条人影飞坠而下，砰然摔个结实，那是个面目阴沉的黑衣汉子。

这一下显然摔得不轻，他落地后一直爬不起来。

德容脸色大变，喝道：“代勇，把他绑起来。”

其实，用不着他招呼，五虎将早就一拥上前了。

四个人分别抓住那汉子两只手臂，把他提了起来，代勇这五虎将臂力何等之大，那汉子拼死挣扎，却一点也动不得。

德容寒着一张脸，望着夏梦卿，道：“阁下，这人是……”

夏梦卿笑了笑，道：“贝勒，他自己会说。”

果然，那面目阴沉的黑衣汉子立即说道：“德贝勒，我是和相府的德容勃然色变，一拍椅把，道：“来人，给我备马，我……”

夏梦卿忙道：“贝勒，他在那屋面上听了半天了！”

德容脸色又复一变，道：“那么，杀了他！”

那面目阴沉的黑衣汉子冷笑说道：“贝勒爷，和相可是知道我上贝勒府来了，要是在天亮之前我没回去，他会亲自找贝勒爷要人的。”

他吓错了对象，这何异火上加油！

德容更怒，尚未说话，代勇抖手就是一巴掌，那巴掌像蒲扇，打在脸上岂是好玩的。那面目阴沉的黑衣汉子唇破血出，牙也掉了两颗，只是他连哼都没哼一声，反而冷笑说道：“好，打吧，要打就打得痛快些，要不然……”

代勇笑道：“打你怎么样，我不信谁能吃了我。”

抖手又是两巴掌，这两巴掌要人命，那面目阴沉的黑衣汉子半张脸肿起了老高，满嘴是血，牙又掉了好几颗。

德容怒笑说道：“我要看看和垺敢拿我怎么样，杀了，杀了。”

代勇举起斗大的拳头便向黑衣汉子胸腹击去。

夏梦卿及时说道：“代勇，慢一点，我还有用他之处。”

代勇硬生生地一沉腕，收住了势。

德容望着夏梦卿，道：“怎么，阁下，你还有用他之处？”

夏梦卿点了点头，道：“贝勒，把他交给我带走好了，贝勒犯不着杀人，也犯不着让他血溅贝勒府的，只要今后多加小心就行了。”

德容想了想，道：“好吧，你带走他吧，从今夜起，我要在我这贝勒府各处加强禁卫，谁敢再像他一样，格杀勿论。”

夏梦卿没多说，转注五虎将，道：“放了他，让他跟我走！”

代勇迟疑了一下，道：“您说放了他？”

夏梦卿道：“是的，放了他，你还怕他跑么？”

代勇立刻想起了适才那吊在半空的滋味，以及夏梦卿适才那抬手隔空擒人的一手，忙松了那黑衣汉子。

放了的兔子没有不跑的，那黑衣汉子腾身欲遁。

夏梦卿淡然一笑，道：“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的好。”

就这么一句话，那黑衣汉子脚下像生了根，纵了好几纵，却是丝毫未动，他不由大骇，惊恐地望着夏梦卿，也忘了再跑了。

德容惊叹说道：“阁下，你岂非成了仙？”

夏梦卿未答话，含笑拱手，道：“贝勒，我走了，记住，多小心，倘有惊变，找郝元甲联络，山庄石府内，我随时恭候大驾。”

言毕，向那黑衣汉子一摆手，道：“走！”

腾身而起，那黑衣汉子竟似有物牵引一般，身形也跟着拔了起来，随着夏梦卿向夜空飞去。

德容悚然动容，道：“神乎其技，神乎其技，看来他是……”

倏地住口，转注代勇等五人喝道：“你五个给我看好玉珠，从今夜起，不许他出大门一步。”

代勇等闻言一怔，德容猛摆手，沉喝又道：“还不快去，走了玉珠，我唯你五人是问。”

代勇等一惊，“喳”地一声飞步而去。

这五个一走，这位贝勒德容突然笑了，笑得很爽朗，也很欢愉，摇摇头，

负手行向后院。

第三十五章 旧地重游

夏梦卿离开了贝勒府后，直奔九门提督府。

这是理，也是礼，固然，当初纪泽把自己的一双亲生骨肉送进天牢，换出了忆卿及小霞，是冲着神力威侯傅小天，但怎么说那当日的忆卿，如今的朱汉民是他夏梦卿的儿子。

既然人到了北京，九门提督府近在咫尺，他能不去一趟？

在九门提督府，他没有坐多久，因为看着他投入九门提督府，又看着他腾空离去，其间逗留工夫，要比在贝勒府短得多，那也因为夜太深，他不好打扰人太久。

带着那位和相府的死士，他又驰往东郊。

东郊那丐帮北京分舵的那座破庙，如今是黑黝黝，静寂寂地耸立在树林前，夜色中。

望着那座二十年未见的破庙，有感岁月悠忽，二十年一瞬，如今旧地重游，夏梦卿不禁顿生许多感慨。

转眼之间破庙已近了，夏梦卿立刻缓下身形来，他这一缓下身形，身后那黑衣汉子自然也跟着缓了下来。

刚一缓下身形，那黑衣汉子突然颤声开了口：“夏大侠，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夏梦卿含笑说道：“丐帮北京分舵，再做一次客……”

话声未落，一声沉喝划破寂静夜空：“丐帮分舵重地，不容乱闯，来人请止步回头。”

夏梦卿笑了笑，道：“听见了么？都是阁下扰人安眠，惊人好梦立即扬声说道：“说话的是哪位，请现身一见！”

三条人影一前二后由破庙中射出，疾若鹰隼，一闪而至，落在夏梦卿面前一丈处，夏梦卿带笑赞道：“好身法！”

那三个要饭化子，后面的两个手持打狗棒，前面的一个两手空空，后面的两个，俱在中年，前面那个较为年轻，那是郝元甲的得意高足褚明。

褚明一双犀利目光直转，道：“夸奖了，阁下是……”

夏梦卿笑道：“你若不认识我，那该打，忘了么，你适才那身法是我教的？还有当年城外拦车报信……”

褚明“啊呀”一声，脸色大变，道：“您是夏，夏大侠……”

夏梦卿笑道：“还好，记性不坏……”

他这里话尚未说完，褚明翻身便跑，一路惊喜大叫：“师父，快起来，瞧瞧是谁来了，师父，快起来……”

他这叫声足能震动半个北京城。

刚进庙门，破庙内闪出了火眼狻猊郝元甲，一头苍苍白发如乱草，瞪着满布血丝的老眼，劈头便喝道：“三更半夜你鬼叫个什么，还不闭嘴！”

褚明如今可不听话了，往后一指，急急说道：“师父，您快瞧，是谁来了。”

郝元甲刚抬老眼，夏梦卿已然含笑发话：“郝舵主，别来无恙？夏梦卿特来拜望！”

郝元甲直了眼，旋即神情狂震，须发暴张，喃喃说道：“老天，会是夏大侠，这难道是梦中……”

褚明一旁笑道：“您咬咬指头试试。”

郝元甲没听徒弟的话，一个腾身，如飞射落夏梦卿面前，直着眼说了一句：“夏大侠，你想死郝元甲了。”

颤巍巍地翻身便拜。

夏梦卿伸手把他扶住，难掩激动地笑道：“当年旧识，莫逆至交，郝舵主怎好……”

郝元甲颤声说道：“夏大侠，就是叩上十个头，也是应该的。”

夏梦卿笑道：“没这种说法，郝舵主，一向可好？”

郝元甲道：“托您的福，只是头发全白了。”

夏梦卿道：“褚明都这么高了，你我怎能不老？”

郝元甲老眼凝注，摇头笑道：“夏大侠神采风范可仍一如当年！”

夏梦卿摇头一笑，尚未说话。

郝元甲身后，褚明抢前一步道：“褚明还没给您叩头呢！”

砰然一声跪了下去。

夏梦卿便要去扶，郝元甲正色说道：“夏大侠，我都应该叩十个，他更应该叩百个。”

说话间，褚明已恭恭敬敬地叩了个头，爬了起来。

夏梦卿连称“生受”，郝元甲道：“夏大侠怎还跟他客气，您是什么时候到北京的？”

夏梦卿道：“到了一会儿了，刚去过德贝勒及纪大人处。”

郝元甲急问道：“见过郡主了么？”

夏梦卿立时有点不自然，道：“还没有，我会去的，她还在白云观？”

郝元甲点了点头，赔笑说道：“恕我大胆，您是该去看看。”

夏梦卿道：“是的，郝舵主，我知道。”

郝元甲未再多说，举手让客，却一眼瞥见那肿着半张脸，站在夏梦卿身后的那黑衣汉子，一怔，忙道：“夏大侠，这位是……”

夏梦卿笑了笑，道：“和堙府中的护卫，刚在贝勒府被我请了来！”

郝元甲脸一变，褚明便要拿人。

夏梦卿伸手一拦，道：“褚明，跟我来此是客，该好好款待人家。”

褚明迟疑着应了一声，未再动。

夏梦卿说完话，与郝元甲并肩行向破庙。

褚明深注那黑衣汉子一眼，突一摆手，道：“夏大侠既有吩咐，我不敢不遵，阁下是客，请！”

侧身让了路。

那黑衣汉子脸上神色好不难看，迟疑着举步行进。

破庙中神殿上落座，夏梦卿有座，那黑衣汉子也有座，夏梦卿有茶，那黑衣汉子也有茶，的确是备受款待。

坐定之后，褚明第一个忍不住问道：“夏大侠，汉民来过北京了，您知道？”

夏梦卿点头说道：“我知道，我在南昌碰见了，听说你俩很要好。”

褚明嘿嘿笑道：“我俩一见就投缘，不过，不过，他刚到北京的时候，演的那出戏害得我差点跟他打架，他可好？”

夏梦卿笑了，道：“好是好，只是少不经事，差点没把命送了。”郝元甲与褚明一惊，忙问所以。

夏梦卿遂把经过概略地说了一遍。

听毕，郝元甲摇头说道：“好狠毒的手法，只是我怎没听说邬飞燕还有个妹妹？”

夏梦卿摇头说道：“知道的人不多，那邬飞燕也始终没跟她在一起。”

郝元甲叹道：“一母生九种，想不到邬飞燕还会有这么个好妹妹，这真是位难得的好姑娘，恐怕那邬飞燕饶不了她。”

夏梦卿道：“我已经给她安置好了一个去处，那地方十分安全。”

郝元甲点了点头，忽地笑道：“这下好了，您出来，霍大侠三位也出来了，有您四位，何愁灭清教不灭，匡复大业不成？”

夏梦卿摇头说道：“对付灭清教恐怕要很费上一番手脚，至于匡复大业，那更不是一朝一夕可成之事。”

郝元甲道：“夏大侠，这话怎么说？”

夏梦卿道：“灭清教新聘两位护法，这两个魔头，除了我之外，宇内无人能敌，便是霍玄三个联手起来，也难接他两个手下百招，汉民勉力可敌其一，却难敌其二，再加上他两个放出了我当年囚禁在北天山死谷中，那智慧如海的布达拉宫阿旺藏塔法王，郝舵主且看是否易与？”

郝元甲失声说道：“有这等事？那阿旺藏塔法王没死？”

夏梦卿道：“我一念顾惜他那超人的智慧，却不料留了后患。”

郝元甲道：“那两个护法唯夏大侠能敌，但不知是……”

夏梦卿道：“俱是宇内硕果仅存的大魔头。”

他没说是谁！

郝元甲不糊涂，也未再问，沉默了一下，他改口说道：“二十年来夏大侠踪未现武林，这回突然来到北京……”

夏梦卿道：“有三件大事，一来为探望诸位当年旧识，二来为汉民求亲下聘，三来为……”

“求亲下聘？”郝元甲急问道：“夏大侠，那是谁家姑娘？”

夏梦卿淡淡笑道：“郝舵主该很熟，德贝勒的掌珠。”

郝元甲一声惊呼，立即怔住。

褚明却大叫一声，一跳老高：“好哇，汉民本领真大，一趟北京他没白来，前后才几天？在这儿的时候，他还装……”

郝元甲定过神来，说道：“这么说来，夏大侠您是……”

夏梦卿道：“不能让朱家负人太多，害人太苦，我也不忍让上一代的悲剧重演于下一代，同时兰珠也令我感动。”

接着，又把详细内情说了一遍。

听毕，郝元甲激动地笑道：“好事，好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怪道那么久未见那位小郡主了，原来是……哈，这个情字的确是够伟大的……”

旋接道：“夏大侠，但不知……”

夏梦卿道：“还早，总该等诸事告一段落之后。”

郝元甲道：“这一杯喜酒……”

夏梦卿笑道：“少不了郝舵主的就是。”

郝元甲大乐而笑，声响屋宇。

褚明一旁叫道：“好哇，到那时候我去唱段‘莲花落’，闹新房去。”

笑过一阵之后，郝元甲道：“夏大侠那第三桩要事……”

夏梦卿道：“那就要借重贵分舵了！”

郝元甲一怔，道：“但请吩咐，只要您认为用得上……”

夏梦卿道：“如果我料想不错，德贝勒府与九门提督府不久将会有场大变故，这事一大半由我朱家而起，我不能不管……”

郝元甲一惊道：“夏大侠是说……”

夏梦卿道：“灭清教在武林中受到打击之后，必然转而向朝廷找报复，德贝勒和纪大人是他们的报复对象……”

郝元甲神情猛地一震。

夏梦卿接着说道：“他们可能利用和珅在弘历面前说话，一个亲贵之女郡主下嫁叛逆之子的罪名，便足以抄斩满门，所以……”

郝元甲机伶一颤，道：“夏大侠是要丐帮北京分舵及时救援？”

夏梦卿点头说道：“正是如此，贵分舵人手恐还不够，请郝舵主近期内上书总舵调派高手来京，早做准备。”

郝元甲猛一拍胸，道：“这个夏大侠只管放心，交给郝元甲了，郝元甲说什么也要保得德贝勒及纪大人夫妇的安全。”夏梦卿说道：“我先谢了，但请郝舵主记住，至时一切由不得他们几位，便是硬架也要把他几位架走。”

郝元甲道：“郝元甲遵命，请夏大侠示下，把他几位送往何处？”夏梦卿道：“贺兰山孤遗山庄。”

郝元甲道：“郝元甲遵命。”

夏梦卿道：“不敢当，全仗贵帮鼎力。”

郝元甲道：“夏大侠怎跟丐帮客气起来了！”

夏梦卿道：“不是客气，是应该的，郝舵主，这件事不宜外泄。”郝元甲道：“夏大侠放心，郝元甲能守口如瓶……”

话锋微顿，忽地皱起眉锋，略一迟疑，道：“另有一件事，不知朱少侠有没有向夏大侠禀报过？”

夏梦卿道：“郝舵主是指哪件事？”

郝元甲道：“就是有关霞姑娘……”

夏梦卿笑道：“郝舵主，小霞现在南昌。”

郝元甲一怔，惊喜说道：“这么说霞姑娘她并没有……”夏梦卿道：“这件事暂时独瞒汉民一人。”

郝元甲须发倏颤，道：“谢天谢地，谢天谢地，我说嘛，傅侯忠义一生，怎会断后？”

蓦地里一声鸡鸣远远传来。

夏梦卿一怔侧顾，这才发现窗上已透曙光，不禁失笑，道：“全神贯注谈话里，顷刻不知东方白，郝舵主，我要告辞了。”郝元甲忙道：“夏大侠要到哪儿去？”

夏梦卿道：“出家人都起得早，我该去看看郡主了。”郝元甲道：“夏大侠在北京还有多久停留？”

夏梦卿道：“我还得赶回江南，所以看过郡主后，我马上就走。”郝元甲神情有点黯然，道：“夏大侠来去匆匆，难慰人……”夏梦卿笑道：“喝酒时何妨在孤遗山庄多盘桓些时日？”郝元甲笑了。

夏梦卿忽地转注那面目阴沉的黑衣汉子，道：“我还没有请教。”那黑衣汉子忙道：“夏大侠，我叫柳兆基！”

夏梦卿道：“柳壮士是汉人？”那柳兆基有点羞愧，点了点头。

夏梦卿道：“既是汉人就好，柳壮士，贝勒府、这儿，所有的话你都听

见了，我不难为你，你请回和堙府去吧！”

那柳兆基一怔，夏梦卿淡然笑道：“我这个人从不作虚言。”那柳兆基道：“先前不知道是夏大侠，否则我天胆也不敢……”夏梦卿摆手说道：“那已成过去，不必再提，你走吧。”柳兆基倏地站起，举步向外行去。

褚明目注夏梦卿，夏梦卿摇了摇头。

柳兆基刚走两步，倏地转了回来，道：“夏大侠，我不回去了！”夏梦卿道：“柳壮士，回去报告和堙一切，这是一桩大功。”柳兆基脸一红，低下了头，很快又抬起了头，道：“夏大侠，恕我一念之差，一步走错，柳兆基愧对汉族父老，所作所为，不敢再贻羞祖宗……”

夏梦卿笑了，道：“我对柳壮士只有敬佩，但我仍请柳壮士回去。”柳兆基一怔，随即肃然躬身：“多谢夏大侠不弃，柳兆基决不负所差！”

转出大步行出庙去。

夏梦卿含笑点头……

白云观后的春花园永远是宁静的，尤其是在清晨那曙色里。在清晨曙色里的春花园，如今是嫣红酡紫，青翠满目，一片春色，美不胜收。

早晨的空气，清凉而新鲜，清凉新鲜中，犹浮动阵阵醉人的暗香。

就在这浮动的醉人暗香，清凉而新鲜的空气里，那朱栏小桥之上，正站着个有着无限美好身影的道装人儿。

她，一双美目正望着那翠绿枝头的半枚蓓蕾。

虽然，这不是东风里的第一枝，但在颗颗晶莹露水的滋润下，它总是美的，而且给人一种舒服的感受。

她正是昔日的娇贵郡主德怡，如今的美道姑。她，德怡，默默地望着枝头，这儿的一切都浸沉在一个“静”字里，神仙画境，花面交映，德怡，她永远是那么美！

当年，她娇艳得火辣，如今，她明丽得清奇。

也许，这就是十几年三清生活，修心养性，昔日如今的不同处。

突然，这春花园中有了动静——

那是德怡她轻抬那欺霜赛雪的皓腕，伸出那晶莹如玉的玉指，轻轻地弹碎了枝头一颗露珠。

珠碎，化为带着五彩晶莹光华的无数颗，一闪纷坠而下，坠入了那桥下清澈碧水之中。

而就在这时，蓦地里一声轻叹起自她背后：“郡主何其忍心！”

德怡一惊，前飘数步，霍然转身，刹时，她直了眼，怔住了，眼前，小桥的那一端站着个人，是夏梦卿！

好半天，她才憋出一句：“是，是……你……”

夏梦卿不安地举手一揖，含着强笑，道：“是我，郡主，夏梦卿特来拜望郡主！”

德怡身形一颤，闪身便欲冲过去，但，才动，她又停住了，那是因为乍相见的一种激动，刹时间她又平静了。

到底，她是个已出了家的人，十多年的淡泊清静生活，她的心，几乎已成了一池止水。

倏地，她含笑说道：“快二十年不见了，一向可好？”

夏梦卿道：“谢谢郡主，郡主也好？”

“好。”德怡郡主点头说道：“我很好，你看我这种离群独处的生活，不是挺好么？”

夏梦卿道：“郡主容颜依旧，可喜可贺，我却老多了。”

“容颜依旧？”德怡笑道：“岁月不饶人，你不看我两鬓已见灰丝？”

夏梦卿道：“那是因为郡主为小儿女辈操了太多的心！”

德怡道：“免不了的，出家人也不能完全丢弃亲情，这是人性，我不以为对小儿女辈，你会漠不关心。”

夏梦卿道：“所以我比郡主老得多，脸上的皱纹已连成一片。”

德怡笑了，看起来竟颇为自然。

夏梦卿道：“郡主，我想先看看傅侯伉俪的……”

德怡道：“迁走了，改葬在万寿山去了。”

夏梦卿呆了一呆，道：“迁走了？”

德怡点头说道：“几天前皇上下了手谕，改葬傅侯夫妇于万寿山上，这是忆卿来京的时候，皇上当面答应他的，你不知道？”

夏梦卿道：“我知道，但没有想到会这么快便办到的事。”

德怡道：“只要他愿意做便办到的事，能够记住，那不是一句话？”

夏梦卿抬眼望了望德怡适才手指处，道：“郡主，那里还有两座青冢，是……”

的确，那里是还有两座翠绿坟头。

德怡娇靥微红，忙道：“那是纪泽一对儿女的……”

夏梦卿愣然凝注，道：“据我所知，纪大人夫妇的一对儿女，是葬在纪府后院。”

德怡呆了一呆，娇靥更红，旋即，她淡笑说道：“告诉你也无妨，那有一座是我为自己预备的，那另外一座，是我当年所做的傻事，如今想想真可笑，那是为你预备的，只因为你告诉过我一句‘愿卜来生’……”

夏梦卿“哦”地一声，一袭雪白儒衫无风自动，脸上的神色难掩心中的感受，那是激动还带着无限羞愧与歉疚，半天说不出话来。

德怡却泰然安详地一笑又道：“你是要在这儿谈，还是屋里坐坐？”

她是有意改变话题，夏梦卿怎的不懂，忙道：“郡主，我是客随主便。”

德怡笑了笑，道：“看来，多年不见，你更会说话了，请屋里坐坐吧！”

说着，轻举皓腕肃客。

进屋，坐定，德怡问起朱汉民。

夏梦卿遂概略地把朱汉民的情形说了一遍。

听毕，德怡变色说道：“好厉害的邬飞燕，简直比当年雷惊龙还狠嘛！”

夏梦卿点头说道：“事实如此，她有昔日布达拉宫那位阿旺藏塔法王为助，一切自比当年雷惊龙要高明得多。”

德怡道：“早知有今日，当年你就不该留那阿旺藏塔法王。”

夏梦卿道：“我是怜惜他那超人智慧，谁知道不知悔改？”

德怡望了望他，道：“你也见着了小霞？”

夏梦卿点了点头，道：“我早知道郡主不会坐视不顾的。”

德怡道：“那我成了什么人？……去过我哥哥及纪泽那儿了么？”

夏梦卿道：“去过了，我一来便先去贝勒府。”

德怡淡淡笑道：“你会去我哥哥那儿，这倒很出人意料之外。”

夏梦卿道：“郡主，彼此的交情不凡，说什么我也该去看看。”

德怡道：“你很会说话，你一定有什么事，不然你决不会来北京，更不会去我哥哥那儿，当然更不会来看我，对么？”

夏梦卿点头说道：“不瞒郡主，是有事，至于……”

“我说嘛！”德怡截口说道：“至于什么？你要是专为来看我们几个，当年我送忆卿给你的时候，你就不会避不见面了。”

夏梦卿歉然一笑，道：“郡主还记得当年事？”

德怡扬了扬眉，道：“我永远也忘不了，姑不论你是为什么避不见面，便看在我千里迢迢，冒杀身灭门之险，给你送儿子去这一点，你也不该那么忍心，那么不通人情。”

夏梦卿不安地笑道：“郡主，我现在致歉还来得及么？”

德怡淡淡笑道：“来不及又如何？我还能把你怎么样，你不愿见我，难道我还能死皮赖脸地非见你一面不可。”

夏梦卿叫了一声“郡主”，住口不言。

德怡忽地摇头笑道：“看来我这个出家人，还不能完全屏绝嗔念……”

顿了顿，接道：“告诉我，你有什么事？”

夏梦卿抬眼说道：“郡主，少林俗家高弟，登封霍天民有位掌珠……”

德怡一惊忙道：“怎么样？”

夏梦卿道：“她跟汉民的感情很要好，人也长得美艳无双，可是我知道她就是郡主的侄女，令兄的掌珠……”

德怡大惊道：“你知道了？”夏梦卿道：“郡主煞费苦心。”

德怡脸色一整，道：“我明白了，你来北京的目的，是告诉我跟我哥哥，让我兄妹把兰珠带回来，不让她跟汉民接近，以免……”夏梦卿摇头说道：“郡主错了，我是来登门求亲的。”

“登门求亲？”德怡娇靥猛然一变，美目凝注，急道：“我不信！”夏梦卿道：“事实如此，郡主不信可以问令兄。”

德怡美目瞪得大大的道：“我不信你会答应，这是绝不可能的事！”

夏梦卿道：“事实上我答应了，我不但答应了，而且先为汉民向兰珠下了聘，然后再来北京往贝勒府登门求亲。”

德怡道：“这是当真？”

夏梦卿道：“婚姻大事，岂敢欺骗郡主。”

德怡紧张神态一敛，娇躯倏泛轻颤，良久，她忽转平静，问道：“告诉我，你为什么答应？”

夏梦卿道：“我为什么不答应？”

德怡美目凝注，一眨不眨，道：“总该有个理由？”

夏梦卿欲避无从，只得说道：“郡主的苦心及兰珠的做法令人感动。”

德怡道：“令谁感动？”

夏梦卿道：“令我感动。”

德怡道：“汉民呢？”

夏梦卿道：“他目前还不知道，将来他知道之后，定然会感动的。”德怡道：“将来？你预备瞒他多久？”

夏梦卿道：“顺其自然，直到不能瞒他为止。”

德怡道：“你有把握他一定会被感动？”

夏梦卿道：“郡主，人非草木，汉民他不是铁石心肠。”德怡道：“这么说，你生就一付铁石心肠？”

夏梦卿一怔，旋即强笑说道：“郡主，他跟我不同，郡主知道，当年我有了梅霞……”

德怡道：“可是那时她已为人妇。”

“是的。”夏梦卿道：“可是我的心已死，情已枯。”

德怡道：“你还有别的理由？”

夏梦卿道：“郡主，汉民他有个过来人的父亲，而当年我没有。”

德怡道：“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愿上一代的悲剧重演于下一代？”

夏梦卿点头说道：“事实如此，郡主。”

德怡道：“可是你别忘了，兰珠她是个满旗女儿，亲贵郡主。”

夏梦卿点头说道：“我知道，郡主，可是她如今已抛弃了一切。”

德怡道：“难道当年我不能？”

夏梦卿道：“那是因为当年我不敢委屈郡主。”

德怡道：“为什么你现在敢委屈我的侄女儿？”

夏梦卿身形倏颤，叹道：“郡主，这中间的理由，我已说得很明白了，难道我如今为小儿女辈的这颗心错了，做得不对？”

德怡缓缓摇头说道：“如今跟当年，你都没有错，错的是德怡。”

夏梦卿哑声说道：“郡主，时隔二十年，事过人老，郡主何苦……”

德怡摇头说道：“你别误会，我说的是实话……”

淡然一笑，笑得有点悲惨凄凉，接道：“其实，你说的不错，时隔二十年，事过人老，尤其我已是个皈依三清的出家人，还提那年轻时候，傻里傻气，痴得可怜的情干什么？”

“不，郡主。”夏梦卿道：“情贵永恒……”

德怡道：“你的意思是说……”

夏梦卿道：“请郡主记住我那句话。”

德怡道：“今生已矣，但卜来生？”

夏梦卿点了点头。

德怡苦笑说道：“有你这句话，我虽已知足，可是来生究竟渺茫无期，也隔得太远，如今我觉得我的命，大大不如我那兰珠侄女儿。”

夏梦卿没有说话，这番话，他没办法接下去。

话锋微顿，德怡又道：“不过，自己的侄女能有这样的福命，这样的归宿，我这个身为姑姑的，也该替她高兴，为她感到安慰了，我那可怜的哥哥，也不会再受一次痛苦打击了……”

抬眼凝注，道：“我哥哥他答应了？”

夏梦卿故意轻松地道：“答应是答应了，却狠狠地把我奚落了一顿。”

德怡扬眉说道：“你感到委屈？”

“不！”夏梦卿摇头说道：“我欠郡主良多……”

德怡身形又起轻颤，强笑说道：“你说这么多，只有这一句让我听来安慰。”

夏梦卿又默然了。

德怡也沉默了一阵始道：“我没有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快，这么容易，如今想想，这件事有点儿可笑，满旗女儿一心想嫁你朱家人，而你朱家的人却想尽办法打算把满旗人赶出关外……”

夏梦卿道：“郡主，那是上一代交下来的使命，同时，由始至终而至永远，我没有把郡主兄妹当满旗人看待。”

德怡道：“而事实上，我兄妹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满旗皇族亲贵，一旦有那么一天，我兄妹也是要去。”

夏梦卿摇头苦笑，终又道：“郡主，为这件事我曾劝过令兄。”

德怡道：“你劝他什么？”

夏梦卿道：“我请他放弃一切退出朝廷，到我那贺兰孤遗山庄去住，一家人永远在一起，那样……”

德怡截口说道：“你知道，那绝不可能，这跟你一样，他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立场……”

夏梦卿道：“郡主，这道理我懂，可是为了保全德家及纪家，我势必想尽办法非让令兄及纪大人夫妇早日避离朝廷不可。”

德怡目光一凝，道：“保全？你这话我不懂。”

夏梦卿道：“郡主超智，该懂。”

德怡道：“你是说，这两家将会有什么大变？”

夏梦卿道：“郡主，这是显而易见的，郡主已经知道了，邬飞燕是雷惊龙的情妇，和天仇是他的遗腹子，邬飞燕所以改名宓玉娘，甘心为小嫁给和垵，那是有目的的。”

德怡道：“她有什么目的？”

夏梦卿道：“自然是利用和垵的权势，以和垵做挡箭牌，图报私仇……”

德怡道：“她既组织了什么灭清教，那该另外还有目的。”

夏梦卿不得不点头，道：“事实如此，郡主。”

德怡道：“那你刚才为什么单单隐下这一点？是怕我知道密告朝廷，让她们失掉靠山，对你有不利的影响？”

夏梦卿心头震动，脸上微热，道：“郡主，彼此道不同，她如何对我没有什么影响的。”

德怡淡淡笑道：“只怕不然，固然，她的成功对你不能算好处，可也不能说有太大的害处，只要是对付满清人……”

夏梦卿道：“郡主何妨多谈谈正题。”

德怡道：“好吧，你既不愿听，我就不说了，说你的吧。”夏梦卿沉吟了一下，道：“她利用和垵如夫人的身份为掩护，先害小霞复又打击汉民，这是在武林中，在朝廷方面，她则无时无刻不在想办法利用和垵铲除跟朱家有交往的人，九门提督府开棺验骨的事郡主总该知道……”

德怡点头说道：“我知道，可是我也知道皇上已经赦免了我兄妹及纪泽，两家已经没有任何把柄怕人抓了。”

“有！”夏梦卿道：“如今有了个更大的把柄。”

德怡道：“什么？”

夏梦卿道：“皇族亲贵之女下嫁叛逆之子，郡主以为这按贵朝皇律该当哪一条？”

德怡呆了一呆，脸色倏变，半晌始道：“你以为邬飞燕她会知道么？”

夏梦卿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郡主该知道，纸包不住火，这只是迟早的问题，一旦她知道了……”

德怡道：“怎么样？”

夏梦卿道：“除非她今后在武林中无往不利，她或许会暂时将这件事置

诸脑后，否则她一旦在武林中受到致命打击之后，她必然会转移目标，向贤兄妹及纪大人施行报复……”

德怡微微点头说道：“我的确没有想到这一点，想来我哥哥更想不到……”

夏梦卿道：“我暗示过他，他似未懂，又似故作不懂。”

德怡道：“你为什么不对他明言？”

夏梦卿道：“令兄的脾气，郡主还不知道么？”德怡道：“你是怎么暗示他的？”

夏梦卿道：“我要带走玉珠，托词欲加造就，他不肯。”德怡道：“你只想为德家留后？”

夏梦卿道：“不只如此，我已请此间分舵郝舵主向丐帮总舵请调高手前来北京，早做准备，一有惊变，立即全力护卫令兄及纪大人夫妇安全，并把他们三位送往我孤遗山庄。”

德怡美目深注，哑声说道：“我该谢谢你……”

夏梦卿忙道：“郡主，事由我朱家起，无论从哪方面说，我不能不管！”

德怡道：“如今你不是安排的很好么？”

夏梦卿摇头说道：“不，郡主，我仍希望郡主能劝劝令兄！”

德怡道：“你要我劝他早一些离开朝廷避大难？”

夏梦卿点头说道：“郡主不以为这比至时出手拼斗好得多？”

德怡道：“我有同感，只是，我知道他不会听的，要在以前还差不多，自当年事后，他受小天的影响很大。”

夏梦卿眉锋微皱，道：“郡主是说令兄宁愿落个……”

德怡点头说道：“是的，他绝不愿对朝廷有丝毫的背叛，因为他觉得皇上对他与纪泽太以恩厚，事实上也如此。”

夏梦卿扬眉说道：“郡主是指贵朝皇上赦免了两家那不可饶恕的罪过？”

德怡道：“是的，我正是指此。”

夏梦卿淡笑不语。

“你笑什么？”德怡扬眉问道：“以一个皇上对臣子，难道这还不够？”

夏梦卿道：“我不敢说不够，我只觉得贵朝皇上太会做人。”

德怡道：“不管他是否示恩宠，至少受利的是德纪两家。”

夏梦卿道：“是不错，可是一旦和珅说了话，我不以为……”

德怡忙截口说道：“事实上，德家纵是坐了罪，那并不冤枉。”

夏梦卿道：“这么说来，倒是这儿女亲事害了德家，郡主有没有考虑到，假如事情一旦演变到那地步，汉民与兰珠心中的感受如何？”

德怡道：“我哥哥是不会考虑这些的。”夏梦卿道：“我问的是郡主。”

德怡道：“我不反对你的安排。”

夏梦卿道：“可是我请郡主在事先劝劝令兄……”

德怡摇头说道：“你知道，我不能那么做，我不能劝自己的哥哥背叛朝廷。”

夏梦卿道：“郡主，那不叫背叛。”

德怡淡淡说道：“我想不出更适当的字眼来。”

夏梦卿皱眉说道：“照郡主这么说，至时要救令兄，恐怕也……”德怡截口说道：“他不会走的。”

夏梦卿扬眉说道：“郡主，令兄考虑不到，或不做考虑的事，郡主应该

考虑到的。”

德怡道：“我考虑到了，那对汉民不好，对兰珠更是一种莫大的打击，她会因而引愧，后果难以想象。”

夏梦卿道：“所以我们为人长辈者，不能不为小儿女辈……”德怡截口说道：“我或许可以把这话告诉他，但我相信他不会为此所动，你身为第一奇才，难道就想不出办法来么？”夏梦卿道：“我嘱咐了郝舵主，到时就是硬架也要把令兄架走。”德怡道：“这不就行了么？”

夏梦卿道：“若不能令他心动自愿，就是架走了他，恐怕以后也麻烦。”

德怡摇摇头，苦笑说道：“那是以后的事，只好以后再说了。”夏梦卿默然半晌，始抬眼又道：“郡主自己有什么打算？”德怡道：“我已是个隔绝尘世的出家人了。”

夏梦卿道：“郡主以为他们会放过郡主这个出家人？”德怡抬眼凝注，道：“那么，你要我上哪儿去？”

夏梦卿道：“我想请郡主到我那孤遗山庄去长住。”

德怡猛然一阵激动，但刹时间她又趋于平静，摇头说道：“一个出家人怎好跟在家人同住一处？”

夏梦卿道：“天下名山观庵颇多，只要远离北京……”德怡道：“什么地方能容我，哪个道观会要我？”

夏梦卿道：“郡主该记得，我已为小霞及那位邬姑娘安排了去处。”

德怡道：“你要知道，小霞已注定是佛门中人。”

夏梦卿道：“可是那位邬姑娘并不一定非叛依三清不可。”

德怡笑了笑，道：“你的意思，是要我跟她去做个伴儿？”

夏梦卿点头说道：“是的，郡主。”

德怡沉默了一下，道：“到时候再说吧，我不能在我哥哥没走之前先走。”

夏梦卿道：“只要郡主答应走，可以跟令兄及纪大人夫妇一起走，不过我要在郡主面前报个备，我要先带走玉珠。”

德怡呆了一呆，道：“我哥哥既然不肯……”

夏梦卿道：“郡主该知道，当年还有个纪大人肯牺牲自己的子女抢救人家的子女，如今可没有第二个纪大人了。”

德怡神情一震，道：“你是说……”

夏梦卿截口说道：“我不得不预防万一，郡主！”

德怡默然不语，刹时间，她脸上的神色很杂乱，杂乱得令人难窥万一，突然，她点了头，道：“好吧，你带他走吧，我哥哥那儿有我说话，什么时候？”

夏梦卿道：“就在今天。”

德怡脸色一变，道：“怎么，你今天就走？”

夏梦卿点头说道：“是的，郡主，我今天就走！”

德怡倏地淡淡一笑道：“早走也好，可以早一点带走玉珠。”

这早走也好，是否完全为了可以早一点带走玉珠，只有她自己知道，当然，夏梦卿也并不糊涂，他心弦震动，表面上含笑，道：“郡主，我的意思也是这样。”

德怡扬眉笑道：“当年一别便是二十年，如今这一别，又不知要多久？”

看来，她笑得很爽朗，很轻松。

夏梦卿心里又是一阵震动，道：“郡主，恐怕不会再有那么久了，邬飞燕不会等上二十年，汉民跟兰珠也不会等上二十年。”

德怡含笑点头，道：“说得是……”住口不言。

在屋中即将陷入那能令人窒息的沉默之前，夏梦卿及时站了起来，含笑说道：“郡主，我这就告辞了。”

德怡跟着站了起来，笑道：“怎么说走就走？”

夏梦卿道：“我想早一点带走玉珠。”

德怡猛然一昂粉首，道：“好，我送你。”

夏梦卿道：“郡主，不必送了……”

德怡笑道：“你那么远跑来看我，我怎能不送送？”

夏梦卿未再说话，转身行向门外，他转身转得非常快，为的是不让她看见他眼中有晶亮之物。

德怡默默地随后相送，一直走完了回廊。

夏梦卿突然回身笑道：“郡主，我来时未经通报，去的时候最好别惊动别人，郡主请回吧，我告辞了。”

德怡停身含笑说道：“那么你走好，我不远送了。”

夏梦卿道了声：“谢谢郡主。”一拱手，腾身飞射而去。

夏梦卿走了，那白色人影电一般地在空际消失了。

望着夏梦卿消失处，德怡呆立如僵，娇靥上没有表情，但那一双美目之中，却汨汨地涌流着两行清泪。

第三十六章 土遁双凶

这天早上，南昌附近的万寿宫传出了个震惊天下武林，能使整个江湖动荡的消息，那是——

日月盟的总盟主，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朱汉民突然身罗怪疾，难以行动，在昨夜子时刚过之后卧床不起。

这消息，很快地便传遍了南昌附近百里。

寻常人不知这是怎么回事。

但那些武林人物却竞相走告，议论纷纷，有的扼腕叹息，甚至痛哭流涕，但有的却暗暗窃喜。

自然这消息，这恶耗，对整个武林来说，影响够大，尤其对那些武林中的热血忠义之士。

所幸的是，如今这消息，这噩耗，还没有传出南昌周围百里之外，不过，武林中的消息是传得很快的，要再过几天那就难说了。

正是茶楼酒肆上座的时候，南昌城内一家酒楼上站起了一个人，那是个身材高大的黑衣汉子，他会过帐后，便匆匆下楼而去。

他这里走，那角落里另一付座头上陆续地站起了五个人，那是两名黑衣老者与三名面目阴沉的黑衣汉子。

这五个丢下一些碎银，鱼贯地跟下楼去。

显然，他五个是跟上了那一个！

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五个跟下楼，楼头各处又站起了三个人，那是一个身躯强壮黑衣汉子，一个身材颀长的青衫客与一个较为矮小的白衣人。

看身材，看衣着，那似乎是霍玄、端木少华与岑参，可是再看看那三张脸，却又完全不对。

于是，那三拨人一拨跟一拨地穿大街走小巷，一直走出了南昌城，跟人的，始终不即不离，被跟的也始终茫然不觉，看来跟人的都有一套跟人的好本领。

出南昌里许，在那官道上，那走在最前面的黑衣汉子，背负着双手，左看看，右看看，一副悠闲模样。

走着走着，他那黑衣下摆忽然掉下了一件东西，那似乎是条汗巾，不错，瞧，他弯腰拾了起来，趁势抖了抖尘土，站直了腰，把汗巾收入怀中，又向前走去。

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了。

可是，当那两名老者与那三名黑衣汉子行经那汗巾落地处之际，却都同是身形一晃，躺下了两对半。

这就不平常了，不但不平常，而且惊人。

官道上来往的人不少，突然发生了这么一件怪事，立刻争先恐后地拥过来一大堆。

那站在最后的三个，都没有拥过去看热闹，个个目闪寒芒，加快了步子，可是就在这一阵惊乱之间，不过转眼工夫，那前行黑衣汉子已然没了影儿。

怪了，这真怪了！

三人中那白衣人冷哼一声，道：“好厉害，老大，咱们也被他甩掉了。”

那黑衣汉子巨目怒瞪，道：“我不信他能升了天，遁了地，走，往前找

去。”

当先向前行去，步子较常人快上两倍不止。

那白衣人冷冷说道：“别只顾走不瞧路，假如咱们也踏上一脚，岂不也要跟那五个鹰犬一样躺在这官道上？知道么？”

那黑衣汉子没有说话，转眼间这三个便走远了。

这三个刚走远，由那堆看热闹的人群中挤出一人，赫然正是适才那黑衣汉子，他望着那三个消失处露齿一笑。转身离开了官道，往西边行去，走了片刻，看看离官道已远，他突然腾身而起，向前飞驰而去。

片刻工夫之后，他到了一座小村落之前，一近村落，他立即缓下身形，负手迈步向村里行去。这村落总共不过十几户人家，四下里都是树林，若不近看，若没有那直上半空的炊烟，谁也想不到这儿会有十几户人家。

那黑衣汉子走到一户围着竹篱开着门的人家门前停了下来，站在竹篱外，扬声喊道：“二狗的妈，开门，我回来了！”

那户人家的两扇门，呀然而开，开门的不是二狗的妈，却是二狗的爹？也是个黑衣汉子。

那汉子拉开竹篱的两扇木门，外面的那位，一句话也没说，举步进了院子，在屋门前，他又停下了步，躬身说道：“禀教主，属下告时。”

只听屋中响起个阴沉话声：“进来。”

那黑衣汉子恭谨应了一声，低头走了进去。

看屋内的情形，这屋子这该是村落里的小财主所有，因为这厅堂里的摆设不类一般家庭。

在这小小的厅堂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灭清教主和天仇，一个则是那昔日布达拉宫的阿旺藏塔法王。

那黑衣汉子在和天仇面前躬下了身：“禀教主，属下回来复命。”和天仇目光凝注道：“消息如何？”

那黑衣汉子道：“回教主，属下在南昌一家酒楼上听说，那姓朱的身罗怪疾，不能行动，昨夜卧床不起！”

和天仇目中异采暴闪，笑顾那位法王，道：“法王，如何？”那位法王脸上未见喜色，淡淡说道：“教主以为如何？”和天仇仰天大笑道：“自然他已毒发身死，这还用说得？”那位法王道：“死了就是死了，何谓身罗怪疾，不能行动？”和天仇笑道：“群医束手，药石无效，此即所谓身罗怪疾，伸腿瞪眼断了气，一缕冤魂赴九幽，此即所谓不能行动。”

他倒挺会为人解释的。

那位法王摇头说道：“我是说，那没有假托骗人的必要。”“有。”和天仇道：“这样可免影响打击各门派心理……”“不然。”那位法王摇头说道：“这消息给人打击与影响也不小。”和天仇道：“那总比死了总盟主要好得多。”

那位法王摇头说道：“以我看，此中大有文章。”

和天仇道：“法王，怎么说？”

那位法王淡然一笑，道：“教主何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他们自己不说出来，谁会知道，既有假托骗人之必要，何如根本不动声色？”和天仇呆了一呆，道：“法王的意思是……”

那位法王道：“可疑就可疑在他们自己为什么要说出来？”和天仇道：“那恐怕不是他们自己说的，也许是万寿宫中的杂毛无意之中泄露出来的。”

那位法王摇头说道：“教主，内情绝不会这么简单。”和天仇笑道：“法王太以多虑，须知那毒无人能解。”那位法王点头说道：“这个我知道，除了服用独门解药外，便是大罗金仙也只有束手，他们是绝对救不了他的。”

和天仇笑道：“那他还不必死无疑？”

那位法王道：“该如此，可是他们应该根本不动声色的，而今却假托身罗怪疾，不能行动，这令我不能不疑……”

略一沉吟，抬眼接道：“我请教主下个令。”

和天仇道：“下什么令？”

那位法王道：“命人至各处散布消息，就说那朱汉民昨夜身罗怪疾，不能行动，卧病不起，延至今晨已不治身死。”

和天仇呆了一呆，道：“法王这是什么意思？”

那位法王笑道：“既有先前之消息，此一消息一经散布，必然人人深信，我要看看那各大门派来吊祭的情形，同时也给他们一个重大的打击……”

和天仇点头笑道：“好，法王，我听你的……”

“还有。”那法王及时又道：“请教主下令那三个丫头，要她们到万寿宫探视回报。”

和天仇诧声叫道：“法王，那岂不是要她们去……”

那位法王摇头说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和天仇忙道：“法王难道忘了，上一次她们还带了伤……”

那位法王淡然笑道：“姓朱的身边俱皆当世高手，那三个丫头差他们良多，一旦动起手来，哪可能只受那么轻的伤？”

和天仇眉锋一皱，道：“法王怎么又来了……”

那位法王道：“教主莫责我多疑，且想想我说的道理对不对？”

和天仇道：“对是对，可并不一定非丢条胳膊断条腿不可啊。”

那位法王道：“固然，可是我对轩辕神君放置的那盒火药没有爆炸，至今也深感怀疑。”

和天仇道：“那可能是他们自己发觉的，法王怎好……”

那位法王截口说道：“教主，那只有极小的可能。”

和天仇道：“法王该知道，目前正值用人之期，咱们不能轻易得罪……”

那位法王道：“可是万一我不幸而料中，那三个丫头果真跟他们暗中有勾结，不及早除去，那后果是不堪想象的。”

和天仇沉默了一下，道：“法王说得是理，但我担心真让她三个去冒险，会激起轩辕神君夫妇的反感与不快。”

那位法王沉吟了一下，道：“教主何妨这么说，着她三人去暗窥究竟，愿不愿去由她三个？”

和天仇微愕说道：“去不去由她三个？”

那位法王面露诡笑，点头说道：“不错，去不去由她三个。”

和天仇讶然说道：“法王这是什么意思？”

那位法王笑道：“给她们个选择余地，她们若是去了，那表示她们急于去看看情形，她们若是不去，那就表示……”

和天仇摇头说道：“法王这一说法，我不敢苟同，我既然下了令，她们不会不去。”

那位法王笑道：“教主怎么忘了，去不去由她三个呀。”

和天仇道：“她们要是真跟朱汉民等暗中有勾结，早就偷偷溜去看个究

竟了，哪里还会等我下令？”

那位法王笑道：“教主有所不知，我已在她们的住处周围派了人，监视着她们的一举一动，若是她们自己偷偷潜往万寿宫探视，我早就知道了，哪再要教主下这个令。”

和天仇吃了一惊，道：“怎么？法王已在她们住处周围派了人？法王怎的这么做，万一被轩辕神君夫妇发现，岂不……”

那位法王摇头笑道：“教主尽请放心，我做事向有分寸，那些人在暗中负责监视任务，表面上却是听候差遣调派的，轩辕神君夫妇不但不会起疑，反而对教主大为感激呢。”

和天仇呆了一呆，摇头兴叹，道：“好吧，法王，我听你的……”

向那垂手恭立面前的黑衣汉子一摆手，道：“去，传我令谕给三位司徒姑娘。”

那黑衣汉子应了一声哈了腰，道：“禀教主，属下尚有下情禀报。”

和天仇目光一凝，道：“你还有什么事，说。”

那黑衣汉子应了一声，道：“回教主，属下适才在南昌城外官道上，收拾了五名满虏鹰犬，大内侍卫……”接着将经过情形说了一遍。

听毕，和天仇含笑点头，道：“不差，我着五堂记你一功，有赏，去吧。”

那黑衣汉子喜孜孜地施了一礼，转身欲去。

那位法王却突又摆手说道：“且慢，我有话问你。”

那黑衣汉子闻声转身，哈下了腰。

那位法王道：“你说另外还有三个人？”

那黑衣汉子道：“回法王，那三个人已被属下骗往东边去了。”

那位法王道：“你看清楚了，不是霍玄、端木少华与岑参三人？”

那黑衣汉子忙道：“回法王，霍玄三个属下认得，那三个人绝不是。”

那位法王哼了一声摆手说道：“要是他三个，不但你骗不了他三个，只怕反过来被骗的是你，哼，既然你看准不是就行，去吧！”那黑衣汉子领命而去。

他刚走，忽听门外响起另一话声：“禀教主，属下告进。”

和天仇道：“进来。”

门外哈腰走进个粗壮黑衣大汉，他近前施礼，道：“禀教主，七堂刚接获北京传书，二娘出府未归，至今下落不明。”

和天仇眉锋一皱，尚未说话。

那位法王已然喝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那黑衣大汉道：“回法王，传书中说有好些日子了，他们起初只当二娘是出外游玩，故一直没有在意，直到……”

那位法王变色冷哼，道：“该死的东西，他们为什么不早报……”

旋即转注和天仇，道：“教主，那朱汉民未死……”

和天仇一怔方待发问，只听门外有人震声笑道：“朱汉民当然未死，凭你们这些妖魔鬼怪哪能害得了他！”

和天仇大惊失色，便欲站起，那位法王抬手一拦，目注门外，喝道：“霍玄，是你三个？”

屋外霍玄的话声说道：“不错，是我三个，法王阁下，你两个真会躲，我三个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来，你两个还想跑么？”

那位法王冷冷说道：“我两个自知逃走无望，其实也没有逃走的意思，

只是你三个恐也进不了那道竹篱。”

屋外霍玄说道：“你把这区区一道竹篱当成了铜墙铁壁？”

那位法王道：“竹篱虽非铜墙铁壁，倒却跟铜墙铁壁差不多，适才在官道上你三个看见了么？那五个满虏鹰犬……”

屋外霍玄道：“看到了，我明白，你在这竹篱上面施了毒。”

那位法王笑道：“当然，我怎能不预防万一？其实又何止是竹篱上面，举凡竹篱内的一草一木，大小什物都施有剧毒，只要沾上一沾，碰上一碰，那便绝无生理。”

屋外霍玄道：“那有用么？倘若我三个凌空而渡，什么不沾呢？”

那位法王笑道：“这一着我若想不到，我跟教主就不会稳坐在这儿了。”

猛听砰然一声，那两扇木门豁然大开，由内外望，霍玄、端木少华与岑参正并肩站在竹篱外。

那门口地上，躺着一个黑衣汉子，正是适才开门的那个。

由外内望，也看得清楚，霍玄大笑道：“你两个果然敢稳坐在那儿，颇出我意料之外。”

那位法王平静地道：“那没有什么，有恃无恐，怕什么？”

“好个有恃无恐。”霍玄道：“法王阁下，你以为我会相信么？”

那位法王一摆手，道：“没有人拦你，不信你尽管试试看！”

霍玄双眉一扬，道：“我自然要试。”

抬腿便要踢向竹篱。

岑参伸手一拦，道：“小霍，慢点，别跟汉民一样。”

霍玄闻言连忙缩回了腿。

显然，这三位奇侠是被那毒吓破了虎胆。

那位法王笑道：“怎么，霍玄，你怎么不试呀？”

岑参冷冷说道：“你休得意，就算你在各处施了毒，我三个进不去，可是我三个若由外面点上一把火，在外面等着捉活的，那只有比进去费事更好。”

和天仇脸色一变，那位法王却平静地笑道：“这儿人家不下十几户，户户紧接在一起，只要不怕波及无辜，你尽管点你的火。”

这一招高，诚如他所说，这儿家家户户虽不能说紧挨在一起，但距离也出不了丈，况且家家户户之间都有那枝叶茂密的树林，一家着火，只要有一点风，其他民房便难免遭受波及，这三个个个仁侠，这种事哪做得出来？断不会为擒两个顽凶而连累无辜。

岑参呆了一呆，一时未能答上话来。

那位法王却一笑又道：“霍玄，朱汉民当真未死？”

霍玄扬眉说道：“凭你们还害不了他。”

那位法王道：“这么说，当是有能人为他解了毒了？”

霍玄点头说道：“不错，是有能人及时为他解了毒。”

那位法王道：“那位能人该是由北京来的？”

霍玄略一迟疑，毅然再点头，道：“不妨告诉你，是那位邬飞莺邬姑娘。”

和天仇脸色骤然一变。

而那位法王却平静如故，笑道：“我早就知道是她，霍玄，如今她人在何处？”

霍玄道：“你休要妄图报复，邬姑娘已被我夏大哥安置在一处既隐密又

安全的所在，休说是你……”

那位法王截口说道：“是么？今日凌晨灭请教高手在某处截获一人，你要不要看看是谁？”

霍玄脸色一变，道：“我不信你能截得邬姑娘？”

那怎会？还有个功力昔非今比的小霞为伴！

那位法王笑道：“不信没关系，我让你看看……”

随即转向和天仇，道：“教主，请至东厢把令姨请出来让他们看看。”

和天仇状颇迟疑，那位法王接着又道：“没关系，我担保他们抢不走令姨就是，请接住这个。”

一抖手，向和天仇抛过一物。

和天仇伸手接住，目中异采一闪，站起身来走进东边一间房中，霍玄双目暴睁，道：“番秃，那邬姑娘当真……”

那位法王笑道：“别急，看看自知。”

霍玄方待再说，岑参一眼瞥见竹篱内草丛中有一物在跳动，那是一只小蛤蟆，他脑中灵光一闪，冷笑着说道：“小霍，咱们上了他的当了。”

霍玄道：“小岑，怎么说？”

岑参抬手一指那只蛤蟆，道：“你看，它都不怕毒，咱们会怕么？”

霍玄目中寒芒暴射，大叫一声：“好番秃，好心智……”

闪身便欲扑入。

只听那位法王大笑说道：“三位，为时已晚，来不及了。”

他的话声方落，一溜火光自东屋中冲起，顷刻“劈拍”之声大作，烈火熊熊，四处冒起浓烟，热气逼人。

这下可好，不但不能再进去，便是视线也被那浓烟烈火挡住，霍玄大急，回首叫道：“小岑，难不成他们要自焚……”

岑参最为冷静，道：“且莫管他，你在这儿看着，老二跟我绕到左右去，咱们不敢放火他们敢，小心火势蔓延，殃及邻宅。”

端木少华一声“说得是”，两人身形闪动，分别扑向了左右。可是怪得很，任凭这幢房子浓烟四起，烈火熊熊的，其他民家就生似不知道一般，关着门儿毫无动静。

霍玄三人全神贯注在这一边，自没有留意这不该有的怪现象，火，就那么烧着，还算好，今天一点风也没有，火焰直上，丝毫没有往旁边窜。

休看这一幢一明两暗的民屋，却是足足烧了半个多时辰，火势才开始弱下，渐趋熄灭。

一栋好好的民房，顷刻之间尽化灰烬。

霍玄越看越气，越想越火，突然腾身掠了过去，双掌一阵挥扫，那焦木瓦砾四飞，查看之下，他愣住了。

不单是他愣住了，便是端木少华与岑参也瞠目愕然。

如今这一大片的灰烬瓦砾堆中，六道犀利目光搜索之下，可以看得很清楚，厅堂中有具烧焦了的尸体。

但由那身材看，那该是适才报信的黑衣大汉。

可是，除了黑衣大汉这具被烧焦了的尸体，别的竟然再也看不到一具尸体的影子。

定过神来，霍玄首先叫道：“难不成他两个借了火遁？”岑参冷冷说道：“火遁未必，土遁倒有可能。”

端木少华道：“到了生死关头就不顾卖命的人，这两个心肠够狠的。”

岑参道：“你才知道哇。”

双掌一翻，击开了一大片的瓦砾，目光只一搜寻，最后凝注在东屋的地上，他说道：“在这里。”

那地方，他目光凝注处，有一个手掌大小的铁环。

霍玄闪身过去，三不管地伸手便拉。

岑参忙伸手一拦，道：“小霍，使不得，烫。”

霍玄连忙缩回了手，冷哼一声，俯身再伸手，这一回他已暗运了大静神功，便是块烧红了的烙铁也不在乎了。

他拉着那铁环只一提，一大块铁板应手掀起，铁板起处，两点黑芒飞射而出，直取霍玄小腹。

这一着毒，霍玄来不及闪躲，岑参及时出手虚空一抖，两点黑芒偏射，“嗤！”“嗤！”两声，没入一旁灰烬中。

霍玄抬头道：“好厉害，没想到还设有埋伏。”

垂目望去，只见眼前脚下有个方方的大洞，黑越越的，一眼难窥其底，有一道士梯直通洞下。

霍玄冷哼一声，道：“果然借土遁跑了，瞧这个洞还是新挖不久……”

抖手把那块铁板甩往一旁，举步便要下梯。

岑参忙抬手将他拦住，道：“小霍，你怎么干什么事都那么鲁莽！”

霍玄停了步，岑参却翻身掠出瓦砾堆，折回来时，手中提着那适才倒在竹篱门口的黑衣汉子。

岑参一掌拍上那黑衣汉子后腰。

那黑衣汉子应掌而醒，见状脸色一变，刹时没了人色。

岑参抬手一指那洞口，冷冷说道：“你告诉我，这洞通往何处？”

那黑衣汉子犹自迟疑。

岑参冷哼了一声，那黑衣汉子机伶一颤，忙道：“通，通，通往……”住口不言。

岑参道：“你最好不要等我出手。”

那黑衣汉子目光溜向右边相隔两家的一户民房，道：“我只知道一处出口通往那一家……”

不等他说完，端木少华闪身掠了过去，一闪扑进那户民屋，但转眼间他又自那屋中纵了出来，扬声说道：“小霍，没有，连个人影子也没瞧见。”

岑参目注那黑衣汉子冷冷说道：“你敢骗我？”

那黑衣汉子吓得发抖，忙道：“我没有骗你，那儿是有一处出口，不信你请那位再找找！”

岑参道：“这地洞共有几处出口？”

那黑衣汉子道：“有好几处。”

岑参道：“都在什么地方？”

那黑衣汉子道：“都在这村子里的民房中。”

岑参猛一点头，道：“好，我要看看他们能不能翻出咱们的手掌心，小霍，我到屋上去，你跟老二挨家挨户搜。”说完了话，他腾身掠到一处最高的屋面上，这地方居高临下，就是一只耗子要溜出村去，也休想瞒过他的耳目。

底下，霍玄开了口，向着那黑衣汉子问道：“你告诉我，这村子里的村

民哪儿去了？”

那黑衣汉子脸色一变，道：“这村子里的村民，总共也不过百来个。”

霍玄道：“我问你他们哪里去了？”

那黑衣汉子白着脸嗫嚅说道：“都，都被杀了……”

霍玄双目暴射寒芒，一把扣上黑衣汉子肩井，威态吓人地沉声喝道：“你怎么说？”

那黑衣汉子痛得脸上现了汗珠，龇牙咧嘴地道：“都被杀了，他们是被逼挖了这地道，教主唯恐他们口风不紧说了出去，所以，所以……”

霍玄咬牙说道：“和天仇，你好狠毒……”

长吁一口气，松了五指，道：“好，咱们下洞找那两个东西去，你先走！”

那黑衣汉子如逢大赦，战战兢兢地应了一声，连忙举步走下洞去，哪知，他一脚刚踏上那土梯的第一阶，惨叫一声，往后便倒，四肢蜷曲，双睛暴出，只一抽搐，便即口吐鲜血，寂然不动，那露在外面的肌肤刹时间一片褐紫。

霍玄心神猛震，倒抽一口冷气，回想适才要不是岑参伸手拦得快……机伶一颤，扬声大呼：“小岑，屋上守好了，老二，咱们搜，只要是找到那两个匹夫，我要不把他两个碎尸万段，挫骨扬灰，誓不为人！”闪身掠入最近一家民宅中。

同时，端木少华也进了另一家民宅。

这村子里民宅没有多少家，不消片刻功夫，他两个已搜遍这村子里所有民宅，没有，就是没有。

别说和天仇与阿旺藏塔法王的踪影，便是连一点蛛丝马迹也未寻到，这岂非出了鬼？

霍玄与端木少华各由一家民宅中走了出来，两人瞠目对望，难发一言，半晌，还是霍玄开了口，他向屋面岑参发话说道：“小岑，可曾看见什么？”

岑参摇了摇头，诧声说道：“怪了，难道他们能消失于无形……”

霍玄冷哼说道：“八成儿两个匹夫还躲在地道中。”

端木少华扬眉说道：“只怕是另有出口处，早已鸿飞冥冥了。”

霍玄皱眉恨声说道：“那匹夫必然在各处地道口都施了毒，苦就苦在……”

双目异采一闪，击掌说道：“有了，他既放火，咱们也放火……”

端木少华急道：“小霍，你要烧人家的房子……”

霍玄摇头说道：“我霍玄还不会干这种事儿，老二，你逮过兔子么？”

端木少华愕然摇头，道：“没有，怎么？”

霍玄笑道：“我忘了，你阁下是不归谷的少谷主，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处处有人侍候，想吃什么有什么，哪干过这个？像我跟小岑就不同了，自小便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渴了自己找水，饿了自己想办法，哪一样都得靠自己，这逮兔子的办法，就是小时候学来的。”

端木少华道：“什么办法？”

霍玄道：“有句话你该知道，狡兔三窟。”

端木少华道：“我知道，怎么样？”

霍玄道：“兔子生性狡猾，一个洞至少也有三处出口，所以你要从这个洞伸手进去，它准往别的洞口溜了，所以，我小时候逮兔子的时候，先摸清它有几处出口，然后在入口处点上一把松枝，让那烟火往洞里灌，你就在其

他几处洞口上埋伏好了，准包一逮就着！”

端木少华恍然笑道：“眼前这两个正是三窟的狡兔！”

霍玄道：“所以我才想起了逮兔子的土法子，来吧，瞧我的！”

说着，走回了那一堆瓦砾之处，就原地未熄灭的焦木捡了几根，先用火种点着了火，然后把它一根根地插进了那黑黝黝的洞口去，这个洞的出路处，自不怕不通风，既然通风，一阵劈拍连响，立刻着了起来。

火燃得快，霍玄也不闲着，站立在洞口前，双臂凝聚功力，大静神功贯双掌，左右开弓，把巴掌当作了两把蒲扇，一连串的呼呼掌风直往洞里扇去。这一扇不要紧，烟火无一点外漏，全灌进了那黑黝黝的洞口之中去，一边扇，偶尔还腾出一只手添柴加火。

没片刻，眼前这村子里民宅中，有好几家由那门窗里往外冒青烟，霍玄向着伫立屋顶的岑参叫道：“小岑，留神些，只要那两个匹夫仍在地道中，他们熬不住忍不了，就该快出来了。”

岑参笑道：“扇你的火吧，我自会留神。”

霍玄未再说话，又是几根焦木，一阵掌风。

片刻之后，青烟四起，直上半空，地道里别说是人，便是铁打的金刚，铜浇罗汉他也受不住这烟熏火烤。

可是怪了，别说不见那和天仇与那阿旺藏塔法王出来，便是连该有的咳嗽也没有。

霍玄皱眉说道：“难不成那和天仇练成了龟息大法。”

端木少华道：“别忘了，还有个不谙武学的番秃！”

话声方落，只听屋面上岑参跺脚叫道：“糟了，别扇了，那两个东西早就跑了，你两个上来看看吧！”

霍玄与端木少华一怔，对望一眼，齐齐腾身掠上岑参立身屋面，循岑参所指望去，不由立即怔住了！

村后，三四十丈外，有一片小小的树林子，而如今，那片小小的树林子里，阵阵青烟透过枝叶，冒上树梢，犹自袅袅直上，生似有人在树林里点了火。

定过神来，霍玄大叫一声：“好匹夫，走，咱们瞧瞧去！”

三条人影横空，扑向那片树林。

进林一看，三人个个目瞪口呆，作声不得。

那树林中央，是片小小平地，杂草丛生，长可没足，而在那杂草丛生的平地上，一个黑黝黝的洞穴正自冒烟。

显然，这是另一处隐秘的出口。

霍玄既羞又气更恨，砰然跺脚，却一句话没说。

岑参翻了他一眼，道：“人都走得没了影儿，发狠何用？咱三个败在那夏大哥都感佩服的阿旺藏塔法王手里，并不算丢人，走吧！”

霍玄瞪眼说道：“走？哪儿去？”

岑参道：“还能上哪儿去？自然是找他们去！”霍玄道：“上哪儿去找？”

岑参道：“找到哪儿算哪儿，这要碰运气。”

霍玄默然不语，紧接着三条人影破林掠出，飞射不见。

第三十七章 故弄玄虚

在那万寿宫左，距万寿宫约有百余丈处，有一座林木茂密的土丘，这座土丘上，如今并坐着两个人。

那一个是身材瘦削的灰衣老者，一个是面目阴沉，目光森冷犀利的黑衣少年，他两个并肩坐在一棵大树下，面前横着一片草丛，站在万寿宫往这边看，是绝难发现土丘上有两个人。

而由他两个并坐处透着丛草空隙看万寿宫，却是一览无遗，万寿宫周遭百丈内，全在目光之下。

他两个就这么静静地坐着，谁也不发一言，两双目光却紧紧地盯在万寿宫门口及出入的香客。

半晌过后，那黑衣少年面露不耐之色，皱着眉轻轻说道：“法王，似这般枯坐，要坐到什么时候呢？”

那灰衣老者道：“教主何其如此没有耐心？像这种守株待兔的事，是丝毫急躁不得的，且请再坐片刻，然后……”

那黑衣少年道：“法王料定了她们必来？”

那灰衣老者道：“不敢说必来，老朽有十之八九的把握。”那黑衣少年摇头说道：“法王，我始终不以为她们会叛我。”灰衣老者笑了笑，道：“教主还年轻，一个情字能生人能死人，何况叛教？再说她三个与那两个老的，在教中不过客座身份，可以帮咱们的忙，也可以不帮咱们的忙……”

黑衣少年道：“轩辕神君伉俪不会……”

那灰衣老者笑道：“教主怎糊涂一时，轩辕老儿夫妇跟教主只是朋友，而跟那三个丫头却是义父女的，谁亲谁疏不问可知！到头来他两个只会顺着干女儿，绝不会顾及教主这个朋友！”

黑衣少年双眉微轩，道：“即便她三个心已向了他们，法王怎知她三个必来探视？”灰衣老者笑道：“教主，这是人之常情，必然的道理！”黑衣少年道：“怎见得他们不会早把真相告诉了她三个？”灰衣老者道：“有老儿夫妇在，无人能靠近他们的居处不被发现，再说老朽也在那儿派了不少监视人手，假如他们有人去通风报了信，老朽所派的人早该有所回报了。”

黑衣少年道：“法王怎知他们尚未来过，而不是已经来过走了？”灰衣老者嘿嘿笑道：“不敢瞒教主，老朽在那万寿宫周围，另派有人监视。”

黑衣少年怫然说道：“既如此法王又何必拉我到这儿枯坐？”灰衣老者忙道：“教主，这种事讲究一个证据，属下之所报，哪比得上教主之亲眼目睹，这样也可免那三个丫头狡辩！”黑衣少年仍未释然，道：“法王，我在这儿坐了半天了！”灰衣老者忽地双目一亮，抬手笑道：“老朽一生料事始终十之八九，教主请看！”

黑衣少年忙抬眼前望，只一眼，脸色倏变。

那万寿宫的门口，来了三个女香客，全都是雪白的衣裙，而且各以一块白绢包着头，飞快走进了万寿宫。

黑衣少年双眉一挑，道：“她三个果然……”

跟着双肩一动便要站起。

灰衣老者眼明手快，一把拉住了他，笑问：“教主何处去？”黑衣少年冷冷说道：“法王，这还用问么？”

灰衣老者摇头笑道：“老朽敢请教主多坐一会儿，再看看！”黑衣少年

扬眉说道：“法王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还不够？”灰衣老者笑道：“要是那三个丫头是来进香的，岂不冤枉了人？”黑衣少年呆了一呆，道：“法王的意思是……”

灰衣老者截口笑道：“看看有没有人送客！”

黑衣少年又复一怔，默然未语，坐着不动。

灰衣老者目光转动，道：“教主，老朽请问，假如那三个丫头真跟他们有了勾结，教主打算怎么处置她们？可否……”

黑衣少年目射狠毒，阴笑说道：“法王该熟知教规？”灰衣老者摇头说道：“不妥，教主，他们并不是灭清教人！”

黑衣少年未假思索，道：“那换个办法，反正我绝容不了她们。”

灰衣老者道：“教主的意思，是即时除了她们？”

黑衣少年阴笑点头，道：“那是自然，我让她们活不过三天。”

灰衣老者摇头笑道：“更不妥，教主莫要忘了，还有轩辕老儿夫妇。”

黑衣少年一怔，旋即冷笑说道：“他两个我或许对付不了，但我有对付他两个之法！”

灰衣老者笑道：“教主，那就大大地不妥了。”

黑衣少年双目微轩，侧顾一眼，道：“想必法王有更好的法子！”

灰衣老者笑道：“教主不下问，老朽焉敢孟浪直陈！”

黑衣少年笑了笑，道：“那么，我请教！”

灰衣老者道：“老朽不敢当，请教主附耳过来。”

黑衣少年道：“此处无第三人在，还用附耳么？”

灰衣老者道：“凡事总是小心为上！”

黑衣少年微微一笑，把头偏了过去。

灰衣老者附在黑衣少年耳边，低低说了几句。

黑衣少年脸色微变，目中突现异采，笑道：“我素来以为自己心肠够毒，如今若较之法王……”

灰衣老者笑道：“教主，中原人有句话说得好：‘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黑衣少年笑道：“中原人还有句话也不错！”

灰衣老者笑问道：“什么？”

黑衣少年笑了笑，道：“姜是老的辣！”

灰衣老者头一仰，似欲大笑，但他口刚张，便忙以手捂上了老嘴，阴阴一笑，道：“险些坏了大事。”

这一老一少一肚子坏水，暗地里商议阴谋毒计之际，那万寿宫门口有了动静。

那是适才三位女香客走了出来，送客的是聂小倩，她虽及门而止，未下石阶，但却已被这隐身左近的一老一少看个清楚，那灰衣老者目闪异采，一笑说道：“教主，如何？”

黑衣少年唇边含着狞笑，冷冷说道：“看清楚了。”

灰衣老者笑道：“那么，够了，请教主起驾回宫！”

黑衣少年一笑站起，偕同灰衣老者转身进入林深处不见。

暮色低垂，南昌城中家家一点接一点地亮起了灯火，没片刻功夫，已是万家灯火，多如繁星。

在那章江岸边渔火乍闪明灭之际，沿江那条遍植垂柳的黄土路上一前一后地走来了四个人。

这四个人，是一男三女，男的，是个瘦瘦高高，满脸透着险诈，身穿长袍的中年汉子。

女的，赫然竟是司徒琼华三姐妹！

那瘦高中年汉子一路小心翼翼地前导。

司徒琼华三姐妹则满脸不耐之色。

行走间，忽听司徒琼华说道：“秦尤，你究竟要把我姐妹带到哪儿去？”

那叫秦尤的瘦高中年汉子忙回身赔笑：“姑娘，自然是见教主啊！”

司徒琼华扬眉说道：“我就是问你你们教主在什么地方？”秦尤以指压唇，“嘘”地一声，满脸惊恐游目四顾，道：“大姑娘，轻声一点，要让那些狗腿子，或者姓朱的那一伙听见可就糟了，那不但会坏了……”

“少噜嗦！”司徒琼华叱道：“你要再不说，我姐妹可要回去了。”秦尤忙摇头说道：“使不得，使不得，三位千万不能回去，大姑娘明智，该知道这是教主征得轩辕神君同意的……”

司徒琼华道：“要不是他老人家同意，我姐妹就不会来了。”

秦尤忙赔笑说道：“是，是，是，我知道……”

司徒琼华道：“那么，说，我姐妹已经走了不少路了。”秦尤嘿嘿一笑，道：“快到了，快到了，就在前面，就在前面。”

既然就在前面，司徒琼华遂未再问。

司徒婉华冷哼说道：“什么大不了的事，非得我姐妹不可？”秦尤煞有其事地抬头说道：“三位姑娘不知道，这件事大着呢，简直是大得不得了。”

司徒婉华“哦”地一声，道：“那么你说说看，是什么事？”

秦尤一摇头，道：“我不知道。”

司徒婉华道：“那你怎么知道大着呢？”

秦尤道：“教主跟法王说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好在旁边侍候，我瞧他两位神色都很凝重，那不表示事情很……”

司徒婉华道：“你倒会察言观色！”

秦尤赧然笑道：“三姑娘夸奖，谁叫我天生的下人命。”

司徒婉华双眉微挑，方待再说。

司徒霜华突然冷冷说道：“三妹，别跟他噜嗦了，既是大事，他怎会知道，就算他知道，他有几颗脑袋几条命敢说出来。”秦尤嘿嘿笑道：“还是二姑娘说得对，简直是一针……”“少废话！”司徒霜华叱道：“到了没有，究竟还有多远？”秦尤回首前望，抬手前指，方待答话，突然“哎哟”了一声，忙道：“您瞧，只顾说话，走过头儿了！”

司徒霜华双眉高挑，秦尤已然回过身来指向三女身后，道：“三位，那不是在那儿么？”

三女停步回身，循指望去，只见眼前数丈外江边一株垂柳下系着一艘单舱渔船，舱里灯光外透，只不见人影不闻其声。

司徒霜华道：“秦尤，就是那条船？”

秦尤点头忙道：“正是，正是，三位姑娘请随我来！”

说着，他朝向那艘渔船行去。

司徒霜华冷哼一声，道：“想不到灭清教中还有这种办事能手，要不是我问得早，这一下还不知道要走过去多远呢？”

三姐妹跟在秦尤身后行去。

到了那系船处，秦尤弯腰低声唤道：“船老大，三位客人到了。”

只听舱门呀然一声，有个黑黝黝的汉子探出了头，望着岸上四人道：“是秦爷么？”

秦尤忙答道：“是，是，你快出来吧！”

那汉子应了一声，自舱内弯腰走了出来。

这里秦尤转身摆了手，道：“三位姑娘请上船！”三女诧异地望了那矮小的船舱一眼，司徒琼华道：“秦尤，你们教主就在船上么？”

秦尤笑道：“三位只要上了船，进了舱就知道了！”

司徒琼华未再说话，偕同两个妹妹飘身上船。

秦尤也跟着上了船，刚站稳他便即说道：“船老大，开船！”

那里那汉子应声解绳撑篙，这里秦尤又让三女进舱。司徒琼华为首，弯了纤腰正要进舱，一眼瞥见舱内油灯一盏，灯火昏暗，除了船家睡觉的地方，稍后摆着吃饭什物之外，哪有一个影子？

她忽地直起了腰，道：“秦尤，你这是什么意思？”秦尤忙搓手赔笑，道：“大姑娘别见怪，这是教主的吩咐，为免那些狗腿子及姓朱的那一伙发现跟踪，所以不得不……”

说话间，船家已撑离江岸丈余。

司徒琼华威态稍敛，道：“那么，你究竟要带我三姐妹到哪儿去？”秦尤搔搔头，道：“大姑娘又何必急着问，到了不就知道了么？”

“废话！”司徒琼华叱道：“你们究竟搞什么鬼，快说？”秦尤苦笑说道：“我还敢欺三位？三位不也看见教主给神君的那封信了么，的确是有重大要事要借重三位……”

司徒琼华道：“这个我知道，我问你咱们究竟要上哪儿去？”

秦尤略一迟疑，吐出了两个字：“过江！”

“过江？”司徒琼华道：“你们教主在对岸？”秦尤点头说道：“是的，大姑娘，教主与法王正在对岸等候！”三女抬眼前望，江面迷蒙一片，根本看不清对岸事物，只好闭口不言，可是她三个刚默然，秦尤突然低喝说道：“船老大，往下游去，避开那条船。”

三女闻言一怔，扭头往后望去，只见来处江岸也撑离了另一只渔船，距离这条船约莫有十多丈。

这时候都过江，该没有那么巧的事，何况那条船上熄了灯，漆黑一团更令人起疑。

这时，那船老大已应声抽篙，让船顺水而下。

三女回过头来，司徒琼华道：“秦尤，你挺机警的嘛！”

秦尤微微笑道：“吃了多年的江湖饭了，这一点还能不行！”

司徒琼华道：“你以为会是那一边的？”

秦尤摇头说道：“谁知道，小心一些总是好的。”

他说话间，眼角余光总不离那条船，说完了话，他脸色一变，又轻喝说道：“船老大，往百花洲去！”

那船老大应了一声，立即弃篙换橹，掉转船头把船摇向那江心黑黝黝的一堆，那就是百花洲。

这时，三女也看见那只船竟也顺水而下，跟了过来。

司徒婉华当即说道：“秦尤，何必躲，等他靠近了过去问个究竟不好么？”

秦尤笑道：“三姑娘，它绝不会靠近咱们十丈之内……”

这就是经验，司徒婉华脸一红。

秦尤接着说道：“再说，教主吩咐，不许招惹事。”

司徒霜华冷冷说道：“你把船驶向百花洲就能躲过他了么？”

秦尤嘿嘿笑道：“二姑娘，百花洲附近有片浅滩……”

司徒霜华截口说道：“你知道，难道人家终日打渔江上的人就不知道么？”

秦尤仍笑着说道：“二姑娘，那后面摇船之人一定知道，可是他绝不敢去。”

司徒霜华道：“要是那雇船之人逼迫他呢？”

秦尤道：“二姑娘看着好了，我说他绝不敢去！”

司徒霜华道：“我是说那人逼迫他！”

秦尤笑道：“除非那人不想跟了！”

司徒琼华呆了一呆，道：“他不敢去，这船家就敢去？”

秦尤道：“这一带打渔的，只有他敢，因为只有他住在百花洲，对那一带的水性、浅滩，他比对自己的姓名都熟！”

原来如此，司徒霜华冷哼了一声，没再说话。

果然正如秦尤所说，刚近百花洲五十丈内，后面的船上起了争执，隐隐约约地听见一个粗野话声说道：“怎么，你不去？”

一个苍老话声道：“这位爷，那一带都是浅滩，去不得呀！”

那粗野话声道：“为什么那家伙敢去？”那苍老话声道：“那是人家找的船好，那打渔的就住在百花洲呀！”

那粗野话声道：“我不管什么浅滩不浅滩，你不去我把你扔下江里喂王八去！”

那苍老话声忙道：“这位爷，我是为你好呀，要是船上浅滩搁了浅，你还想跟么？别说跟不成，咱俩还要在那儿等到天明呢！”

那粗野话声道：“等到天明干什么？”

那苍老话声道：“等别的船来救哇！”

一阵沉默之后，那粗野声又道：“奶奶的，算我倒霉，这下回去怎么交差，喂！老头儿，没别的办法了么？”

“有！”那苍老话声道：“绕道赶过去。”

“好吧，绕就绕吧……”

两船距离越远，那话声也就越低微，终于听不见了，但见那只船掉转船头往百花洲左摇去。

静听至此，秦尤一笑说道：“三位姑娘，没错吧！”

司徒婉华道：“你没听他说要绕道么？”

秦尤吃吃笑道：“那咱们管不了那么多，不过，要等他们绕过了百花洲，咱们早就上岸多时了，到那时只怕那家伙会气死！”司徒琼华突然说道：“秦尤，看来我姐妹一向低估了你。”秦尤忙嘿嘿笑道：“那是大姑娘谬奖我，这是福至心灵，还请三位多指教！”

三女未再说话，没片刻，船通过浅滩直驶对岸，再往左后方望去，那只船还没有绕过百花洲。

船抵达对岸，四人上了船，秦尤抖手丢下了一块银子在船上，二话不说，领着三女沿江岸往上游走去。

司徒婉华忍不住问道：“秦尤，怎么又……”

秦尤回身咧嘴一笑，道：“二姑娘，咱们换个地方登岸，教主跟法王可没有换地方等咱们，所以咱们仍得往回走。”

这话不错，司徒婉华未再说话。

片刻之后，只听前面夜色中有人轻喝说道：“是秦爷么？”秦尤忙应道：“陈三么，三位姑娘到了！”

话声方落，只见前面夜色之中，一株合围大树后转出一个黑衣汉子，那黑衣汉子手里还拉着四匹坐骑。

秦尤诧异问道：“陈三，这是干什么？”

那陈三道：“教主与法王本在此处等候，可是因为左近发现敌踪，所以临时又改了地方，特命属下在此恭候且带路。”

秦尤眉锋一皱，回身笑道：“三位姑娘想必都听见了？”

司徒霜华冷冷说道：“听见了，我姐妹不想去了。”

“那怎么行？”秦尤大惊忙道：“二姑娘，那机密大事正等着三位……”

司徒琼华望着那陈三，扬眉问道：“贵教主现在何处？”

陈三往左一指，道：“不远，就在前面。”

司徒琼华抬眼投注，茫茫夜色中，仍是难见什么，眉锋一皱，转注司徒霜华，道：“二妹，咱们既已经来到这儿了，还是去看看吧！”

秦尤忙帮腔说道：“大姑娘说得是，来都来了，江也过了……”

司徒霜华冷然叱道：“你少说话。”

迈步走向一匹坐骑。

司徒琼华与司徒婉华也未再说话，遂各自走向一匹坐骑。

秦尤窘迫强笑道：“大姑娘，既然教主与法王临时改了地方，我的任务该到此完了，往后去就由陈三带路了……”

转望陈三，脸色微沉，轻喝说道：“好好照顾三位姑娘，一路千万小心。”

陈三忙应声说道：“秦爷放心，教主既派用了我，那就该表示陈三还是块料……”

秦尤笑了，点了点头，拱起双手，道：“三位姑娘请吧，我在这儿恭送了。”

三女无一人答话，翻身上马，跟着陈三驰去。

秦尤站在那夜色中，望着那四人四骑远去，脸上立即掠上一丝狰狞笑容，“呸”地一声，道：“臭丫头神气什么，就别落在秦爷手中，过些时候有你们乐子受的，到那时可别怪我秦尤……”

嘿嘿一笑，转身喝道：“麻子，骚货们走远了，可以出来了！”

只见江边一块大石后转出一个高大黑影，走了过来。那是个浓眉大眼，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他近前笑道：“老秦，你他妈的好福气，能跟三个花不溜丢的骚货滚在一块儿，你前辈子是怎么修的？”

听那粗野话声，耳熟得很。

秦尤嘿嘿一笑，道：“福气，我招他娘的霉气！”

那大汉道：“少他娘的嘴强牙硬了，我的事儿完了，拿来。”

蒲扇般大巴掌往前一伸。

秦尤微愕说道：“什么？”

那大汉道：“赏呀，你说的，办完事后教主有赏找你拿，难道你想吞了它不成，快拿来，我等着它睡快活去呢！”

秦尤冷冷一笑，道：“就会把银子往裤裆里送，你他娘的总有一天会死在那窑姐儿的身上……”

话锋一顿，接道：“麻子，你想要教主的赏赐？”

“当然。”那大汉道：“我为什么不要？”秦尤忽地阴险一笑，道：“麻子，教主说让我多给你买纸烧烧！”那大汉脸色一变，道：“姓秦的，你他娘的敢拿我寻开心……”秦尤忙笑道：“麻子，逗着玩儿的别生气，你瞧，背后是谁？”

那大汉不疑有他，忙回头往后望去。

秦尤目中凶芒一闪，翻腕掣出一把解腕尖刀，一挺腕，施尽力气向大汉小肚子扎去，“噗！”刀扎个正着，那大汉刚一声大叫弯下腰。

秦尤腿一抬，一脚踢上了那大汉麻脸，那大汉又是一声惨呼往后便倒，满脸是血，戟指颤声，刚一句：“秦尤，你，你，你这狗种，好……”

秦尤嘿嘿一笑，道：“麻子，别怪我，我是奉命行事！”飞起一脚踢在大汉胯间，这回那大汉连一声也未来得及再叫，一阵抽搐，寂然不动。

秦尤毫不怠慢，弯腰拖起那大汉一只脚把他拉向江边，然后单臂用力，只一抛，砰然水花四溅，那高大身形立即没了影儿，秦尤望下最后一眼，长身而起，喷射不见。

他这里灭了一个口，那远处旷野里四人四骑却在那茫茫夜色里纵骑飞驰，一会儿东，一会儿西。

片刻之后，四人四骑在一处停下，耳闻流水汨汨，赫然又是江边，而且离适才上马处没多远。

三女不由冒了火，司徒霜华首先叱道：“陈三，你这是什么意思？”陈三忙笑道：“三位姑娘原谅，教主交待下来的，原是怕敌踪……”

司徒琼华冷冷说道：“陈三，我姐妹没有太好的耐性，贵教主究竟在哪儿？”

陈三尚未说话，只听一声轻笑划空传到：“奉教主之命，请三位姑娘移玉相见！”

三女闻声举目望去，只见身右数十丈外有一片黑忽忽的几间房屋，颇像渔民所居那小小渔村。

房屋旁十几丈外垂手站着一人，正是那秦尤。

三女立时添了三分火，抖鞭便驰过去。

陈三忙道：“三位，渔民们都睡了，别惊扰了人家！”

三女冷哼一声，翻身下马，向秦尤疾掠而去。

近前，司徒霜华双眉一竖，刚要开口。

一条人影由渔村中射出，直落眼前，那是个佩剑黑衣人，他落地微微躬下身，道：“教主请三位姑娘！”

这一下司徒霜华自不便发作，忍了忍与司徒琼华、司徒婉华举步向渔村里行去。

那佩剑黑衣人赶前一步带了路。

进了渔村，那佩剑黑衣人并未在任何一家民宅前面停步，走着走着竟出了渔村，三女忍不住刚要发问。

那前行佩剑黑衣人突然停了步，往左一躬身，道：“禀教主，三位姑娘

到！”

三女大讶，急忙往左望去，不由俱是一怔。立身处，已离渔村十多丈，身左，是一株合围的大槐树，如今那大槐树下正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和天仇，一个是阿旺藏塔法王。

今夜月色本不好，加上那大槐树的浓荫，那大槐树下较别的地方更显得黝黑，和天仇与阿旺藏塔法王，一着黑衣，一穿灰衣，若不留意，委实是难看见他俩。一见三女到来，和天仇迎上数步，含笑说道：“皆因发现敌踪，并非不得已，累得三位奔波劳累，我这里先向三位致歉，望祈三位海涵！”司徒琼华淡淡说道：“好说，家义父母既加盟贵教，追随麾下，只当听命任凭差遣，我姐妹奉召而来，何敢……”

和天仇道：“姑娘要这么说，那就见怪了！”

司徒琼华还待再说，阿旺藏塔法王已然含笑摆手：“附近敌踪时隐时现，时间不多，老朽为教主让客了，地处荒郊，匆忙之间没准备，只有委曲三位地下坐坐了。”

事实上，树前这片地上，不但能坐，而且能躺，只因为如今这块地上铺着一块厚厚毛毡。

三女称谢坐下，和天仇与阿旺藏塔法王则坐于对面。

坐定，和天仇轻咳一声，道：“三位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会选上这块地方……”

司徒婉华究竟年轻几岁，毫无心机，脱口说道：“我正想向教主请教！”

和天仇尚未说话，司徒霜华已道：“三妹怎糊涂一时，此处不虞有人隐伏左近窃听，便即有来犯之敌，百丈外便落在教主眼中。”和天仇目中异采闪动，点头说道：“二姑娘诚然高明，一语就中。”

“教主夸奖！”司徒霜华道：“我这是福至心灵！”和天仇笑了笑，道：“适才法王说过，附近敌踪时隐时现，咱们不可做太久耽搁，我还是快谈谈正题吧……”

顿了顿，抬眼接问：“我曾有一封信命人带给轩辕神君，不知三位可曾看过那封信？”

司徒琼华摇头说道：“我姐妹没有看。”

和天仇道：“这么说，三位并不知我何事相请了？”

司徒琼华道：“老人家只说教主有要事见召，并未说是什么事！”和天仇点了点头，突然说道：“三位可知道那朱汉民身罗怪疾，卧床不起之事？”

司徒琼华平静地点头说道：“这个我姐妹听说过了！”

和天仇目光凝注，道：“三位当知那怪疾何来？”

司徒琼华点头说道：“这个我姐妹也知道！”和天仇道：“既如此，三位就该知道，朱汉民所中之毒，非我独门解药不能救助解除，时到必死，而他却未死……”

司徒婉华突然说道：“教主怎知他未死？”

和天仇目光转注，诧声说道：“难不成他死了？”

司徒婉华正感难以作答，只听司徒霜华说道：“教主不是说了么，中者无救，届时必死。”

和天仇笑道：“正是我说的，可是据我跟法王的猜测，他并没有死。”

司徒霜华道：“教主是根据什么说他未死的？”

和天仇摇头笑道：“二姑娘，这个恕我暂时不能说……”

司徒霜华道：“那么，教主召我姐妹来是……”

和天仇道：“朱汉民既未死，那就表示有人用我的独门解药救了他，而怀有独门解药之人，除了我外，尚有家母及家姨，家母自不会去救朱汉民，所以我怀疑我那位姨……”

三女听得心头一震，司徒琼华接口说道：“怎见得那位就会救朱汉民？”

和天仇笑了笑，道：“三位不知道，好在彼此不外，我也无须瞒三位，家母跟我那位姨，一向合不来，当日下毒还是家母左求右求才获得她点头帮忙！”

司徒琼华道：“既然肯帮了忙，当不会……”

和天仇截口说道：“三位哪里知道，我已经得到了报告，我那位姨在朱汉民毒发当夜，子时之前曾去过了万寿宫。”

三女真真实实地脱口一声惊呼，司徒琼华强忍震惊，忙道：“这么说来是真的了……”

和天仇道：“若不是真的，没有确切把握，我岂敢冒犯长辈！”

司徒琼华定了定神，道：“教主召我姐妹是要……”和天仇道：“家母下了手谕，她老人家不克分身前来处理此事，命我就近把这件事办了，可巧我身边又没有适当人选，所以想来想去我只有借重三位姑娘了……”

司徒琼华道：“教主是要我姐妹……”

和天仇道：“我敢说她现在正在往某地途中，我想请三位姑娘兼程赶去，趁她未到某地之前把她截回来！”

司徒琼华暗暗一惊，皱眉说道：“教主，这事教主该另派人手！”

和天仇道：“这话怎么说？”

司徒琼华道：“教主该知道，她是教主的长辈，我姐妹怎好……”和天仇“哦”地一声笑道：“这个三位不必有所顾虑，家母已经不认这个妹妹，我也没有这个姨，如今她等于是个毫不相干的人，再加上家母的手谕，三位就更无须顾虑了！”

司徒琼华心念电转，道：“教主为什么不另派高手，这件事责任太大……”

和天仇截口说道：“我身边高手不少，可是都是男的，三位该知道，那有很多地方不方便，所以还是三位最为恰当合适。”

司徒琼华道：“我刚才说过，这件事责任太大……”和天仇道：“就是因为事大，我才麻烦三位，要是鸡毛蒜皮小事，我就不敢麻烦三位，随便派个人去就行了。”

司徒琼华还待婉拒推辞。

阿旺藏塔法玉突然笑道：“大姑娘莫要再谦虚了，轩辕神君的门下，岂是担不起责任的人。”

这句话听得司徒琼华双眉微扬，脑中电转，毅然说道：“我姐妹不敢有损家义父母的声名，只有从命了……”

和天仇与阿旺藏塔法王面有喜色，道：“多谢姑娘了。”司徒琼华道：“不敢，请问教主，但不知何时起程动身？”和天仇道：“当然就在今夜，不过，三位不必忙，我还有一事相烦……”

司徒琼华道：“但不知道第二件是什么事？”和天仇目光转动，道：“三位截得人犯后，不必回到南昌，可径将人犯解往一处交家母处置，届时家母必有东西托三位带回，这件东西非同小可，有关本教之胜败存亡，三位在回途中千万小心。”司徒琼华道：“既然两回事等为一回事，我姐妹只有从命”

了，不过，截至目前为止，教主还没有告诉我姐妹，人犯现在何处，老夫人又在何处？”

和天仇笑了笑，翻腕自袖底取出一个纸卷，道：“三位要知道的，及沿途的照料接应，都在这纸上面，三位拿去看看，然后照上面所写行事就行了……不过……”

话锋微顿，道：“为求机密，三位在了然于胸，熟记在心之后，最好能把这纸卷即时销毁，以免不慎遗落，为敌方拾去。”

顺手送了过去。

司徒琼华伸手接了过来，道：“教主放心，我姐妹自会小心，教主还有其他吩咐么？”

和天仇摇头说道：“何敢多事烦劳？没有了……”

转注阿旺藏塔法王，笑接道：“法王，请把盘缠交给她三位！”阿旺藏塔法王应了一声，自袖底掏出一个革囊，笑道：“这里面是些明珠、金叶，该够三位路上所需了。”

说着，双手递了过去。

司徒琼华未接，道：“教主，我姐妹自己有……”和天仇截口说道：“三位是客，如今是为本教做事，我既已烦劳三位，如何能让三位自己破费？区区俗物不过聊备不时之需，望三位笑纳！”

司徒琼华迟疑了一下，道：“如此，我收下了！”

接过革囊，站了起来。

和天仇与阿旺藏塔法王跟着站起，和天仇道：“为免三位再往返奔波，轩辕神君处，我已派有专人奉知三位去处，三位不必再回去辞行了，请乘来时健马，就此启程动身吧！”

司徒琼华道：“我姐妹遵命！”

话落，三姐妹告辞而去，仍由那佩剑黑衣人领着往来路行了回去。

这里听得蹄声响动，和天仇与阿旺藏塔法王才相对掠起得意笑容，和天仇突然一笑轻喝：“来人！”

一声答应，由十余丈外一户渔家中掠出一条人影，如飞射落，那又是一个佩剑黑衣人，他近前躬身道：“教主有何差遣？”

和天仇道：“那方向人到了没有？”

那佩剑黑衣人道：“回教主，那方向已有三次信号催促……”和天仇摆手说道：“传谕下去，即刻撤退。”

那佩剑黑衣人应声如飞而去。

和天仇转注阿旺藏塔法王，一笑说道：“法王好安排，一颗石头能打五只鸟，走吧，莫让轩辕老儿夫妇久等，他二人快要不耐烦了。”说完了话，一笑转身，与阿旺藏塔法王向夜色中行去。

江水滔滔往东流。

在那江岸不远处的一块大石后，拴着三匹健马，围成一堆地站着三位风华绝代的姑娘！

那自然是司徒琼华、司徒霜华、司徒婉华三姐妹！

司徒琼华一双玉手摊开那张纸，姐妹三人藉着昏暗的月色，竭尽目力在

一行行地看那纸上的字迹。

须臾，司徒琼华双手一合，抬起粉首，诧声低低说道：“怎么邬姑娘会往哪儿去了？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

司徒霜华道：“那谁知道，他三个也没对咱们说起过这件事，灭清教的眼线广布，只怕邬姑娘的行踪早落入眼中了。”

司徒琼华沉吟说道：“那么，你俩说这该怎么办？”

司徒霜华一张娇靥永远是那么冷冰冰，道：“只怕此中有诈！”

司徒琼华目光一凝，道：“二妹，怎么说？”

司徒霜华道：“他们为什么偏偏找上咱三个。”

司徒琼华道：“难道和天仇说得还不够清楚么？”

司徒霜华冷哼说道：“一个阴狠凶残，一个老奸巨猾……”

司徒婉华突然说道：“二姐，我看不会有什么诈。”

司徒霜华道：“何以见得？”

司徒婉华道：“他们为什么又凭什么对咱们施诈！”

司徒琼华沉吟说道：“三妹说得不错，他们该没有丝毫理由。”

司徒霜华道：“除非他们已经知道……”

娇靥上掠起一抹红意，住口不言。

“不可能。”司徒婉华摇头说道：“要是他们知道，按他们那阴狠毒辣的作风，早该对咱们下手，岂会再让咱们参与机密？再说……”

双眉一挑，接道：“凭爹跟娘，他们也不敢对咱们施诈！”司徒霜华未再说话。

司徒琼华道：“二妹、三妹，你两个说？这怎么办？”司徒霜华道：“大姐，这不是明摆着的么，这张东西咱们已经用不着了，干脆把它送往万寿宫给大嫂不就行了？”

“对！”司徒琼华点头说道：“可是，二妹，万寿宫咱们已经不能去了！”

司徒霜华道：“那也好办，往城里去找丐帮南昌分舵……”“那不行！”

司徒婉华急道：“南昌城里去，那不是自己往他们面前碰，要是……”

“要是什么？”司徒霜华截口道：“像咱们这身打扮就能上路了么？”

司徒婉华一怔，旋即笑道：“对，咱们是该买点东西，只是这三匹马……”

司徒霜华道：“要去就大大方方的去，躲躲藏藏更令人起疑！”司徒琼华点头说道：“二妹说得对，把你的眉笔借我一用！”

司徒婉华自宫髻上拔下一枝簪儿送了过去。

司徒琼华接过去只一扭，那簪儿变成了两截，那竟然是一枝带套的眉笔，接着，她在那张纸的背面写了几行字迹。

把簪儿还给司徒婉华，然后一声“走”字，三人转出石后飘身上马，纵骑向夜色中驰去。

马行甚速，未片刻，那南昌城热闹的一方已然在望。

姐妹三个立即缓下坐骑，徐徐驰了过去。

刚走没多远，只听身左有人咳一声说道：“三位大姑娘行行好，可怜我化子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三女一震，勒马抖缰，循声望去，只见左侧没多远一处屋角暗隅中走出一个中年要饭化子，急步近前伸了手。

但，伸手的同时，他龇牙一笑：“三位，五长老要我问候三位……”司徒琼华忙道：“尊驾认识我姐妹？”

那中年化子笑道：“五长老既认识三位，要饭的就没有不认识三位的。”

司徒琼华目光深注道：“尊驾可是丐帮南昌分舵的？”那中年化子点头说道：“姑娘，没错，我叫贾仁！”

司徒琼华道：“那正好，我姐妹就不必再往城里去了……”那叫贾仁的化子道：“三位有什么事么？”

司徒琼华道：“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想麻烦尊驾送往万寿宫面交夏大侠夫人，不知尊驾能不能够……”

那叫贾仁的化子忙道：“姑娘只要吩咐一句，丐帮没有不从命的。”

“不敢当！”司徒琼华道：“我姐妹这里先谢了！”

说着，将那已经折叠成一个小方块的纸递了过去。

那叫贾仁的化子忙伸手接过，道：“姑娘，就是这东西么？”

司徒琼华道：“正是，这张纸重要得很，尊驾千万小心……”“姑娘放心！”叫贾仁的化子笑道：“若出了差错，贾仁提头去见五老。”

一拱手，身形倒射，如飞没入夜色中。

望着贾仁不见，司徒琼华笑道：“丐帮眼线之多，犹胜过灭清教，这不挺好么，省得咱们再往里跑那一趟，冒被人看见之险了，走吧！”

姐妹三人拉转坐骑，循原路如飞驰了回去。

是五更左右，天快亮的时候。

这时候，月低沉，是最黑的一段时候。

一条矫健黑影起自夜空，射落在万寿宫后院。

但，他刚落地立即站住了，站在那后院中不言不动，恍若一尊木偶，一尊石像。

紧接着，后院暗隅中负手行出一个颀长人影，不急不缓地迈着潇洒步行向那不动的人影。

那人影仍未动，也未出声。

近前，那颀长人影一声轻笑开了口：“阁下，这时候不睡觉，干什么到处乱跑，就算是抢那头一炷早香，也未免太早了，再说，这是后院。”

那人只不说话不动。

那颀长人影一笑探手抓向他腰际，只一提，那人影立即两头不着地，直挺挺地横了起来。

那颀长人影提着他便走。

在一间灯光犹透的净室前，那颀长人影停了下来，刚要推门，只听净室内有人说道：“是老二么？”

藉着那透自窗棂的灯光，可以看见了，那颀长人影是端木少华，他手里提着的，是个身穿黑衣劲装的汉子。

只听端木少华笑答道：“是我，今夜我这一班没有白值，逮着一只大耗子。”

说着，推门走了进去。

净室里，那张木炕上，拥被坐着两个人，是霍玄与岑参，看样子他两个是刚被惊醒的。

他两个旁边，还空着一床被褥，一个枕头，那想必是端木少华睡的地方，

一见端木少华提着黑衣汉子行了进来，霍玄立即挑了眉，道：“好大的胆子……”

“的确不小！”端木少华笑道：“他远在十丈外我就知道了，等他一落地我便隔空制住了他的穴道了，这家伙稀松得很！”

霍玄道：“要派也派个像样的，老二，问问他。”

端木少华笑道：“正有此意。”

把那黑衣汉子往地上一丢，抬手拍开了他的穴道。那黑衣汉子一震而醒，翻身跃起，白了脸，忙道：“三位，我叫陈三，是……”

“少废话！”霍玄叱道：“问你一句说一句！”那黑衣汉子连忙探手入怀，端木少华比他快，左手五指已然扣上他腕脉，淡淡一笑，道：“阁下，在我三个面前还想来这一套？”

陈三痛得龇牙咧嘴，忙以另一只手向怀里连指。

端木少华双眉一扬，道：“怎么，心口疼么？”

陈三忙摇头说道：“不是，不是，是……”

端木少华一笑说道：“阁下，我不比你傻，我替你拿！”右掌疾探，一闪而回，缩回来后，手里多了个折叠的纸张，他抖开一看，立即一怔，望向霍玄：“是大嫂的……”

转望陈三，道：“这是什么？”

陈三忙道：“是三位司徒姑娘让我送来的……”

端木少华又复一怔而笑：“你何不早说？”随即松了手。

陈三揉着腕子，苦着脸道：“我那有机会开口，您三位……”

霍玄、岑参早已双双跃下云床看过了那张纸，此际霍玄双目炯炯，望着陈三截口说道：“这真是三位姑娘让你送来的么？”陈三苦着脸道：“我那敢骗三位，要不然杀了我我也不敢来……”

霍玄道：“三位姑娘自己为什么不来？”

陈三摇了头，一指岑参手中那张纸，道：“我不知道，大姑娘说，那上面写的很清楚！”

霍玄道：“她三位上哪儿去了？”

陈三道：“上哪儿去了不知道，她三位临出门儿的时候把这东西交给了我，让我赶来万寿宫面交夏夫人……”

岑参突然说道：“你不是灭清教的人么？”

陈三点头说道：“是，我是灭清教……”

岑参冷笑着说道：“我不相信她三位会把这东西交给你这灭清教……”

陈三忙道：“三位 知道，大姑娘对我有恩……”

岑参“哦”地一声，道：“有什么恩？”

陈三道：“有一次我喝多了酒，发了几句牢骚，被人密告了，教主把我交刑堂凌迟示众，幸亏大姑娘救了我……”

岑参道：“所以你感恩图报叛了教？”

陈三点了点头，道：“我陈三虽然是灭清教徒，可不是没有良心的人……”

岑参冷笑着说道：“和天仇把我们几 当做了三岁孩童，小霍，让开，我让他说实话！”说着，自床上站了起来。

陈三吓得一哆嗦，忙道：“三位要是不信，可以把我扣押起来，等见着三位姑娘后问问她三位，要是陈三骗了三位，任您……”霍玄抬手拦住了岑参，道：“好，那么我问你，和天仇现在何处？”

陈三摇头说道：“这我不知道。”霍玄浓眉一挑，道：“怎么说？”

陈三忙道：“我一直被拨在佑民寺，侍候轩辕神君的！”霍玄威态稍敛，转注端木少华，道：“老二，怎么办？”端木少华道：“自然是告诉大嫂一声请她定夺……”

只听室外有人朗笑接口说道：“遵命，侄儿这就去禀报！”随即寂然。

三人脸色一变，随即摇头失笑：“好厉害……”

端木少华又道：“我说他怎会睡得那么死？恐怕大嫂也知道了！”霍玄点点头道：“那还能不知道，走，带他见大嫂去！”说着，三人略整衣衫，推着陈三出了门。

穿过一条画廊，来到三间灯火已然点起的净室之前，刚走近，那净室门倏然而开，朱汉民含笑迎出，道：“三位叔叔，我娘有请！”

霍玄瞪眼说道：“以后少蹑手蹑脚的吓人！”

朱汉民含笑未语，岑参却道：“身为叔叔，好意思，怎不怪自己耳目不灵？”

朱汉民笑道：“侄儿就知道岑叔非打抱不平不可。”

霍玄哼了一声道：“你两个就会一个鼻孔出气！”进了门，聂小倩含笑坐在桌前，美姑娘霍玉兰乌云略显蓬松地侍立身后，三人近前一礼：“大嫂！”

紧跟着霍玄轻推陈三一把：“见过老夫人！”

陈三忙上前见礼。

聂小倩含笑欠身，道：“不敢当，你的来意我已略知大概，先请坐坐！”

陈三应了一声，局促地没有动。

聂小倩轻举皓腕，再次让座，且道：“民儿，拿把椅子来！”

朱汉民应声拿过了一把椅子。

这陈三可谓天大的荣宠，总盟主替他拿椅子。

陈三更不安了，但到底仍坐了下去。

聂小倩嫣然一笑转注岑参，道：“三弟，把那张纸拿来我看看！”

岑参忙把那张纸递了过去。

这不是一张很大的纸，而是一张素笺，素笺上的字迹很潦草，但不失娟秀，也是用眉笔匆匆写就的。

聂小倩一看便皱了眉，抬眼望向陈三，笑道：“我还没有请教……”

陈三忙道：“老夫人，我叫陈三。”

聂小倩道：“谢谢你冒险跑这一趟。”

陈三义形于色地道：“老夫人这是什么话？陈三身受大姑娘活命之大恩，这条命就等于是大姑娘给的，就算丢了命，也是应该的！”

聂小倩未多说，笑了笑，道：“三位姑娘是什么时候动身的？”

陈三道：“那时候约三更……”

聂小倩点头说道：“距如今已有两个更次了……”

顿了顿，接道：“你可知道这素笺上写了些什么？”

陈三摇头说道：“大姑娘给老夫人的信，我哪能看？”

聂小倩笑了笑，道：“你来这儿的事，没人知道么？”

陈三摇头说道：“不会有人知道的……”

聂小倩道：“那就好，你出来的时候，轩辕神君夫妇还在么？”

陈三道：“轩辕神君跟夫人比三位姑娘出去的早，是教主派人来把他两位请去的，他两位没交待话。”

聂小倩沉吟了一下，道：“那么，你请回吧，这件事我会照办，你早点回去也可免被他们发现。”

转望朱汉民，道：“民儿！”

朱汉民应声而前，伸手递给陈三两颗明珠，两片金叶。

陈三一怔说道：“老夫人这是……”

聂小倩含笑说道：“区区俗物不成谢意，尚望笑纳！”陈三忙双手连摇地急道：“使不得，使不得，老夫人，这我万万不能要，这我万万不能要，我陈三身受大姑娘活命之恩，就是丢条命也是应该的。”

聂小倩淡淡笑道：“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要是不收……”

她送到了这儿，朱汉民手一翻，硬把那两颗明珠、两片金叶塞入了陈三怀中，并笑道：“好了，阁下，男子汉，大丈夫，别那么婆婆妈妈了。”

陈三红了脸，极度的不安，但他并未再推辞，站了起来向着聂小倩躬身一礼，说道：“既如此，我多谢老夫人赏赐了！”聂小倩含笑说道：“都是一家人，不必客气，民儿，代我送客！”朱汉民应了一声，陈三却忙道：“不敢当，不敢当，怎敢当总盟主送，这岂不是折煞了陈三，请留步，请留步，我自己走，自己走！”

说着，他告辞出室而走。

朱汉民到底还是送了出去。

聂小倩含笑站起，飞快地向端木少华递过一个眼色，端木少华会意，举步跟了出去。

朱汉民送陈三到了后院墙，陈三再三致谢后，腾身掠墙而去，他刚走，一条颀长人影自一处暗角中紧跟着掠起。

那是端木少华，他暗暗跟了出去。

陈三出了万寿宫，头也没回地向夜色中飞驰。

刚出百丈，当陈三驰经一片树林之际，突然由树林中掠出一条人影拦住去路，陈三一惊住步，及至他看清来人，刚唤一声“老九”时，那人冷冷一笑，陡扬厉喝：“陈三，你好大胆，教主待你不薄，竟敢吃里扒外……”

紧接着，陈三一声惨呼，砰然倒地。

端木少华出手不及，冷叱一声飞掠而至，单掌一探闪电一般向那人抓去，那人转身便往树林跑。

适时，一蓬蓝芒由树林里打出，迎着端木少华打到。

打的是端木少华，而实际上那人却首当其冲，大叫一声翻身栽倒，满地乱滚，连连哀叫。

端木少华一抖手虚空击落了那打向他的一半，功布全身护住周身大穴，闪身往林内扑去。

但，刚近林缘，他身形突然拔起，直上半空，半空里运目前望，只见一条矫捷人影已奔出数十丈外。

脑中电旋，他未追，折身向下掠回那人身边，然而他迟了一步，那人四肢横伸，已然气绝了。

端木少华双眉一挑，腾身又起，可惜，又晚了一步，夜色茫茫，寂静空荡，那下手灭口之人已没了影儿。

端木少华好不恼恨，折身掠下又扑向陈三倒地处，陈三，一柄匕首插在心窝，双眼翻白，也已闭了气。

两头全落了空，这个跟斗栽得大。

定过神来，端木少华一口钢牙挫得直响，却是一筹莫展，只得长身而起，掠回万寿宫。

万寿宫里净室中，聂小倩等人均自静坐等候，一见端木少华的神色，聂小倩扬了眉：“怎么，二弟把人追丢了？”

端木少华气恼无限地苦笑说道：“凭他还逃不出我手去……”

接着，把经过说了一遍。

听毕，霍玄轩了浓眉，冷哼说道：“好毒，好狠的匹夫……”

聂小倩淡然摇头说道：“该说是极其高明，这样一来，咱们便不易判断此事之真伪了。”

端木少华默然不语。

霍玄道：“大嫂，以您看……”

聂小倩道：“这件事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们发现陈三叛教，等在半路上把他截杀了；第二、那杀陈三之人，本是来跟陈三接头的，及至发现有人跟踪，所以杀陈三灭了口，而那隐身林中之人，则是预备随机应变的……”

岑参突然说道：“老二，你怎么不追那个东西？”

端木少华苦笑说道：“这原以为这两个人中起码有一个该有救……”

岑参道：“要是我，绝不放过那个东西。”

端木少华红了脸，朱汉民忙打圆场，道：“娘，您看这事该怎么办？”

聂小倩道：“充其量这是个有饵的埋伏，宁可信其真，不可信其假，只要小心点，谅他们难逞阴谋的……”

朱汉民道：“那么，娘，民儿去一趟……”

聂小倩白了他一眼，道：“你去干什么，哪用得着你！”

朱汉民一点即透，笑了笑，未再多说。

聂小倩转注霍玄等三人，道：“无论如何，事不宜迟，你三位就跑一趟吧！”

霍玄红着脸嗫嚅说道：“大嫂的意思是让我三个立即动身？”

聂小倩道：“天已经快亮了，难不成你还想睡？”

霍玄脸更红了，忙道：“大嫂，那么我三个走了！”

说着，向聂小倩施了一礼，偕同端木少华、岑参转身出门而去。

他三个刚走，聂小倩立即转向朱汉民，道：“民儿，这也有可能是调虎离山之计，以分散咱们的实力，告诉他们一声去，严加戒备，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许出去。”

朱汉民双眉微挑，应声而去。

第三十八章 五峰山救美

萍乡，这个地方不大，可挺出名！

萍乡产煤，这年头属袁州府管辖。

这天，萍乡一家名号“太白醉”的酒肆里，来了三个客人，这三位，一位是个浓眉大眼，肤色黝黑，头戴一顶宽沿大帽，英武逼人的黑衣汉子，一个是个俊美风流，举止洒脱，气度超人的青衫文士，一位则是位身材略为瘦削，白面无须，长眉细目，稍显冷峻的白衣汉子。

这三位在酒肆里共据一席，坐在紧靠里的一付座头上。

坐定，那黑衣汉子拿下头上的宽沿大帽，炯炯目光只顾环扫满座酒客，那另两位则跟来招呼的店伙攀谈了起来。

只听那青衫文士问道：“小二哥，贵处附近可有座五峰山？”那店伙忙道：“有，有，出了小店往西转，走完那条大街往西看，那有五座峰头的山，便是五峰山了，相公爷问五峰山……”

青衫文士笑了笑，道：“没什么，听说那五峰山上，有晋、葛、许三位真人的炼丹池，我三个一心慕道，想去看看！”

那店伙一怔，道：“怎么，三位也是去看炼丹池的？”青衫文士目中异采一闪，道：“小二哥，这个‘也’字怎么说，莫非近日有人去过？”

那店伙忙道：“相公爷说得一点也不差，昨天晚上，大半夜里还有人要去炼丹池呢，据那人说，夜里才能碰上神仙……”

青衫文士感到了兴趣，“哦”地一声笑了：“还有这种事儿，小二哥，那都是些什么人？”

那店伙道：“那是老夫妇俩，带着三个病人……”

青衫文士诧声问了一句：“三个病人？”那店伙点头说道：“据那老头儿说，那是他的三个女儿，去年得了怪病，找遍了郎中都看不好，听说五峰山上常有神仙下凡，在炼丹池旁喝酒下棋，所以他跟老伴儿带着三个女儿来碰碰运气，他还说了呢，只要神仙能赐几颗仙丹治好他女儿的病，他愿意盖一座庙，为那几位神仙修金身……”

青衫文士截口道：“天下父母心，但愿那老两口能碰上神仙。”那店伙道：“说的是呀，看样子怪可怜的，我们掌柜的……”白衣汉子突然说道：“小二哥，还有旁的人么？”

那店伙摇头说道：“没有了……”忙又接道：“不对，有，看那老两口的像是个大户的人家，身后还带着十几个家人呢，不过那些家人……”

笑了笑，住口不言。

白衣汉子抬眼问道：“那些家人怎么样？”那店伙强笑说道：“没什么，八成儿是他们家姑娘害病心情不好，个个板着脸，讲起话来像是要打架！”

白衣汉子道：“不够和气，是么？”那店伙道：“做生意的哪敢说主顾，酒菜送的慢了一点，他们就拍了桌子……”

白衣汉子笑了笑，道：“入山求仙，不是一两天的事儿，他们能不在你这儿买点干粮及应用什物么？”

那店伙道：“买倒是买了点儿，不过不多。”“不多？”那白衣汉子道：“十几个家人加上老夫妇俩跟那三位姑娘，恐怕快二十个大人了，买少了怎么够用？够吃？”那店伙道：“那谁知道，想必是家里有人生了病，吃喝不下……”“有道理。”青衫文士突然点头说道：“小二哥，给我们拿点酒菜

来吧，吃完了我三个还要上山呢！”

店伙忙应道：“是，是，三位要点什么？”

青衫文士摆手说道：“捡好的拿就是！”

店伙答应着走了。

店伙一走，青衫文士转注黑衣汉子开了口：“小霍，不对呀！”

敢情是霍玄、端木少华、岑参三个。

霍玄轩动浓眉，道：“怎么不对？这不证明确有其事么？”

端木少华摇头说道：“我不是指是否确有其事，你可还记得？大嫂问陈三，他出佑民寺的时候，轩辕老儿夫妇可还在？陈三怎么说的？”

霍玄道：“记得，陈三说轩辕老儿夫妇出去的早，那分明是被和天仇跟那老番秃调开了，然后再……”

“对呀。”端木少华道：“那么轩辕老儿夫妇，怎么又押着她三个到了这儿来？”

霍玄为之一怔，岑参却道：“老二，你怎么知道那两个老的准是轩辕老儿夫妇？”

端木少华道：“灭清教中除了这对老夫妇外，还有谁？”岑参道：“没有了，不过，老二，你有没有听说过，轩辕老儿夫妇最为护短？尤其邓九姑那个老婆子，谁要说她的晚辈一句不是，她能跟人拼老命，如今怎会那么听话押着自己的三个干女儿到这儿来？他两个既肯这么做，和天仇又何必把他两个调开？”

端木少华道：“也许和天仇跟那老番秃说服了他两个！”岑参冷笑着说道：“老二，要知道，这不是别的事儿，和天仇跟那老番秃瞞之犹恐不及，岂会当面说服他俩？”

端木少华道：“这种事瞞得了人么？三天见不着自己的干女儿……”

岑参道：“那还不好办？把事儿往咱们头上一推，那两个不但信，而且非跟咱们拼命不可，你瞧着吧！”

端木少华眉锋一皱，道：“对，把咱们调开了，然后再假那两个找上万寿宫……”

霍玄突然说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个汉民足比他十个轩辕忌，何况还有一个足智多谋，一如女诸葛的大嫂？”

端木少华双眉微展，沉吟说道：“这么说来，那两个不是轩辕老儿夫妇了……”

岑参道：“不是不更好么？”

端木少华一怔，道：“怎么说？”

“你糊涂！”岑参道：“那是咱们的准泰山泰水，要是他两个，咱们怎好下手？”

端木少华击掌笑道：“对，还是小岑脑筋好……”

眉锋一皱，接道：“可是，那么多人买那么一点干粮……”

岑参接道：“先凑和几天，以后不会自己动手么？”

端木少华摇头失笑。

适时，酒菜送上，三人可没有好心情吃喝，匆匆用了一点，丢下一大锭银子便联袂出门而去。

及至店伙要找钱时，他三个早走得没了影儿。正如那店伙所说，五峰山在萍乡西面，那五座峰头就像五个指头撑着天，远远地便可看见了。

不到片刻工夫，三个到了五峰山下。在未登山之前，霍玄说了话：“咱们怎么动手先说好，免得到时候你两个怪我！”

岑参冷冷看了他一眼，道：“谁怪过你了，这哪能事先说好？咱们又不了解那儿的情形，难道你不懂相机行事么？”

霍玄碰了个软钉子，摇摇头，道：“怎么说都是我没理，好吧，相机行事吧！”

说着，三人展开身法，往山上掠去。五峰山虽有五座峰头，可是五座峰头距离都不远，而那三真人的炼丹池，也就在居中的一座峰头之上。

这座山，并不那么崎岖难行，其实，在三人脚下，便是号称难比登天的蜀道也未放在眼里，何况这区区五峰山。

这五峰山的林木，颇为茂密，那正好，茂密的树林可以掩蔽身形，在那树林里行走，的确难为人发现。

未片刻，三人已登上了那居中最高一座峰头。

这峰头虽不及峨嵋、青城、泰山诸名山绝峰高，但少说也有个百十丈高低，站在那高峰上，附近几个城镇，镇江、赣江诸水，武功、九岭诸山可以尽收眼底。

甫刚上峰头，只听一阵话声由峰后脚下传了过来。

三人对望一眼，立即闪身往前，向下望去。

这座峰巅的背阳一面，是一片背靠山峰，前临断崖的平地，平地左边是一片松林，右边是一条匹练般瀑布。

在平地的正中央，有一块大石头，那大石头中凹如鼎，这大概就是三位真人当年的炼丹池了。

如今在那炼丹地旁，坐着两名腰挎单刀的黑衣大汉，正在那儿东拉西扯发牢骚，只听左边那个大汉道：“这地方真不错，要我在这儿住上一辈子我都干。”

那右边大汉冷哼说道：“不错个屁，一旦人家找到这儿来，你准能在这儿住一辈子！”

那左边大汉嘿嘿笑道：“难道到时候你能走得了？”那右边大汉道：“我就说嘛，什么地方不好去，庐山、小孤山、九岭山，再不还有那张天师坐镇的龙虎山，干什么跑到这儿来……”“你懂个屁！”那左边大汉道：“这就是咱们一辈子也当不上教主的地方，人都是留神远处，绝不会注意到近处，这叫做，这叫做……”

右边大汉截口说道：“这叫做捧着肉往人眼前送。”左边大汉方待再说，只听一声冷哼由背后传来：“你两个有几条命？”

那两个黑衣大汉一惊，翻身跃起，躬下身去。

霍玄三人看得清楚，那是由他三人立足峰头石壁下行出了一个身材瘦高的黑衣汉子。

三人对望一眼，端木少华传音说道：“小霍、小岑，咱们脚下石壁上有洞，那两个老的跟她三个可能就在这山洞之中，咱们……”话犹未完，只听那瘦高的黑衣汉子道：“吃几十年饭不容易，祸从口出，以后少说两句。”

那两个大汉似甚为畏惧，点头一连答应了好几声。

那瘦高黑衣汉子又道：“他两个回来了么？”

那左边大汉忙道：“回坛主，不会那么快，他俩买的东西不少……”

那瘦高汉子“嗯”了一声，点头说道：“他两个回来之后，你两个上峰

四下看看，别让人追了来还蒙在鼓里，要不然咱们都活不成。”

那两个大汉立即唯唯应是。

那瘦高黑衣汉子转身往石壁行了回去，转眼间被那横长于石壁上的茂密树叶挡住不见。

那两个大汉又坐了下去，可没有一个敢再开口了。静观至此，霍玄传音说道：“二位，咱们怎么个相机行事，说吧！”岑参道：“我跟老二去，先收拾了那两个，然后再引出洞里的，你在这儿等着，见那两个老的出来后再掠下去截住洞口，以免被他们窜回去以她三个挟持咱们。”

端木少华道：“好主意，就这么办！”话声中，他与岑参腾身掠下，飞星陨石一般直向两个黑衣大汉扑去，两人隔空出手先点了两个大汉穴道，然后一人一掌，把那两个大汉震得身形飞起，直向断崖下落去，刹那间收拾了两个，却是一点声息也没有。

落地后，二人转身回顾，端木少华没说话，那石壁下端果有一个人高洞穴，黑黝黝的看不见底，也不见一个人影。

端木少华双眉一挑，传音说道：“当年三位真人的修真洞府，怎能容这班东西盘据，小岑，走，咱们闯进去，给他个措手不及！”

说着，便待闪身。

岑参抬手一拦，摇头说道：“看我的，他们出来一个咱们收拾一个。”

拉着端木少华向石洞扑去，到了洞穴口，两人一边站一个，刚站好，岑参突然振吭大叫：“伙计们快出来瞧啊，烧山了！”话声刚落，端木少华眉锋方皱，只听洞里步履响动，一阵风般跑出一个黑衣大汉，他边跑边喝道：“你两个不要命了，竟敢在这儿大呼小……”

“叫”字未出已出洞口，一眼瞥见平地上空空，不见了那两个人影，立即停步怔住。

岑参够促狭的，抬手一拍那大汉右肩，道：“喂，在这儿呢！”那大汉吓了一跳，连忙转头，只一眼，大惊失色，一声呼叫尚未出口，只觉后脑上挨了一记重的，眼前一黑，立即人事不省。端木少华也够狠的，手一落抓上那大汉腰带，振腕一抖，那大汉身形飞起，砰然落向身后十丈外。

这下摔的不轻，却没听他出一声。

这不过刹那间，紧接着洞里步履又自响起，有人一路牢骚着行了出来，显得一肚子不高兴：“他奶奶的，你两个就会给人找麻烦，二老发火了，害得我也睡不成觉，谁闯的祸谁顶去……”

话声至此，突然顿住，同时，步履也停了下来。

紧接着一声轻“咦”道：“他奶奶的，人哪儿去了，莫非看烧山去了……”

一条人影猛然窜了出来，落在洞口外丈余处。

那又是黑衣大汉，他左看右看，一眼瞥见那十余丈外快到了松林边上的那大汉，一惊转身便往回跑去。

这一回身看见了两个，岑参正冲着他笑。

他差点没吓瘫了，一哆嗦开口要喊。

岑参出指如电，抬手点了过去。

那大汉身形一晃，往后便栽。

岑参不愿他挡在洞口碍事，刚要再出掌。

忽地一股罡风由洞里卷出，那大汉砰然一声身形飞起，直坠数丈外，一头碰在那炼丹池上，立即红白一片了了帐。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看得二人一怔，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双双身影一闪，掠离洞口背后，轰然一声巨响，二人回头望时，不由皱了眉。那石洞两旁石壁上崩了一大块，碎石到处都是，洞口外，并肩站立着一男一女两个人。

男的，是个六旬上下的葛衣老者，灰发灰髯，骨瘦如柴，肤色黑黝，那深陷的一双目眶中，光芒森冷，犀利逼人。

女的，是个黑衣老妇人，瘦得更像个人干，一张老脸皱得如鸡皮，两腮各垂下一块，右手里拿着一根乌黑发亮的拐杖，凶狠之态慑人。二人一眼便看出，这一男一女不是三女的义父母白骨人魔轩辕忌，与他那老伴儿毒手罗刹邓九姑。

只是，很显然地，那洞口石壁，是被那黑衣老妇人以手中拐杖击崩，这又是谁，具这等功力？

莫非就是那只听说而犹不知是谁，灭清教重礼相聘的两名护法么？可又不对，看功力却又不及传闻中厉害。

两人正自心念转动，只听那黑衣老妇人冷冷说道：“小狗何人？”

声音沙哑，一如破锣，哪像人话！

端木少华被她这一句小狗叫得挑了眉，但，岑参却毫不在意地淡淡一笑，以牙还牙，问了一句：“你这两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又是何人？”

“小狗找死！”黑衣老妇人双目寒芒暴射，根根灰发竖立，神态骇人，厉喝声中，举起拐杖便欲闪身。

那葛衣老者突然伸手一拦，冰冷说道：“老婆子且慢，待我问他两句再下手杀戮不迟！”

黑衣老妇人凌厉稍敛，站立未动，但那模样儿仍然像要吃人，那葛衣老者森冷目光一扫二人，道：“老夫夫妇乃灭清教护法，你两个是什么人？”

果然是灭清教的两个护法！

岑参眉锋一皱，道：“你两个便是和天仇重礼聘请的两个护法？”

那葛衣老者点头说道：“不错，你两个何人？”

岑参道：“和天仇没告诉你么？霍玄、端木少华、岑参！”

葛衣老者“哦”地一声，道：“原来是凡凡、木木、东郭三个的传人……”竟毫无震惊诧异之色，一顿接道：“既报名三人，还有一个呢？”

峰顶霍玄扬声说道：“霍玄在这儿！”

黑影如电，飞射而下，直落洞口之前，恰好挡住了那葛衣老者与黑衣妇人的退路。

两个竟然听若无闻，连头也未回。

这一来倒使三人有点莫测高深了！

只听那葛衣老者道：“听说你三个颇得凡凡、木木与东郭的真传，可是真的？”

岑参道：“真与不真，你两个何妨试试？”

葛衣老者道：“自是要试，你三个那贝叶金刀、玄玄宝钩、蟠龙玉杖可曾带来？”岑参双眼一翻，道：“那是师门重宝，长年不离身的兵刃！”葛衣老者唇边浮现一丝笑意，道：“那最好不过，如今老夫告诉你三个一句，片刻之后，那三样东西就要变成老夫夫妇的了。”岑参淡淡道：“是么，你也不怕闪了舌头扎了手？”

葛衣老者阴阴一笑，道：“那你三个何妨也试试？”

岑参道：“自是要试，只是，你两个总该有个名号？”

葛衣老者哼哼笑道：“凭你三个，还不配动问老夫夫妇名号。”岑参双眉微挑，道，“那好，废话少说……”

葛衣老者截口说道：“老夫还要问你，为何找来五峰山伤我徒众？”

岑参道：“我以为你两个该明白。”

葛衣老者道：“莫非为洞里那三个女娃儿？”

岑参道：“正是，你明白就好！”

葛衣老者道：“你三个想管灭清教闲事，救出她三个？”岑参道：“也不错！”

葛衣老者道：“有理由么？”

岑参道：“有是有，只是我不想说。”

葛衣老者阴阴笑道：“你可知道，那三个女娃儿乃是教主选定，利用这五峰山三真人修真处，研习一样旷绝武学的，要劫持她三人，就非得闯老夫夫妇这一关了。”

岑参冷笑道：“不管是研习武学也好，囚人也好，便是再有十关，我三个今天也要闯闯，你两个听明白了么？”

葛衣老者道：“听明白了，老夫为你三人扼腕，凡凡、木木、东郭只有你这三个传人，要是他三个的传人毁在老夫夫妇手中……”霍玄突然沉声叱道：“老匹夫你少说大话了，小岑哪来的好心情！”

“说得是！”岑参一笑说道：“小霍，他两个交给我跟老二，你进洞救人去！”

霍玄应了一声，扭头扑向洞中。

那黑衣老妇人厉喝一声，拐杖倒抡，便要袭霍玄。

端木少华一声轻笑：“老太婆，你何厚彼而薄此？”

闪身欺近，单掌飞递抓向黑衣老妇人左肩。

这两个一动上手，那边岑参与葛衣老者也战作一团。

高手过招，迅快如电，只见四条人影闪电交错，叱喝声声，罡风阵阵的，一时间山摇地动，好不惊人。

这两个护法功力确非等闲，但有一点很怪，令人纳闷，单打独斗之下，却较端木少华、岑参二人逊了一筹。

二十招过去，这灭清教的两名护法立居下风，尤其那黑衣老妇人，虽然她手中多了一根不知何物打造的拐杖，却被端木少华一双肉掌逼得手忙脚乱，险象环生。

拼斗中只听黑衣老妇人叫道：“老鬼，他们怎不见踪影？”

那葛衣老者道：“老婆子，再支撑一会儿，想必快要来了！”

说话难免分神，只一分神，“嗤”地一声，那黑衣老妇人一只左衣袖被端木少华齐肩扯下，好不狼狈。

黑衣老妇人恼羞成怒，厉喝一声，一抡掌中拐杖，将那拐杖头猛向端木少华当胸撞去。

端木少华轻笑一声，五指如钩便要去抓。

岂料，黑衣老妇人忽扬狞笑：“小狗，你上当了，纳命来吧！”

那拐杖头上，“嗤”地一声，打出一蓬乌芒，飞罩端木少华前胸诸大穴，这一手即毒又狠，既出人意料，距离又近。

端木少华大惊，匆忙间心念电转，一咬牙，身形忽地后仰，竟演出了那最俗的一式铁板桥。

最俗的招式往往是救命招式，那一蓬乌芒擦着端木少华鼻端打过，只差一发便要……

黑衣老妇人双目凶光暴射，抡起拐杖向端木少华当胸打下，这一招，依然是既快又狠。

端木少华真火倏发，杀机早起，上身不动，一脚抬起猛踢黑衣老妇人双膝，黑衣老妇人只顾伤敌还真未料端木少华会出此险着，躲之不及，“叭”地一声双腿膝骨尽碎，大叫一声往前便栽。

端木少华身形左翻，一挺而起，顺势一掌，黑衣老妇人一声惨叫未及出口，便身形飞起向断崖下坠去。

这里端木少华得手，那里葛衣老者闻声睹状，自然难免失神分心，失神分心之余，也被岑参一掌震落了断崖。

“妇坠夫随”，一同做了泉下之鬼，不是么，百丈断崖，好好的一个人跌下去也难侥幸，何况是两个受伤的人？

两人收手而笑，岑参耸肩皱眉：“夏大哥就会危言耸听，这两个护法稀松得很嘛！”

一言甫毕，石洞中黑影电闪，霍玄如飞掠了出来，一落地，他便游目四顾，扬眉叫道：“老二，小岑，那两个老东西呢？”岑参抬手往崖下一指，道：“下面去了，干什么？”

霍玄跺脚说道：“咱们上当了，那三个不是……”

岑参一怔，道：“不是什么？”

霍玄急躁地道：“那三个女的不是咱们的……”

岑参明白了，一惊说道：“真的？”

霍玄道：“难道我还骗你不成？”

岑参双眉一挑，道：“老二，走，咱们瞧瞧去！”

拉起端木少华便要走。

霍玄一摇头，道：“不用看了，那三位姑娘死了多时了。”岑参、端木少华一惊住步，齐道：“死了？怎么回事？”“不知道。”霍玄摇头说道：“我一进去便瞧见她三个每人胸口插着一把匕首，穴道受制，血都凝固了，不知道是谁……”岑参一跺脚，道：“好东西……”

端木少华突然说道：“小霍，可曾瞧见那个坛主？”

他是指那瘦高黑衣汉子。

岑参一摇头，道：“没瞧见，对了，那匹夫哪儿去了？”岑参冷笑说道：“八成儿杀了人跑了。”

霍玄诧声叫道：“可是那洞里没有别的出口啊？”

岑参道：“除非他会借土遁，要不然就是另有出口你没找着。”霍玄道：“我不信，我再瞧瞧去！”

翻身摸进了洞里，转瞬间又掠了出来，一张脸铁青，神态有点怕人，点头说道：“小岑说得不错，洞底是另有个出口，只有半人高，被一堆枯草堵着，刚才我没有细看！”

岑参道：“这就够了！”

霍玄道：“可是她三个哪儿去了呢？”

端木少华道：“会不会是半路换了去？”

霍玄由来不用脑筋，刚一声“对”，岑参已摇头说道：“没道理，和天仇没理由牺牲这两名高手。”

霍玄皱眉说道：“那么是……”

岑参一摆手，道：“别忙，让我想想。”

说完了话，皱眉沉思不语。

霍玄与端木少华知道，三人中论心智以岑参为最，是故也未加打扰，任凭他想去。

有顷，岑参忽地双目一亮，道：“老二，你想想看，他们是否有点像知道咱们要来？”

端木少华道：“何以见得？”

岑参道：“按说，他们处置他们的人，又不知道她三个已经命人给咱们送了信，该是不怕外人知道的……”

“不然。”端木少华摇头说道：“那陈三是怎么被杀的？”

岑参道：“这个我想过了，那不算早，快也快不过咱们！”

端木少华道：“他们不会用飞鸽传书么？”

岑参一怔，旋即说道：“不过，飞鸽传书必须要那长久的固定地点，这地方他们刚到，飞鸽怎知该往哪儿飞？”

端木少华眉锋一皱，道：“不错，飞鸽传书行不通……”

“那么……”岑参道：“既不虑外人知道，怎有一旦找到这儿来之言？”

端木少华点头说道：“有点道理，但颇为牵强，还有么？”

“有。”岑参道：“夏大哥可是惯于危言耸听，说大话吓人之人？”

端木少华道：“自然不是，那是刚才你说的。”

岑参道：“就是因为我自己说这句话，才引起了我自己的怀疑，你想，夏大哥既不是惯于危言耸听之人，灭清教那两个至今尚未出现的护法，必然是极为厉害的辣手魔头，既如此，岂会这般稀松不济，三十招不到地便被咱们击落断崖？”

端木少华沉吟说道：“有理……”

岑参飞快说道：“那么，他两个为什么偏自认是那两个护法呢？”

端木少华呆了一呆，道：“也许他俩是另外请的。”

岑参摇头说道：“我以为不是那么回事！”

端木少华道：“何以见得？”

岑参道：“能当得起厚礼相聘之人，该不是这么稀松不济之人？”

端木少华摇头说道：“那我就不明白了……”

岑参道：“不明白可以看看，咱们下去……”

说着，当先往峰下掠去。

霍玄在背后叫道：“下去能看到什么？”

岑参没回头，道：“只管跟我下去，自会知道。”

三人衣袂飘飘，何消几个起落，便到了峰下。

站在山脚下度量那葛衣老者与黑衣妇人坠落处，三人立刻断定是在左前方一条山沟中。

于是，身形又起，直向那条山沟扑去。

这地方，与其说它是山沟，不如说它是依靠奇陡如削峭壁的山谷，看来这本该是个小涧，由于水流已然干涸，所以触目皆是大小石块，小的有拳头大，大的上面可以坐几十个人。

三人一进谷口，只一眼，便自怔住，这谷里除了那遍地大小石块外，哪有一丝人影？

仰面上看，峭壁间没有树，均是那滑不留手的一层厚厚青苔，不可能被挂在峭壁间。

由适才那两个所受的伤势看，百丈高低的断崖，那两个也绝不可能提气，飘落，逃逸。只有尸陈谷底，死路一条。

那么，人哪儿去了？

三人正诧异间，谷风过处，一处大石后飘起了一块布帛，那是一片黑色的衣角，该是……

三人毫不怠慢，腾身掠了过去。

只一眼，又怔住了，那是一片衣角，也该是那黑衣老妇人的，但是，那仅仅是一片衣角而已。

霍玄忍不住诧声叫道：“怪了，老二，小岑，你俩看……”

端木少华脱口说道：“八成儿是被人接了去。”

岑参摇头说道：“不可能，你不见这衣角是……”“我知道！”端木少华截口说道：“要是掉了下来着了地，这些石头上怎会没血迹？”

不错，要是掉下来，着了地，那不但该有血迹，而且还该是不成人形的一摊！

霍玄突然说道：“除非他两个没负伤！”

端木少华摇头说道：“不，那老太婆两腿膝骨已碎，再加上我在她后背心印上一掌，就是钢筋铁骨也经受不住！”

岑参也道：“那老儿中我六成玄玄真气一掌，绝不可能没受伤！”霍玄摇头说道：“那就玄了……”

端木少华道：“如此看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两个在未着地之前便被人接了去！”

岑参手下指，道：“可是这角衣衫……”

端木少华道：“那只能解释为被扯落的！”

霍玄诧声说道：“难道说，接他两个的人，是那个灭清教的坛主？”端木少华点头说道：“该还有一个。”

岑参摇头说道：“像那个坛主，就是有十个也不行，一个人由百丈高峰坠下，那力道重量有多少，功力稍弱的人不但接不住，而且自己还有被打死的可能，真论起来，你我三人勉力或可为之，要是比咱们三个功力还弱的人……”

摇摇头，住口不言。

端木少华道：“那么，小岑你看……”

岑参道：“被人在未着地之前接了去，该没有错，但接他两个之人，我不敢说，绝非灭清教那个坛主！”

端木少华道：“你以为是谁？”

岑参耸肩笑道：“你问我，我问谁？”

霍玄沉吟说道：“这么说来，便是那和天仇在此也不行了！”“该如此。”岑参道：“说不定那接他之人，还不是灭清教人？”霍玄抬眼说道：“何以见得？”

岑参道：“要是灭清教徒，他早跑了，怎敢还逗留附近，再说，他待在这儿难不成就准知那两个非落下断崖不可么？”

霍玄皱眉不语。端木少华突然笑道：“够了，二位，这件事并不重要。”不错，重要的该是三女被囚在何处？

岑参道：“那封信明明告诉咱们是此处，怎么……”

端木少华道：“那有可能他们知道消息走漏，半途改了地方！”岑参沉吟说道：“该只有这一种可能了……”

猛然抬眼，道：“走，漫无目的的乱找瞎撞不如找个人去问问。”霍玄道：“找谁？上哪儿去？”

岑参道：“先折回萍乡再说，走吧！”

立即，三人腾身飞射出谷不见。

刹时间，这谷中又恢复了一片空荡，寂静，只有那片黑色的衣角，在随偶然拂过的谷风飘动着。

第三十九章 酒肆奇遇

盞茶工夫之后三人回到了萍乡。

一眼看上去，这地方并没有什么异状，只是，在感觉上，三人都认为有几对眼睛在暗中窥探着他三个，但却又难说出那几对眼睛隐于何处！

这，也许是一种错觉吧！

三人到了醉太白酒肆，因为那一大锭银子，所以那伙计对他三个特别客气，特别周到，也特别的热和。

伙计一见他三人进来，连忙丢开一切迎了过来，见面便哈腰赔上满脸笑容，忙说道：“三位爷回来了，正好，那一顿酒菜还没找钱呢？”要在如今这年头，他早装傻了。

端木少华一摆手，笑道：“多的送给小二哥买酒喝了。”

伙计是酒肆的伙计，他未必稀罕酒，但他却稀罕那雪花花的白银子，心花怒放，喜形于色，那腰哈得更低了，脸上的笑意也更浓了，忙往里让客。

在那付老座头上坐定，伙计殷勤地道：“三位爷这一趟如何？”端木少华笑着摇了摇头，道：“我只当那炼丹池是个什么仙迹奇景呢，原来是块大石头。”

那伙计道：“本来是嘛，三位别小看了那块石头，这地方数那块石头最出名，远近慕名而来的人，不知有多少呢！”

端木少华道：“这正是有仙则名了……”

伙计道：“三位可曾见着那对老夫妇？他二位碰见仙了么？”端木少华点头说道：“见着了，那两位还在那儿住着，只未听说是否已经碰见过仙了，不过，只要心诚，我想是会碰见的。”

伙计道：“相公爷说得是，说得是，三位要吃点什么？”

端木少华道：“仍然是拣好的拿吧！”

那伙计应了一声，刚要走。

岑参突然说道：“小二哥，我听那老头儿说，他们有几个人已经下山去了，不知可有到你这店里来过？”

那伙计一怔摇头说道：“没有啊，怎么……”

岑参道：“没什么，随口问问。”

伙计“哦”地一声，转身而去。

适时，由门外走进来两个酒客，店小人手少，除了掌柜的便是伙计他，他不得不上前招呼。

这一招呼，伙计碰上了从没碰见过的怪酒客。

刚进来的那两个，一个身材瘦高，穿着一身缎子长袍，一张脸冷冰冰的不带一丝表情。

那另一个则是穿着褂裤的矮胖汉子，他跟那瘦高汉子完全不同，胖脸上老挂着笑容，只是那笑容令人头皮发麻。

他两个坐在靠门一付座头上，伙计刚近前，那矮胖汉子伸手自伙计肩上拉下那条手巾，道：“伙计借来擦擦手！”

客人擦手哪能不让擦？伙计忙赔笑说道：“这手巾上有油，要不要给爷打盆水来？”

矮胖汉子边抓着毛巾狠擦，生似他手上沾了漆，一边摇头笑道：“不用了，擦擦凑合了，谢谢你！”

说着，把手中放回伙计肩头。

伙计道：“二位要吃点什么？”

矮胖汉子道：“随便拿几样好了，填饱肚子就行！”

人随和，也能凑和。

伙计应了一声，转身欲去。

那矮胖汉子伸手拉住了伙计的手，另一只手一翻，塞进伙计手中一块银子，含笑说道：“先拿去，待会儿算，多了免退，少了再补。”

没听说上酒肆有先给钱的，伙计一怔，刚要说话。

那矮胖汉子已然松开了他，摆手说道：“先拿去，先拿去，早给晚给，不是一样么？”

想想也是，伙计未再多说，称谢而去。

须臾，他从里间端着酒菜送上了霍玄等三人的座头，拿那手巾抹了抹桌子，这是习惯，然后把酒菜摆了上去。

摆好后，他殷勤地道：“三位爷还有什么吩咐么？”

端木少华摆手说道：“没事了，你忙去吧！”

伙计应声而去，又进了里间，想是为那两个拿酒菜去了。端木少华执壶为霍、岑二人及自己满斟一杯，放下酒壶，然后举杯邀霍玄、岑参。

也许那才进门的两位酒客饿坏了，馋极了，当霍玄等三人举杯之际，那两双眼睛盯着他三人直瞧。

三人就待沾唇的刹那间，店伙由里面行了出来，端木少华忽地一怔，停杯未饮，他那异样表情也同时被霍玄与岑参看见，二人也停杯未饮，忙问道：“老二，怎么了？”

端木少华摇摇头，道：“我看伙计有点不大对劲？”

霍玄道：“什么不大对劲？”

端木少华道：“不过转眼之间，他的脸色怎么白里渗青，而且步履也那么摇晃浮动不定，像是害了病！”

霍玄、岑参闻言忙向伙计望去。

此际，只能望见伙计的左半边脸，不错，是有点白，而同时，那矮胖汉子却忙收回目光与瘦高汉子说了话。

霍玄未在意，岑参却微微皱了皱眉，但是他未动声色。

转眼间伙计走了过来，端木少华叫道：“小二哥，请过来一下。”伙计闻喊忙走了过来，赔笑说道：“相公爷有什么吩咐？”端木少华望了他一眼，道：“你不舒服么？”

伙计忙摇头说道：“多谢相公爷，没什么，只是头有点晕，心里有点作呕，也许昨天晚上没睡好，不碍事的……”

在这说话的当儿，岑参一双目光直望着那矮胖汉子，与那瘦高汉子，那两个仍然在谈笑，但显见已经有了不安之色。

适时，端木少华道：“小二哥，把舌头伸出来我瞧瞧。”伙计笑道：“怎么，相公爷会看病？”

端木少华道：“懂得一点儿。”

伙计未再多说，张嘴把舌头伸了出来。

在拉伙计坐下的当儿，他有意无意地在伙计胸前碰了一下，然后目光盯在伙计脸上，道：“小二哥，你刚才有没有吃过什么东西？”

伙计脸上猛然一红，窘笑说道：“相公爷好厉害，刚才我在为三位端酒

菜的时候，偷偷捏了一块酱牛肉吃了，别的没有……”

端木少华目光移注在桌上那盘酱牛肉上，一伸手把右手无名指上戴的那只银指环碰了上去。

只一碰，那银指环立变乌黑。

端木少华脸色又复一变，霍玄轩了双眉。

伙计懂，吓得一瞪眼，便要叫。

端木少华忙道：“小二哥，别嚷嚷，越嚷嚷越糟……”

人没有不惜命的，伙计未敢再叫，但却已吓得浑身打着哆嗦，眼泪直往下流，端木少华忙道：“小二哥，放心，碰见了，你死不了，告诉我，这店里还些什么人，这牛肉是谁……”

岑参突然冷冷喝道：“你两个，别动！”

端木少华与霍玄一怔，忙循岑参目光望去，只见那矮胖汉子与瘦高汉子站起来要走，桌上的菜好好的，竟是一筷子未动，一口未尝，好不可惜！

端木少华与霍玄明白了……

明白是明白了，可是那两个要夺门而出，转身便往外奔去。

惜乎他二人太慢了，转过身来尚未迈步，身后微风飒然，岑参平掠射至，双掌并出，攫向二人后颈。

他两个身手不差，功力亦非等闲，身形突然分向左右让开，霍然旋身，各出一掌迎砍岑参双腕。

岑参未躲闪，冷哼一声双掌外翻，那矮胖汉子与瘦高汉子肘上又各挨了一下，闷哼一声弯下了腰。

岑参掌未收回，变掌为抓，钢钩般十指闪电一压，已然扣上那矮胖汉子与瘦高汉子肩井。

那两个一声痛呼未出口，岑参一手一个把他两个提了起来，转身走了回去，这一来，酒肆里立即大乱，酒客们转瞬间惊走一空，里间走出了掌柜的，满脸惊慌刚要张口。

霍玄一摆手，道：“请一旁坐坐，我三人正为你的伙计治病！”

那掌柜的未敢多说，连声唯唯退往一旁。

岑参抓着那两个，双掌一按，把那两个按在了椅子上，道：“老二，我负责行刑，你问吧！”

端木少华扬了扬眉，立即逼视那矮胖汉子道：“我说你阁下刚才擦的什么手，先付什么酒费，要不是这位小二哥毒性发作得快，我三个岂不着了你的道儿……”

手往那矮胖汉子面前一伸，接道：“先把解药拿出来。”

那矮胖汉子不再笑了，脸色如土，没有动。

岑参五指微一用力，他闷哼一声，头上见了汗迹，可是，他仍未开口，也未动。

岑参冷冷一笑，道：“好硬的骨头，你这条膀子是不想要了！”

话落，只听“叭”的一声，那矮胖汉子身形一颤，翻了白眼，软了身子，敢情他肩骨已碎，疼晕了过去。

端木少华反手又一指瘦高汉子，道：“你替我伸个手，把他怀里的解药拿出来！”

瘦高汉子迟疑了一下，未动。

岑参冷冷说道：“难道你也要跟他一样？”

瘦高汉子突然冷冷说道：“诸位自己有手，何不自己拿！”

岑参脸色一变，道：“我非要你拿不可，你拿不拿？”

瘦高汉子脸上一阵抽搐，未说话，忽地抬手向矮胖汉子怀中探去，手刚探入，身形一颤，闪电般抽回，指端带起一道白光，他猛然一甩，白光“叭”地一声落在地上，那赫然是一条通体雪白如玉的小蛇儿，蠕蠕而动。

三人刚一惊，那瘦高汉子已左掌一翻，掣出一柄解腕尖刀，手起刀落，一只握成拳的右掌齐腕断下，血溅了一桌子。

然后，他弃刀出指，自己闭住右臂穴道，冷冷说道：“解药在地上那只手中，诸位可否自己拿。”

断了一只手，他竟连眉头都未皱一下。

三人不禁暗暗皱眉，那掌柜的早吓得瘫成一堆。

霍玄浓眉微轩，一掌毙了地上小蛇，然后功凝单臂，俯身拾取那只血淋淋的断手，就在这转眼间，那只断手已然色呈乌紫。

霍玄扳开那只断手，取出了一只小瓷瓶，丢了断手，把小瓷瓶递向端木少华，端木少华接过，目注瘦高汉子道：“这就是解药？”

那瘦高汉子冷漠地道：“我犯不着为一个伙计赔上两条命！”

“说得是！”端木少华点头一笑，拔开瓶塞，自瓶中倾出一颗其色淡白的药丸递向伙计，笑道：“小二哥，吃了药后赶快到里面去，把那盘害人的酱牛肉扔了吧，不，最好挖个坑埋了，越深越好。”

那伙计接过药丸吞下，二话未说，离座砰然跪倒，叩头说道：“我这条命是三位爷给的，我这一辈子永不忘大恩！”

端木少华还真未来得及阻拦，刚一皱眉，伙计已爬了起来，未再多说转身往里间行去。

端木少华摇头一笑，转注那瘦高汉子，道：“现在该咱们谈谈了，二位怎么称呼？”

那瘦高汉子面无表情地冷冷说道：“我叫呼延天左，他叫尉迟化文！”

端木少华“哦”地一声道：“原来是雪山二怪，怪不得他身怀如此凶毒的雪蛇，看来我是有点失敬了……”

话锋微顿，接道：“阁下，你我有仇？”

呼延天左道：“谈不上仇！”

端木少华道：“有恨？”

呼延天左道：“也谈不上恨！”

端木少华道：“那我不解了，彼此一无仇，二无恨，二位何故不惜伤害无辜，假手他人施毒欲置我三人于死地！”

呼延天左道：“告诉你也无妨，我二人拿了人家的，不得不为人家做点事！”

端木少华道：“拿了谁的？”

呼延天左道：“人家的。”

端木少华道：“人家二字指的又是谁？”

呼延天左道：“我只能告诉你人家，这是做买卖的信约！”

端木少华扬眉一笑，道：“原来二位是做买卖的，那容易……”

探怀摸出三包东西，放在桌上摊开来，呼延天左眼睛一亮，目为之不转瞬，一付贪婪相。

那是一包明珠，还有十几片金叶。

端木少华淡淡一笑，道：“我也跟你谈谈生意，做做买卖，你答我两问，只要这两问确实，这一包东西就是你的。”

呼延天左急不可待地道：“咱们一言为定，你问吧！”

武林人物，尤其成了名的大人物，十之八九都视钱财如粪土的，这雪山二怪竟嗜财如此，岂非怪哉。

端木少华扬了扬眉道：“你告诉我，人家二字指的是谁？”

呼延天左摇头说道：“不认识，他是个文士装束的中年汉子。”

“不认识！”端木少华眉锋微皱，道：“这怎么说？”

呼延天左道：“他认识我俩，我俩不认识他，刚才进酒肆之前，他拦路跟我两个攀谈，言明卅颗明珠换三条命……”

端木少华插口说道：“看来他的确认识你俩！”

呼延天左脸却未红，冷漠地道：“这没有什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世人总脱不出名利这个圈子的，在武林中我二人已薄有名气，自然要凭本领求点利了，我二人也别无嗜好，生平唯爱此物！”

端木少华点了点头，道：“爱财无可厚非，将本求利也是正路，若为财而害命，那就有点伤天害理了，阁下说下去。”

呼延天左道：“卅颗明珠换三条命，本轻利重，这买卖换谁谁也干，于是，他先付了十五颗明珠，言明另十五颗事成之后再付。”

端木少华道：“事成之后怎么个付法？”

呼延天左道：“他在对街屋檐下，眼见你三个倒地便算事成，只要我两个一出门，他立即付另外十五颗。”

三人都未向外看，因为他三个知道，那人既站在对街屋檐下，适才酒肆中的情景该悉收眼底，早已带着那另十五颗明珠鸿飞冥冥，没了影了。

端木少华摇头说道：“你何不早说？我三个若早知道，好歹也帮你把那另十五颗明珠赚来，如今白白损失了一笔钱财……”

呼延天左道：“按生意眼看，那也很划得来了。”

“也说得是！”端木少华笑了笑，道：“第一问如此，我第二问似乎不必问了！”

呼延天左道：“怎么说？”

端木少华道：“第一问你都不知道，第二问你就更不会知道了！”

呼延天左急道：“那么这些明珠与金叶……”

端木少华道：“第二问我不拟再问，第一问你答的不够确实，这笔买卖做不成，这笔钱财自然也就赚不成了！”

呼延天左断只手面无表情，一听这话却急得脸上变了色，两眼一睁，挑了眉，急急说道：“第一问我答的怎么不实？”

端木少华道：“很简单，你说那儿有个人，我没有看见！”

呼延天左哑口无言，一张脸憋得成了紫酱色，半晌，他突然说道：“问你那第二问，我也许知道也未……”

端木少华暗暗好笑，摇头说道：“你不会知道的，不问也罢！”

呼延天左往起一站没站起，急道：“你只管问，我答不出来你不必给，这又不吃亏！”

端木少华沉吟了一下，突然点头说道：“也好……”

呼延天左神情猛然一喜。

端木少华暗暗皱眉，接道：“我听说灭清教劫掳了三个姑娘家囚在五峰

山炼丹池左近，及至我三个赶往救援之际，却发现那三个姑娘被人掉了包，你知道那三位姑娘被藏到哪儿去了？”

呼延天左脸上喜色消失，刹时间变得既失望，又懊丧，目光紧紧地凝注在那包明珠金叶上，好半天才舍不得地摇了摇头：“这我不知……”

“道”字未出，忽听那矮胖的尉迟化文轻哼一声，道：“瘦子，问问他，那三个姑娘姓什么叫什么的？”

敢情他已经醒转了，肩骨已碎，头上流汗，他仍然不忘赚钱。

三人眉锋不由为之一皱。

呼延天左转眼望向端木少华。

端木少华迟疑了一下，道：“复姓司徒，是三姐妹……”

尉迟化文两眼猛地一睁，奇光闪射，道：“可是南荒白骨老怪那三个干女儿？”

端木少华忙点头说道：“正是，你知道？”

尉迟化文未答，转望呼延天左，埋怨地道：“瘦子，你从来不用脑筋，要不是我醒得快，这笔钱岂不成了煮熟了的鸭子，到了嘴边又飞了！”

呼延天左嗫嚅说道：“我哪知道他问的是那三个！”

尉迟化文狠狠瞪了他一眼，转望端木少华，道：“我两个往这儿来的时候，碰见了她三个……”

端木少华忙问道：“在哪儿碰见的？”

尉迟化文未即时回答，贪相毕露地望了桌上那包明珠与金叶一眼，狡猾地笑了笑，道：“这包东西，你预备付出多少？”

端木少华道：“你俩答我一问，自然是一半。”

尉迟化文道：“让我算算看……”

要抬右手，眉锋一皱他又忙换了左手，伸出一根指头在那包东西上拨来拨去，须臾，收手说道：“一半是八片金叶，十颗珠子，嗯，这生意做得……”

岑参突然冷哼说道：“就是不给你也得说。”

尉迟化文脸色一变，摇头说道：“没那个说法，要不用这办法，你三人就是杀了我俩，拆散了我俩一身骨头，我俩也不会说一个字！”

岑参冷冷一笑，方待说话。

端木少华摆手说道：“小岑，别打岔，说好了的岂可失信于人！”

忙转注尉迟化文，道：“说你的，咱们一言为定！”

尉迟化文展颜为笑，胖脸一阵抖动，道：“你算是摸清楚了我俩的脾气……”

顿了顿，接道：“白骨老怪那三个干女儿，骑着三匹快马，沿江奔庐山去了！”

三人一怔，端木少华道：“庐山？”

尉迟化文点头说道：“不错，庐山。”

三人讶然互望，端木少华诧声说道：“她三个怎又去了庐山？”

霍玄没说话，岑参却冷冷说道：“老二，你信么？”

尉迟化文突然说道：“我要是说一句假话，我是乌龟王八蛋……”

这倒好，为这几个钱，可真不容易！

端木少华眉锋一皱，道：“我没说不信！”

尉迟化文大喜说道：“信了就好，这珠子金叶是我俩的了！”

伸左手便要去拿。

“慢点！”端木少华探掌按住了他的手。

尉迟化文头上青筋暴起，道：“这样好不，你三个带我俩一起走，沿途可以打听可以找，要是我说假话以讹诈财，这些个我不但不要，还愿意赔上这两条命，这样总行了吧？”

端木少华忍不住失笑说道：“我没有说信，也没有说不信，我是还有话问！”

尉迟化文神情一松，脸上又堆起狡猾笑容，道：“问，可以，我知无不言，不过……嘿，嘿，咱们得另谈价钱！”

岑参冷笑说道：“你是想敲竹杠？”

尉迟化文笑道：“这种生意我做不做两可，愿不愿随你！”

岑参双眉一挑，还待再说，霍玄突然翻眼说道：“小岑，为她三个就是再多花点儿也应该。”

岑参气得跺了脚，道：“敢情你是以为我心疼！”

尉迟化文狡猾地笑了，道：“对了，还是这位看得开，说得对……”

岑参冷冷说道：“莫忘了，你已经碎了一边肩骨！”

尉迟化文道：“要是不谈生意，没有代价，再碎一边我也不说！”

岑参真火了，双眉刚挑，端木少华忙递眼色，拦过话头：“阁下，这样好不，一颗明珠换一问？”

尉迟化文喜笑颜开，胖脸上的肥肉直打哆嗦，道：“使得，使得，一颗明珠换一问，就这么办。”

端木少华双眉微扬，吁了一口气道：“你告诉我，就她三人三骑么？”

尉迟化文道：“事实上，我没有再看见第四个人！”

端木少华抬眼望向岑参，道：“小岑，这似乎不像……”

岑参冷冷说道：“也许一路有人暗中监视着，他没看见！”

端木少华点了点头，收回目光，道：“阁下，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尉迟化文道：“两天之前，我是在马回岭看见她三个的。”

端木少华道：“那快到庐山了，你怎知她三个是去庐山？”

尉迟化文道：“我听见她们问路了！”

端木少华道：“她三个可曾带着什么？”

尉迟化文摇头说道：“没有，连兵刃都未带！”

端木少华双眉微挑抬眼说道：“小岑，那就不会错了。”

岑参点头说道：“是不错，可是南辕北辙，咱们却找错了地方！”

端木少华道：“那是番秃行事高明……”

说着，伸手取了八片金叶，十四颗明珠放在桌上，一颗不多，一颗不少，然后揣起剩余的，道：“这些是你俩的了，拿去吧！”

尉迟化文大喜，笑得合不拢嘴，忙伸出左手拨了四片金叶，七颗珠子给呼延天左，道：“瘦子，这是你的。”

两个人两只手，连忙抓起塞进怀里。

端木少华飞快向岑参递过一个眼色，道：“我说过，爱财无可厚非，将本求利也是正途，但为财而害命，那就有点伤天害理了，如今二位的所有，足够过大半辈子的了，无须再在武林中闹纠纷，惹血腥，征名逐利了，小岑，放他俩走吧！”岑参松了手，呼延天左与尉迟化文连忙站了起来，但甫一站起，便双双色变，尉迟化文没了笑容，骇然说道：“你，你，你废了我俩的功力！”

端木少华含笑点头，道：“不错，这是为武林，也是为你两个！”

呼延天左、尉迟化文身形暴颤，目射狠毒，神态怕人，须臾，那怕人凶态一敛，尉迟化文颓然道：“你说得对，够吃够喝了，乐得享大半辈子清福了，还干什么去冒风险，惹血腥，瘦子，咱俩走吧！”

言毕，各垂着一臂，相偕出门而去。

望着那一高一矮，一瘦一胖的背影，端木少华突然说道：“小霍，小岑，咱们跟他！”

霍玄瞠目愕然，岑参却一笑说道：“对，灭清教不会甘心白白送人十五颗明珠的。”

身形一闪，由后窗射出不见。

雪山二怪呼延天左与尉迟化文出了太白醉，顺着酒肆前大路往北行去，如今他两个功力已失，成了寻常人，步履之间，是那么沉重，那么迟缓。

此际，在一处街道拐角处，正有一对狠毒的目光望着他们两个，可惜他两个茫然不觉，仍低着头往前走。

而，那对尽射狠毒的眸子，也跟在他俩身后，不即不离，始终不现身形地往北移动。

看看已出萍乡，再往前走，是一条行人稀少的傍山道路，渐渐地，行人越来越少，终于，只剩下他两个了。

那双狠毒的目光更狠毒了，一声轻笑：“二位，请候我一步！”

白影电闪，不知由何处射出，却正射落尉迟化文与呼延天左面前，那是个颇为俊俏风流的白衣文士，手里还摇晃着一柄玉骨描金扇，俨然翩翩佳公子，只可惜面目阴沉，目光太狠毒，嘴角的笑意太冷酷。

尉迟化文与呼延天左一怔住步，定过神来，尉迟化文首先笑道：“原来是尊驾，有何见教？”

那白衣文士含笑说道：“特来付另一半报酬，不知事……”

尉迟化文扬眉说道：“尊驾既看得一清二楚，何必明知故问。”

那白衣文士摇头笑道：“那么二位恕我，我要收回另一半……”

呼延天左脸色一变，冷冷说道：“我二人一断手，一废臂，难道抵不上十五颗珠子么？”

那白衣文士阴险笑道：“那是二位的事，我是事先言明的，事成付卅颗珠子酬谢，如今事既不成我当然一颗都不付。”

呼延天左道：“尊驾是欺我二人断手废臂带了伤。”

“不！”白衣文士阴笑摇头道：“我欺二人等于两个废人！”

二人大惊，呼延天左失声说道：“你看见了？”

“不！”白衣文士吃吃笑道：“二位的步履，神态，明眼人还能看得出来么？”

呼延天左机伶寒颤，侧顾尉迟化文，道：“胖子，你说怎么办？”

尉迟化文道：“这还不好办么，这东西是咱们的命！”白衣文士嘿嘿狞笑说道：“说得是，那是命，人为财死，二位就纳命来吧！”

“刷”地一声合了玉骨描金扇，便要闪身。

蓦地里，一声冷笑由身后响起：“你可真称得上心狠手辣！”

这白衣文士不愧狡猾诡诈，他闻声一惊，既不回头也不再下手雪山二怪，身形电飘前窜，一掠便是数丈要跑。

然而，由那道旁山壁上如流星殒石一般射落一黑一青两条人影，一泻落

地，恰好拦在他眼前。

那是霍玄与端木少华，霍玄双目炯炯，浓眉微轩，威态慑人，而端木少华则面含微笑，负手卓立。

白衣文士大惊失色，身形一顿，猛然左窜，往道旁旷野中掠去，无如，他身形才动，眼前一花，端木少华已到了眼前，这一来，立呈鼎足之势将他围住。

白衣文士未再动，阴险目光一转，刹那间恢复平静，向端木少华举手一拱，笑道：“三位是……”

端木少华淡淡笑道：“你不认识我三个么？”

白衣文士摇头说道：“恕我眼拙，三位陌生得很！”

端木少华笑了笑：“对三个不相识的人下毒手，其心其行，更饶恕不得了。”

白衣文士一惊，扬眉强笑，道：“阁下这话……”

端木少华未予答理，目注尉迟化文，道：“阁下，这位便是那买通你二位下毒之人么？”

尉迟化文道：“正是他，一点不错！”

端木少华道：“那么，二位走吧，免得溅上一身血！”

尉迟化文应了一声，偕同呼延天左，连忙离去。

他两个一走，端木少华立即转注白衣文士，道：“阁下，贵姓大名，怎么称呼？”

白衣文士忙笑道：“有劳动问，我姓甘，单名一个化字，那名号即俗又难听，恐让三位见笑，叫‘琵琶手’。”

端木少华道：“大丈夫敢做敢当，阁下为何害我三个？”

甘化忙道：“阁下这是说哪里话来……”

端木少华道：“阁下看见雪山二怪了，他两个断一手，废一臂，一身功力俱失，这仅是对帮凶略示薄惩，像阁下这元凶主谋……”

甘化还待再狡辩，岑参突然冷冷说道：“我三个没那么多工夫，也没那么好心情，你要是不想断左手，废右臂，失去一身功力，就老老实实的说！”

甘化脸色一变，强笑说道：“其实，三位，这完全出诸误会，我认错了人……”

岑参道：“既是出诸误会，认错了人，一见面你跑什么？”

甘化道：“我知道是误会，三位并不知道，我怕三位不让我解释。”

端木少华笑道：“好一张利口，既如此，你又何必怕人知真姓名！”

甘化一惊忙道：“这位莫要……甘化就是我的真姓名。”

“是么！”端木少华淡淡笑道：“我却以为阁下该叫狠心秀士韩一俊。”

甘化大惊，失声说道：“你，你，你认得我？”

端木少华道：“你忘了，我没有忘，当年你随各路豪雄拜会不归谷时，我见你阴狠奸诈，对你印象最深刻。”

甘化默然不语，想必他默认了。

端木少华淡淡一笑，道：“狠心秀士声名不弱，也颇能震慑黑白两道，不过对我三个你自己该知道你有几分把握，如果想活着离开此地，我奉劝你不要再在我三个面前耍奸滑……”

韩一俊神色震动，没有说话。

端木少华道：“请答我第一问，你在灭清教中任何职？”

韩一俊连忙摇头，道：“端木大侠，我不是……”

端木少华道：“忠言逆耳，本性难改，又来了么？”

韩一俊机伶一颤，忙改口说道：“端木大侠，韩一俊忝为一名堂主！”

端木少华点头说道：“职位不低，是和天仇叫你来的？”

韩一俊道：“正是，除了教主与法王，谁还能……”

端木少华截口说道：“岑大侠刚才说过，我三个既没那么多工夫，也没那么好的心情，我只要知道这一件事，三位司徒姑娘哪里去了？”

韩一俊一怔，讶然说道：“三位司徒姑娘？怎么，难道三位认识……”

端木少华道：“我问你，她三位哪里去了？”

韩一俊愕然说道：“她三位与轩辕神君老夫妇，一直在南昌佑民寺啊！”

端木少华双眉微轩，道：“你还要在我面前耍奸滑么？”

韩一俊急道：“端木大侠，我说的是实话，端木大侠若是不信……”

端木少华截口说道：“她三位被和天仇囚禁在五峰山炼丹池附近，半途却又临时改换了藏处，难道你不知道？”

韩一俊讶然说道：“有这事？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端木少华扬了扬眉，道：“是么，你在灭清教中身为堂主，职位不低，我不以为……”

韩一俊忙道：“端木大侠，我真不知道。”

岑参冷冷说道：“老二，看来要是不给他吃苦头……”

韩一俊急道：“岑大侠，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是不知道。”

岑参道：“我不杀你，我让你尝尝五阴截脉的滋味！”

韩一俊脸色一整，道：“岑大侠，我的确不知有此事，岑大侠若是不信，定要以五阴截脉手法对付我，我也只有受着了。”

岑参冷笑一声，道：“那好……”便要抬掌。

端木少华忙递眼色，道：“这么说来，你只是奉命杀我三个？”

韩一俊点头说道：“正是，这我承认了。”

端木少华抬手一挥，道：“那好，你走吧！”

韩一俊一怔，愕然看了端木少华一眼，刚拱起双手，倏然脸色大变，神色颓废地道：“端木大侠，多谢留我一命，我已经知足了！”

头一低，步履沉重而迟缓地离去了。

望着韩一俊身影逐渐远去，端木少华突然一叹说道：“看来和天仇行事之高明，不下于当年的雷惊龙……”岑参冷冷说道：“恐怕是那番秃替他出的好主意。”

端木少华道：“这件事也只有他两个知道了！”

霍玄道：“老二，如今怎么办？”

端木少华道：“先回万寿宫对大嫂说一声，然后再赶到庐山走一趟吧！”也只有这样了，霍玄默然未语……

第四十章 情天生变

就在这一段时间内，万寿宫里发生了一桩大事！

那倒不是灭清教的乘虚大举进犯，没有，平静安宁，连一丝儿风吹草动也没有，这倒颇出人意料之外。

所说的这件大事，是夏梦卿回来了，只他一个人。

夏梦卿到达万寿宫的时候，是夜幕初垂的黄昏时分。

自然，这一家几口，是既热闹又高兴。

尤其是朱汉民与美姑娘霍玉兰，一个是由于久别的孺慕，一个则是急于想知道他的北京之行，是否圆满。

在那净室中，夏梦卿与聂小倩对坐灯下，朱汉民与霍玉兰这一对小儿女，则侍立一旁。

坐定之后，夏梦卿举目环顾，首先问道：“小倩，怎未见小霍他三个？”

聂小倩含笑把霍玄三人的去向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夏梦卿皱了眉，沉吟说道：“没想到和天仇之机警，犹胜于当年之雷惊龙，而且这么大胆，敢对轩辕忌夫妇下手，还好咱们那未来的三位弟媳送来了信，要不然……”

摇摇头，住口不言。

聂小倩淡淡一笑，改了话题：“你北京之行如何？”

这一问，问得美姑娘霍玉兰立即红透耳根，垂下粉首，可惜，那位傻哥儿没有留意。

夏梦卿“哦”地一声，道：“见着了，都见着了，该去看的，我也看过了！”

竟然是轻描淡写几句话，未提求亲事，那可能是碍于朱汉民当面，就算是暂时不想让朱汉民知道，也可以暗示，美姑娘冰雪聪明，聂小倩更是不必说，谁不懂？

还有，他没提带玉珠事，这又有什么不能说的？

美姑娘抬起了眼，聂小倩自是会意，她知道美姑娘着了急，忙道：“圆满么？”

夏梦卿点了点头，“嗯”了一声，道：“圆满，圆满，很圆满！”

似乎有点应付意味。

但是美姑娘满足了，娇靥又复一红，难掩心中之喜悦，那一双既黑又亮的大眼睛，闪动着异样的光采。

犹豫了一下，她想开口问父安，但突然她又机智地闭上了檀口，饶是如此，却已吓得心头小鹿儿乱撞。

朱汉民却道：“爹，容叔跟怡姨可安好？”

夏梦卿点头笑道：“好，都好，你容叔跟你怡姨一见面就先问你……”

忽地一叹接道：“多年不见了，他两位都老了！”

聂小倩含笑说道：“韶光易逝，岁月催人，哪有不老的，你我不也一样么？”

“说得是！”夏梦卿说道：“不瞧瞧？小儿女辈都这么大了！”

朱汉民接口说道：“爹，玉珠好么，还有……兰珠？”

美姑娘目中异采一闪。

夏梦卿点了点头，笑道：“都好，这两个想你想得厉害！”

朱汉民眉梢儿微轩，而且掠起一片难以形容的神色。

聂小倩明白爱子的感受，忙岔开话题，道：“上次你来去匆匆，民儿犹在病中……”

夏梦卿似乎也知道爱妻的心意，忙道：“这次我有很多日子的盘桓，我们爷儿俩没事时可以多谈谈了。”

这句话，确实冲淡朱汉民不少愁思，他脸上掠起了一丝笑意，道：“爹，您真不走了？”

夏梦卿笑道：“爹什么时候骗过你？”

这一来，朱汉民更高兴了。

高兴之中，聂小倩突然说道：“梦卿，关于灭清教，你打算怎么办？”

夏梦卿摇了摇头，淡淡笑道：“这是汉民的事，跟我无关，我把衣钵传给了他，就是要他独当一面领袖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

聂小倩笑了笑，未再问。

接下去：是一连串的轻轻谈笑，谈的都是些琐事。

而在这谈笑中聂小倩发现夏梦卿有很多的难言之隐，有很多话，他都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再不，就是顾左右而言他。

暗暗地，她不禁为之诧异，但是她旋又想到当着小儿女的面，夫婿也许有很多不便启齿之处。

想到这一点，心中也就释然了。

果然，又谈了片刻之后，夏梦卿向着朱汉民道：“民儿，跟你兰妹妹到院中走走，别这么枯坐着听了，咱们老的归老的，小的归小的，都好好谈谈！”

朱汉民会意，应了一声，偕同美姑娘退出了净室。

夏梦卿他还随手拴上了门，看得聂小倩不禁皱眉失笑：“你这是干什么，老夫老妻了，说话难道还怕……”

夏梦卿转过身来，截口笑道：“便是老夫老妻，说说体己话，温存缠绵也在所难免！”

聂小倩娇靥上掠上一片红晕，那成熟的风韵，远非一般年轻的姑娘家所能比，“啐”地一声，美目微瞥，低低嗔道：“别胡说八道，也不怕让小儿女听见！”

夏梦卿目中异采一阵闪动，笑道：“他俩听不见的，如今正站得远远地在啁啾密谈呢！”

说着，举步走了过来，伸手欲搭聂小倩香肩。

聂小倩皓腕轻抬，伸手把他拦开了，红着脸嗔道：“这多年你都心如止水，今天却怎……”

夏梦卿笑道：“人非草木，我又不是吃斋念佛出了家四大皆空，焉能斩断七情六欲，我不信你能心如止水！”

敢情，像他这么一个人也难免！

本来是，他说得对，人非草木，小别胜新婚，夫妻分离这么久，谁能耐那恼煞人的寂寞！

这绝非猥亵，在一对恩爱夫妻来说，这毫不为过！

聂小倩脸更红了，娇羞欲滴，轻轻说道：“你也不看时候，不看地方……”

显然，这是默许而非坚拒。

夏梦卿焉得不懂，神情突趋激动，道：“小倩，我要熄灯……”

聂小倩一惊，道：“别胡闹，这怎么行……”

夏梦卿涎脸说道：“有什么不行的？咱们是夫妻，如今又是……”

“不像话！”聂小倩嗔道：“汉民跟玉兰在外面，要一熄灯，这……”

娇靥通红，接道：“温存则可，适可而止，别的现在不许胡思！”

夏梦卿声音有点颤抖，道：“小倩，你知道，这不是一朝一夕的情……”

聂小倩抬眼凝注，道：“我看你今天有点不对，说话吞吞吐吐的，现在又……”

夏梦卿道：“那只因我难抑心中的……”

聂小倩道：“不许再胡说了，我说过，适可而止。”

夏梦卿一脸失望，懊丧地点头说道：“好吧，适可而止，可是，小倩，等夜……”

聂小倩红透耳根，叱道：“不许再说下去了！”

夏梦卿摇头说道：“好，好，好，不说，不说！”

说着话，抬起了手向聂小倩香肩搭去。

这回聂小倩未再动，但一颗乌云粉首却又微微垂下。

而，就在夏梦卿那只手即将要搭上聂小倩香肩的当儿，突然净室外响起了步履声，紧接着响起霍玉兰话声：“娘，我跟民哥能进来么？”

夏梦卿忙缩回手，皱起了眉。

聂小倩抬起了头，望着夏梦卿狡黠一笑，定了定神，在夏梦卿未开口之前说了话：“我正要叫你两个进来。”

飞快地向夏梦卿递过一个眼色。

夏梦卿闪身到了门边，未等霍玉兰推门便开了门。

一进门，美姑娘的神情有点异样，但刹那间，那异样的表情消失不见，忙走到聂小倩身边，道：“娘，您叫我跟民哥干什么？”

聂小倩脸上一热，忙笑道：“你两个要进来又要干什么？”

朱汉民道：“谈得好好的……是兰妹突然要进来！”

聂小倩诧异投注，“哦”地一声，道：“兰儿，有事么？”

霍玉兰含笑说道：“没什么，娘，是兰儿突然心血来潮，想变个戏法给您看看。”

聂小倩为之一怔，朱汉民也为之瞠目愕然。

本来是，好端端的变什么戏法，这位姑娘莫非……

聂小倩美目凝注，诧声说道：“兰儿，你说什么，变戏法儿？”

霍玉兰煞有其事地点了头道：“嗯！兰儿日前捡到一本书，那上面全是戏法儿……”

看来，这位姑娘是有点不对！

聂小倩诧声说道：“兰儿，你……”

霍玉兰截口说道：“兰儿能站在这儿，隔空取来爹身上一件东西，您信不信？”

聂小倩尚未说话，夏梦卿已然笑道：“姑娘，别胡闹了！”

霍玉兰摇头说道：“一点也不是胡闹，民哥，请过来帮个忙。”

朱汉民眉锋一皱，方待说话。

霍玉兰已然叫到：“民哥，来呀，你只管看嘛！”

朱汉民没奈何，摇摇头，走了过去。

霍玉兰伸手拉住朱汉民衣袖，把朱汉民拉向自己右侧，恰好在夏梦卿跟她与聂小倩之间，然后说道：“就站在这儿，留神啊！”

聂小倩忍不住皱眉说道：“兰儿，你究竟……”

霍玉兰又截了口，道：“娘，您瞧着，瞧清楚了，民哥，留神！”

话落，向着夏梦卿抬手一指。

这一指，怪事倏生——

夏梦卿脸上掉下了一层皮，不，那不是皮，而是一张特制的人皮面具，面具后，是一张白皮圆目的红脸。

聂小倩神情刚震，霍玉兰已然急喝说道：“民哥，他要伤娘，出手！”

果然，那位夏梦卿冷笑一声：“丫头，你厉害！”

飞起一掌拍向聂小倩。

朱汉民立即恍悟，睹状忙凝大静神功，左掌电出，横截“夏梦卿”掌力，右掌疾探，降龙八手如飞递出。

霍玉兰更不怠慢，喝声一落，她便自抱着聂小倩往后爬倒，刚爬倒，砰然一声大震，木桌粉碎，墙壁洞开，碎木激扬，尘土飞射，灯也灭了。

黑暗中，不知谁一声闷哼，但见一条人影往门外冲出，那人影刚出门，倏地身形一震，又一声闷哼的，紧接着无端地衣衫被扯落一幅，裂帛声中狼狽遁去。

又一条人影跟着掠了出去，那是朱汉民。

这里，霍玉兰扶起聂小倩也赶出了净室。

刚出净室，白影电闪，朱汉民已掠了回来，满脸惊怒之色，道：“娘，您受惊了！”

聂小倩差点没掉下泪来，强笑摇头，道：“没什么，还好发觉得早，要不然……”

那羞恼泪水猛然一涌，她连忙住口不言。

朱汉民恨声说道：“这匹夫不知是谁，好高的功力，民儿八大静神功的一掌，不但未能伤了他，反而被他那掌力震退了好几步，而且那降龙八手也未能抓住他，及至民儿追了出来，转眼之间却没了人影……”

聂小倩淡淡说道：“让他去吧，他已经受了伤了……”

“对了。”朱汉民诧声说道：“娘，刚才那匹夫夺门欲逃之际，不知被谁……”

聂小倩忙道：“那是娘在匆忙之间给了他一指。”

当然，她这是托辞，她明白，霍玉兰更明白那是谁。

朱汉民两眼瞪着聂小倩，没说话。

聂小倩嫣然一笑，道：“怎么，你不相信娘有这高功力？”

朱汉民脸一红，忙道：“事实上，娘，民儿不知道娘有……”

聂小倩道：“这是你爹上次来时，加了我一倍功力！”

朱汉民释然了，但旋即他又说道：“娘，你可知道那匹夫是谁？”

聂小倩摇了摇头，道：“此人功力奇高，该是当今宇内的一二人间人物。”

朱汉民皱眉沉吟说道：“这匹夫会是谁……”

忽地抬眼凝注霍玉兰，道：“兰妹，你怎么知道他是……”

霍玉兰一惊，忙道：“我，我在刚才出门时，看见他耳后的肤色跟脸上的肤色不同，当时我就动了疑，到了外面左想右想我觉得不对！”

朱汉民道：“兰妹何来这高功力，能隔空取下他的面具？”

糟了，这一问叫霍玉兰如何回答。

刹那间美姑娘涨红了脸，正自着急为难。

只听一个无限甜美的银铃般话声由门后响起：“哥哥，是我！”

霍玉兰一怔，神情微松，吁了一口大气。

朱汉民神情大震，失声叫道：“妹妹，是你？”

那甜美话声柔婉说道：“是的，哥哥，是我！”

朱汉民惊喜说道：“妹妹，滕王阁上援手，如今又……妹妹，让我看看你好么？”

他话声方落，门后现出了一袭黑衣，明眸皓齿，清丽若仙，不带人间一点烟火气的傅小霞。

朱汉民激动得流了泪，情不自禁，踏步过去便要去抓傅小霞那双柔荑，傅小霞身形一闪，柔婉笑道：“哥哥，阴阳相隔，人鬼途殊，沾我不得！”

朱汉民未再动，但那热泪直流。

傅小霞目射不忍，连忙转向聂小倩盈盈施礼：“倩姨！”

站直了娇躯，又向美姑娘打了招呼。

适时，聂小倩淡淡一笑，道：“小霞，你既然现了身，似乎没有必要再瞒你哥哥了吧！”

傅小霞笑了笑，道：“倩姨，这是您的令谕？”

聂小倩道：“我不忍看汉民这样，以后的事自有我！”

傅小霞道：“那么我遵命了。”

转身握上了朱汉民双手，轻轻说道：“哥哥，你觉得这是人手还是鬼爪？”

朱汉民一震而醒，惊喜呼道：“妹妹，你，你没有……”

霍玉兰插口说道：“民哥，她瞒人良苦，该打！”

傅小霞回眸一瞥，含笑说道：“是么？你不怕我叫你一声……”

霍玉兰怕了，红着脸忙转向聂小倩：“娘，您瞧她多厉害！”

聂小倩直笑，但未说话。

朱汉民无暇理会许多，直问傅小霞。

傅小霞遂把自己的一切，概略地说了一遍。

听毕，朱汉民明白了，想想，他有点悲伤，但再想想现在，他又不禁为小霞高兴。

只是，他没有想到将来，如果他要往远处想想的话，他的心情将会立即沉重起来。

聂小倩也怕他多想，忙开口说了话：“小霞，你该知道那是谁？”

傅小霞点头说道：“我知道，是夏叔叔告诉我的，在我没说出他是谁之前，请您先恕我来迟一步之罪，使您……”

聂小倩脸上一热，强忍着怒，忙道：“没有，小霞，你来得正是时候。”

说完了这句话，她才知道这句话有多么令她难堪，窘迫，羞恼，脸上又复一热，闭口不言。

傅小霞冰雪聪明，心中自是了然，忙接口说道：“倩姨，您可记得当年夏叔叔假扮冒充天外神魔南宫毅，琴棋书画诗酒花七阵挫败恨天翁百里相，哄骗得布达拉宫全军覆没那回事？”

聂小倩点头说道：“记得，我听你夏叔叔说过……”

猛然一惊，道：“小霞，你说那人是恨天翁百里相？”

傅小霞摇头说道：“不，恨天翁不是这等长相，恨天翁是个黑黑瘦瘦的干老头儿，这个人是天外神魔南宫毅。”

朱汉民脱口说道：“怪不得他功力如此之高！”

聂小倩失声说道：“小霞，那天外神魔南宫毅，在当年不是就传闻死了多年么？”

傅小霞道：“那是传闻，事实上他一直缩在北天山里。”

聂小倩“哦”地一声，道：“这么说，那阿旺藏塔法王，准是他放出来的？”

傅小霞点头说道：“是的，倩姨，就是他！”

刹时间，聂小倩眉锋皱得很深，神情也趋于凝重，脸上布满了一层浓浓的阴霾，默然良久，始道：“这是你夏叔叔告诉你的？”

傅小霞道：“是的，倩姨，是上次夏叔叔临走时告诉我的，他老人家料定那阿旺藏塔法王，必会替南宫毅出主意，要南宫毅也扮做他老人家的模样，以牙还牙报那覆灭之仇，所以在临走时告诉了我，要我小心提防，并加深我的功力，以对付这硕果仅存的老魔头。”

聂小倩动容叹道：“原来如此，这真是一报还一报，所幸你夏叔叔他事先料想得到，又让你暗中为助，要不然……”

机伶一颤，住口不言。

傅小霞道：“倩姨，您别生气，那老东西被我用菩提经上武学在左肋上点了一指，虽未能要他的性命，谅也够他受的了！”

聂小倩默然未语，但旋又说道：“小霞，你夏叔叔回来了么？”

傅小霞点头说道：“回来了，他老人家本预备在北京多待两天的，但是他老人家另外料到了一件事，所以不得不赶了回来！”

聂小倩“哦”了一声，傅小霞接着又道：“他老人家这趟还带了个人来！”

聂小倩忙问道：“带了个人？是谁？”

傅小霞含笑摇头，道：“不能说，三更左右，您自然会知道。”

聂小倩道：“跟倩姨你还卖关子，那么，你夏叔叔他又料到了什么事？”

傅小霞含笑又摇了摇头，道：“这我也不能说，您该问小霞的三位叔叔！”

聂小倩道：“可是你三位叔叔去……”

“我知道。”傅小霞点头说道：“他三位就要回来了，如今已进了大门，您听！”

聂小倩愕然凝注，道：“小霞，难道你也跟你夏叔叔一样，成了……”

朱汉民突然说道：“娘，不错，是霍叔他三位回来了！”话声方落，后院门传来了步履声，紧接着，夜色中现出了三个人影，那是霍玄，端木少华，岑参。

朱汉民连忙迎了上去，欢笑一阵，边走边谈走了过来。

这三位是何等样人，一眼便看出情形有异，容得傅小霞与美姑娘见过礼后，齐声忙问所以。

聂小倩遂把适才经过说了一遍。

听完了话，三人齐齐动容惊叹，端木少华道：“这才是灭清教厚礼聘的两个护法之一了！”

霍玄击掌说道：“不错，该是，但那另一个……”

端木少华摇头说道：“那就不得而知了。”

霍玄皱眉说道：“有了一个天外神魔南宫毅已够令人穷于应付，若是再来个跟他功力相仿的人物，那委实……”

傅小霞截口笑道：“全在夏叔叔手掌之中，您又何必担心！”端木少华频频点头说道：“是不错，夏大哥既然事先知道，他必有高明对策！”

这两句话，听得众人心头轻松不少。

这时，聂小倩开口说道：“大弟，你三个萍乡之行如何？”霍玄苦笑说道：“大嫂，别提了，我三个跟头栽大了……”聂小倩忙道：“是怎么回事？”

霍玄摇了摇头，道：“小岑说。”

众人的目光转向了岑参，岑参却道：“怎么丢人现眼的事儿，老让我说？”话虽这么说，毕竟他还是把该说的说了一遍。

静静听完，聂小倩皱眉说道：“和天仇好厉害，竟然在中途改变了地方……”

抬眼接道：“这么说来，你三个马上要赶往庐山去了？”

霍玄道：“是的，大嫂，我三个回来只是向大嫂禀报一声！”

聂小倩点头说道：“事不宜迟，一步之差能遗恨终生，要去你三个快去吧！”

霍玄等三人尚未答应，傅小霞突然说道：“霍叔，您三位不必再舍近求远奔庐山了。”

霍玄一怔说道：“怎么，小霞？”

傅小霞道：“如果我没有料错，三位未过门的婶婶如今该在来万寿宫的途中了，最迟半个时辰以后一定到。”

众人大讶，霍玄诧声说道：“小霞，你怎么知道？”

傅小霞摇头说道：“如今我不便说破，不信您三位待会儿自己看，不过，有句话我不得不先告诉您三位一声，我那三位未过门的婶婶这趟来意不善，您三位千万好自应付，要不然只怕亲家会变成冤家，爱侣会变成了仇敌。”

众人不由俱是一怔，聂小倩心知傅小霞如今不凡，所以绝非凭空捏造，无的放矢，况且事关重大，她也不会信口开河随便说，不由深深皱起一双眉锋。

霍玄三人则瞪大了一双眼，惊声齐问：“小霞，这话怎么说，又为什么？”

傅小霞淡淡笑道：“您三位原谅，我只能说这么多。”

霍玄道：“只是，小霞你怎会知道……”

傅小霞笑道：“小霞没有未卜先知之能，是夏叔叔告诉我的。”

“是夏大哥！”霍玄急得抓耳搔腮，叫道：“小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真是糊涂死我了，闷死我了。”

傅小霞淡淡笑道：“我不说过么，霍叔，我只能说这么多！”

端木少华忍不住说道：“小霞，你忍心看着你三位叔叔……”

傅小霞吐了吐香舌，道：“那没办法，端木叔，是夏叔叔的交待，我不敢不听。”

既是夏梦卿的交待，谁还敢再说什么？

于是，这后院中的气氛，立即静默了，静默中，还带点沉重的烦闷，隐隐能令人窒息……突然，霍玄开了口，道：“好吧，我三个不问了，等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听天由命了。”

“对了。”傅小霞笑道：“心胸豁达一点，放平静些，待会儿也好应付！”

霍玄苦笑说道：“有道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如今你三位叔叔只知己而不知彼，还谈什么应付？”

傅小霞淡淡笑道：“这您要原谅，我帮不上忙！”

霍玄道：“所以说我不问了。”

傅小霞笑了笑，未再说话。

霍玄却转注岑参愣愣一句：“小岑，求诸人不如求诸己，咱三个以你心智最……”

岑参冷冷说道：“我要能想通摸透，还会憋到如今等你问么？”说得也是，霍玄碰了个软钉子，苦笑不语。

大伙儿都想笑，但都没能笑出来。

端木少华一直不说话，一双目光却紧紧盯住傅小霞不放。

傅小霞忍不住扬眉说道：“端木叔，您看我干什么？”

端木少华开口说道：“我看你那镇定神色，悠闲意态，似乎表示了你这三位叔叔，有惊而无险，大可不必如此忧心……”

霍玄猛击一掌，叫道：“对，老二，看来还是你行！”

傅小霞充耳不闻，望着端木少华淡淡说道：“端木叔，是么？”端木少华毅然点头，道：“该是，小霞，要不然事关你三位叔叔，你焉会不急？”

傅小霞扬眉笑问：“端木叔，急一定要形诸于色么？”

端木少华为之一怔，道：“固不必非形于色不可，但是，至少你不会袖手旁观……”

傅小霞截口说道：“这是你三位的一生大事，难道还要旁人伸手么？夏叔叔说得好，自己的事，无论大小，都要自己去应付。”“得！”端木少华皱眉说道：“又是夏大哥！”

傅小霞道：“端木叔，不是我危言耸听吓唬人，待会儿您就知道了，我只有句奉告，千万好自应付……”

突然，一阵急促步履声传了过来……

霍玄等三人精神一振，抬眼向外望，只见朱汉民左右那八大护法之一，神色匆忙地出现在净室的门口。

傅小霞刚一声：“来了！”

只听那名护法躬身禀道：“禀老夫人，三位司徒姑娘求见……”

傅小霞目注霍玄等三人，淡然而笑，道：“怎么样？”

霍玄三人大为惊喜敬佩，霍玄拇指一挑，道：“小霞，有你的。”

当即转注聂小倩，聂小倩笑顾门外护法，道：“说我出迎！”

那名护法应声而去，聂小倩随即领着众人跟出净室。

然而，刚出净室，未往前走，众人便自怔住了。

原来，那适才通报护法呆立院中，那名护法面前丈余处，并肩站着那三位，只是如今脸上都带着一块黑纱。

聂小倩等定过神来，尚未说话。

那三位已由司徒琼华领着，浅浅向聂小倩施了一礼：“司徒琼华三姐妹，见过夫人。”

竟不叫“大嫂”，而改称了“夫人”。

霍玄三人心中顿时一紧，望向了傅小霞。

傅小霞装作未看见，聂小倩则未动声色，含笑道：“三位妹妹请屋里坐！”

要在往日，聂小倩有了这句话，司徒琼华三姐妹早就应声而前了，岂料，如今司徒琼华摇了摇头，说道：“谢谢夫人，不坐了，我姐妹今夜此来，是因为有两件大事，要请夫人主持公道，给我姐妹一个满意答复。”

听口气，聂小倩自然听得出，果如了傅小霞之言，事情有了出人意料的变化，当下也未强邀，道：“三位妹妹有什么事请只管说，天大的事我做主。”

司徒琼华道：“谢谢夫人……”

转注霍玄等三人，美目中顿现凄厉光芒，道：“请夫人代我姐妹问问霍大侠三位，彼此间何仇何恨的，使得他三位联手杀害了我姐妹的义父母！”

霍玄等三人闻言一震，便连聂小倩也愕然，道：“大妹妹，这话怎么说，彼此间不但无仇无恨，而且……”

司徒琼华道：“既然彼此间无仇无恨，他三位为何联手杀害我义父母？”

聂小倩刹时间转趋平静，道：“大妹妹，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司徒琼华道：“就在日前！”

聂小倩道：“在什么地方？”

司徒琼华道：“那要问他三位了。”

聂小倩道：“大妹妹，事实上，他三个不知道有这回事！”

司徒琼华道：“那也许夫人不知道，我愿意说明白些，萍乡五峰山！”

霍玄等一颗心立又往下一沉，霍玄刚要开口。

聂小倩已淡然点头，拦住话头，道：“是三位妹妹亲眼看见的么？”

司徒琼华摇头说道：“不，当时我姐妹往庐山去了，并未亲眼看见。”

聂小倩道：“那么三位妹妹怎知道……”

司徒琼华道：“是事后有人告诉我姐妹的！”

聂小倩道：“我想听听那是谁？”

司徒琼华有点犹豫，司徒霜华却突然说道：“是灭清教跟随家父母身边的一名坛主！”

霍玄双眉陡挑，脱口喝道：“原来是那漏网的匹夫！”

司徒琼华美目中寒芒一闪，冷然说道：“这么说来，霍大侠是承认了？”

聂小倩道：“大妹妹，我代他三个承认，他三个是去过五峰山，也确在五峰山上炼丹池前将灭清教男女两名护法击落断崖……”

司徒琼华厉声道：“那就该够了！”

“不然。”聂小倩摇头说道：“二妹妹，那两个并非轩辕神君老夫妇！”

司徒琼华道：“我要告诉夫人，那确是家义父母。”

聂小倩道：“大妹妹，他们三个看得很清楚，容貌不对，那男女两名护法，也坚不肯说出名字，所以……”

司徒琼华道：“我再告诉夫人一句，那确是家义父母，不可能有什么容貌不对之说！”

霍玄三人有心开口，却被聂小倩又拦了话头：“我不愿跟三位妹妹在口舌上争辩，三位先请看看这个。”

翻腕自袖底取出陈三送来的素笺，递了过去。

朱汉民连忙接住，走过去双手递向司徒琼华。

司徒琼华接素笺在手，看得一怔，抬眼说道：“夫人，这素笺何来？”

聂小倩淡淡笑道：“大妹妹先别问这素笺何来，先请答我一句，这素笺上的字，是不是出自大妹妹之手？”

司徒琼华道：“我不否认这是我的笔迹，但我从没有写过这张素笺，更没有被困五峰山盼望驰救事，只有……”

霍玄等三人明白了，脱口喝道：“好个和天仇……”

聂小倩淡然说道：“大妹妹，那就不对了，这素笺，是灭清教中一名叫陈三的人深夜送来的，据他说是三位妹妹所差。”

司徒琼华一怔，道：“灭清教中确有陈三其人，但我姐妹绝没有让他送什么素笺到此地来，这是绝没有的事！”

“还有！”司徒霜华突然冷冷说道：“我姐妹曾托人送一纸到此地来，但那托的不是灭清教的陈三而是丐帮南昌分舵弟子”

聂小倩美目中异采一闪，道：“可否请二妹妹说明白点？”

司徒霜华没说话，司徒琼华道：“日前，我姐妹受灭清教主和天仇之托，前往庐山拦截邬飞莺姑娘，当时和天仇曾将一纸指示交给我姐妹，我姐妹为报与夫人知道，欲往南昌觅一丐帮弟子送信，但在半途却碰上了一名丐帮弟子，于是……”

聂小倩截口说道：“于是大妹妹就托那名丐帮弟子，把那纸指示送来了？”

司徒琼华点头说道：“不错，那纸指示背后，我还写了字，告诉夫人……”

聂小倩道：“我以为，大妹妹如今该明白了，这是和天仇一手挑拨离间，而又借刀嫁祸的一着毒计的。”

司徒琼华道：“那丐帮弟子……”

聂小倩摇头说道：“我没有收到任何丐帮弟子送来的东西，我只有接到由灭清教陈三送来的这张素笺，很明显的，那丐帮弟子不是丐帮弟子，而是灭清教中人假扮冒充的！”

司徒琼华道：“可是他认识我姐妹？”

聂小倩笑道：“灭清教中人岂不更认识三位妹妹？”

司徒琼华道：“他见面便道出丐帮苍五老……”

“大妹妹！”聂小倩道：“灭清教中人，也没人不知丐帮苍长老的。”

司徒琼华未说话，聂小倩却道：“还有，大妹妹不该在那纸指示之后写了字，以致使人模仿了大妹妹的笔迹，能模仿人笔迹而令人难辨真伪的，除了那阿旺藏塔法王之外，该没有别人。”

司徒琼华娇躯暴颤，未说话。

聂小倩又道：“如今三位妹妹应该相信，这是和天仇的一着挑拨离间，又复借刀嫁祸的一着毒计。”

司徒霜华突然说道：“相信了，可是我姐妹那义父母死在他三个手中是事实。”

聂小倩道：“二妹妹，我不是说过么？他三个当时并不知道那两位护法就是轩辕忌神君夫妇，因为容貌不对，那两名护法也不肯说出名号。”

司徒霜华道：“无论怎么说，他三个总是杀害了我姐妹的义父母！”

聂小倩道：“那是因为他三个不知道，也是和天仇……”

司徒琼华突然颤声说道：“我姐妹那义父母虽然厕身邪道，但平生无大恶，罪不至死，不管是不知道也好，是和天仇的毒计也好，我姐妹的义父母总是死在他三个手中，我姐妹身为人义女，受人养育之恩，此仇也不能不报……”

说着，翻腕拿出那三样文定信物，道：“彼此间的婚约，至此一笔勾销，请夫人把这三样东西拿回去，也请将我姐妹东西交还，然后借这万寿宫后院，让我姐妹与他三位决一生死！”

此言一出，难为了聂小倩，急坏了霍玄三人。

朱汉民向傅小霞递眼色，傅小霞却笑着说道：“三位叔叔，自己的事哪能老让我倩姨来挡，说话呀！”

端木少华、岑参都未说话，唯有霍玄轩眉说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汉民，麻烦你，替霍叔把那三样东西拿回来。”

朱汉民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正自为难。

傅小霞已然笑道：“霍叔，忘了小霞说的，解铃还得系铃人？”

霍玄会错了意，浓眉一挑，道：“那么，我自己去。”

说着，他便要迈步。

傅小霞一顿脚，道：“哎哟，霍叔，每到这种时候，您就能糊涂得气死人！”

霍玄一怔未动，道：“怎么？难道不对？”

傅小霞道：“谁叫您三位是小霞的叔叔，看我的！”

立即转注那三位，含笑说道：“三位姨，容我说几句话后，您三位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么？”

傅小霞那美压尘寰的娇模样爱煞人，令人不忍不听。

司徒琼华当即点头说道：“姑娘请说。”

傅小霞道：“谢谢三位姨，我请问三位姨，三位当真决定这么做了么？”

司徒琼华毅然点头说道：“姑娘该知道，这事不怪我姐妹！”

“当然。”傅小霞微颌粉首道：“只怪我三位叔叔糊涂懵懂，不弄清楚就往五峰山跑，他三位就是给您三位曲膝叩头也不为过……”

他三位红了脸，微轩双眉，却没一个敢开口。

傅小霞接着说道：“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他三位未及细审便连夜启程，匆匆地赶往五峰山，也足见他三位对您三位……”

司徒琼华截口说道：“姑娘的话我明白，那深爱，我姐妹至为感激，可是他三个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杀了我姐妹的义父母。”

傅小霞点头说道：“您的话不错，他三位确不该这么糊涂懵懂，误伤了两位老人家的，亲仇不共戴天，也怪不得您三位翻脸反目，一笔勾销前情，拔剑相报，只是……”

顿了顿，接道：“我请问，两位老人家的遗体现在何处？”

司徒琼华一怔，道：“据那灭清教坛主说，两位老人家被震落百丈断崖下……”

傅小霞忙道：“三位可曾去那五峰山断崖下看过？”

司徒琼华点头道：“我姐妹去过了！”

傅小霞道：“可曾找到两位老人家的遗体？”

司徒琼华摇头说道：“没有，据那……”

傅小霞道：“那就怪了，两位老人家带伤自百丈断崖坠下，以常情说，不但绝难幸免，而且必然是……”至此住口不言。

司徒琼华道：“据那灭清教坛主说，那定然是那没良心的凶手在行凶之后发现真相，把两位老人家的遗体……”

傅小霞摇头说道：“您错了，也轻信了人言，如今您三位该知道，计由和天仇出，他的人的话，并不可信，据我所知，我三位叔叔在发现了那三个被押解的女子不是您三位，而已然被害了之后，一怒联袂下崖，但是，他三位也未见二位老人家遗体！”

司徒琼华道：“那么两位老人家遗体哪儿去了？”

傅小霞淡淡笑道：“我知道。”

她知道？

霍玄等三人与那三位连忙齐声发问：“在哪儿？”

傅小霞未理他三位，却笑问她三位，道：“稍时我自当奉告，不过在我

未奉告三位两位老人家的现下下落时，请您三位答我一问……”

目光微转，道：“假如二位老人家犹健在，您三位这仇还报不报？”

犹健在？这，听得霍玄三人一喜！

她三位也一喜，但司徒琼华旋即说道：“姑娘，别让我姐妹高兴了，那不可能，两个带着伤的人，自百丈断崖坠下，怎可能……”

傅小霞道：“吉人自有天相，难道您三位不希望两位老人家犹健在？”

司徒琼华道：“自然希望。”

“那就是了。”傅小霞道：“请您答我问话？”

司徒琼华迟疑了一下，道：“二位老人家如犹健在，那正如姑娘所说，吉人自有天相，是两位老人家的福命两大，可是这伤人之仇，我姐妹却仍是要报。”

霍玄等三人心中顿又一紧一忧。

傅小霞则淡然说道：“假如两位老人家毫无仇意，而又不许三位这么做呢？”

司徒琼华慨然说道：“那自然又当别论。”

傅小霞笑道：“谢谢您三位，还有，那亲事还算不算了？”

司徒琼华娇躯倏泛轻颤，黯然说道：“仇可免，但亲事我姐妹不愿再谈了。”

霍玄等三人本自大喜，闻言又复一急。

霍玄忍不住脱口说道：“这又为什么？”

司徒琼华倏转平静，淡淡说道：“不为什么。”

霍玄方待再说，傅小霞突然笑道：“暂时不谈婚事了，先解决彼此间的仇怨再说吧……”

一顿，扬首夜空，高声唤道：“有请两位老人家！”

众人闻言一怔，朱汉民目中方闪异采，只听一声轻啸由远而近，陡听夜空中有人笑道：“老朽夫妇遵姑娘芳谕！”

两条黑影如飞射落院中，可不正是五峰山上被击落断崖的那两位灭清教护法，霍玄三个怔住了，她三位也怔住了。

落地后，那老者先向傅小霞含笑点头：“愚夫妇谢谢姑娘化解仇怨！”

向傅小霞施礼谦逊之后，老者又转向了聂小倩，含笑拱手：“轩辕忌夫妇，见过夏夫人！”

聂小倩答礼招呼，老者立又转向三女，与黑衣老妇人伸手自脸上扯下两张面具，笑喝道：“丫头，不认识爹娘了么？”

可不正是那白骨人魔轩辕忌与毒手罗刹邓九姑么？

只是，二人眉宇间原有的暴戾之气，如今已荡然无存了。

三女瞿然惊醒，一声悲喜颤呼：“爹，娘！”

娇躯闪动，联袂扑了过来。

邓九姑两手抱三个，轩辕忌适时又道：“如今爹说句话，这全是和天仇与那老匹夫的毒谋，怨不得霍大侠三位，从今后不许再言一个仇字，听见了么？”

三女自是连忙点头答应。

至此，霍玄等三人算是放了一半心，但那为婚事的另一半，却仍悬着，不过，他三个信赖傅小霞必有回天妙策。

点头答应中，司徒琼华道：“爹，娘，您两位怎会……”

轩辕忌一叹说道：“这要感谢夏大侠的活命大恩了！”

众人俱皆一怔，司徒琼华忙问所以。

轩辕忌摇头叹道：“夏大侠委实天人，他测知爹娘有此一劫，故事先未加说破，而预先等在了五峰山断崖之下，不但救了我跟你娘，而且以神功治愈我的内伤，续接了你娘的两条膝骨，然后晓我二人以大义，嘱以大局及儿女为重，离开和天仇，尽释对霍大侠三位的仇怨静听至此，三女娇躯一转，望聂小倩便拜。

聂小倩忙闪娇躯躲避，道：“三位妹妹，便是要谢也不该谢我，何况夏大侠存有一点私心，为的是他三个，也算不得恩。”

轩辕忌叹道：“夏夫人莫要谦辞了，夏大侠醒愚夫妇痴迷，救愚夫妇性命，这两重大恩，愚夫妇是永远报答不完的。”

聂小倩摇头说道：“神君，后者是基于私心，前者是为大局，他是应该的。”

轩辕忌苦笑说道：“若论大局，愚夫妇对大局能有什么影响？若论私心，夏大侠也为的是愚夫妇及这三个丫头。”

聂小倩道：“神君要非这么想不可，那只好由神君了……”

一顿，喝道：“大弟，你三个还不快上前拜见？”

霍玄福至心灵，闻言忙领着端木少华与岑参走上前去，恭恭敬敬的一起施下礼去。

轩辕忌呵呵带笑，忙两手相扶，道：“不敢当，不敢当，老朽夫妇不知和天仇是计，在那五峰山上只不肯说出名字而且脸上还带有面具，使得三位认不出，否则的话，咱们早就见面了，也不会有今夜这等枝节了。”

傅小霞一旁插口说道：“这就是万般皆天定，半点不由人了。”

轩辕忌哈哈笑道：“好一个万般皆天定，半点不由人！委实如姑娘所言，否则的话，愚夫妇岂能有如此福缘碰上了夏大侠？若非夏大侠晓愚夫妇以大义，使得愚夫妇及时醒悟，将来还不知道落个什么下场呢！”

聂小倩含笑说道：“神君，这些事均已成过去，不必再提了，我那大妹妹还有件事尚未向我提起，如今……”

司徒琼华突然摇头说道：“如今我姐妹不愿再提了！”

聂小倩呆了一呆，愕然说道：“大妹妹，这是为何？”

司徒琼华缓缓摇头说道：“没什么，夫人。”

聂小倩道：“大妹妹，说说何妨？”

司徒琼华道：“夫人如一定要问，我只好说我姐妹不愿再提婚事了。”

轩辕忌与邓九姑站在那儿，神色出奇的平静，而且脸上仍挂着笑容，竟没一些儿诧异、惊愕之色。

聂小倩双眉轩动道：“大妹妹，能说说为什么吗？”

司徒琼华迟疑了一下，道：“夫人可曾看见我姐妹脸上蒙着一块黑纱？”

聂小倩点头说道：“看见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司徒琼华淡淡一声轻喝：“二妹，三妹！”

与司徒霜华、司徒婉华同时举皓腕，扯落了那块覆面黑纱，黑纱一落，在场除傅小霞与轩辕忌夫妇外，俱皆神情震动，一起被眼中情景惊得呆住了。

原来，三姐妹那如花娇靥的左右两边粉颊上，不知怎地多了两片无数细小的黑斑，使得三张绝色容貌大为逊色不少，这是谁如此辣手，毁人容颜？

定过神来，聂小倩脱口急道：“大妹，这是怎么回事？”

司徒琼华面泛悲凄之色，摇头说道：“夫人，我姐妹但叹命薄，不愿多说！”

说着，与两个妹妹又挂上了黑纱。

聂小倩还待再问，轩辕忌突然说道：“琼儿，说给夫人听听无妨！”

司徒琼华迟疑了一下，道：“女儿遵命！”

顿了顿，扬眉望向聂小倩，道：“夫人，我刚才说过，和天仇托我姐妹三人往庐山拦截邬飞莺邬姑娘事……”

聂小倩点头说道：“不错，我听见了！”

司徒琼华道：“我姐妹这脸上的疤痕，便是被邬姑娘用一种歹毒霸道的暗器打伤所留，这张脸是永远……”

傅小霞突然说道：“大姨，您三位碰见的，真是邬飞莺邬姑娘么？”

司徒琼华道：“没有错，姑娘，她自称……”

傅小霞道：“您三位以前见过邬姑娘没有？”

司徒琼华摇头说道：“没有。”

傅小霞笑了笑，道：“那么您怎知她就是邬飞莺邬姑娘呢？”

司徒琼华道：“是灭清教中人的指认，她自己也承认了。”

傅小霞笑道：“这么说，假如和天仇随便找一个女子，有灭清教徒的指认，再加上她自己的承认，您便认为她是邬姑娘了？”

司徒琼华呆了一呆，道：“姑娘，难道说她不是……”

傅小霞道：“可否先请您告诉我，那位邬姑娘什么模样？”

司徒琼华不假思索地把那位邬飞莺的相貌描述了一遍。

听毕，傅小霞笑道：“大姨，我敢说那位叫邬飞燕而不叫邬飞莺！”

司徒琼华一怔，道：“姑娘是说……”

傅小霞道：“您也许知道，邬飞莺姑娘有位姐姐叫邬飞燕，也就是和天仇的生身之母，和壻的如夫人。”

司徒琼华点头说道：“这个我知道。”

傅小霞道：“恐怕您还不知道，她俩是一对双生姐妹，长得非常相像，除邬飞燕唇边有颗黑痣及心性不同外，简直令人难以分辨谁是谁。”

司徒琼华呆了一呆，道：“这个我倒不知道。”

傅小霞道：“那么我再告诉您，邬姑娘的去处不是庐山，而是一处极为隐密，只有夏叔叔跟我知道的地方，您可相信？”

司徒琼华迟疑了一下，毅然点头，道：“姑娘，我相信！”

傅小霞笑道：“谢谢您，大姨，那么，如今这件事也解决了。”

司徒琼华摇头说道：“但是，姑娘，我姐妹仍是不愿再谈……”

聂小倩突然笑道：“莫非就是因为三位这脸上的疤痕？”

司徒琼华双眉一挑，道：“正是，夫人！”

聂小倩道：“无药可医了么？”

司徒琼华道：“据我所知，确实无药可治。”

聂小倩道：“那邬飞燕没有独门解药么？”

司徒琼华道：“邬飞燕及和天仇都说没有。”

聂小倩淡淡笑道：“大妹妹，毕竟，这是邬飞燕跟和天仇说的！”

“不！”轩辕忌突然摇头说道：“据老朽所知，他们的确没有解药。”

聂小倩毫不在意地笑道：“那也没关系，大妹妹，你该知道，跟夏大侠在一起的这些人，人人都不是世俗儿女，也不是好色之徒，我以为，三位当

初所以倾心他三个，只是因为他三个是顶天立地的盖世英豪，而他三个之所以也倾心三位妹妹，也就是因为三位是难得的巾帼奇英，绝不是因为三位的绝代风华……”

“谢谢夫人！”司徒琼华道：“这个我知道，无如我三姐妹自惭形秽！”

聂小倩道：“妹妹，真情贵在心而不在……”

司徒琼华摇头说道：“夫人，这道理我姐妹也明白，只是爱美是人的天性，尤其女儿家，纵然他三位不嫌弃我姐妹，但我姐妹却自己嫌弃自己，绝不敢以这等容貌待人。”

聂小倩还待再说，傅小霞突然说道：“霍叔，现在是您三位说话的时候了！”

三人刹时涨红了脸，好半天，霍玄抢先憋出一句：“我这个人人生来不会说话……这样好么？三位若以此嫌弃自己，我三个也在脸上做点疤痕。”

这话逗人，都想笑，但都没笑，那是因为这朴实无华的话也最感人，你不见那三位娇躯都泛轻颤了么？

只听司徒琼华轻轻说道：“三位的好意，我姐妹感激之余，只有心领！”得！要命了，果然他三个说不出话来了！

傅小霞忍不住说道：“霍叔……”

霍玄一张脸憋得好红，道：“小霞，我除了这句话外，就没别的好说了……”

岑参双眉一扬，突然说道：“小霍，何须再说？”

“对。”霍玄猛一点头，轩了浓眉，道：“老二，小岑，动手！”

话落，他三人闪电抬手，便要……

那三位机伶暴颤，美目中齐现泪光，司徒琼华颤声喝道：“三位且慢！”

三人手上不由一缓，司徒琼华紧接着说道：“三位若自残容颜，我姐妹只有一死……”

这下又要命了，谁还敢动？

傅小霞突然叹道：“没想到您三位竟固执如此，老人家，别再试了，这种真情还不够么？这种佳婿也难求，说了吧！”

众人闻言刚一怔，轩辕忌已向霍玄三人笑道：“老朽夫妇无所出，膝下唯这三个宝贝干女儿，平日里爱逾性命，如心头之肉，故对未来的女婿不得不一试用情之真假深浅，先请三位原谅。”

霍玄三人呆了一呆，哭笑不得，方待发话。

轩辕忌已转向了傅小霞道：“好在老朽所要说的姑娘都知道，还是姑娘代老朽说了吧！”

傅小霞嫣然一笑，道：“老人家，小霞遵命！”

美目略一环顾，最后落在霍玄三人脸上，道：“三位叔叔，三位婶儿脸上的疤痕当今世上只有一种药物可治，为对您三位的糊涂懵懂有所惩罚，所以要您三位自己取，您三位可愿意？”

此言一出，全场大喜，三人立即点头说道：“自然愿意……”

傅小霞笑道：“那地方可是既远且险哪！”

霍玄扬眉说道：“你三个叔叔既不辞远也不怕难，快说吧，在哪儿，是什么药？”

傅小霞道：“在西昆仑绝顶有种五色草，摘它几片下来，捣碎敷在患处三位婶婶立可恢复绝代风华。”

西昆仑绝顶，那地方不但既远且险，而且还是夏梦卿那位师叔恨天翁百里相的居处。

但是霍玄三人面无难色，更无丝毫犹疑，只道：“小霞，你怎么知道？”

傅小霞淡淡一笑，道：“我也是听人说的。”

霍玄道：“听谁说的？”

傅小霞道：“夏叔叔！”

“又是夏大哥！”霍玄眉锋一动，道：“只是，小霞，你何不早说？”

傅小霞道：“那您别怪我，是夏叔叔交待不许早说！”

霍玄眉锋又复一皱，道：“又是……夏大哥够促狭的……”

猛然抬眼，道：“小霞，这么说来，你夏叔叔早知道了？”

傅小霞傲然点头，道：“当然，夏叔叔未卜先知，这全在他指掌之中。”

霍玄喜道：“既如此，夏大哥他必然已经……”

“不，霍叔！”傅小霞摇头说道：“没那么便宜的事，想求好伴侣，没有那么容易的！夏叔叔信赏必罚，他说五色草长在西昆仑绝顶，想要嘛，三位就自己跑一趟去取！”

这句话，逗得大伙儿全笑了，朱汉民道：“妹妹，有你的，令我这个哥哥五体投地，自叹不如。”

霍玄红了脸，挑了眉道：“自己去就自己去，有什么大不了的，老二，小岑，咱们走！”

他可是说走就走，傅小霞及时喝道：“霍叔，慢点！”

霍玄瞪目说道：“你阁下还有什么话说？”

傅小霞笑道：“还没问三位婢儿行不行呢，要是她三位不点头，您三位这一趟岂不要徒劳无功白跑了？”

霍玄三人闻言一怔，傅小霞已转向了那三位，笑问：“您三位看如何？可以点头了么？”

饶是那三位个个巾幗奇英，面对如此阵仗，这么多人，也不禁红透耳根，粉首垂下了三个。

轩辕忌哈哈笑道：“丫头，爹代你们做主了，把媒聘藏好了吧！”

那三位都没说话，但都收起了自己的东西。

傅小霞嫣然笑道：“诸事已了，霍叔，您三位怎么谢我？”

他三位喜上眉梢，霍玄红着脸咧嘴笑道：“小霞，等你三个叔叔西昆仑回来后再说！”

说着，他三个便要走。

司徒琼华猛抬粉首，突然又是一声轻喝：“慢着！”

他三个只当又变了卦，一起傻了脸。

霍玄忙转向傅小霞，道：“小霞……”傅小霞嫣然笑道：“往后去，夏叔叔没交待，我不管了，您何妨听下去。”

只听司徒琼华道：“霍大侠，我姐妹容颜事小，我民族盛衰事大，目前正值用人之期，这西昆仑之行，我想请三位改在灭清教覆灭之后！”

他三位暗暗吁了一口大气。

在场众人无不暗暗点头。

轩辕忌笑道：“难得我这三个宝贝女儿深明大义！”

霍玄三人一起望向聂小倩。

聂小倩含笑说道：“要依大嫂我，当然是现在去，而且是越快越好，不过，从现在起，你三个该听她三位了，明白么？”大伙都笑了，笑声中，却羞红了六张脸。

聂小倩转注她三位，笑道：“半天夫人叫得我憋扭死了，如今三位该改改称呼了吧！”

她三位，粉首低垂，轻轻地叫了一声：“大嫂！”

聂小倩笑了，走过去两手握上了三双柔荑。

大伙儿又都笑了，笑声中，轩辕忌突然说道：“老婆子，现在该是咱两拜见总盟主的时候了。”

说着，一拉邓九姑便要向朱汉民施下礼去。

朱汉民大惊，忙闪身躲避，聂小倩也道：“二位老人家，这岂不是要折煞……”

轩辕忌正色说道：“夫人，如今愚夫妇虽痴长了一两年，但总盟主为我汉施世胄，先朝遗民的当然领袖，礼岂可失？”

聂小倩大感为难，正觉无言可对，司徒琼华突然说道：“大嫂，这一礼该受，二位老人家还有事相求！”

聂小倩只得点头，道：“民儿，受了吧！”

轩辕忌、邓九姑双双施下礼去：“轩辕忌，邓九姑，见过总盟主！”

朱汉民神情一肃，答了一礼，忙道：“不敢当，二位老人家少礼。”

轩辕忌站直身形，微显激动地肃然说道：“愚夫妇糊涂懵懂，惑于和天仇之花言巧语，不慎误投，罪该万死，如今蒙夏大侠晓以大义，猛然醒悟，顿知前非，惶恐羞愧之余，谨率三女恳求总盟主俯准追随左右，以便竭尽心力替自己民族流点血汗，以赎前衍？”

在场众人大为钦佩，聂小倩目视朱汉民。朱汉民当即激动地道：“两位老人家，我欢迎都来不及，怎有不答应之理？从现在起，我聘二位老人家为日月盟太上护法……”轩辕忌，邓九姑大喜泪下，犹待谦辞，聂小倩一旁说道：“这职位恰当不过，二位老人家别让汉民为难了。”

轩辕忌未再多说，哑声说道：“既如此，轩辕忌夫妇领受了！”当下双双重又施下礼去。

司徒琼华突然说道：“总盟主，还有我姐妹呢？”

朱汉民含笑说道：“我请三位婶婶永为三位叔叔副手！”这更恰当不过，她三位立即羞红了娇靥。

大笑声中，聂小倩方要往净室里让“客”，傅小霞突然说道：“倩姨，且慢，咱们再等一个人！”

众人闻言皆一怔，聂小倩忙问是谁？

傅小霞嫣然笑道：“您忘了，夏叔叔由北京带来个人？”聂小倩美目转动，道：“我知道，只是，小霞，那是谁？”傅小霞笑道：“您别急呀，马上就到了！”

说话间，一名护法奔了进来，近前躬身，尚未开口。

傅小霞已然有意抢先地摆手说道：“就说老夫人及总盟主有请！”那名护法微微怔了一怔，随即应声而去。

第四十一章 莫测高深

转眼间，步履响动，后院中由那名护法带路行进一人。那是个风尘仆仆的风流俊俏美少年。

聂小倩与朱汉民刚一怔，美姑娘霍玉兰脱口一声娇呼：“哥哥”，小鸟一般地掠了过去。

但，她刚掠一半，娇躯猛震，突然停住，回过头来惊慌失措地望了朱汉民一眼。

朱汉民却似未听见，但他却喃喃地开了口：“兰妹，你叫玉珠什么？”

霍玉兰没有答话，很快地垂下了粉首。

聂小倩飞快地向傅小霞投过一瞥。

傅小霞面含微笑，出奇的平静。

聂小倩心中微松，忙转过目光招呼玉珠：“玉珠，快过来！”那位贝子爷玉珠，应声飞步而至，近前施下礼去：“倩姨，玉珠给您请安了，我爹我姑姑问您好。”

聂小倩忍不住想掉泪，粉首连点地道：“好，好，好，快起来！”伸手把玉珠扶了起来，道：“玉珠，来，见过两位老人家！”玉珠够聪明的，不等指明便忙向轩辕忌夫妇施下礼去。

聂小倩一旁说道：“老人家，他跟汉民一如亲兄弟，是德贝勒的贝子玉珠。”

两家的交往，轩辕忌、邓九姑无暇问，只连称不敢当地双双伸手，忙把玉珠扶了起来。

聂小倩又道：“玉珠，你霍、端木、岑三位叔叔！”

玉珠转身连忙施下礼去，激动地道：“三位叔叔，玉珠是自小就常听爹跟姑姑提起您三位了，可是迟到今天才能见着您三位！”霍玄三个带笑扶起了玉珠，霍玄道：“老子英雄儿好汉，玉珠，你不差嘛！”

玉珠赧然说道：“那完全是夏叔叔在京里的时候，赐给玉珠的，夏叔叔交待，请您三位以后多多教导，不许藏私！”

端木少华笑道：“好厉害，一见面就伸手，而且掏箱底儿地全要。”岑参道：“玉珠，便没有你夏叔叔的话，你这三个叔叔也不会亏待你。”

玉珠大喜，忙施礼说道：“三位叔叔，玉珠这里先谢了！”接着，聂小倩又让他见过司徒琼华三姐妹。

之后，玉珠转向了朱汉民，含笑说道：“小卿，好家伙，咱们又碰头了，而且从此可以在一起了。”

朱汉民没有答话，面无表情地淡淡说道：“玉珠，玉兰她是你的什么人？”

玉珠毫不迟疑，道：“妹妹。”

朱汉民道：“你有几个妹妹？”

玉珠道：“多此一问，当然是一个。”

朱汉民道：“那么，她是兰珠小郡主？”

玉珠道：“我没有说不是！”

朱汉民双眉一挑，转望聂小倩：“娘！”

聂小倩点了点头，道：“娘知道了！”

朱汉民转望傅小霞，道：“妹妹！”

傅小霞微颌粉首，道：“我也知道了。”

朱汉民最后目光落在霍玄三个身上，未等朱汉民开口，霍玄便即说道：“汉民，我三个也知道了，你应该想想，人家对你……”

朱汉民身形倏颤，苦笑说道：“看来是只有我一个糊涂，也独瞒我一人了……”

聂小倩忧形于色，跨前一步柔声叫道：“民儿，你……”

朱汉民道：“娘，听我说完……”

随即转向小郡主兰珠，道：“兰珠，你让我感动，也让我不安，我没有话说，一切看我爹的意思。”

众人闻言大喜，聂小倩叫“民儿”，傅小霞叫“哥哥”，霍玄三个则大叫“汉民”，小郡主兰珠猛然抬眼，美目中包孕着两眶泪光，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终于垂下头去，轻轻的说道：“民哥，谢谢你了……”

玉珠哈哈大笑，道：“得了，准妹夫，这是夏叔叔让我带给你的手谕，你瞧瞧！”

说着探怀取出一封信，递向了朱汉民。

朱汉民神情一肃，忙伸双手接过。

拆开那封信一看，朱汉民的神情难以言喻，抬头说道：“原来他老人家已经……”

聂小倩截口说道：“是的，民儿，你爹已经替你过聘了……”

玉珠也道：“还有，小卿，夏叔叔这趟进京，主要的就是为你求亲去的，夏叔叔说不愿也不该委屈德家！”

朱汉民默然不语。

霍玄则摇头叹道：“看来，夏大哥做事的确高人一等……”

岑参道：“那当然，夏大哥毕竟是夏大哥！”

聂小倩向着玉珠问道：“玉珠，你夏叔叔带你出来，是为了……”

玉珠忙道：“我还没说呢，我现在该算是小卿的师弟了。”

众人一怔，几声轻呼脱口而出，霍玄三个笑道：“玉珠，恭喜你，从今起，天下你去得了！”

玉珠眨眨眼，笑道：“您三位别忘了夏叔叔的交待！”

霍玄三个一怔，霍玄旋即摇头失笑：“小鬼头，贪心不足，拣你夏叔叔一样最差的，也比你这三个叔叔所学强得多，你为什么……”

玉珠笑道：“玉珠是学无止境，更不怕多……”

向着朱汉民一挤眼，道：“小卿，你是我的师兄，却又是我的妹夫，咱们这笔帐怎么算？”

朱汉民脸一红，报以白眼。

大伙儿一团喜气，都笑了。

笑声中，玉珠忽地扬声说道：“夏叔叔交待，兰珠今后仍叫霍玉兰，一直到灭清教瓦解覆灭之后再准改称德兰珠，并跟三位婶婶同时行嘉礼……”

一句话听得八个人低下了头。

玉珠一笑接着说道：“夏叔叔又说，内部的诸事已了，从明天早上起，展开对付灭清教之行动，如今，诸位可以安歇了！”

听得最后这一句，大伙儿又笑了。

笑着，聂小倩向傅小霞及霍玉兰招了手：“来，咱们娘儿三个回房去，让他们谈吧！”

傅小霞与霍玉兰双双行了过去，左右各一地挽着聂小倩袅袅行回净室，

朱汉民转望霍玄等三人，说道：“三位叔叔，为两位老人家及三位婶婶安排住处，这是您三位的事了，我要跟玉珠灯下长谈去了。”

说完，拉着玉珠走了。

转眼间，院中只剩下了八位，霍玄三个都红了脸，最后还是霍玄鼓起了勇气，道：“二位老人家及三位妹妹，请跟我来。”

话落，偕同端木少华、岑参，带着轩辕忌老夫妇俩及司徒琼华三姐妹，缓步行去，消失在夜色之中了……

都走了，院中立刻空荡，寂静一片。

而在东边一间净室里，朱汉民与玉珠对坐在灯下。

刚坐定，玉珠突然流了泪。

朱汉民一怔忙道：“玉珠，怎么回事儿，想家了？”

玉珠摇头说道：“有是有点，但并不是为这……”

朱汉民讶然说道：“那是为什么？”

玉珠摇头说道：“小卿，你知道，我太高兴了，我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既能列身夏叔叔门墙，跟你长在一起，又复见着我想见的人，还有，对我妹妹，你终于点了头。”

朱汉民眉锋微皱，道：“玉珠，这是谁的主意？”

玉珠道：“我姑姑。”

朱汉民身形倏颤，哑声说道：“除非是怡姨，别人也想不出这种好主意……”

摇头一叹，接道：“我爹，跟怡姨，都会为小儿女辈着想，但是他们对自己却是那么残酷，从不为自己设法……”

玉珠道：“做人长辈并不容易，像我爹，他一口拒绝夏叔叔带走我，而且派代勇几个看着我，而在夏叔叔夜来家里带走我的时候，夏叔叔一句：‘请放心，我会像对汉民一样的对玉珠的’提醒了我，我仔细一看，我爹躲在一处暗隅里，脸上带着笑，眼里却流着泪……”

说到这儿，喉间似有物堵塞一般，倏然住口，缓缓垂下头去。

朱汉民叹道：“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不一样？也难怪，女儿走了，儿子跟着也走了，就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伸手拍上玉珠肩头，道：“别难过了，过些时候，我会想办法把容叔跟怡姨接出来的！”

玉珠猛然抬头，脸上挂着泪痕，急道：“小卿，真的？”

朱汉民笑了笑，道：“我还会骗你？什么时候又骗过你？”

玉珠笑了，道：“小卿，该还有纪大人老夫妇，阿步多跟代勇他们。”

朱汉民点头说道：“那当然……”

顿了顿，接道：“现在，玉珠，你告诉我，我爹见着怡姨了么？”

玉珠点头说道：“见着了。”

朱汉民道：“情形如何？都谈了些什么？”

玉珠摇头说道：“那谁知道？当时我也不在他两位身边，就是在他两位身边，我也得赶快躲开呀，你说对么？”

朱汉民失笑点头，道：“说得是，你根本没办法知道他两位都谈了些什么……”

玉珠道：“在路上，我问过夏叔叔了，可是他不许我问！”

朱汉民道：“他老人家当然不愿让任何人知道，不过……”

顿了顿，接道：“我虔诚地希望，他二位有个好的转变。”

玉珠抬眼凝注，道：“小卿，你看可能么？”

朱汉民道：“你是指什么？”

玉珠道：“我姑姑，她已经出了家！”

朱汉民道：“出了家可以还俗，问题就在怡姨跟我爹愿不愿意了！”

玉珠道：“那谁知道他两位愿不愿意？”

朱汉民道：“但愿他两位愿意……”

忽地改口说道：“玉珠，我爹哪儿去了？”

玉珠摇头说道：“不知道，他老人家送我到南昌之后就走了。”

朱汉民道：“他老人家没说上哪儿去？”

玉珠摇头道：“没有，我也不敢问。”

朱汉民道：“他老人家还有别的指示么？”

“有！”玉珠道：“但他老人家只许我告诉你，而且要等到今夜四更！”

朱汉民一怔说道：“玉珠，那又为什么？”

玉珠耸了耸肩，道：“小卿，这，你问我，我问谁？”

朱汉民道：“玉珠，非要等到四更天不行么？”

玉珠点了点头道：“这是夏叔叔的交待，夏叔叔说，说早了没有用，迟了也不行！”

朱汉民“哦”地一声道：“这还挺麻烦的……”

玉珠道：“小卿，先谈谈我妹妹吧……”

朱汉民愕然说道：“谈你妹妹？兰珠她怎么了？”

玉珠道：“你知道，她自小娇生惯养，这次为了你，她毅然抛弃了她的一切，这对她来说，可不大容易……”

朱汉民笑了，道：“我知道，玉珠，直截了当的说吧！”

玉珠迟疑了一下，道：“无论看我的或姑姑的份上，你可别亏待她！”

朱汉民笑了笑，道：“玉珠，你想我是那种人么？”

玉珠脸微红，道：“当然你不是，可是，小卿，你知道，怎么说她是我的妹妹！”

朱汉民点头说道：“站在你这做哥哥的立场，你是该对我有这种交待的，玉珠，我这么说，日后她若有丝毫委屈，你唯我是问。”

玉珠放心地笑了，道：“小卿，有了你这一句，我还有什么好说的顿了顿，接道：“还有我爹、我姑姑、代勇他们，一旦你成了功朱汉民接口说道：“玉珠，忘了，当着容叔，我是怎么说的？”

玉珠点头说道：“我记得，但我爹的脾气我知道，你要让他世袭王爵，他不会愿意的，所以，我代他老人家相求，只要能让他老人家晚年享享清福，无忧无虑地平静过活，也就行了。”朱汉民慨然说道：“玉珠，这，怎么说我都应该答应你。”玉珠激动地握上了朱汉民双手，道：“小卿，谢谢你！”朱汉民道：“玉珠，自己哥儿们，别忘了如今我对容叔有半子之谊！”

玉珠笑道：“我怎会忘记？”

暮地里，远处传来一阵梆柝之声。

朱汉民扬眉说道：“玉珠，四更了。”

玉珠点了点头，道：“走，小卿，咱们找霍叔他三位去！”说着，他站了起来。

朱汉民道：“找霍叔他三位去？”

玉珠点了点头，道：“不错，夏叔叔说，这件事咱两个办不了。”朱汉民惑然凝注，道：“玉珠，还有你？”

玉珠扬眉傲笑，道：“阁下，别小看人，须知现在的玉珠已经不是从前的玉珠了！”

朱汉民笑道：“那我怎敢，只是，什么事这般严重？”玉珠道：“走吧，见了霍叔三位，我自会说。”

朱汉民无可奈何地摇头说道：“看来，你也跟小霞一样地莫测高深了！”站了起来，跟在玉珠之后出了门。

两人一路并肩轻行，转眼间来到一间净室之前。

那间净室中，灯光犹自外透，敢情，他三位也没睡。

甫近净室，只听霍玄轻轻喝问道：“谁？”

朱汉民忙应道：“霍叔，是我跟玉珠，请开门！”

话刚说完，那两扇门豁然而开，室里，坐着端木少华与岑参，那当门而立的是霍玄，他道：“阁下，两位怎还未睡？”

朱汉民笑道：“您三位呢？”

霍玄道：“坐着等天亮！”

朱汉民道：“闲着无聊？”

霍玄点头说道：“不错，进来一起聊聊！”

朱汉民笑道：“进去是一定进去，聊却未必！”

说着，他便要往里走。

“慢着，小卿。”玉珠一把拉住了他，问霍玄道：“霍叔，两位老人家跟三位婶婶住在哪儿？”

霍玄抬手往外一指，道：“就在西屋，有事么？”

玉珠点了头，道：“是有事要烦劳他五位！”

朱汉民看了他一眼，尚未说话。

只听隔着院子的对面那间净室门倏然而开，轩辕忌与邓九姑双双行了出来，轩辕忌笑问道：“珠哥儿，什么事？”

朱汉民与玉珠闻声回头，玉珠忙道：“两位老人家还没睡？”

轩辕忌笑道：“刚躺下，听见汉民跟珠哥儿来了，所以又起来了。”

说话间，轩辕忌与邓九姑所住的那间净室的隔室中，走出了司徒琼华三姐妹，这里端木少华与岑参也行了出来。

霍玄道：“汉民，到底什么事，快快说吧！”

朱汉民道：“那要问玉珠，我爹交代了他，他则非见着诸位不肯说！”

大伙儿目光一起望向玉珠。

玉珠未等问，便道：“霍叔，这儿附近有个药湖，您可知道？”

霍玄点头说道：“怎么，就在南边，怎么样？”

玉珠道：“那儿住着两个厉害人物！”

霍玄忙道：“谁？”

玉珠道：“灭清教重金礼聘的两个护法。”

众人吃了一惊，霍玄忙道：“那一个是天外神魔南宫毅，另一个是谁？”

玉珠道：“恨天翁百里相！”

“恨天翁百里相？”众人心头齐震之际，霍玄失声叫道：“怎么会？他当年说过，绝不再……”

玉珠道：“那是当年，事实上，这种人说话何曾算过话？”

霍玄摇头说道：“这真是令人想不到……”

抬眼望向玉珠，道：“玉珠，你怎知他俩住在药湖？”

玉珠道：“是夏叔叔告诉我的……”

轩辕忌突然说道：“该没有错，前几天和天仇频频命人往药湖送东西，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原来是那两个老东西……”

玉珠道：“老人家，和天仇往那儿送什么？”

轩辕忌道：“据说都是一些珍贵的药材！”

玉珠轻击一掌道：“那就没错了，夏叔叔说南宫毅肋上中了小霞一指，那一指伤得不轻，南宫毅正到处找药疗伤呢！”霍玄忙道：“玉珠，你夏叔叔要咱们……”

玉珠道：“夏叔叔说，要咱们先把他两个赶走，然后再收拾和天仇那班人，那样就容易多了，但是非在天明五更时动手不可！”霍玄讶然说道：“玉珠，这又为什么？”

玉珠道：“夏叔叔说，这两个老魔头今非昔比，小卿一个人可以对付恨天翁，但时间一久仍是不行的，所以我助小卿一臂之力，另外那个天外神魔，则要您三位联手应付，可是您三位之力仍不够，所以夏叔叔要咱们趁五更，那南宫毅刚进药缸里行功之际，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

霍玄道：“好办法，但你夏叔叔怎知……”

玉珠摇头说道：“夏叔叔只这么交待，别的我就知道了……”一顿，忙又接道：“不，夏叔叔还有交待，请两位老人家及三位婶婶留守，便是和天仇等乘虚来犯也不足虑了。”

霍玄点了点头，道：“由这儿到药湖，快一点五更以前准能赶到转注轩辕忌，尚未开口，轩辕忌已然说道：“事不宜迟，你们快走吧，这儿自有我们几个照顾，和天仇等不来便罢，来了准让他们讨不了好去！”

朱汉民道：“那就麻烦您两位及三位婶婶了！”

轩辕忌笑道：“一家人还谈什么麻烦？唯一的遗憾是我不能跟你们去药湖，不过这是夏大侠的令谕，也没有办法，你们快走吧！”

朱汉民应了一声，借同霍玄三人及玉珠腾身破空而去。

第四十二章 一言招祸

由万寿宫到药湖，正如夏梦卿所算，也恰如霍玄所说，在这几位的脚程下，用不着一个更次。

所以，五更不到，五人已驰抵了药湖。

药湖是个小湖泊，若比之万寿宫那一边的鄱阳湖，那是显得太小了，不过，虽比之鄱阳湖显小，但在眼中看来，确也是波光一片，不下数顷。

天是快亮了，但是在这天快亮的前片刻，大地上最为黑暗，所以，抬眼环扫，颇难看见些什么事物的。

站在那湖边一片树丛的暗隅里，霍玄皱眉说道：“好黑，玉珠，那两个老魔头住在哪儿？”

玉珠摇头说道：“不知道，夏叔叔只说在药湖。”

霍玄眉锋皱深了三分，道：“这么一大片地儿，天又这么黑，让人怎么找？”

朱汉民插口说道：“霍叔，别着急，我以为不难找！”

霍玄道：“怎么说？”

朱汉民道：“我爹曾告诉玉珠在药湖，那表示两个老魔头的藏处十分好找，不然我爹不会告诉玉珠这么多的。”

岑参一旁说道：“汉民说的对，夏大哥不是那么粗心之人！”

霍玄双眉微展，道：“那么……”

朱汉民抬手往左前方一指，道：“霍叔，瞧见了么？这儿没有人家，也没有什么隐蔽所在，只有湖东岸那片树林子……”

霍玄道：“汉民，你是怀疑他俩躲在树林子里？”

朱汉民点头说道：“除了那儿，药湖附近无处可躲，不过，我不敢断言！”

霍玄道：“这种事最好确定，要不然打草惊蛇……”

蓦地，湖东那片树林子里火光一闪而灭，紧接着响起一声惊骇惨呼，但那声惊骇惨呼甫出口便似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般，立即寂然无声。

朱汉民异采一闪，道：“是了，霍叔，您猜这是怎么回事？”

霍玄由来不用脑筋，刚一摇头，却听岑参说道：“那必然是哪个招祸星灭清教徒经验不够，不小心弄出了火光，却被那两个老魔头中的一个宰了。”

朱汉民笑道：“我也这么想，而且那下手的还可能是恨天翁！”

霍玄愣愣问道：“何以见得？”

朱汉民笑道：“那南宫毅正准备疗伤，哪有工夫管别的！”

霍玄失笑说道：“说得是，看来我永远不行，走，咱们掩过去！”

说着，他闪身欲动。

朱汉民一把拉住了他，道：“且慢，霍叔！”

霍玄道：“怎么？”

朱汉民道：“霍叔，现在什么时候了？”

霍玄想了想，道：“再有片刻就五更了。”

朱汉民道：“既然还有片刻，过去得太早了，那南宫毅尚未泡进药缸，那怎么行？不如再等上片刻吧！”

霍玄点了点头，道：“也好……”

端木少华突然说道：“汉民，我想了个办法，你看适用不适用？咱们不必进树林，在树林四周点起一把火，来个烧恨天翁，烤天外神魔，如何？”

朱汉民笑道：“好是好，只是，端木叔，恐怕不太适用？”

端木少华道：“怎么不适用？”

朱汉民道：“那片树林不小，一下子哪能全烧着，那两个老东西耳目极为灵敏，只要火光一起，他们便会立刻惊觉，既如此他们哪有不破林而出的道理？”

端木少华点头说道：“说得是，我没想到这一点！”

岑参突然说道：“汉民，这办法我认为可用！”

朱汉民道：“岑叔，我恭聆高明。”

岑参道：“那两个老东西虽必然被惊动，但是我认为他们只能跑出来一个，那另一个正在行功疗伤的，恐怕不能动！”

“对！”端木少华道：“还是小岑损！”

岑参双目一瞪，道：“别忘了，办法是你想出来的！”

端木少华一怔，窘笑说道：“其实，对付这两个老东西，办法是越损越好。”

岑参哼了一声，没说话。

霍玄却问朱汉民道：“汉民，怎么样？”

朱汉民沉吟着摇头说道：“不妥，霍叔，我认为不如给他们个迅雷不及掩耳……”

霍玄道：“可是一靠近，那百里相非惊觉不可！”

朱汉民皱着眉，尚未说话，忽地他双眉一展，飞闪寒芒，适时，一条矫捷黑影破空掠到，直扑湖东那片树林。

朱汉民急道：“霍叔，正好，咱们跟在他后面，快！”

话落，五人联袂掠起，闪电一般扑了过去。

这里五人才动，湖东那人影已一闪入林。

一个起落之后，五人甫抵湖东林缘，只听一个阴森冰冷的话声由树林深处响起，轻喝问道：“什么人？”

陡听一人应道：“稟左护法，灭清！”

林内随即寂然。

敢情，这还有口令！

既有口令便好办，五人互一施眼色，闪身扑近林内。

这林内，更黑了，有伸手难见五指之感，饶是五人那等好眼力，也只能看出十丈，再过去便难有所见了。

五人一身法何等轻捷，但甫近林内二十余丈后，仍是被人发觉了，只听先前那阴森冰冷话声喝问：“什么人？”

朱汉民忙应道：“稟左护法，灭清！”

林深处，那人哼了一声，随又寂然。

五人心头一松，乐了！

一问一答间，又已欺近了约莫十丈。

而，蓦地，眼前猛然一亮，两道强烈灯光一闪射至，刹时间照耀得林内纤细可见。

五人一惊停步，只见眼前十余丈外林内空地上，盖着一座茅屋，那两道灯光，既来自茅屋两边，那是两盏制作精巧，可以旋转的特制风灯。

那两盏灯中间下方的茅屋门口，一前两后地站着三个人，地上，另躺着一个，不过，一看便知他已死了。

那死的人身旁，还有一块火石。

站着的那三个，后面的两个，是一高一矮两个黑衣汉子，满脸惊恐之色，甚是不安。

那前面的一个，是个既瘦且黑，满面阴森狰狞的干瘪黑衣老者，正是那恨天翁百里相。

只听他嘿嘿笑道：“凭你们这点道行也想欺骗老夫？告诉你们，老夫这儿每天有个人进出，却有十个不同的口令，灭清之后该是复汉，知道么？”

这敢情好，复汉，连前明的“明”字也不用了！

朱汉民刹时恢复冷静，道：“算你狡猾，你就是百里相？”

百里相冷然点头，道：“不错，老夫就是恨天翁……”

阴森目光一扫霍玄三人，道：“你三个老夫知道，凡凡、木木、东郭的传人，霍参、岑参、端木少华，也幸亏你三个当年没被老夫碰上目光落在玉珠身上，道：“小娃儿，你是何人？”朱汉民方待答话，玉珠已抢先说道：“我叫德玉珠，是夏大侠的二弟子！”

百里相“哦”地一声，移注朱汉民，道：“那么你就是夏梦卿的那个儿子，什么日月盟的总盟主，碧血丹心雪衣玉龙朱汉民了。”朱汉民未及阻拦玉珠，一听玉珠报出姓名，心中方自大震，及至一见百里相脸上并无异样表情，也没有说什么，心中遂又一松，当下一点头，道：“不错，我就是朱汉民。”

百里相笑道：“复梦卿有这么一个好儿子，不错……”

笑容一敛，双目逼视朱汉民道：“那夏梦卿呢？”

朱汉民道：“当年布达拉七阵之下败北，你如今竟有颜面再现武林，当年你是怎么说的？你问家父干什么？”

百里相双目厉芒暴射，纵声厉笑，道：“娃儿，不提当年事还好，提起来勾起老夫胸中怒火，你们一个也休想再活着回去，这武林乃武林人之武林，老夫想来便来，想去便去，谁管得了，老夫当年说什么那是当年，如今已不是当年了，至于老夫问那夏梦卿……”

阴声一笑，接道：“老夫要找他算帐，以他站在老夫面前已算矮了一截，何况你这老夫徒孙辈的小儿？老夫委实……”

霍玄突然震声说道：“百里相，废话少说，那南宫毅呢？”百里相嘿嘿笑道：“你找他干什么？”

霍玄道：“你该明白我找他干什么！”

百里相道：“为你们好，你们最好不要找他！”

霍玄还待再说，岑参突然说道：“小霍，别让他拖延时间了！”霍玄一震，道：“小岑说得是，汉民，你下令吧！”

朱汉民扬眉说道：“这个交给我跟玉珠，您三位找那个去。”霍玄等三人应了一声，闪动身形，联袂向茅屋扑去。

按说，百里相此际该出手阻拦才对。

岂料，他不但未出手阻拦，便是连动也未动，只在那薄薄的唇角处，泛起了一丝诡异笑意。

但，霍玄等三人方扑进茅屋，一声怪笑由茅屋中响起，砰然一声，那茅屋前壁崩裂，干土干草碎石头，迎着霍玄三人卷去，其势威猛，锐不可当！

南宫毅正当行功紧要关头，是不能动手的，可是，如此看来他不但能动手，而且劲力竟然十足。

难道说……

霍玄三人猛然一惊，大喝一声六掌齐翻，大静神功、玄玄心法与接引神功同时随掌发出。

只听骤然一声大震，一座茅屋塌了三分之二，只余两旁挂灯的那两堵墙不住地摇晃。

一时飞沙走石，尘雾满空，好不惊人。

霍玄等三人身形晃动，脚下一个踉跄，退出两三步去，而那茅屋中的天外神魔却已站立在百里相的身旁。

这老魔不愧当今宇内硕果仅存的大魔头，功力之高绝深厚，委实令人咋舌，竟然能一掌震退三人联手齐出神功。

站定身形，霍玄浓眉倒挑，喝道：“南宫毅，敢情你伤势已经好了？”

南宫毅桀桀笑道：“本来是，你们搞错了，老夫将那行功疗伤，提早了一个更次，娃儿们，你们纳命来吧！”

话落，与百里相双双闪身扑了过来。

朱汉民陡挑双眉，道：“纵然他伤势已好，咱们又怕什么，上！”

与玉珠双双截向百里相。

霍玄一声大笑，道：“汉民说得是，什么叫怕？老二，小岑，上！”

三人也自身形闪动，迎向了南宫毅。

人影相接，恶战立起，一时里但听呼呼砰砰，但见树倒叶飞，风云色变，草木含悲，鬼哭神号。

那两个黑衣汉子吓得连忙倒纵身形，退立远处一株合围大树之旁，脸上都变了色。

高手过招，迅捷如电，何况这几位绝顶高手！

二十招过去，两个老魔以一敌二，敌三，竟然应付裕如，毫不吃力，恶斗中，只听百里相狞笑着说道：“夏梦卿不敢露面，却让你们这几个娃儿前来送……”

朱汉民轻笑说道：“百里相，今夜风大，小心你那舌头，高下未分，胜负之数未定，稍时还不知鹿死谁手呢……”

百里相厉笑说道：“小鬼，你看着吧……”

只听那方传来岑参一声闷哼，随见他步履踉跄地退出战围，朱汉民一惊，连忙叫道：“岑叔，怎么样？”

岑参朗笑说道：“不得事，还斗上三百招，小心对付百里相！”

身形一闪，又复扑进战围。

百里相嘿嘿笑道：“小鬼，看见了么，岑参中了南宫老儿一掌，南宫老儿那独门掌力傲视宇内，中者无救，岑参他难活过今夜……”

朱汉民枯禅掌闪电递出，趁百里相说话分神，飞快地拍向他右肋，百里相一惊闪身，却被玉珠由旁边突出的一抓扯破了袖子，“嘶”地一声破帛飞舞，左臂露出了半截。

朱汉民笑道：“玉珠，挺不错嘛！”

玉珠笑道：“要差一点劲，夏叔叔岂会派我帮你！”

他二人说话之间，百里相恼羞成怒厉喝一声，五指一伸，探掌抓向玉珠胸腹。

朱汉民忙叫道：“玉珠，小心！”

玉珠一惊闪身，却嫌慢了半步，左臂上被百里相一指扫中，痛得闷哼一

声，立即垂了下去。

朱汉民大惊，忙道：“玉珠，退，让我一个人对付他！”

玉珠叫道：“笑话，我也要让他尝尝我的。”

单臂一抡，拍向百里相左肋。

百里相嘿嘿一笑，道：“旗娃儿，你左臂骨已断，这是找死！”

左掌闪电挥下，疾砍玉珠右臂，就在玉珠沉腕变招之际，老魔左腕一抖，拂向玉珠面门。

而适时，朱汉民十成功力枯木禅功已随掌发出，袭向老魔右肋，老魔要伤玉珠，他自己那条命也别要了。

自保为重，老魔那里沉腕撤招闪身躲朱汉民，玉珠那里突然冒险欺上，一指飞点而出。

老魔再难躲避，左肋上正中一指，玉珠这一指不轻，足能洞石穿金，但却只点得老魔闷哼一声，衣衫破洞，身形晃了一晃，肌肤丝毫未伤。

只听玉珠笑道：“汉民，我讨回来了，臂骨换肋骨，总算不太吃亏！”

这一指，这一句，使得老魔的凶性大发了，满头灰发根根竖立，神态狰狞凌厉得怕人，方待提功运掌。

蓦地里，眼前奇光耀眼，霍玄那边贝叶金刀、玄玄宝钩、蟠龙玉杖已一起掣出，只一闪，厉啸倏起，南宫毅披着一头散发，左臂流血，身形拔起，穿林遁去。

霍玄三个没有追。

这里，百里相睹状大惊，只一分神，一只右袖又被朱汉民齐肩扯落，紧接着右肩上中了一掌。

老魔厉喝一声，全力功出一掌，转身飞遁而去。

玉珠要追，却被朱汉民伸手一把拉住，道：“玉珠，看看三位叔叔去！”

一拉玉珠，双双纵了过去。

此际，霍玄三人仗兵刃而立，岑参脸色煞白，霍玄脸色铁青，端木少华一袭青衫上两处破裂，都够狼狈的。

玉珠大惊，方待呼唤，只听一个清朗话声起自夜空：“我一算之误，一步之迟，至令四人负伤，老魔遁去，丸药三位叔叔及玉珠每人一颗，服用后速速赶返万寿宫，汉民，接住！”

玉珠大叫：“夏叔叔！”

朱汉民大喜，刚要叫，一点白光破林射入，飞投朱汉民怀中，朱汉民连忙伸手接住。

那是一只小白玉瓶，朱汉民未敢怠慢，忙拔开瓶塞，倾出瓶中丸药，恰好四颗，不多不少。

四人服了丸药，霍玄忙道：“夏大哥让咱们快，想必两个老魔往万寿宫去了，走！”

一声“走”字，五人破林飞出，那两个黑衣汉子早吓瘫了，所幸，朱汉民等也没为难他们。

五人一路急赶，丸药借真力运行，方到半途，霍玄三人与玉珠的伤势已然全好了。

不但全好了，而且真力充沛，较前犹甚。

天大亮时，五人射落在万寿宫后院，只见满院花木断折，假山倒塌，一片狼藉，地上躺着几名护法。

另外，轩辕忌左臂殷红，血透衣衫。

邓九姑一根拐杖变成了两截，散落在地上。

总护法西门楼折了一臂。

其他的人都平安无事，聂小倩乌云蓬散，娇靥上余悸犹存，正在指挥着几名未伤的护法在料理善后。

一落地，霍玄便自叫道：“怎么，大嫂，夏大哥来迟了？”

聂小倩摇头强笑说道：“不算迟，要是迟了，我们这些人全完了！”

朱汉民注目地上几名护法尸身，双眉倒挑，目眦欲裂：“娘，他几位都伤在两个老魔之手？”

聂小倩黯然点头，道：“两个老魔功力确实惊人，甫一照面便伤了老人家，只一挥掌，便又伤了他几位，要不是你爹……”

霍玄道：“大嫂，夏大哥呢？”

聂小倩道：“追去了，他不许你们赶去。”

朱汉民转注西门楼，道：“总护法，他们几位可有家小？”

西门楼摇头说道：“回总盟主，他们几个都是单身汉！”

朱汉民一摆手，道：“那么，厚葬他们几位！”

西门楼应了一声，跟着那抬起最后一具尸体的两名护法转身而去，转眼间出了后院不见。

望着满院狼藉，聂小倩摇头叹道：“和天仇等好对付，没想到半空掉下这两个老魔……”

朱汉民截口说道：“娘，爹可曾指示和天仇藏处？”

聂小倩摇头说道：“没有。”

朱汉民道：“那么我找五老去，请他……”

“不必了，民儿！”聂小倩道：“五老要知道和天仇的藏处早就来了！”

这话不错，朱汉民默然未语，但他旋即挑眉说道：“娘，难道说傅小霞突然说道：“哥哥，别急，待会儿夏叔叔回来，自会有所指示的。”

朱汉民道：“妹妹，爹说过要回来么？”

傅小霞道：“他老人家没说，不过他老人家定然……”

一语未了，半空中匹练般射下一人，儒衫潇洒，丰神如玉，正是那玉箫神剑闪电手夏梦卿。

晚一辈的连忙上前见过。

见礼中，夏梦卿笑问霍玄三人，道：“小霍，你三个伤好些了么？”

霍玄摇头说道：“全好了，一点事也没有了！”

夏梦卿转望玉珠，道：“你呢？”

玉珠道：“谢谢您，不碍事了，只是第一阵便替您丢人……”

夏梦卿摆手笑道：“你从来没吃过这种苦，甫离家便挨人一下，倒是夏叔叔心中颇感不安……以后还敢打么？”玉珠扬眉说道：“夏叔叔，玉珠如今是您的徒弟！”

夏梦卿笑了，点了点头，道：“不错，比你爹当年强多了……”说着，转注轩辕忌道：“老人家，不碍事了么？”

轩辕忌道：“多谢夏大侠，皮肉之伤，算不得什么！”夏梦卿最后望向邓九姑，道：“老人家，别心痛，过两天我赔您一根！”

邓九姑道：“有您这一句，老婆子一点也不心痛了！”一句话说得大伙儿都笑了。

笑声中，聂小倩道：“那两个老魔怎么样了？”

夏梦卿笑道：“五十招后被我逼得跳下了鄱阳湖，可惜我不会水，而他两个却有一身好水性，不过他两个跟我订了后约！”。聂小倩道：“订了什么后约？”

夏梦卿道：“一个月后九岭山上决一雌雄！”

聂小倩道：“这么说，咱们暂时不找和天仇了？”

夏梦卿摇头说道：“说好了的，在今后一个月内，咱们不找他，他也不找咱们，正好，我可以趁这机会做件事！”

聂小倩道：“什么事？”

夏梦卿道：“再往北京去一趟！”

聂小倩愕然说道：“又要去北京干什么？”

夏梦卿目注玉珠，笑道：“问玉珠，他干的好事。”

聂小倩一怔道：“玉珠怎么了？”

玉珠也愕然说道：“夏叔叔，我怎么了？”

夏梦卿道：“怎么了？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告诉百里相你叫玉珠！”

玉珠一怔，尚未开口。

聂小倩已然恍悟说道：“你是说百里相会……”

夏梦卿道：“只要百里相在见着和天仇、邬飞燕时，提一句德玉珠这就够了！”

玉珠愣愣问道：“夏叔叔，什么够了？”

兰珠顿足说道：“哥哥，你好糊涂，邬飞燕会利用和堙在皇上面前说话，那还得了，爹爹跟姑姑岂不……”

玉珠明白了，大叫说道：“夏叔叔，那怎么办，我爹跟……”夏梦卿道：“玉珠，现在你总该明白，我为什么要带你出来了吧？”

玉珠忙点头说道：“玉珠明白，可是夏叔叔，我爹跟我姑姑……”

夏梦卿笑道：“放心，夏叔叔既事先料定，哪有不留后手的，上次去时我已关照丐帮北京分舵，一有动静，不借一切合力护卫德纪两家安全，我这趟去就是赶去接应的。”

玉珠、兰珠双双说道：“夏叔叔，我跟您去！”

夏梦卿笑道：“干什么？有夏叔叔你们还不放心？”

玉珠、兰珠红了脸，玉珠道：“那倒不是，您知道……”

夏梦卿道：“我只知道你俩是个累赘，要想夏叔叔走得快一点，早一天能跟你爹他们在路上碰头，你俩就别跟去！”

玉珠道：“那么，夏叔叔，我跟妹妹不去了，您快走吧！”

夏梦卿笑道：“急什么，误了事你唯夏叔叔是问就是，诸事完了之后，夏叔叔一定让你两个见着你爹跟你姑姑，再说，兰珠跟汉民的婚事，也少不了他呀！”

兰珠红了脸，头一低，躲向聂小倩身后。

聂小倩道：“你还有事么？”

夏梦卿笑道：“怎么，难不成你也赶我走？”

聂小倩道：“我只是不愿让孩子们操心。”

夏梦卿笑道：“真是个好婆婆，我这就走……”

转望傅小霞，笑问：“小霞，你可愿到处走走？”

傅小霞眨动着一双美目，点头说道：“小霞愿意，您请吩咐！”

夏梦卿道：“那么我告诉你几个地方，没事儿的时候，不妨常到那儿走走，黄土墟、李家渡，还有九岭山知道么？”

傅小霞点头说道：“知道了，小霞遵命！”

在场众人都明白，可都没说话。

夏梦卿又道：“我走之后，除了小霞之外，任何人不能轻出万寿宫，咱们别毁信诺，一方面还要留意福康安带来的大内侍卫……”

玉珠突然说道：“夏叔叔，要是他们不遵信诺呢？”

夏梦卿摇头说道：“百里相中了你一指头，南宫毅手臂伤在三圣遗宝下，他俩要借这一个月的时间疗伤，我想不会，不过，他们万一有什么蠢动，大家都在这儿，谅无大碍！”

玉珠未再说话。

夏梦卿目注聂小倩道：“小倩，我走了……”

目光环扫一眨，道：“诸位，过几天再见！”向轩辕夫妇一拱手，破空而去。

第四十三章 九岭山之约

一个月的时间不算长，其间，除傅小霞或白天，或晚上出外之外，任何人都没有轻出过万寿宫一步。

在这一个月工夫里偌大一座万寿宫里，花前月下，倒给了霍玄三人跟那三位，朱汉民跟兰珠不少的好机会。

于是，一个月还没有过完，这四对儿已经如胶如漆了。这是九岭山之会的前几天一个晚上——

暮地里，人影似电，万寿宫后院中射落一人。

那是夏梦卿回来了，点尘未惊。

虽然说点尘未惊，但第一个发现他的，是朱汉民。

夜空中响起一声轻呼：“爹！”

由那月下的朱栏小亭里，他跟兰珠急忙迎了出来。

兰珠那娇靥上，还带着三分红热。

近前，夏梦卿双目深注，面含微笑。

兰珠的脸更红了，但是她趁势低头，施下礼去。

朱汉民也有点窘，忙道：“爹，容叔……”

夏梦卿道：“替我招呼大伙儿一声，再去拿几张椅子，待会儿咱们坐在这儿谈！”

朱汉民刚答应，后院一方跑过来了玉珠，他一嚷嚷，未等朱汉民招呼，其他的就全被惊动了。

转眼间，这万寿宫后院里坐满了人。

坐定，最先开口的是夏梦卿，他道：“怎么样，这段时间中，这儿有动静么？”

聂小倩摇了摇头，笑道：“只有咱们自己有动静……”这一句话，听红了八张脸。

聂小倩接着说道：“说你的吧！”

夏梦卿笑容微敛，道：“除了丐帮有些必然的牺牲外，大致说来很顺利！”

众人心头微震，聂小倩道：“丐帮牺牲了多少人？”

夏梦卿道：“并不算多，十名高手！”

众人脸色又复一变，聂小倩未再问。

朱汉民却扬眉说道：“爹，都是谁，咱们认识么？”

夏梦卿点了点头，道：“有一个咱们很熟……”

朱汉民忙问道：“谁？”

夏梦卿淡淡说道：“火眼狻猊郝舵主！”

众人勃然色变，朱汉民霍地站起，脸色煞白，双目暴睁，那神情，刹那间变得怕人。

夏梦卿扬眉轻喝：“民儿，冷静！”

朱汉民机伶一颤，垂下头去，但他旋又抬起了头，双目之中已现泪光，哑声说道：“爹，是谁？”

夏梦卿道：“雍和宫中的喇嘛！”

朱汉民双目煞威暴闪，道：“爹，您没有……”

夏梦卿道：“我替郝舵主主要回了五个。”

朱汉民突然嘶声叫道：“便是十个百个也难抵郝舵主……”

夏梦卿喝道：“民儿，郝舵主跟爹数十年知交，难道爹不比你痛心难受，为大业是没有不流血，没有不牺牲的，当年布达拉前如何？坐下，听我说话！”

朱汉民倏地低头，道：“是，爹！”

缓缓坐了下去。

夏梦卿又道：“丐帮的十位高手，是我亲手安葬的，丐帮虽然牺牲了十名高手，但大内方面的损失更大，五名雍和宫红衣喇嘛，十多名大内侍卫，还有几十名和堙府里的死士……”

霍玄脱口说道：“活该，要是咱们都去了，他们……”

夏梦卿瞪了他一眼，霍玄连忙闭口不言。

夏梦卿收回目光，道：“还好，我赶得早，当北京丐帮分舵与德纪两家都撤出城的时候，大内派出了犀利火器，要不是大伙儿走得快，那后果形将不堪设想……”

聂小倩道：“梦卿，都出来了么？”

夏梦卿点了点头，道：“该出来的都出来了……”

摇了摇头，接道：“你不知道有多难，贝勒跟纪大人都不肯定，丐帮的高手拿他俩莫可奈何，最后还是我出手点了他两个的穴道，才由代勇等架着走了，代勇五个不愧五虎将之称，个个以一当十，勇猛不可当，那些个大内侍卫没一个敢近身……”

玉珠红着眼道：“夏叔叔，丐帮的高手葬在哪儿？”

夏梦卿道：“你要干什么？”

玉珠道：“怎么说他十位是为德纪两家牺牲的，这是恩，将来诸事了后，我该到他十位墓前叩谢一番。”

夏梦卿点了点头，道：“那将来我自会告诉你……”

朱汉民插口说道：“爹，如今容叔他们呢？”

夏梦卿道：“由丐帮总舵派出来的近百高手，护送着往贺兰去了。”

朱汉民道：“和天仇他们会不会……”

夏梦卿道：“这一点我想到了，你们都放心，不会出差错的。”

霍玄道：“夏大哥，您为什么不把他几位接到这儿来？”

夏梦卿摇头说道：“目前来说，这地方不适宜他们！”

聂小倩突然说道：“梦卿，我看他几位到了贺兰之后，也是麻烦！”

夏梦卿点头说道：“这一点我也想到了，我已经交待了仇四老，以仇四老的经验，有他在贺兰照顾着，谅不会有问题！”

霍玄急道：“怎么，活报应仇四老也出来了？”

夏梦卿点头说道：“丐帮对我的事，一向不会疏忽怠慢的，我在去北京途中让丐帮一处分舵飞鸽传书总舵，在我没到北京之前，仇四老带着总舵高手已赶到了北京！”

霍玄点头叹道：“丐帮对咱们那是没话可说的！”

玉珠突然说道：“对了，夏叔叔，我姑姑……”

夏梦卿微笑说道：“自然跟你爹在一起！”

玉珠神情一松，未再说话。

聂小倩道：“梦卿，可曾看见邬飞燕他们？”

夏梦卿摇头说道：“没有，有我去，她不敢露面的！”

聂小倩道：“虽说都安全地撤出来了，但这样一来我担心……”

夏梦卿道：“你担心傅侯伉俪？”

朱汉民双眉一挑，刚待说话。

夏梦卿淡喝说道：“民儿，看看小霞！”

傅小霞出奇的平静，朱汉民羞愧地低下了头。

夏梦卿道：“这件事跟傅侯伉俪无关，弘历该不会迁怒于他两位的，不过我在临走的时候，进了大内一趟给他留了字，除非他脑袋不想要了，要不然他不敢动傅侯伉俪！”

霍玄道：“夏大哥，您何不干脆……”

夏梦卿道：“在大内禁宫中，找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说，杀了他一个有用么？要有用我早在当年便下手了，何必候诸今日？”

霍玄未再说话。

聂小倩道：“梦卿，九岭山之约没几天了，你打算怎么办？”

夏梦卿笑了笑，道：“我要先听听小霞的报告……”

转望傅小霞，道：“姑娘，说吧！”

傅小霞道：“夏叔叔，他们也知道单凭实力硬拼，他们绝不是对手！”

“当然！”夏梦卿道：“和天仇跟那两个老魔都不糊涂，何况还有一个阿旺藏塔法王？我料到他们必考虑到这一点而有所阴谋伎俩，所以我才要你没事时到各处走走！”

傅小霞道：“据我所知，他们届时应战的只是那两个老魔，和天仇，邬飞燕，还有教中的一流高手，那阿旺藏塔法王和另一批灭清教高手则不在现场……”

顿了顿，接道：“我也到现场去过两趟，实地勘查过了，他们的布置埋伏，都在这张纸上，您请过目！”

说着，自袖底取出一卷纸卷双手递了过去。

夏梦卿接过去展开一看，不由动容，轩眉叹道：“此人心智之高之毒，委实是我生平所仅见，小霞，你看出来了么？这埋伏有什么可疑之处？”

傅小霞笑了笑，道：“傅小霞以为这是一石两鸟，害的不只是咱们……”

夏梦卿叹道：“英雄所见略同……”

抬眼环顾，接道：“大伙儿把这张图拿去看看，然后咱们再调派人手！”说着，把那张纸递向了聂小倩……

这是一天正午。

这时候，高拔入云的九岭山接天坪上，走上了一队人。

这队人，是夏梦卿、聂小倩、朱汉民、霍玄、端木少华、岑参、玉珠、兰珠、轩辕忌夫妇与司徒琼华三姐妹。

独不见小霞！

而就在他们登上接天坪的时候，在接天坪的另一方，也陆续登上了一伙人，那是和天仇、邬飞燕、南宫毅、百里相，还有二十名腰悬长剑的黑衣人。

独不见那阿旺藏塔法王！

这两队人在接天坪东西两面，隔数丈停身住步，互相对立着，有道是：“仇人见面份外眼红”，和天仇那一方个个神色狰狞，目射凶光，状欲择人而噬。

而再看朱汉民这一边，却是个个泰然安详，只有玉珠那一双满含仇火的

目光逼视着邬飞燕。

突然，邬飞燕开了口，向着玉珠娇媚地笑道：“贝子爷，干什么这样看着我呀？”

玉珠冷哼说道：“那要问你自己！”

邬飞燕娇笑说道：“事实上，我并没有能如愿以偿呀！再说，夏梦卿他们口口声声驱逐满虏，复我汉族，而你贝子爷身为当朝亲贵，竟跟自己的大仇人搞在一起，那能怪我么？”

玉珠还待再说，朱汉民突然说道：“玉珠，哪来那么好心情！”

玉珠闭口不言。

邬飞燕却“哟”地一声笑道：“俊哥儿，怎么啦，你心里不是味儿了么……”

朱汉民冷冷说道：“邬飞燕，莫要忘了，你还有个儿子在身边！”

邬飞燕毫不在意地笑道：“没关系，我的事儿从不瞒他的……”

朱汉民双眉一扬，道：“邬飞燕，我为你齿冷，你少说一句，我只告诉你，我义父及我娘的遇害，我妹妹小霞的险些陪葬，还有先朝无数忠义豪雄的牺牲，这笔帐我都记在你母子头上。”

邬飞燕笑道：“有道是：‘相骂无好口，相打无好手’，今天这九岭山接天坪之会，本来就是要分个你死我活的嘛！”

朱汉民道：“那就好，稍时……”

“稍时什么？”和天仇突然厉声说道：“朱汉民，你要向我母子要这笔帐，那么当年我爹那笔帐又向谁去要？”

朱汉民道：“和天仇，你也可以向我要！”

邬飞燕娇笑说道：“还有勾走了我的妹妹……”

朱汉民冷冷说道：“你也可以找我。”

邬飞燕道：“那好吧，我没话可说，咱们……”

“慢着！”夏梦卿忽地淡然轻喝，道：“我还有话说……”

邬飞燕“哦”地一声笑道：“那么，夏梦卿，你说吧！”

夏梦卿没理她，却转注南宫毅与百里相，道：“二位前辈可愿听我一言？”

一句前辈听得人飘飘然，百里相方待说话，南宫毅已抢先开了口，道：“说吧，老夫听着了！”

夏梦卿道：“多谢南宫前辈……”

顿了顿，接道：“我明白，我跟二位，除了当年冒充假扮南宫前辈，在七阵上取巧侥幸胜了百里前辈而使二位不快之外，彼此间可说毫无一丝仇恨可言，二位以为然否？”

南宫毅点头说道：“然！”

百里相却道：“老夫跟你的仇怨久远得很！”

夏梦卿未予答理，道：“二位都是当今宇内硕果仅存的前辈异人，当知一生之修为及一世之盛名得来不易，容我斗胆说一句，今日之势，二位也该自知有几分把握，彼此之间只不过些意气之争，尤其南宫前辈，我冒充假扮过你，你也冒充假扮过我，彼此该已算扯平，又何必为他人利用，置一生修为一世盛名于不顾，跟我在这接天坪上非决个生死不可呢……”

顿了顿，接道：“倘二位之中有哪一位愿意急流勇退，明哲保身，我夏梦卿愿率妻子及诸友辈恭送侠驾……”

百里相厉声叫道：“夏梦卿，你休要翻弄你那三寸不烂之舌，意图说动我俩，老夫不妨告诉你，今日之势，老夫等有十成把握必胜，还有，一旦诛

灭你等，尽逐满虏之后，老夫与南宫老儿可稳坐左右丞相之……”

夏梦卿一笑说道：“我素闻前辈异人俱皆淡泊名利之高士，百里前辈怎么醉心宦途，想做起官来了呢？”

百里相老脸一红，还待再说。

夏梦卿已然又道：“如今，我愿意谈谈百里前辈所说那十成把握一语，我这里有一件东西，百里前辈不妨先拿去看看！”

儒衫微挥，一道白光射向百里相。

百里相却恐有诈，冷哼一声凝功探掌便去抓，哪知来物入握竟轻飘飘地不带一丝劲道。

百里相老脸一红，摊开了手中纸卷，只一眼，脸色剧变，南宫毅、和天仇、邬飞燕也同时大惊，百里相喝道：“夏梦卿，你何来此物？”

夏梦卿淡淡笑道：“百里前辈怎忘了，傅侯之女小霞，习有菩提经上绝学，能隐去身形，窃听人于不知不觉间……”

和天仇等机伶寒颤，百里相喝道：“如今那丫头呢？”

夏梦卿道：“自然是对付那法王去了，有道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如今百里前辈那十成把握还有几成？”

百里相一时没有说话。

夏梦卿却又笑道：“可笑诸位都做了懵懂之人，诸位怎不想想，这等埋伏只一发动，固然夏梦卿等难逃，但诸位之中又能走脱几个？”

和天仇勃然色变，道：“好番秃，我想利用他，却不料反被他……”

夏梦卿笑道：“法王之智举世罕匹，又岂是你斗得了的？”

和天仇脸色煞白，没有说话。

南宫毅突然叫道：“夏娃儿，你真愿恭送老夫离去？”

夏梦卿道：“夏梦卿生平无虚言，何况对前辈！”

南宫毅猛一点头，道：“好，老夫走！”

说着，他当真要走。

百里相大惊，忙道：“南宫老儿……”

南宫毅笑道：“百里老儿，我想通了，人们利用他们，他们利用咱们，像那番秃，我把他放了出来，他反要害我！这种事还能干么？夏娃儿说得不错，我要回我那天外天老家享福去了。”

话落，径自转身行下接天坪去。

夏梦卿等忙肃然躬身：“夏梦卿妻儿及诸友恭送前辈，一念醒悟，后福无穷，异日有暇，夏梦卿当亲往天外天拜望！”

这里话未说完，南宫毅已转下山峰不见。

百里相脸色连变，忽地咬牙顿脚，道：“夏梦卿，老夫有生之年，绝跟你没完，你等着吧！”

一甩纸卷，腾身飞射而去。

敢情他也知大势已去，不足言武，临去还找个台阶。

转眼间重礼请来的二护法去了一对，和天仇与邬飞燕立刻失去靠山，两人的神色凄厉惊骇，还带着惶恐。

夏梦卿淡淡笑道：“邬飞燕，咱们怎么办，你说吧？”

邬飞燕神色凄厉如鬼，嘶声叫道：“多年心血已付诸东流，夏梦卿，老娘跟你拼了！”

一挥手，身后二十名高手闪身欺上。

夏梦卿双眉一挑，道：“我本不愿为已太甚，但留你在世难慰傅侯伉俪及诸位忠义豪雄在天之灵，汉民，玉珠！”

朱汉民、玉珠联袂闪身，齐向灭请教二十名高手迎去。

而就在此时，邬飞燕突然一掌击上和天仇后心，和天仇身形一颤，便要转身，邬飞燕凄惨悲笑，说道：“乖儿，别怪娘，咱们找你爹去！”

一缕鲜血由口中流出，娇躯一晃，砰然倒地。

和天仇机伶暴颤，似乎要扑过去抱乃母，但跟着他身形也一晃，两眼神采渐失，一软倒了下去。

这突变立震全场，惊住夏梦卿等人，也惊住了灭清教教徒那二十名高手。

倏地，那灭清教二十名高手转身飞遁。

朱汉民、玉珠及霍玄三个方待追袭，夏梦卿一叹摆手道：“元凶已死，不可多伤无辜，让他们去了吧！”

于是，五人都未再动。

夏梦卿目光缓缓移注地上双尸，道：“这邬飞燕虽然过于阴狠毒辣，倒也不失为一位刚烈女子，人死一了百了，咱们就把他母子葬在接天坪上吧！”

这话，听得众人无不点头。

片刻之后，这九岭山绝峰接天坪上营就二坟，黄土两堆，仅占这么尺余土地，多年仇恨多年争斗，至此一笔勾销，是那么容易，那么轻淡……

料想中的一场剧烈搏斗就这么结束了！

这就是多年来的最后一场，怎不令人感叹！令人……

没有人注意，在山的另一边，还躺着几十个黑衣人，手里都拿着火器，那是大内的侍卫。

又是多日之后了。

在那远处边荒大漠风沙中的贺兰山上。

贺兰山上有座依山势而建的孤遗山庄。那是夏梦卿的居处。

取名“孤遗”，那表示“孤臣遗子”。

这一天，孤遗山庄张灯结彩，突然热闹了起来。

孤遗山庄里，到处是人，到处是欢笑，到处是……

人，是来自三山五岳，四海八荒的忠义豪雄，还有夏梦卿一家，及德、纪两家！

事！是大喜事！

是日月盟总盟主朱汉民、霍玄、端木少华、岑参的大喜之日，这的确是轰动天下的大事！

的确，的确是……

入夜——

边荒清冷，但这孤遗山庄却是春暖一片！

而在那贺兰绝峰之上，对当头明月，闪烁群星，下望孤遗山庄点点灯火地，却并肩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夏梦卿！

另一个，是傅小霞！

傅小霞娇靥上的神情，是清冷而平静。

夏梦卿的眉宇间，多少带着点怜惜。

突然，傅小霞那甜美话声划破夜空寂静：“夏叔叔，您的心事了夏梦卿摇头说道：“不，小霞，还有两桩！”

傅小霞道：“其中的一桩马上也要了了。”

夏梦卿道：“小霞，你真打算这么做了？”

傅小霞道：“您该知道，除了这条路，小霞无路可走。”夏梦卿道：“你要知道，大家都舍不得你，尤其汉民……”傅小霞美目中泪光一闪，笑道：“夏叔叔，别乱我的心！”夏梦卿笑了笑，道：“既然你心意已决，我也不愿再拦你，不过，小霞，在你走之前，我希望你答应夏叔叔一件事！”

傅小霞道：“夏叔叔，您请吩咐！”

夏梦卿抬手一指身左山壁，道：“看见了么，那山壁下有个山洞！”那山壁下确有个人高石洞，黑黝黝的，深不见底。

傅小霞点头说道：“小霞看见了！”

夏梦卿道：“在你走之前，你进去看一看，等你出来之后，假如你还要走，你可以马上离去，夏叔叔绝不拦你！”

傅小霞满面愕然，刚要开口。

夏梦卿一摇头，道：“小霞，别问，自己进去看看！”

傅小霞未再问，一点头，闪身扑进那黑黝黝，深不见底的石洞中，夏梦卿跟着行了过去，站在洞外。

过了一会儿，倩影一闪，香风袭人，傅小霞出来了，带着满脸泪渍，满脸惊喜，道：“夏叔叔，对您，小霞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夏梦卿淡淡说道：“什么都别说，只答夏叔叔一句，还要走么？”

傅小霞摇头说道：“不，夏叔叔，小霞愿意在这里住一辈子。”

夏梦卿笑了，一句话未再多说，飘然行下峰去。

傅小霞泪眼相送，但夏梦卿那长长背影，在她眼中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

——全书完——

